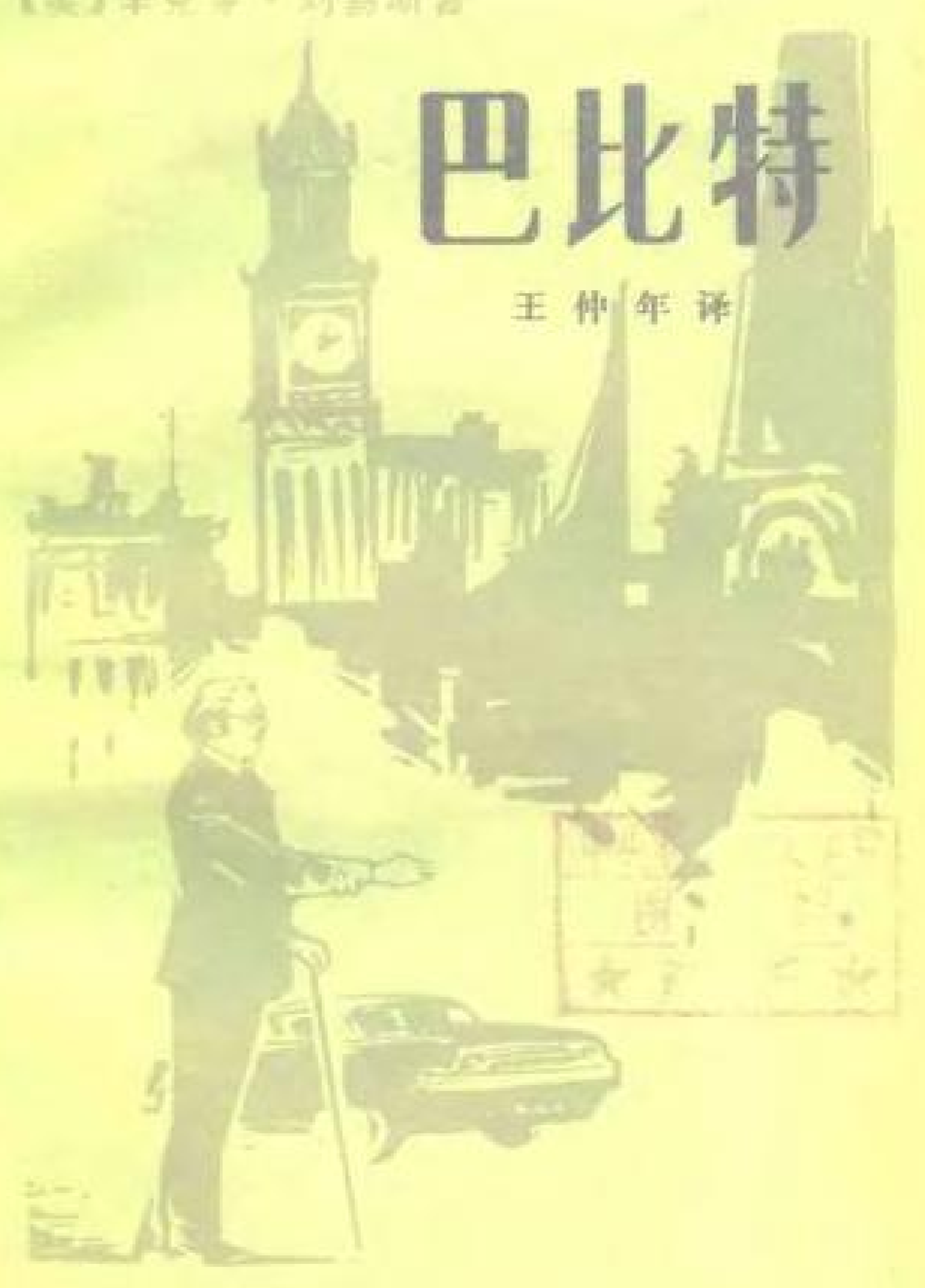
【美】辛克莱·刘易斯著

巴比特

王仲年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美国小说家、一九三〇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于一八八五年二月七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一个名叫索克山特的小镇，父亲是镇上仅有的两位医生之一。刘易斯十七岁时，因对小镇闭塞的生活感到不满，离家出走，先在俄亥俄州的奥贝林学院学习了半年，后考取耶鲁大学。大学四年级时，开始文学创作，在校内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和诗歌，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

一九〇八年，刘易斯大学毕业，当了两年新闻记者，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五年间，在纽约担任出版编辑工作，一九一四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我们的雷恩先生》，同年，与《时尚》杂志编辑格雷斯·赫格结婚。在此前后，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等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经常发表刘易斯的短篇小说，他的作家地位已经稳固确立，便放弃了出版社工作，专门从事写作。

一九二〇年，刘易斯出版了他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大街》，获得极大成功，此后几年中，他遨游美国及欧洲各地，但酗酒损害了他的家庭生活，一九二八年初，他与赫格

DK75/104

离异，同年五月，又和多萝西·汤普森结婚。多萝西·汤普森是美国著名记者，定期为报业辛迪加撰写名为“录以备考”的政治和外交评论专栏，二十年代曾担任驻欧洲特派记者，著有《新俄国》、《我见到了希特勒》等书。刘易斯和汤普森的婚姻并不美满，不久也告破裂，一九四二年正式离婚。刘易斯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在意大利罗马去世，骨灰运回他一生竭力逃避的家乡索克山特小镇安葬。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一八年休战，一九一九年签订了凡尔赛和约，美国参加协约国作战时，战争已近尾声，同其它帝国主义相比，美国遭受的人力物力方面的损失微不足道，因此恢复较快，二十年代经济显著上升。

辛克莱·刘易斯最优秀的五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战后十年中写成的。《大街》（1920年）以作者的家乡索克山特为蓝本，描写美国明尼苏达州某个叫做戈弗帕雷里的小镇生活。揭露和讽刺了那里使人难以忍受的单调、偏狭和自满，说明美国小城镇绝不象旧时那样对外人友好热情。《巴比特》（1922年）扩大了讽刺面，把故事背景放在一个虚构的发展中的城市泽尼斯，揭露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商业主义和市侩作风。《阿罗斯密斯》（1925年）的主角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青年医师，他有造福人类、为医学科学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但在愚昧、败坏、伪善的美国社会中到处碰壁、无所适从。这部小说被授与一九二六年普立彻文学奖金，但作者拒绝接受，以示轻蔑；一九三〇年，刘易斯被评上诺贝尔文

学奖金，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美国作家，主要是由于他在创作《巴比特》时所显示的才能。《艾尔麦·甘特利》（1927年）猛烈抨击了美国某些宗教活动，特别是福音传教士利用宗教为幌子进行诈骗的恶劣现象。《多兹沃思》（1929年）描写泽尼斯市一个富有的汽车制造商多兹沃思退休后漫游欧洲，他的浅薄轻佻的妻子另有外遇，他也同一个比较世故的美国寡妇结合。小说曾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多兹沃思这个人物在小说《巴比特》中曾经露面，乔治·巴比特也出现在《多兹沃思》中。

这五部小说主题虽然各各不同，但都讽刺抨击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中上层资产阶级的庸俗保守、虚荣浅薄、唯利是图、伪善冷酷。在描写小城生活的同时，作者也伤感地流露出他对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的向往，那时美国广袤富饶的土地尚未充分开发，人们勤劳正直，朝气蓬勃；社会风气比较淳朴，允许个性自由发展。那就是梭罗和惠特曼笔下的理想的美国，刘易斯的作品中贯穿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一九三〇年后，辛克莱·刘易斯又陆续写了十部小说，但除了揭露美国法西斯势力的《不能在这里发生》（1935年）和攻击美国种族歧视和"民主政治"的《王孙梦》(1947年)两书之外，其余几部笔力不如以前刚健，也缺乏社会意义，后期作品甚至有些改头换面、自我模仿的现象。

《巴比特》的主人公乔治·福兰斯比·巴比特是泽尼斯市一个生意兴旺的房地产经纪人。作者截取了巴比特生活中

的一个横断面，以生动简练的文笔、鲜明的色彩、机智风趣的格调描绘了一幅二十年代美国中西部城市生活的风俗画，淋漓尽致地刻划了中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泽尼斯虽然是一个虚构的名称，但有典型意义，可以被看成是美国任何一个城市。在那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都降为商品，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资产阶级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人与人之间没有别的联系，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在小说中，巴比特曾几次企图挣脱家庭、事业和他内心世界令人窒息的单调和压抑限制，但由于自己精神空虚、性格软弱，每次都没有能超越社会环境和习俗的压力。

《巴比特》一书出版以来，影响极广，主人公巴比特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一般字典都把"巴比特"作为新词收入，用来形容当代美国典型的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虚荣势利、偏颇狭隘的市侩实业家。

辛克莱·刘易斯非常熟悉美国社会和美国各阶层人物。熟悉可以产生轻蔑，也可以产生感情，刘易斯正是怀着对理想的美国的感情，讽刺鞭挞了资产阶级的庸俗，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巴比特的典型形象，描绘了美国社会的众生相，直至今天，这部小说仍有其现实意义，有助于读者了解当代的美国。

译　者

一九八二年八月，北京。

内容提要

泽尼斯市的房地产经纪人巴比特，在掮客业务中以“公正诚实”自居，但又和地产主合作，诱使一个穷买卖人以双倍的价钱买进一块毗连的地产，他从中获得四百五十美元的佣金。他就用这种手段，当上了市长竞选中的选区领袖。后来，他的思想起了变化，赞助自由主义，主张开明，支持罢工。他的新观点赢得了儿女们的信任，却遭到了往日企业界朋友的白眼。自由派的名声使他失去了社会实力人物的支持，危及了他的企业前途。他不得不屈服于传统势力的压力，弃新归旧，参加了市内社会贤达们组织的“良好公民同盟”，重新成为该市最积极的领袖人物。他的最后一次反叛是赞同了儿子自行选择的不合习俗的婚姻，但他表面上仍然顺从社会舆论。

《巴比特》在美国出版以来，轰动一时，主人公巴比特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一般字典都把“巴比特”作为新词收入，用来形容当代美国那些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虚荣势利、偏颇狭隘的典型商业市侩。

第一章

一

泽尼斯的高楼大厦在晨霭中拔地而起，钢筋水泥和石灰石的建筑凝重结实得象悬崖，却又精致得象银器。这些建筑并不是城堡或教堂，而是朴实美观的办公大楼。

在薄雾中，经过前几代岁月消蚀的建筑显得分外可怜：木瓦屋顶已经老朽的邮政局，带有红砖尖塔的、挤在一起的房屋，窗户又小又脏的工厂，颜色灰暗的公寓住宅。城里到处可以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但是整洁的大厦正把它们从商业中心挤出去，近郊的小山头上也出现了崭新的房子，供一些似乎充满欢笑和宁谧的家庭居住。

混凝土旱桥上飞快地驶过一辆轿车，车身修长豪华，引擎毫无噪音。车里的人穿着晚礼服，在小剧院通宵排戏后正要回家，数量可观的香槟酒，使这些风雅的票友个个容光焕发。桥下正好是铁路拐弯处，红红绿绿的信号灯叫人眼花缭乱，纽约特别快车隆隆驶过后，眩目的光线下顿时露出二十来道铿亮的钢轨。

一座摩天大楼里，美联社的线路刚刚关断。报务员同巴

黎和北京通了一夜话，疲乏地把赛璐珞眼罩推到额上。勤杂女工打着哈欠、拖着旧鞋在大楼里走动。拂晓的薄雾逐渐消散。带着饭盒的人群，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巨大的新工厂走去。一家工厂往往就有五千人在大玻璃窗、空心瓦和机器闪亮的车间里工作，生产出货真价实的商品，远销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南非草原。汽笛齐鸣致意，象四月的黎明那般欢快，替一个仿佛为巨人们设立的城市谱出一支歌唱劳动的曲子。

二

泽尼斯"繁花"高地住宅区有座荷兰殖民时代式的房屋，睡在回廊里的人刚醒来，他的外表丝毫不象巨人。

他名叫乔治·福·巴比特。现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已有四十六岁，他不生产什么特殊的东西，既不制造黄油、皮鞋，也不写诗，但是在经营房屋方面精明能干，善于向人们推销他们买不起的房产。

他的大脑袋白里透红，褐色的头发稀薄干燥。尽管脸上有皱纹，鼻梁上有两块给眼镜托压出来的红印，睡眠中却带着孩子气。他不算胖，但营养太好；腮帮子鼓鼓的，搁在土黄色毯子上面的一双手，皮肤细嫩，显得有些肥。他看来很富裕，忠实于婚姻，并不浪漫；这个放卧榻的回廊更没有浪漫气息，外面是一株相当高大的榆树，两块还算象样的草坪，一条水泥汽车道和一个波纹铁皮顶的汽车房。不过巴比

特又梦见了那个小仙女，梦中的风光比银白海洋旁边绯红的宝塔更旖旎艳丽。

多年来，那个小仙女一直来找他。别人看到的只是乔治·巴比特，她看到的却是一个翩翩少年。她在神秘的小树林后面的暗处等着他。当他终于能从这座拥挤的房屋里溜出去时，便飞快地朝小仙女跑去。他的老婆，他的吵吵嚷嚷的朋友们想追他，但他甩下了他们。小仙女跟他一起迅跑，他们俩蹲在荫翳的山坡上。她多么婀娜，多么白皙，多么热切！她说他豪爽勇敢，她要等他，他们一起扬帆远航——

送牛奶卡车的引擎声和车门碰击声。

巴比特呻吟着翻了一个身，使劲想回到梦境中去。现在他看到的只是薄雾缭绕的水面那边的她的脸蛋。烧火炉的工人把地下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邻居院子里有一条狗在叫。巴比特安逸地沉入朦朦胧胧的暖流中时，送报人吹着口哨经过，卷成一卷的《鼓吹报》嘭地扔在前门口。这下可把巴比特惊醒了，心口猛地一抽。他刚开始松弛，又传来了用曲柄发动福特引擎的熟悉而恼人的声音：咯嗒嗒，咯嗒嗒。巴比特自己也是个虔诚的汽车爱好者，他跟那个没照面的司机一起摇动曲柄，一起紧张地等待引擎起动的轰响，引擎熄火后一起感到懊恼，再一起耐心地摇动该死的曲柄，咯嗒嗒的声音单调响亮，在冷得要打哆嗦的清晨，这种声音叫人冒火，但又无法摆脱。引擎声音越来越响，他知道福特车已经起动了，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朝心爱的榆树瞥了一眼，婆娑的枝丫衬在古金色的天空，他象是在口袋里摸索药片似地在

寻找残存的睡意。他小时候对生活抱有很多奢望，可如今每一个新的日子来临时，他对可能发生、但又不很现实的新奇事物不大感兴趣了。

七点二十分，闹钟响起来时，他才恍恍惚惚地回到了现实中。

三

这闹钟是广告遍及全国、大批生产的闹钟里面最好的一种，带有全部现代化的配件，模仿大教堂的钟声，间歇音响，夜光钟面。巴比特觉得被这么一个豪华的装置闹醒也是值得骄傲的。几乎同购买昂贵的、新设计的汽车轮胎一样，能表示一个人的身价。

他生气地承认现在不能再逃避了，但他躺着，心里嫌恶房地产生意的苦差使，讨厌他的家里人，从而也讨厌自己。昨晚他在弗吉尔·冈奇家里打扑克，一直玩到半夜。这样度过假日之后，第二天吃早饭前他总是没好气。情绪不好的原因可能是禁酒期间家酿啤酒劲头太大，喝酒之后又抽了不少雪茄；也可能是无可奈何地从惬意、豪爽的男人世界回到妻子和速记员的婆婆妈妈的小圈子里，又得听她们唠唠叨叨劝自己少抽烟。

“该起来啦，乔治。”回廊旁边的卧室里传来了他老婆愉快得叫他讨厌的招呼声和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硬刷子梳头发的轻脆的搔刮声。

他咕哝了一声，从土黄色毯子底下伸出两条粗壮的腿。身上那套天蓝色睡衣旧得褪了色。他坐在床沿上，用手指理理蓬乱的头发，一双肥胖的脚机械地在找拖鞋。他遗憾地看看毯子——对他说来，这条毯子永远意味着自由和英雄主义。毯子是为了野营旅行买的，可是旅行从没有实现。它意味着无拘无束的游荡，可以说说粗话而不必顾忌，可以穿穿带有男子气概的绒布衬衣。

他艰难地伸直身子站起来，眼球后面一阵阵疼痛，不由得呻吟了几声。他一面等待疼痛再次袭来，一面用惺忪的双眼望着外面的院子。院子跟往常一样叫他看了高兴；那是泽尼斯一个兴旺的生意人的整洁的院子，本身十全十美，连带使他也完美无缺。他朝波纹铁皮顶的车房瞅了一眼。他一年要想三百六十五次，今天又想道："那个铁皮棚子太不够气派。我得盖个木板车库。天哪，这里唯有车房不够现代化！"他瞪眼瞧着车房时，想到他的黄鹂谷住宅区发展规划该包括一个公用车库。他不再喘气也不摇晃了，双手叉着腰，板起气呼呼的、睡得有些浮肿的脸。他突然显得精明能干，象是一名官员，一个运筹帷幄、发号施令、完成大业的人。

他想得很带劲，从那布置整齐的崭新的门厅走进浴室。

巴比特的房子虽然不大，却象"繁花"高地所有的住宅一样，有一间相当豪华的浴室；瓷质卫生设备、釉面砖、银光闪闪的金属配件。毛巾架是一根晶莹的玻璃棒，支架是镍做的。澡盆很长，连普鲁士卫兵的身躯都能容纳，洗脸盆上面是一排排牙刷架、修面刷架、肥皂盘、海绵盘和保健小药

柜，亮得耀眼，安排得十分巧妙，有如电气仪表板。但是信奉现代装备的巴比特并不满意。浴室里一股牙膏气味，浓得邪门。“又是维隆娜！我一再叫她用‘利利多’牙膏，她却买了这种该死的臭东西，闻到就恶心！”

浴室地上是湿的，垫子起了皱。（他的女儿维隆娜脾气有点怪，有时大清早要洗澡。）他在垫子上一滑，撞到澡盆上。他脱口说：“该死！”他狠狠抓起剃须膏，狠狠地在脸上涂出泡沫，找人打架似地用又粘又滑的修面刷拍打一阵，又用安全剃刀狠狠地刮胖脸。剃刀不顺溜。刀片钝了。他说：“该死——真该死！”

他在保健药柜里寻找一盒新刀片（同时又象往常那样想道：“买一个那种玩意儿，自己磨刀片要省些钱。”）。当他在装小苏打的圆盒背后找到刀片时，他怪他老婆放的不是地方，又为自己没有脱口诅咒而觉得不错。但他还是诅咒起来，因为他的手指又湿又滑，要打开小纸包，剥掉粘在新刀片外面的发脆的油纸，可不容易。

然后出现了那个经常思考、从未解决的如何处理旧刀片的问题：随便乱扔，他的小孩拿了会割破手指。跟往常一样，他扔到保健药柜顶上，心里暗暗记住，哪天该把暂时堆存在上面的五六十个刀片清理掉。脑袋还是一阵阵疼痛，胃里又有空虚感，使他脾气越来越暴躁。他刮完了胡子，光滑的圆脸滴着水，眼睛给肥皂水刺得生痛。他闭着眼睛伸手去抓毛巾。家里人用的毛巾都是湿的，又湿又黏，还有气味。他自己的，他老婆的，维隆娜的，特德的，婷卡的，还有那

条宽滚条的浴巾，全都是湿的。这一来，乔治·福·巴比特干了一件叫人吃惊的事。他用客用毛巾擦脸。那是一条绣着三色堇的小毛巾，老挂着摆样子，说明巴比特家是"繁花"高地的上流家庭之一。但谁也没有用过，客人也不敢用。他们总是偷偷地用一条最凑手的毛巾的一个角。

他发火了："老天哪，这些人把该死的毛巾都用了，每条都是湿漉漉的，从不替我放一条干的——当然啦，只有我该倒霉——等我要用的时候一条也没有了——这个家只有我才替别人着想，想到我后面还有别人要用浴室——考虑到——"

他把那些凉冰冰的、讨厌的毛巾一条一条扔进浴盆，从噗噗的声音里得到一种报复的快感；这当儿，他妻子安详地走进来，安详地瞅着他："怎么啦，亲爱的乔治，你在干什么呀？你打算把毛巾都洗一洗吗？哟，不用劳你来洗毛巾。哦，乔治，你没用客人的毛巾吧？"

巴比特是否答了话就不清楚了。

几星期来，他第一次被妻子唤起了足够的热情，正眼看了看她。

四

麦拉·巴比特，也就是乔治·福·巴比特夫人，已是半老徐娘。她嘴角上的皱痕一直延伸到下巴颏，肥胖的脖子皮肤松垂。但是她超过年龄界线的标志是她在丈夫面前不再扭

伲，并且对自己的不忸伲毫不在意。她现在穿着衬裙，紧身胸衣绷得鼓鼓的，给人看到也不在乎。她已经习惯于婚后生活，一副主妇的样子，象贫血的修女那样没有性别特征。她是个好女人，善良勤恳，但是也许除了她十岁的小女儿婷卡以外，谁对她都没有兴趣，没有意识到她是个大活人。

他们从家庭和社会的各个角度对毛巾作了相当充分的讨论之后，她对巴比特的酒后头痛表示慰问；他也有所恢复，寻找汗衫时没有再冒火。据他说，那件汗衫是给故意藏在他的干净的睡衣中间的。

讨论那套棕色服装时，他相当和蔼可亲。

“你觉得怎么样，麦拉？”他触摸着搭在椅子上的衣服，这时她正在神秘地摆弄衬裙，用他有成见的眼光来看，她穿衣服从来就不合身。

“怎么样，这套棕色的要我再穿一天吗？”

“你穿那套特别精神。”

“我知道，但是需要熨了。”

“对。也许是要熨了。”

“这套料子结实，经得起熨。”

“是啊，熨不坏。”

“可是，上衣还不需要熨。上衣很平整，一套都拿去熨就没有道理了。”

“不错。”

“但是裤子肯定要熨。你瞧——这许多皱纹——裤子肯定要熨。”

“是这样。既然拿不定主意，乔治，你干吗不穿棕色上衣配那条蓝色裤子呢？”

“老天爷！你什么时候看到我上身穿一个颜色，下身穿另一个颜色？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一个蹩脚记帐员？”

“那你今天干吗不穿深灰色的那套，路过裁缝铺的时候把棕色裤子交给他们熨？”

“是啊，肯定要熨——可是那套深灰色的放到哪里去了？哦，在这儿！”

在穿衣过程中遇到的其他的危机，他应付得比较果断镇静。

第一件装饰是没有袖子的凸纹针织汗衫，他穿上之后活象市镇化装游行中披粗布马甲的滑稽小孩。他穿汗衫的时候总是感谢进步之神，因为有了这种东西就不必象他的岳父兼合伙人亨利·汤普森那样穿又长又窄的老式内衣了。第二件事是梳头发。头发往后一理，前额就显得特别高，比原来的发线多出了两英寸。但是最能创造奇迹的是戴上眼镜。

眼镜有它自己的特性——玳瑁架显得自命不凡，夹鼻眼镜象小学老师那样温顺，银镜框则象老村民。巴比特的眼镜是很大的上好圆镜片，没有镜框，眼镜脚是细金棒。他戴上之后就成了现代化的生意人：有一批听他使唤的雇员，自己开汽车，偶尔打打高尔夫球，谈起推销来有一套学问。他的脑袋突然显得不稚气了，而是很有份量。你注意到他方口大鼻，上唇很长，下颏胖了一点，但显得有力；你怀着尊敬的心情看他穿戴一个殷实公民的其它服饰。

那套灰色的衣服剪裁合身，朴素大方，式样标准。坎肩鸡心领的白滚边增添了一点法律和学问的味道。他脚上穿的是系带子的黑皮靴，质地优良，式样标准，非常大方。唯一不够稳重的是那条紫色的编织领带。他就这件事向巴比特太太评论了一番（她正扭过头，要杂技似地用安全别针把罩衫和裙子别在一起，一句话也没有听到），在紫色领带和另一条棕榈和竖琴图案、带有壁毯风格的领带之间加以选择，最后选了紫色领带，在上面插了一支蛇头别针，蛇眼是两颗蛋白石。

把棕色衣服口袋里的东西搬到灰色衣服口袋里是件大事。他对这些东西十分认真。它们象棒球或者共和党一样，具有永恒的重要性。那是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支银质活动铅笔（老是没有配笔芯），都别在坎肩右手上面的口袋里，缺了这两支笔他就会觉得象是没穿衣服似的。他的表链上挂了一把金色的小刀、一个银色的切雪茄头的工具、七把钥匙（他已忘掉其中两把的用途），另外有一块好表。表链上还挂了一枚相当大的、颜色发黄的麋鹿牙齿——表明他是保护麋鹿协会的会员。最重要的是那本新式实用的袖珍活页笔记本，里面有他已经忘掉的人的地址，早已寄到的汇款的记录，脱胶的邮票，朱姆利·弗林克的诗歌的剪报和社论的剪报（巴比特的观点和深奥的词汇就是从那上面看来的），一些应做但根本不想做的事情的备忘录，还有一行莫名其妙的缩写字母——D.S.S.D.M.Y.P.D.F.

他没有烟盒。谁也没有给过他烟盒，他就不用了，而且

他认为带烟盒的人有点娘娘气。

最后，他把促进者俱乐部的小徽章别在翻领上。徽章上只有两句高度艺术概括的话："促进者，加油！"佩了这个徽章，巴比特就觉得自己忠诚、有身份。徽章把他和豁达大度的实业界的重要人物联系起来了。这等于是他的十字勋章、荣誉军团的绶带和大学高材生联谊会的标志。

随着细致的穿戴问题，又出现了其它复杂的烦恼。"今天早晨我觉得不太舒坦，"他说，"我想大概是昨天晚饭吃得太多了。你不该做那些油腻的炸香蕉。"

"是你让我做的呀。"

"我知道，不过——我告诉你，年过四十就该注意饮食。有不少人自己不会保养。我对你说，到了四十岁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是大夫——我是说，照顾他自己的大夫。人们对饮食问题都不够注意。我是这么想的——干了一天工作，理应好好吃一顿，但是吃得清淡些，对咱俩都有好处。"

"可是乔治，我在家总是吃得很清淡的。"

"你想说我在外面吃饭，自己吃成了一头肥猪，是吗？当然啦！假如你在运动俱乐部，看到那个新服务员给我们端出来的菜，你也会敞开肚子吃的！不过今天早晨我确实不舒适。真怪，左面这儿有点疼——不，不会是阑尾炎，对吗？昨晚我开车去弗吉尔·冈奇家，路上也觉得肚子疼。就在这儿——突然一阵痛，触电似的。我——那枚硬币跑到哪儿去了？早餐时你干吗不多做些梅脯？不错，我每晚吃一个苹果

——每天吃苹果，大夫用不着——可是你该多做些梅脯，别搞这么多花式点心。”

“上次我做了梅脯，你不吃。”

“准是那一次我正好不想吃。说真的，我记得好象吃了一些。不管怎么样——我对你说，重要的是——昨晚我还对弗吉尔·冈奇说过，大多数人都不够注意他们的饮食——”

“下星期咱们要不要请冈奇一家来吃晚饭？”

“当然，应该请他们来。”

“你知道，乔治：那天晚上我要你穿你那件漂亮的晚礼服。”

“胡扯！他们可不愿意穿礼服。”

“他们会穿的。你记得上次你没穿礼服去参加利特菲尔德家的晚宴，别人都穿了，你搞得多狼狈。”

“狼狈什么！我才不狼狈呢。谁都知道我穿得出一套上好的宴会服，比谁都不差，只是有时候我不乐意穿罢了。不管怎么说，太麻烦了。女人整天待在家里，当然没问题；可是男人白天干活已经累得象孙子，他才不愿意手忙脚乱地换什么宴会服给大家看，那些人他白天早已见过面，还不是平常的打扮。”

“其实你喜欢人家看到你穿礼服。那晚你不是说幸好我硬要你换礼服吗？你说穿了觉得好得多。哦，乔治，我希望你别叫‘宴会服’，应该叫‘晚礼服’。”

“胡扯，那有什么关系？”

“有教养的人都这么叫。假如露西尔·麦凯尔维听到你

叫宴会服，有多寒伧。”

“你提露西尔可提对了！她才不能笑话我呢！即使她丈夫、她爸爸都是百万富翁，她自己的亲戚还不是普普通通的！我看你是想夸你自己的社会地位！好吧，我不妨告诉你，令尊大人亨利·汤普森连‘宴会服’这个词都不用！他管它叫做‘给卷尾猴穿的截尾上衣’，他怎么也不肯穿这种玩意儿，除非你用蒙汗药把他蒙翻！”

“别讲得这么难听，乔治。”

“我也不想讲难听话，可是老天哪，你变得象维隆娜那样大惊小怪了。她大学毕业后，越来越任性——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知道她想什么！——她只想跟一个百万富翁结婚，在欧洲安家，同时又留在泽尼斯，当一个了不起的社会主义鼓动家，或者第一流的慈善事业工作人员，或者什么人物！特德同样够呛！他一会儿想上大学，一会儿又不想上。三个小孩中只有婷卡有点主见。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维隆娜和特德这一对吊儿郎当的子女。我虽然够不上洛克菲勒或者詹姆斯·莎士比亚，但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一直勤勤恳恳在办公室工作——你知道最新情况吗？据我观察，特德又异想天开，要当电影演员了——我跟他讲了百来遍，假如他上大学或者去学法律，好好学，我可以帮他干出一番事业来；还有——维隆娜同样糟糕。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行了，行了，来吧！难道你还没有准备好？女用人三分钟之前就摇过早餐铃了。”

五

巴比特跟他妻子下楼去之前，在房间最西头的窗前站了一小会。“繁花”高地住宅区座落在山坡上；虽然离市中心有三英里——泽尼斯目前有三四十万人口——他仍旧可以望见第二国民大厦的屋顶，那座三十五层楼的印第安纳石灰石建筑。

在四月的天空里，它那高耸的外墙闪闪发亮，有如白色的火焰。大厦浑然一体，线条简洁果断。象一个高大的士兵，矫健有力。巴比特凝视着，紧张的神情开始消失，赞美地抬起了松弛的下颏。他脱口说：“那才是美妙的景色！”城市的节律打动了他，又唤起了他的爱慕。他把那座大楼看成是商业殿堂的尖塔，是使凡夫俗子肃然起敬的激情的信仰；当他脚步很重地下楼去吃早饭时，嘴里哼着“哎呀呀”民谣的调子，似乎那是一支伤感而崇高的赞美诗。

第二章

一

巴比特嘟嘟囔囔地发牢骚时，他妻子总是轻声咕哝着表示同情。她的同情并不出自内心，而是因为她太了解巴比特，知道不作表示不合适。没有他们两人的声音之后，卧室立即显得毫无个性。

卧室在回廊里面，兼作他们两人的梳妆室，天气最冷时，巴比特也不充好汉了，舒舒服服地撤到里屋的床上，在暖和的被子里缩起脚趾，嘲笑一月的寒风。

房间的色彩朴素悦目，仿照了那个专替泽尼斯营造业者搞室内布置的装潢师的最佳标准设计。墙壁漆成灰色，木头装修是白色，地毯是宁静的蓝色，家具很象桃花心木的——衣柜有一面晶莹的大镜子，巴比特太太梳妆台上的用具几乎全是纯银制的，两张没有纹饰的对床中间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标准化的床头电灯，喝水用的玻璃杯，一本带彩色插图的标准床头书——是什么书却无从查考，因为谁都没有翻动过。床垫结实而不硬，买这种现代化的床垫可花了大价钱。水暖散热器的面积经过科学计算，恰恰适合房间的

体积。窗户很大，开关方便，装有最好的窗钩和开关绳索，荷兰式的卷轴百叶窗保证不会断裂。这是卧室设计的杰作之一，完全根据“中等收入现代化快乐家庭”的蓝图。问题在于它与巴比特一家和别的家庭毫无关系，看不出人们是不是住在这儿，喜爱这儿，半夜里看看惊险小说，星期天早晨睡个懒觉。它的气氛象是一家上等旅馆里的一个上等房间。它给你的感觉是似乎会有一个女服务员进来，把它收拾一番，让你住一晚，第二天你扭头就走，再也不会想起它。

“繁花”高地其它住宅的卧室和它一模一样。

巴比特的住宅是五年前盖的。别的房间也象卧室那么舒适、气派。整个建筑格调高雅，简单美观，设备新颖，铺了价廉物美的地毯。上上下下，电气代替了蜡烛和肮脏的火炉。卧室四壁底端的护板上安了三个电灯插座，有黄铜小门遮着。客厅有真空吸尘器的插座，起居室的插座可以接钢琴灯和电扇。整洁的餐厅（放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橡木酒柜和一个铅条镶嵌玻璃的碗碟橱，奶油色的粉墙上挂了一幅朴质的油画，画的是一条鲑鱼在牡蛎堆上喘气）有电热咖啡壶和烤面包机的插座。

事实上，巴比特的房子只有一个毛病：它不能算是家。

二

巴比特往常总是兴冲冲地、有说有笑地下楼来吃早饭。今天情况却不同，不知哪儿不对头。他一本正经地走过楼上

的门厅时，朝维隆娜的房间里望了一眼，不痛快地想道："给家里人准备了高级住宅有什么用！他们又不领情，不踏踏实实地考虑问题，干一番事业。"

他一面走一面暗忖：维隆娜，二十二岁，棕色头发的矮胖姑娘，刚从布赖恩·英尔学院毕业，整天想着责任、性、上帝，穿着那套松松垮垮的灰色运动装。特德——西奥多·罗斯福·巴比特——一个十七岁的华而不实的小青年。婷卡——凯瑟琳——十岁的小东西，火红的头发，皮肤没有血色，一看就知道是糖果和冰淇淋苏打吃得太多。巴比特进餐厅时并不流露出心里的隐隐约约的不高兴。他确实不喜欢在家里充当暴君的脚色，尽管嘴里老是唠叨，心里却并没有恶意。他朝婷卡嚷道："嗨，小猫咪！"除了招呼妻子时用"亲爱的"和"宝贝"之外，他的词汇里只有这么一个表示亲昵的称呼，每天早晨就用它来叫婷卡。

他喝了咖啡，希望胃和心情平静一些。刚才他的胃似乎不是他自己的，一杯咖啡下肚后，这种感觉才消失。可是维隆娜又开始自以为是地搬出她恼人的问题。当巴比特的遐想和那窈窕的仙女溜掉时，有关生命、家庭和事业的疑虑曾向他袭来，现在又蓦地涌上心头。

维隆娜已经在格伦斯伯格皮革公司管了六个月的卷宗文书，有希望提升为格伦斯伯格先生的秘书，到那时候，正如巴比特所说的，"可以把你花了大本钱的大学教育好好利用一下，然后再准备结婚安家。"

可是维隆娜现在说："爸爸！最近我跟一个在慈善协会

工作的同学谈过——哦，爸爸，那些给抱到协会牛奶分发站的小宝贝真可爱！——我觉得似乎我应该做那一类有价值的工作。”

“你说的‘有价值’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当上格伦斯伯格的秘书——只要你坚持学速记，别每晚溜出去参加音乐会或者漫谈会，你有可能当上的——我想你会发现每周挣三十五块或者四十块钱才是有价值的！”

“我明白，不过——我是想作些贡献——但愿我能在福利机构工作。我不知道能不能有一家百货公司让我成立一个福利部，搞一个漂亮的休息室，桌子铺上印花布，摆几把柳条椅子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再不然让我——”

“你听着！你该明白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一切社会事业、福利工作、消遣娱乐跟上帝的世界毫无关系，而是替社会主义打进来的楔子。如果一个人懂得不能娇生惯养，不干活就别想白吃白喝，他的子女就别想得到免费上课的机会等等，他马上就会好好工作，去生产——生产——生产！国家需要的是生产，不是异想天开的玩意儿，这些东西只能削弱干活的人的意志，使他的子女产生非分之想。你多关心一些正经事，少干些蠢事，别整天瞎折腾就好啦！我年轻的时候就打定主意要干些什么，不顾艰难险阻，一直坚持，这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还有——麦拉！你干吗让女用人把烤面包剁成这么小？拿都拿不起来。并且还是凉的。”

特德·巴比特是东区中学三年级学生，一直发出打呃似的声音，想插嘴。这时他脱口说：“喂，维隆娜，你打算——”

维隆娜倏地扭过头。“特德！我们谈正经的时候请你别打岔好不好？”

“废话，”特德评判说，“不知是谁一时疏忽，让你大学毕了业，阿摩尼亚，打那以后你老是夸夸其谈，什么诸如此类不诸如此类的。你是不是打算——今晚我要用车。”

巴比特哼了一声：“你要用！我自己也许要用呢！”维隆娜也反对说：“哦，你要用，大少爷！今晚我要用！”婷卡嚷了起来：“爸爸，你不是说过要带我们去玫瑰谷吗！”巴比特太太说：“留神，婷卡，你的袖子碰上黄油了。”他们都瞪着眼睛，维隆娜激烈地说：“特德，在汽车问题上你太不象话！”

“你象话！你很象话！”特德不温不火的样子能把人气疯，“你无非是想在晚饭后把车子开走，把它整晚停在哪一个妞儿的家门口，你自己坐着瞎聊文学和你打算嫁的那种有文化修养的人——只要他们开口向你求婚！”

“爸爸根本不该让你用车！你和琼斯家的那些野小子开起车来象疯子。在肖托夸广场拐弯时还用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

“你就没有那份本领！你开车时吓得要死，上坡还拉手闸！”

“我才不呢！而你——老说自己是汽车行家，可是尤妮斯·利特菲尔德告诉我，你说蓄电池是给发电机充电的！”

“你呀——我的好小姐，你连发电机和差速器都分不清。”特德瞧不起她是有道理的。他是天生的机械师，喜欢

摆弄机器，装装修修。

“够了，够了。”巴比特机械地插嘴说，同时惬意地点燃了今天的第一支雪茄，兴致勃勃地看《鼓吹时报》的大标题。

特德带着商量的口吻说：“说实话，维隆娜，我并不想开那辆旧船似的车子，不过我答应班里两个姑娘，送她们去学校排练合唱，虽说不愿意，一个绅士的社交约会可不能失信呀。”

“哎呀！一个中学生居然还有社交约会！”

“我们进了那个学校之后可露脸啦。我告诉你，我们伽马迪伽马联谊会今年有一批了不起的成员，州里哪一个私立学校都不能跟我们相比。有两个人的爸爸是百万富翁。是啊，我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跟他们中间许多人一样。”

巴比特简直要蹦起来了。“你自己的汽车！你要不要一条游艇，一座住宅，外加地皮？那就差不多齐全啦！一个拉丁语都考不及格、谁都不如的小子，居然指望我给他一辆汽车，我想也许还要配备一名司机，再来一架飞机，作为他辛辛苦苦陪尤妮斯·利特菲尔德看电影的奖励！好吧，你等着吧——”

过后不久，特德运用了外交手腕，维隆娜终于承认那晚她只是去兵工厂路看杂耍。根据特德的计划，她把车停在兵工厂对面糖果店门口，特德到那儿去把车开走。至于车钥匙留在什么地方，谁把油箱加满，都作了巧妙的安排；然后这两个汽车的信徒起劲地谈起那个备用内胎的补钉和千斤顶的

丢失了的把手。

休战状态结束之后，特德评论说她的朋友是一批自高自大、多嘴多舌的牛皮大王。她说他的朋友是一些叫人作呕，假充时髦的小青年和尖声怪气、无知讨嫌的小姑娘。还有："你抽香烟和诸如此类的习气也叫人恶心，你今天早晨穿的衣服荒唐透顶——说实话，简直叫人恶心。"

特德凑到酒柜低矮的斜镜子前面欣赏自己的风度，还傻笑了一下。他那套衣服是伊莱·托格斯服装店的最新式样，瘦窄贴身，裤子紧包着腿，脚上一双棕色皮靴擦得锃亮，一条合唱团演员用的围腰是不规则的格子花样，上衣背后有一条不起作用的带子。他用一块极大的黑绸打成领结。亚麻色的头发没有分开，往后抹得光溜溜的。他上学时还戴一顶便帽，帽檐长得象铁铣。他最得意的还是那件背心，十分爱惜，同学们央求他，想把它弄到手，背心也确实花哨，鹿皮色的底子上有暗红的圆点。背心下摆佩着一个中学校徽、一个班级徽章和一个联谊会的别针。

这一切都无关大局。重要的是他体态敏捷，神采飞扬，他的眼睛（他自己认为是玩世不恭的）坦率热切。不过他的绅士作风还不到家。他朝可怜的、矮胖的维隆娜挥挥手，拖长声音说："是啊，我想我们打扮得相当荒唐，叫人恶心。我还以为，我们的新领巾简直一团糟！"

巴比特吼道："确实一团糟！在你自我欣赏的时候，不妨提醒你，你想增添一些男性美的话，最好把嘴上的蛋黄擦擦掉！"

维隆娜格格笑起来，成了这场家庭战争暂时的胜利者。特德无可奈何地瞅着她，往婷卡头上出气了："看在圣彼得的面上，你别把一缸糖全往你的玉米粥上倒！"

维隆娜和特德出了门，婷卡上楼之后，巴比特向他妻子抱怨说："瞧这一家子！我不想当老好人，有时我吃早饭时脾气也许特别坏，不过他们这样烦个没完，我简直受不了。说实话，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过几天清净日子。一个人劳碌了一辈子，希望为子女创造条件，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听他们象一群癫狗那样整天撕咬，真有点泄气，这些人一刻——真巧，报上正好有这么一句话——一刻也不安宁，你看了今天的报纸没有？"

"没有，亲爱的。"在二十三年的结婚生活中，巴比特太太比她丈夫早看报纸的时候只有六十七次。

"新闻很多。南方有一场可怕的龙卷风。真不走运。可是，你瞧，这太好啦！那些家伙要完蛋了！纽约州议会通过了几项法案，社会主义者快成为非法的了！纽约市电梯司机罢工，不少学生去顶替他们。那才是好主意！伯明翰群众集会，要求把这个米克，这个姓德瓦莱拉的鼓动家驱逐出境。太对啦！这些鼓动家都是拿德国津贴的。我们不该干涉爱尔兰或者任何别的外国政府。一点不要插手。还有一条相当可靠的来自俄国的谣言，说列宁已经死了。那就好了。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开进俄国，把那些布尔什维克一脚踢开。"

"是啊。"巴比特太太说。

“这儿登了一条消息，有个人就任市长，举行仪式的时候穿着工装裤——还是一个鼓动家呢！你是怎么想的！”

“哼！”

他想寻找合适的立场，但无论从共和党人、长老会教徒、保护麋鹿协会会员或者房地产经纪人的角度，对鼓动家市长都没有现成的学说可以遵循，于是他咕哝了一声，接着看报。她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他，可是没有下文。过一会儿，她自己看看大标题、社交消息以及百货公司的广告。

“你看到了这条消息吗？查尔斯·麦凯尔维仍旧在社交界大出风头。关于昨晚的活动，那个过分热情的女记者是这么写的：

> “查尔斯·麦凯尔维先生及夫人为欢迎来自华盛顿的J·史尼斯小姐，昨晚在他们华贵的宅第举行舞会，本市社会名流应邀参加，宾主尽欢。麦府座落于皇家岭，草坪广阔，景色优美，虽说石墙高耸，建筑宏伟，室内装饰之精致早已闻名遐迩，但气氛十分欢愉融洽。客厅宽敞，硬木地板光可鉴人，可充绝妙的舞池。其它房间也毫不逊色，书房豪华的壁炉前可以推心置腹，促膝谈心；休息室的扶手椅宽大舒适，在柔和的灯光下絮絮细语，别有情趣；弹子房里可以大显身手，除爱神和歌舞之神赞助的游戏之外，另有用武之地。”

《鼓吹时报》的著名的社交版编辑埃尔诺拉·珀尔·贝茨小姐以她都会新闻的风格还写了许许多多。但是巴比特沉不住气了。他嘟囔着把报纸一揉，反对说："真难以想象！我要大大称赞查利·麦凯尔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经济也不宽裕，他承包工程，居然挣了百万家产，而且并不算过于不老实，也没有肆无忌惮地贿赂市议会。还添置了那座好房子——当然说不上什么'石墙高耸'，也不值他花那九万元。至于把查利·麦凯尔维和他那帮寻欢作乐的朋友说得象是范德比尔特似的轮船大王、铁路大王，可叫我讨厌！"

巴比特太太怯生生地说："我倒想看看房子里面是怎么样的。肯定很可爱。我没有进去过。"

"我去过多——两次。晚上去找查利谈生意。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愿意和那帮阔佬一起吃饭。我敢打赌，和那帮吹牛的人中间某几个相比，我挣的钱要比他们多，他们把全部家当都花在礼服上，却没有一套象样的内衣！嗨！你瞧这儿！"

巴比特太太对于《鼓吹时报》的房地产栏冷漠得出奇：

阿什塔比拉街496号——J·K·道森，
抵押给托马斯·马拉利，4月17日，
15.7×11.2，$4.000…………记名

今天早晨巴比特心情很不平静，没有兴趣让她再看汽车抵押

留置、房地产抵押纪录和承包契约签订栏。他站起身。他瞅着她时，眉毛显得比往常蓬松。他突然说：

“是啊，也许是这样——不跟麦凯尔维那种人往来是不对的。哪天晚上我们不妨请他们来吃饭。哦，得啦，我们别光想着他们，浪费自己的好时光！我们的小圈子聚在一起时比那些阔佬快活得多。别的不说，露西尔·麦凯尔维那样的神经质的怪物就不能和你相比——尽讲些高雅的话，穿戴得珠光宝气的！你才是了不起的女人，亲爱的！”

为了掩饰他情不自禁的温柔，他又抱怨说：“喂，别让婷卡再去吃那果仁软糖啦。千万别让她把肚子吃坏了。我对你说，大多数人都不懂得保持良好的消化、养成好习惯是多么重要。我回家的时间大概跟平时差不多。”

他吻了她一下——其实也说不上吻——只是把动也不动的嘴唇碰碰她那不起红晕的面颊。他匆匆向汽车房走去，喃喃地说：“天哪，瞧这一家子！我们不跟那帮百万富翁往来，现在麦拉要埋怨我了。天哪，有时候我真想甩手不干了。办公室的烦恼和琐事已经够多了。我脾气急躁——并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实在太累啦！”

第三章

一

象泽尼斯大多数富裕的公民一样，乔治·福·巴比特的汽车对他是诗歌和悲剧、爱情和英雄业绩。如果说办公室是他的强盗船，那么汽车就是他的岸上冒险。

在每天巨大的危机中，没有比发动引擎更富于戏剧性的了。寒冷的早晨，发动引擎很费时间；起动机要呼噜噜地响好久，叫人焦急；有时候他得往汽缸旋塞里倒乙醚，十分有趣，以致吃中午饭时他会一滴一滴地回忆，念念有词地计算每滴值多少钱。

今天早晨，他阴郁地作了最坏的打算，当混合剂燃爆，引擎有力地转动，汽车从车房里倒退出来，一点没有碰碰那被保险杠刮得伤痕累累的门柱时，他觉得自己给贬低了。这么顺利反而使他莫名其妙。他招呼山姆·多贝尔布劳说："早上好！"声调的热诚出乎自己意外。

巴比特的绿白二色的荷兰殖民时代式房屋，是查塔姆街上一排三幢建筑之一。他的左邻是山姆·多贝尔布劳先生，他在一家资金雄厚的浴室设备批发商店当秘书。那幢房子很舒

适，但没有建筑式样：象是一个大木箱，矮矮的顶楼，宽大的回廊，漆成蛋黄似的颜色。巴比特鄙夷地把多贝尔布劳夫妇称作“波希米亚人”。他们家深夜还传出音乐和放浪的笑声；街坊传说他们家买走私的威士忌酒，开车超速。他们常常成为巴比特晚上议论的题目，他总是严厉地宣称：“我不是拘谨的人，我并不反对人家逢场作戏，喝喝酒，但是象多贝尔布劳家那样老是喧闹，我就看不惯了。”

巴比特的右邻是哲学博士霍华德·利特菲尔德，他的房屋十分现代化，下半部分是暗红色的装饰砖墙，有一个镶嵌玻璃的凸肚窗，上面是灰色的拉毛粉饰，象泼溅的粘土，屋顶是红瓦。利特菲尔德是这一带的学者，除了婴儿、烹饪和汽车之外，对世上的事情门门精通。他在布洛杰特大学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又在耶鲁大学经济系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泽尼斯电车公司的人事经理和宣传顾问。只要提前十小时接到通知，他就能出席市参议会或者州议院会议，用一栏栏的数字以及波兰和新西兰的前例证明电车公司是爱护公众、为职工着想的；公司的股东全是孤儿寡妇；公司想做的事都会增加收益，对股东有利；减少支出，对穷苦人有帮助。朋友们想知道萨拉戈萨战役①的日期，“怠工破坏”一词的定义，德国马克的前景，某句拉丁文的译法，或者煤焦油能提炼出多少种产品时，都向利特菲尔德请教。他对巴比特说，他时常看书看到深夜，阅读政府报告的数字和脚注，或

①萨拉戈萨是西班牙萨拉戈萨省的首府，1808—1809年遭法国军队围攻，该城居民英勇抗击。

者浏览最新出版的化学、考古学和鱼类学的书籍（发现作者的错误时感到可笑），巴比特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

但是，利特菲尔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精神榜样。尽管他博学强记；他跟乔治·福·巴比特一样，是个严格的长老会教徒和坚定的共和党人。他增强了生意人的信心。他们只凭感情本能知道他们的实业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完善的，但是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却能引经据典，用历史、经济学和回心转意的激进分子的自白来证明这个制度的完善。

作为这么博学多才的人的邻居，加上特德和尤妮斯·利特菲尔德亲热，巴比特由衷地感到骄傲。尤妮斯十六岁，除了对电影明星的年纪和工资以外，对别的统计数字一点不感兴趣，不过——巴比特说得很明确——"她是她爸爸的女儿"。

轻松愉快的山姆·多贝尔布劳和温文尔雅的利特菲尔德外表上也有差别。多贝尔布劳四十八岁，可是看上去年轻得叫人难以相信。他的圆顶帽老是推到后脑勺，红润的脸上堆着傻笑。四十二岁的利特菲尔德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他身材高大壮实；满是皱纹的长脸上嵌了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蓬松乌亮；走路时脚步沉重，呼哧呼哧地喘气；带点子图案的黑背心上佩着大学优材生联谊会的徽章；身上有一股旧烟斗的气味；神情阴郁得象是教堂大执事；他在房地产经纪人和浴室设备批发商中间增添了一点圣洁的气息。

这天早晨，利特菲尔德在家门口察看镶边石和宽阔的水泥车道之间的草坪。巴比特停车探出身来招呼："早上好！"利特菲尔德蹒跚地过来，一只脚踩在汽车踏板上。

3265 夹 允

“早晨天气不错。”巴比特说，过早地点燃了今天的第二支雪茄。

“是啊，天气真不坏。”利特菲尔德说。

“春天来得很快。”

“是啊，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利特菲尔德说。

“晚上还有点冷。昨晚在回廊上睡觉还得盖两条毯子。”

“是啊，昨晚一点也不暖和。”利特菲尔德说。

“不过我看现在天气不会再大冷了。”

“不会了，不过昨天蒙大拿的蒂夫利斯还下雪来着。”那位学者说，“你记得吗，三天前西部有一场暴风雪——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雪深三十英寸——两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就在我们泽尼斯这里也有过一场雪雹。”

“是吗！喂，老兄，你认为谁可以做共和党的候选人？他们会提名谁来做总统候选人？我们该有一届真正干实务的政府了，你说呢？”

“依我看，美国首先需要稳健可靠、实事求是地处理国家事务的政府。我们需要的是务实的政府！”利特菲尔德说。

“听到你这么说我真高兴！确实太高兴了！你在大学和别的地方交游很广，我先前不了解你的想法，现在听你这么说十分高兴。在当前这个紧要关头，美国需要的不是什么教授总统，也不是要外交手腕的人，而是稳健可靠、讲究经济、务实的政府，让我们有好转的机会。”

“是啊。一般人都没有认识到，即使在中国，文人也让

位给更讲究实际的人，你当然能理解它的含义。”

“是吗！对，对！”巴比特低声说，世界上事态的发展趋势使他平静高兴多了。“嗯，停下来聊一会真不错。我想现在我得去办公室哄哄主顾了。好吧，再见，老兄。晚上见。”

二

这些殷实的公民曾经辛勤劳动过。“繁花”高地如今芳草如茵，点缀着颜色鲜艳的房屋，条件舒适得惊人。二十年前它却是一个荒芜的山岗，长满了次生的榆树、橡树和槭树。现在整洁的街道边还有少数几块长着树林的荒地和一个旧果园的残余部分。眼前真是繁花似锦，苹果树已经披上新叶，仿佛绿色的火炬。一条溪谷里闪烁着樱桃树的白花，若隐若现，知更鸟喊喊喳喳地叫得正欢。

巴比特嗅嗅带有泥土芳香的空气，看到那些知更鸟在瞎折腾，正如看到了淘气的小猫或者滑稽电影，不觉暗自好笑。乍看来，他完全是个去上班的经理——一个营养很好的人，戴着正规的棕色软帽和无框眼镜，抽着一支大雪茄，在树木夹道的近郊大路上驾驶着一辆很好的汽车。他对他的街坊、城市、民族有一种真诚的感情。冬天过去了；建筑季节已经来到，建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对他来说，是最美妙的事。清晨的忧郁已经烟消云散；当他在史密斯街停下来，留下那条要熨的棕色裤子，再给汽车加油时，他兴致好极了。

熟悉的景象增强了他的信心：那个高高的、漆成红色的加油泵，空心瓦、赤土墙的汽车维修厂，窗前挂满了最悦目的零配件——乌亮的外轮胎，闪亮的、有瓷套的火花塞，金色和银色的防滑轮胎链。西尔威斯特·穆恩，那个身上最脏、技术最高的汽车修理技师，友好地过来接待他，使他十分得意。“早上好，巴比特先生！”穆恩招呼说，巴比特顿时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连忙碌的汽车修理技师都记得他的姓——说明他不是那种开了蹩脚汽车到处乱转的时髦家伙。他赞赏每输送一加仑便跳一个数字的精巧的自动计量器；赞赏牌子上那句构思聪明的话：“不忘及时加油，可免抛锚之忧。今日汽油价格31分。”赞赏汽油流入油箱时有节奏的汩汩声和穆恩转动把手时有规律的机械动作。

“咱们今天加多少？”穆恩说话时带有专家的独立性、谈家常的友好态度和对乔治·福·巴比特这种有社会地位的人的尊敬。

“加满吧。”

“您赞成谁当共和党的候选人，巴比特先生？”

“现在预测还太早。毕竟还有整整一个月加两星期——不，三星期——将近三星期——一共还有六个多星期，共和党才开大会，我认为人们应当豁达大度，让所有的候选人都有表现机会——把他们好好打量一番，然后慎重作出决定。”

“一点不错，巴比特先生。”

“可是我对你说——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四年前、八年前完全一样，四年后——八年后仍旧这样！我对谁都这

么说，但并不是谁都能理解，我说的是：我们首先需要、终于需要、永远需要的是一届稳健的、务实的政府！”

“是啊，正是这样！”

“你认为前轮怎么样？”

“好！好！如果大家都象您这样保养汽车，维修厂就没有多少活可干了。”

“是啊，我尽量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巴比特付了款，有分寸地说：“哦，不用找钱了。”他高兴得飘飘然地开车走了。他带着乐善好施的态度招呼一个外表很体面的在等电车的人：“要搭车吗?”那人上车后，巴比特屈尊地说：“去市中心吗？我见到等电车的人，总让他搭我的车——当然啦，除非那人象是流浪汉。”

“但愿在汽车方面象您这样大方的人再多一些就好啦，”受恩赐之害的人恭敬地说。

“哦，不，那并不是大方不大方的问题，根本不是。说实话，我总认为——那晚我还对我儿子说过——一个人有责任把这个世界的美好事物同他的邻人分享，有的人做了一点好事就忘乎所以，到处自吹自擂，我看到那种人就生气。”

受害者似乎想不出合适的答话。巴比特接着说：

“电车公司在这些线路上提供的服务太差劲啦。每隔七分钟才来一辆车，简直是开玩笑。冬天早晨在街上等车，小风嗖嗖地吹脚脖子，真是够冷的。”

“对啊。电车公司才不关心给我们什么待遇呢。应该整整这些人。”

巴比特惊慌了。“不过，象那些要求市政府接管的狂热分子一样老是攻击电车公司，不谅解他们经营的困难，也不是办法。工人们硬要公司加工资简直是犯罪，结果负担还是落到你我这种要付七分钱车票的人头上！说实话，就事论事，所有路线上的服务还不错。”

“嗯——”对方不安地说。

“早晨天气好极啦，”巴比特说，“春天来得真快。”

“是啊，现在真正是春天了。”

受害者不善应对，也没有风趣，巴比特便默不作声，专心致志地开始和电车比试：冲刺，尾随，在电车庞大的黄漆车身和参差不齐地停在路旁的汽车之间飞驶，电车停下时立即穿出去——一场奇特而勇敢的游戏。

与此同时，他一直意识到泽尼斯的可爱。几星期来，他关注的只是主顾和同他竞争、叫他恼火的别的经纪人的召租广告。今天很奇怪，他情绪波动，喜怒变化很快，今天春光特别诱人，以至于他抬起头来打量周围。

在他驱车去事务所的熟悉的路上，两旁的每一个区都使他赞叹。“繁花”高地的别墅、灌木丛和蜿蜒的车道；史密斯街的平房店铺，一排明亮的橱窗和新的黄砖；有食品店、洗衣房和药房，适应东区主妇们的较为迫切的需要。荷兰谷地的专门供应市场的菜园，简陋的棚屋是一些波纹铁皮和捡来的门窗拼搭起来的。工地板围上的招贴有九英尺高，全是一些大红色的美女，替电影、烟斗烟丝和爽身粉做广告。东南第九街两旁老旧的宅第，象是上了年纪的纨袴子弟，衬衫肮脏，多

日没换；改成寄宿处的木头大房子门前便道泥泞，围栏铁锈斑驳，被挤在迅速发展的汽车维修厂、低廉的公寓房子以及和气圆滑的希腊人经营的水果摊中间。环行铁道外面是水塔和烟囱林立的工厂区，生产炼乳、纸盒、灯光装置和汽车的工厂。往前去就是商业区，交通繁忙，乘客纷纷从拥挤的电车里下来，建筑物都有大理石和磨光花岗石的高大的门厅。

真是庞大——大的东西都使巴比特肃然起敬：山岭、宝石、肌肉、财富或者大话。在这春光醉人的时刻，巴比特对泽尼斯有一种诗情画意的几乎是忘我的爱慕。他想到市郊的工厂区；河岸被侵蚀得奇模怪样的查洛沙河；北面果园星罗棋布的托纳旺达山，以及那些肥沃的牧场，宽大的牲口棚和悠闲自得的畜群。搭车的人下去之后，他大声说："啊，今早晨我觉得真痛快！"

三

发动汽车固然是件大事，进事务所之前把车子停好也非同小可。他从奥柏林路拐到西北第三街，张望着停成一排的汽车，看看中间有没有空档，叫他生气的是慢了一步，被另一辆车先占了那地位。前面，有一辆车刚离开，巴比特放慢了速度，伸出手向后面顶着他的车辆示意，又使劲挥手让前面一个老太婆赶快往前走，同时避开了侧面朝他开来的一辆卡车。他汽车的前轮刮到前车的保险杠，他踩了煞车，拚命打方向盘，退到那个空地方，把车子在镶边石旁停妥当，只

剩十八英寸的空间。这一手干得真出色，有魄力。他心满意足地把一个防盗钢楔锁在前轮上，穿过马路，到里夫斯大楼底层他的房地产事务所。

里夫斯大楼象岩石一样防火，象打字机一样精确，是黄色加压砖砌的十四层楼的建筑，线条简洁明快。里面都是办公室，有律师的事务所，医师的诊所，机械、砂轮、铁丝网、矿业股票经纪人的写字间。窗上是他们各自的金字招牌。大门十分现代化，根本不需要华丽的门柱；看上去很朴素、精明、整洁。朝第三街一面的办公室是西联电报局、蓝彩糖果店、肖特韦尔文具店和巴比特－汤普森房地产公司。

巴比特原可以跟顾客一样，从大街正门进办公室，但他喜欢以局内人的身分穿过大楼走廊，从后门进去。这样，他可以受到“村民们”的招呼。

住在里夫斯大楼走廊里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开电梯的、汽车调度、水电技工、管理员和那个摆报纸香烟摊的形迹可疑的瘸子——绝不是城市居民。他们是住在山沟里的村民，只对大楼和相互关系感兴趣。他们的大街就是大楼的石板地、大理石顶的门厅和商店的后窗。这条街上最热闹的场所是里夫斯大楼理发店，但这也是叫巴比特为难的地方。他自己总是光顾索利饭店的富丽堂皇的庞贝理发店，他走过里夫斯的理发店时（每天十次，次数够多的了），总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村落。

现在他仿佛是受到村民们致敬的乡绅，大踏步走进他的事务所，一副安详庄严的气派，早晨的不和谐的声音都消

失了。

可是立即又听到了那种声音。

外勤推销员斯坦利·格拉夫正在打电话，可悲的是毫无那种使主顾就范的坚定语气："喂，呃，我想我找到的房子对您正合适——林顿的珀西瓦尔公寓……哦，您已经看过啦。呃，您觉得怎么样？……嗯？……哦，"他犹豫不决，"哦，我明白了。"

巴比特的专用办公室在事务所后面，是半截安磨砂玻璃的橡木档板隔出来的一个小间。他进去时心想，要找对推销业务有信心的雇员可真不容易。

除了巴比特自己和他的岳父兼合伙人亨利·汤普森之外，事务所有九个职员。汤普森难得来办公室。那九个人是外勤推销员斯坦利·格拉夫——一个烟抽得很多、爱去弹子房的小伙子；打杂的老马特·彭尼曼，兼收房租，推销保险——这个人潦倒、沉默、灰溜溜的，叫人摸不透，据说以前是个"第一流"的房地产经纪人，在繁华的布鲁克林有自己的字号；切斯特·柯尔比·莱洛克是常驻黄鹂谷开发区的推销员——长着细软的胡髭，家里人口很多；特里莎·麦高恩小姐是敏捷而相当漂亮的速记打字员；威尔伯塔·班宁甘小姐是会计兼卷宗秘书，长得矮胖，行动缓慢，整天辛辛苦苦；还有四个兼职的、只拿佣金的自由推销员。

巴比特从他的小房间里望着大办公室时咕哝说：

"麦高恩小姐是个好速记员，很机灵，但是斯坦利·格拉夫和别的那些人全是废物——"办公室沉闷的空气把春天

早晨的兴致都打掉了。

在通常情况下，他赞赏这个事务所，为自己居然兴办了这个可靠可爱的机构而感到惊奇得意；在通常情况下，崭新整洁的环境和忙碌的气氛能使他兴奋；但是今天显得平淡——象浴室似的磁砖地，赭色的金属天花板，硬粉墙上褪了色的地图，浅色的上了清漆的橡木椅子，漆成黄绿色的钢板桌子和文件柜。这里象是一个钢板小教堂，游荡和闹笑都是大逆不道的罪孽。

即使那个新的饮水冷却器也不能给他安慰。那是最好的饮水冷却器，新颖、科学、设计合理。买的时候化了不少钱（价钱贵，本身就是优点）。它有一个隔热的纤维冰桶，一个盛水瓷罐（保证卫生），一个不会滴漏或堵塞的卫生龙头，外面是深浅两种金色的喷漆装饰图案。他瞅着冷却器前面那块久经考验的瓷砖地，确信里夫斯大楼里没有比这更华贵的设备了，但是冷却器给他的社会优越感却再也没有恢复。他出乎意外地嘟囔着："我真想马上溜到树林子里去，游荡一整天。今晚再到冈奇家去打扑克，尽兴说说粗话，喝它十万九千瓶啤酒。"

他叹了一口气，翻阅了信件，喊道："麦高恩。"那意思是"麦高恩小姐"；然后开始口授信件。

第一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奥马尔·格里布尔，寄到他的办公室，麦高恩小姐。二十日来信收到，回答是：你要明白，格里布尔，如果我们继续犹豫不决，恐怕我们就此会失去艾伦那笔买卖，前天经我劝说，艾伦已经认真考虑问题，开始讨论细节了，我可以向你

保证——呃，呃，不，改写这句话：根据我的经验，他具备条件，对交易有诚意，我了解过他的经济情况，相当不错——那句话显得有点乱，麦高恩小姐；你认为有必要的话不妨分成两句，句点，另起一段。

“他很愿意分摊特别税，我认为，我完全有把握，让他付产权保险费也没有困难，因此看在老天份上，我们加把劲吧——不，这样写：因此让我们抓紧办理——行了，就这样——麦高恩小姐，你打字的时候，可以把那几句话安排得好一些——后面就是某某谨启等等。”

当天下午，麦高恩小姐打好字，给他过目的信件内容是这样的：

巴比特－汤普森房地产公司
顾客之家
里夫斯大楼，奥柏林路第三街口
泽尼斯

奥马尔·格里布尔先生
北美大楼576室
泽尼斯

亲爱的格里布尔先生：

二十日来信收到。我得说如果我们继续犹豫不决，恐怕我们就此会失去艾伦那笔买卖。前天经我劝说，艾伦已经认真考虑问题，开始讨论细节了。根据我的经验，他对交易是有诚意的。我还了解过他的经济情况，相当不错。

他很愿意分摊特别税，让他付产权保险费也没有困难。

因此，我们加把劲吧！

巴比特谨启

巴比特看了信，用正规的商业学院的书法签名时，想道："这封信写得好，明确有力。可是——我根本没有让麦高恩加第三段！希望她别再自作主张，改善我的口授！不过我不明白：斯坦利·格拉夫或者切斯特·莱洛克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信？多棒！有那么一股劲头！"

那天早晨，他口授的最重要的文件是半月一次的打印信，准备油印后大量分发给有希望的顾客。这封信斟字酌句，模仿流行的文学范例，娓娓动听的广告，招徕生意的信件，培养意志力的讲演，以及亲切的商号刊物，是当时新的商业诗人流派的大量杰作之一。他煞费苦心写了初稿，现在象敏感的诗人那样出神吟咏：

嗨，老朋友！

我一心想帮您一个忙。说实话，一点不假！我知道您打算添置一所房子，当然不仅是一个挂挂帽子的地方，而是给可爱的妻子儿女准备一个安逸的住所——或许在小花园犄角上（麦高恩小姐，犄角的犄是牛旁）还要找个停放汽车的地方。喂，您可曾想到有了我们，您就省了心？我们专干这一行——人们不会平白无故地酬谢我

们的。现在请您听着：

请您在您漂亮的桃花心木雕花写字台前坐好，给我们写几行，把您的要求告诉我们，我们找到合适的房子，立即登门报告好消息，找不到也不会给您添麻烦。为了节省您的时间，请填写信中所附的表格。我们还可以介绍“紫花”高地、银树林、林顿、贝尔维尤以及东区所有住宅区铺面房子情况，表格函索即寄。

巴比特－汤普森房地产公司谨启

又及——附带举几个例子说明我们可能为您找到的极好机会——今天经办的几笔实际交易：

银树林——精致的加利福尼亚式平房，带汽车间，树木荫翳，环境幽静，交通方便。售价3,700元，先付780元，余额支付期限优惠，巴比特—汤普森条件，比租金还便宜。

多尔切斯特——难以置信！殖民时代式美观建筑，可供两户居住，全部橡木装潢，煤气壁炉，游廊宽敞，汽车间有加热设备，四季便利，11,250元，价廉合算。

口授要求坐着动脑筋，而不是忙乱喧闹地真正做些事情。口授完毕后，巴比特往转椅后背一靠，对麦高恩小姐微微一笑。他意识到她那剪短的黑头发，娴静的面庞。一种和孤独感相差无几的渴望使他觉得软弱。她等着，用削得又长又尖的铅笔头轻轻地敲着拍纸簿，这时他几乎把她和梦中的仙女合二为一了。在他想象中，正当他俩的目光可怕地接触，他

带着敬畏的心情吻她嘴唇时——她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还有什么事吗，巴比特先生？"他哼着说："我想就那么结束吧。"然后沉重地转过身。

尽管他老是想入非非，他们从没有超过比这更亲近的程度。他常想："可别忘了老杰克·奥法特说的话，聪明人从不在自己办公室或者自己家里沾花惹草的。会找麻烦。当然啦。不过——"

在二十三年的结婚生活中，他常常不老实地偷看女人苗条的小腿和秀丽的肩膀；他思想里珍爱它们，但从没有干过有失体面的非分的事。这会儿他计算着斯泰尔斯重糊墙纸的费用，又有些坐立不定，对什么都感到无名的不满意，对自己的不满意，又感到羞愧。他渴望那个小仙女。

第 四 章

一

那天早晨，文艺创作大大丰收。巴比特用华丽的散文写了打印信，过了十五分钟，常驻黄鹂谷的推销员切斯特·柯尔比·莱洛克来报告一笔交易情况，同时提供一个广告的底稿。巴比特对莱洛克并不满意。他参加合唱团，在家里嘻嘻哈哈地玩“红桃和老姑娘”纸牌游戏。他唱男高音，一头卷曲的栗色头发，胡髭象是驼毛刷。有些爱好家庭生活的人粗声粗气说：“看到我那个小子新拍的照片吗——一个结实的小鬼，呃？”巴比特认为情有可原，可是莱洛克谈起家里的琐事，就象女人似的，唠叨个没完。

“巴比特先生，我替黄鹂谷拟了一个绝妙的广告。咱们干吗不采用诗歌形式呢？说真的，它太有吸引力了。听着：

> 不论你漫游何方，
> 家庭才是安乐乡，
> 只要你找到娇小的新娘，
> 我们随时提供舒适的住房。

你品出味道来没有？你瞧——有点象《甜蜜的家庭》。你喜——”

“不错，不错，我当然品得出来。可是——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用一些更堂皇、更有力的词句，比如说：‘我们倡导，他人仿效。’或者：‘迟早需要住宅，何不及时购置?’诗歌、幽默那套玩意儿能达到目的时，我当然赞成，不过对于黄鹂谷这样的高级开发区，我们最好采取更正规的态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吧，我想今天就这么决定吧，切斯特。”

这也是艺术界常有的悲剧，切斯特·莱洛克的四月的热情只有助于激励棋高一着的乔治·巴比特的才华。他对斯坦利·格拉夫说：“切斯特的高音嗓子叫我心烦。”但他得到了启发，一挥而就地写下：

你尊重你的亲人吗?

令人悲痛的丧事办完之后，该替去世的人做的，你肯定都做到了吗？只有让死者安眠在

林 登 道

美丽公墓之后，你才算尽了心。林登道是泽尼斯唯一现代化的殡葬地点，花木掩映的小块墓地在雏菊点缀的山坡上俯瞰多尔切斯特赏心悦目的田野。

独家经纪人

巴比特——汤普森房地产公司

里夫斯大楼

他得意地想道："这下可以让钱恩·莫特和他那个长满荒草的野林公墓懂得什么是现代推销术了！"

二

他派马特·彭尼曼到登记处去打听委托别的掮客登出召租广告的房主姓名；跟一个想租铺面开弹子房的人谈了话；翻阅了房屋租赁契约快要到期的清单；派托马斯·拜沃特斯去找小胡同的有希望的主顾谈谈生意，托马斯·拜沃特斯是电车售票员，业余时间玩些房地产买卖，不值得斯坦利·格拉夫出马的交易，便由他去接洽。巴比特的创作劲头来也容易，消失得也快，现在这些日常的琐事使他恼火。他发现了一个戒烟的新办法，在英雄主义的情绪中陶醉了片刻。

他每月至少戒一次烟。戒烟的方式也符合他作为殷实公民的作风：承认吸烟的害处，勇敢地下了决心，订出戒烟的计划，削减买烟的零用钱，逢人便讲自我克制的乐趣。事实上，他什么事都做了，除了戒烟。

两个月之前，他画了一个表格，每次抽烟都记下时间，欣喜若狂地延长了两次的间隔，好不容易削减到每天只抽三支雪茄。后来那张表格给弄丢了。

一星期之前，他又发明了一个办法，把雪茄烟盒和香烟盒都放在外间办公室卷宗柜底下一个不用的抽屉里。他是这么理解的："我当然不好意思整天到那儿去探头探脑，在我自己的雇员面前做傻瓜！"三天以后，他不由自主地离开写字桌，走到卷宗柜前，取出一支雪茄点燃，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今天早晨，他发现问题出在卷宗柜太容易打开。对啦，把它锁起来！他灵机一动，赶紧跑出去把雪茄、香烟、甚至那盒安全火柴全锁好；然后把卷宗柜抽屉的钥匙藏在写字桌里。但是这么大张旗鼓地折腾了一番，他的烟瘾上来了，简直无法抑制，以致他立即找出钥匙，凛然走到卷宗柜前，取出一支雪茄和一根火柴——"就这一根火柴；假如雪茄抽抽熄掉了，就让它待着！"后来雪茄果真熄了，他又从柜子里取了一根火柴，十一点三十分，一个买主和一个卖主来商谈时，他理所当然要请他们抽雪茄。他内心提出反对，"怎么啦，你跟他们一起抽烟啦！"他置之不理，"别废话！我现在忙着呢。当然，不久以后——"以后是没有的，但他认为自己已经改变了坏习惯，十分高尚，幸福。他打电话找保罗·里斯林时，他得意非凡，因此口气特别热切。

除了他自己和他女儿婷卡以外，他最喜欢保罗·里斯林了。他们在州立大学念书时，是同班同学，又住同一个宿舍，他总是把保罗当作需要宠爱和保护的小弟弟。保罗皮肤黝黑，高挑身材，头发分得很整齐，戴一副夹鼻眼镜，说话有点迟疑，神情忧郁，喜爱音乐。保罗毕业以后，干他父亲的

行业；现在是油毛毡批发商和小制造商。但是巴比特狂热地认为保罗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小提琴家、画家或者作家，并且滔滔不绝地向他的朋友们声明他的看法。“那个小伙子去加拿大落基山脉旅行给我写的信文笔生动极了，你看了信就象是身历其境。说真的，他如果从事写作，目前那些名气很响的作家谁都比不上他！”

在电话里他们的话并不多：

“南区三四三号。不，不，不！我说的是南区——南区三四三。喂，话务员，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替我接南区三四三号吗？当然有人。哦，喂，是三四三号吗？找里斯林先生听电话，我是巴比特先生……喂，是保罗吗？”

“对。”

“我是乔治。”

“嗯。”

“老朋友，怎么样？”

“过得去。你呢？”

“挺好，保罗。你忙吗？”

“哦，不太忙。”

“你最近在干什么？”

“还不是老样子。有事吗，乔治？”

“中午一起吃饭好吗？”

“我想没问题。在俱乐部吗？”

“对。十二点半在那里见面。”

“行。十二点半。回见，乔治。”

三

巴比特上午的工作时间没有明确的划分。和写信、拟广告交织在一起的，还有无数叫人心烦的琐事：不断有些满怀希望的小职员来电话想找月租六十元的五间一套、带有家具、外加浴室的房子；给马特·彭尼曼出点子；怎么让没有钱的房客付房租。

作为房地产掮客——也就是替人们寻找住家、替食品商寻找铺面的社会公仆——巴比特的优点是坚定勤恳。从习俗意义来说，他是诚实的，他经手的买卖都留有记录，他对租赁和产权很有经验，对价格的记性极好。他相当负责，说话理直气壮，性格愉快开朗，从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好人”阶级的一个成员。但是他除了知道一点投机营造业者盖的房屋式样之外，对建筑一无所知；除了弯道的用处、草皮和六种平常的灌木之外，对园艺美化全不了解；对最普通的经济原理也毫无研究；尽管无知，他还自鸣得意，这一点或许降低了他对人类的最终的重要性。他心安理得地认为房地产生意的唯一目的是替乔治·福·巴比特挣钱。当然啦，在促进者俱乐部的午餐会以及“好人”们应邀参加的形形色色的年际宴会上，侃侃而谈全心全意地为公众服务，掮客绝不能辜负主顾的信任，以及一种叫做伦理道德的东西（它的性质模糊不清，不过有了它，你就是高级房地产经纪人；没有它，你就是欺诈、投机、没有信用的人），这一切都是绝好的广

告。这些优点能赢得别人信任，使你有可能干更大的事业。但它们并不妨碍你讲究实惠，如果买主是个大傻瓜，你漫天要价而他不就地还价，成交的价钱比房屋本身价值高出一倍也无伤大雅。

巴比特善于辞令，在这些大谈商业道德的欢宴上时常发表鸿论，阐述“房地产经纪人的职能在于看到社会的发展方向，预先作出规划，为不可避免的变化扫清道路”——也就是说，房地产掮客猜测到城市发展趋势就能赚钱。他管这种猜测叫做远见。

他在促进者俱乐部的一次讲话中说道：“作为房地产经纪人，既有责任又有权利了解他所在城市和附近的全部情况。外科医师对人体的每一根血管和每一个神秘的细胞了若指掌，工程师对电气的各个方面或者对横跨汹涌江河的雄伟大桥的每一个螺栓一清二楚，房地产经纪人则应该了解他的城市的每个地方，以及它的全部优缺点。”

他确实了解泽尼斯某些区域地皮的市价，但他并不清楚警察人数是否太多或者太少，是否同赌场或者妓院勾结。他了解建筑的防火设施以及保险费率同防火安全程度的关系，但并不知道市里有多少消防队员，他们的训练和待遇以及他们的设备是否齐全。他赞扬召租房屋挨近学校的优点，但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学校教室的取暖、照明、通风和设备是否合适；不知道教师是怎么选择的；他虽然常说“泽尼斯可以自豪的地方之一是我们的教师待遇不错”，那是因为他看到《鼓吹时报》是这么说的。至于他自己却讲不出泽

尼斯或者任何别的地方教师平均工资是多少。

他听说有人指责县监狱和泽尼斯市监狱的管理情况不太“科学”；对泽尼斯的批评使他生气，他便翻阅了一份报告，那个悲观出名的激进派律师塞尼卡·多恩在报告中声称把男女青年关在挤满了害梅毒的、有震颤性谵妄和精神错乱的犯人的监狱里，不是教育他们的好办法。他反驳那个报告说：“那种认为监狱应该办得象素利旅馆的人叫我讨厌。人们如果不喜欢监狱，那就应该安分守己，避免进去。此外，这些主张改良的狂热分子总是危言耸听。”他就是这样开始调查泽尼斯的慈善和改造机构，并且就这样全部结束；至于“风化区”，他巧妙地评论说：“在那方面，正派人是不会胡来的。其实，我们私下说说，无赖汉们有了一个可以瞎闹的地方，对我们的女儿和正经女人倒起了保护作用。那些家伙就不会上我们家来了。”

至于工业方面的情况，巴比特倒考虑得很多，他的意见可以归纳如下：

“好的工会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排除那些破坏所有权的激进工会。不过不能强迫参加。强迫别人参加工会的劳工鼓动者都应该绞死。事实上，我们私下说说，根本不应该允许工会存在；作为对抗工会的最好办法，每一个生意人都应当参加雇主协会和商会。团结就是力量。任何没有参加商会的自私自利的家伙都必须强迫他们参加。”

人们把巴比特当作行家，按照他的劝告搬到新的地区，打算住一辈子，但是巴比特对卫生学无知得出奇。他连疟蚊

和蝙蝠都分不清；对饮水化验完全不懂；至于上下水道的事情，他谈起来虽然滔滔不绝，其实一窍不通。他时常说起他经手卖出的房屋里浴室的好处。他喜欢解释为什么欧洲人从不洗澡。他二十二岁时，有人告诉他凡是污水池都不卫生，此后他一直反对。如果有主顾冒冒失失地要他出售一幢带有污水池设施的房屋，巴比特在接受委托、出售房屋之前，总是提到这一点。

当他制订黄鹂谷开发区规划，把树林和倾斜的草地平整成一片既无溪谷、又无黄鹂、只长仙人掌的日炙的平地，竖起标明想象中的街道名称的小木牌，那时候他就理所当然地加了一个完整的下水道系统。这使他觉得自己棋高一着，可以在私底下讥笑那个有污水池的马丁·拉姆森的阿冯莱开发区；他在整版整版的广告中宣扬黄鹂谷的秀美、方便、廉价以及格外卫生。唯一的缺点是黄鹂谷下水道宣泄不畅，废水滞留，气味不好闻，而阿冯莱的污水池却是严封的。

整个黄鹂谷规划说明巴比特虽然确实憎恨那些声名扫地的骗子，但他自己并不老实到犯傻的地步。投机商和买主宁愿掮客本人不要以投机商和买主的身份和他们竞争，只要考虑他们主顾的利益。表面看来，巴比特—汤普森公司只是经营黄鹂谷房地产的代理人，真正的主人是杰克·奥法特；事实上巴比特和汤普森在黄鹂谷的股份占百分之六十二，泽尼斯电车公司的总经理和采购代理人拥有百分之二十八，杰克·奥法特只有百分之十。杰克·奥法特是个帮派政客，小制造商，是个嘴里老是嚼着烟草、爱说爱笑的老家伙，喜欢搞

一些卑鄙的政治勾当，在生意上耍手腕，打扑克牌时作弊。巴比特和电车公司的高级职员送了百分之十的股份给他，为的是让他去打通卫生和消防督察以及州运输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然而巴比特是有道德的。他主张禁酒，尽管他自己并不实行；他赞扬限制超速驾车的法律，尽管他自己并不遵守；他偿付债务；捐款给教会、红十字会、基督教男青年会；他遵循他氏族的习惯，只在有先例可援、认为正当的时候才耍花招；他从不堕落到欺诈的地步——尽管他对保罗·里斯林说过这样的话：

"我当然不是说我写的每一个广告都符合事实，也不是说我对买主讲得天花乱坠的时候我相信自己讲的全是真话。你明白——情况是这样的：首先，产业的主人委托我时可能已经有些夸大，处在我的地位当然不便戳穿他！其次，大多数人自己都很狡猾，总以为别人也不会老老实实，即使我傻乎乎的从不添油加醋，人家也认为我在说慌！出于自卫，我得自吹自擂，正象律师替他的委托人辩护一样——把那笨蛋的长处全摆出来是律师不可推诿的责任，可不是吗？不这么做，连法官都会非难律师的，即使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委托人是有罪的！尽管这样，我并不象塞西尔·朗特里、塞耶或者其余那些房地产经纪人一样，把死的都能说成活的。老实说，我认为存心撒谎哄抬价钱、从中获利的人应该枪毙！"

这天上午十一点半，巴比特同康拉德·莱特和阿奇博尔德·珀迪之间的会谈最能说明巴比特对委托人的益处了。

四

康拉德·莱特是房地产投机商。他是个紧张不安的投机商。他在下赌注之前，总是找银行家、律师、建筑师、营造商以及他们的职员和速记员商量，凡是愿意替他出主意的人，他都揪住不放。他是个大进大出的企业家，他企求的是投资必须绝对安全，不需要为小事操心，利润要高达百分之三四十，按照所有权威人士的看法，创业者承担风险，要有远见，这种利润是理所应得的。他是个矮胖的人，灰色卷曲的短发象便帽似的盖在头上，身上的衣服不管剪裁怎么入时，总是显得窝窝囊囊的。他眼睛下面有两个半圆形的凹塘，仿佛给银币压过，留下了印子。

莱特特别喜欢找巴比特，并且总是找他商量，信任他的深思熟虑。

六个月前，巴比特听说那个叫做林顿的尚未定型的住宅区有个叫阿奇博尔德·珀迪的食品商，打算在他原来的食品店旁边开一家肉店。巴比特调查了附近地皮的产权情况，发现珀迪现在的商店的地皮是他自己的，旁边的一块却不是。他劝康拉德·莱特化一万一千元买下这块地，虽然根据租金估算一下，地皮价值不超过九千元。巴比特说目前的租金太低，等一个时期之后，他们能让珀迪按他们的要价付钱（这就是远见）。经他好说歹说，莱特买下了这块地皮。作为莱特的经纪人，巴比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提高那块地皮上的破

旧铺面的租金。租户讲了许多难听的话，但最后还是照付。

这下子珀迪似乎打算买了，但他的延误害他多花了一万元——这就是社会付给康拉德·莱特先生的酬报，因为他独具慧眼，聘请了一个懂得论据、战略价值、关键形势、估价过低和推销心理学的掮客。

莱特兴高采烈地来参加会谈。今天上午他很喜欢巴比特，称他为“老伙计”。食品商珀迪长鼻子，神情严肃，似乎并不器重巴比特的远见，但是巴比特还是在事务所大门口等他，领他向专用办公室走去，一路热情地招呼说：“这边走，珀迪兄弟！”他从卷宗柜里把整盒雪茄取来，再三请客人们抽。他把他们的椅子向前移了两英寸，又朝后挪了三英寸，显得特别客气，然后靠在自己的写字椅上，一副肥头大耳的欢乐神态。但是他对那个懦弱的食品商说话时口气却很坚决。

“珀迪兄弟，你铺子旁边的那块地皮，有几个肉店老板和别的人都有意思想买，出了好价钱，可是我劝莱特兄弟说，我们应该先给你一个机会。我说：‘如果有谁跑来，就在隔壁开一家兼卖肉的食品商店，抢了珀迪相当兴隆的生意，那未免太不象话了。’尤其是——”巴比特朝前凑凑身子，声音变得刺耳了，“——如果那些购货自运的联号商店在那里开一个分号，在挤垮竞争对手之前把售价订得比成本还低，逼得你走投无路，那就更糟糕了！”

珀迪从口袋里抽出那双瘦削的手，提提裤子，又插回口袋，在那张沉重的橡木椅子里往后一靠，椅子前腿稍稍离了

地，他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憋足劲说：

"是啊，那种竞争不好对付。可是我想你并不了解地区商店的个人特色是有号召力的。"

了不起的巴比特微微一笑。"一点不错。老兄，正如你说的。所以我们认为应当让你先有机会。好吧，那么——"

"听我说，"珀迪带着哭音说，"我确实知道就在我铺子附近有一块地皮，面积大小差不多，八千五百元左右就卖了，那是前两年的事，现在你们这些人要我两万四千元！我得抵押借款才凑得出这笔钱——让我付一万二问题不大——可是天哪，巴比特先生，你开的价钱贵出一倍！如果我不接受，就威胁要挤垮我的买卖！"

"珀迪，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不喜欢你这么说。居然认为莱特和我卑鄙到了要毁掉别人的程度，难道你不想想泽尼斯的人都发达起来对我们也有利吗？这是题外话了。现在听听我们的打算：我们让些价，只要两万三——五千付现款，其余作为抵押——假如你打算把旧屋推倒重盖，我想我能请莱特按优惠条件给你营造贷款。老兄，我们乐意为你效劳！我们跟你一样，也不喜欢那些外国食品商来搞托拉斯！可是总不能指望我们光为了乡土情谊牺牲一万一千块钱吧！怎么样，莱特？你愿意让价吗？"

巴比特热心地替珀迪说话，终于让助人为乐的莱特先生把价钱压到两万一千元。恰到好处的时候，巴比特从抽屉里取出他一星期前就让麦高恩小姐打好的合同，塞在珀迪手里。他亲切地甩甩自来水笔，确定能写，然后交给珀迪，赞

同地望着他签名。

大功告成。莱特赚了九千多元，巴比特拿到四百五十元佣金，珀迪通过现代金融精密的机制获得了一个做生意的地盘，要不了多久，林顿的快乐的居民将得到大量肉类供应，价格稍稍比市中心高一点。

这是一场男子汉的搏斗，结束之后，巴比特精疲力尽了。在他盘算已久的计划中，唯有这一回合最为紧张。此外只剩下一些租赁、估价、抵押的事务工作。

他自言自语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干的，大部分好处却给莱特那个老吝啬鬼得去，想起来就气人！嗯——今天还有什么事要做？……真想好好休一个假。汽车旅行之类的活动。"

他想起和保罗·里斯林一起吃午饭的事又来劲了，倏地站了起来。

第五章

一

在一个半小时的午餐时间里，事务所没有巴比特就会无所适从，所以他离去前的准备工作几乎象策划一次欧洲大战那么深思熟虑。

他不耐烦地对麦高恩小姐说："你什么时候去吃午饭？也好，一定要等班宁甘小姐来了你才离开。告诉她说，如果威登费尔特打电话来，就讲我已经在调查产权问题。对，明天提醒我，让彭尼曼去查一下。如果有谁要找便宜的房子，别忘记我们得把班戈尔路的那幢房子推出去。你有事找我的话，我在运动俱乐部。呃——呃——我两点钟可以回来。"

他掸掉坎肩上的雪茄烟灰。他把一封很难回答的信放在那堆待处理的文件上，打算当天下午处理。（他把同一封信放在待处理文件堆上已经是第三次了。）他在一张黄色的衬垫纸上潦草地记下："查公门。"这一来觉得很舒服，仿佛已经查看了公寓的房门。

他发现自己又点了一支雪茄。他扔掉说："该死，我以

为你已经戒烟了呢！”他勇敢地把雪茄烟盒放回卷宗柜，上了锁，把钥匙藏在一个更难找的地方，狠狠地说：“我应该关心自己。需要增加一些运动——每天中午步行到俱乐部去——对，我该这么做——每天中午——别老是坐汽车。”

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他觉得自己堪称典范。随即他又决定今天中午时间太迟，步行来不及了。

其实俱乐部离事务所只有三条半街，发动汽车，在交通繁忙的街上行驶，比步行还要多花一点时间。

二

他驾驶时用亲切的眼光望着两旁的建筑。

陌生人突然来到泽尼斯的商业中心，很难说出自己是否在俄勒冈、佐治亚、俄亥俄、缅因、俄克拉何马或者曼尼托巴的城市里。但是在巴比特看来，每一英寸土地都有个性，使他激动。跟往常一样，他注意到路对面的加利福尼亚大楼比他事务所所在的里夫斯大楼矮三层，因而美观方面也差三截。跟往常一样，当他经过帕特农擦鞋店的时候，看到那座一层的平房挨在老加利福尼亚大楼花岗石和红砖的庞然大物旁边，象是悬崖下面的一个海滨更衣室，他总是说：“哎，今天下午我得擦擦皮鞋。老是忘记。”到了简便办公家具商店和国民现金记录机经销处，他渴望买一台口述录音机和一台带计算机的打字机，正象诗人渴望自己的作品能以四开本刊印，医师渴望得到镭一样。

到了诺比男子用品商店前，他左手从方向盘上挪开，摸摸领结，他认为自己是那种喜欢买昂贵的领带，“并且付得出现钱的人”；到了金碧辉煌的联合烟店，他想：“我是不是该买些雪茄——傻瓜——又忘啦——我得少抽烟。”他瞧瞧他的开户银行——矿业畜牧国民银行——心想自己和一个用大理石装潢得这么富丽堂皇的机构有往来，是多么聪明稳当。在车水马龙的交通中，当他被阻在高耸的第二国民大厦下面的街角上时，他的得意时刻到了。他的汽车和另外四辆汽车排成一行，象一个剑拔弩张的骑兵队。横马路上的车辆：高级轿车、庞大的运货车、延绵不断的摩托车纷纷驶过；在更远一些的街角上，一座新建筑的被阳光照得耀眼的骨架上铆钉气锤在轰响；在这场龙卷风中突然闪现一张熟悉的面庞，一个促进者俱乐部的会员嚷道：“你好，乔治！”巴比特友好地挥挥手，警察抬起手时，他随着车流驶去。他注意到自己的汽车起动很快。他觉得自己高明有力，仿佛一只光溜的钢梭在巨大的机器中射过。

跟往常一样，他对前面两个街区不屑一顾，那些地方还没有重建，仍旧是一八八五年的泽尼斯的尘垢破败的景色。当他经过廉价商店，达科他寄宿所，分间出租给人住宿和给算命先生、按摩大夫营业的康科迪亚大楼时，他盘算自己挣了多少钱，有几分自负，又有几分担忧，反复揣摩那些老的数字：

“今天上午莱特那笔交易有四百五十元。不过还没有扣掉所得税。我们算算看：今年我应该净赚八千元，存起一千

五——不，如果盖汽车房就不行了——我们算算看：上个月净得六百四，六百四乘十二——得出——嗯：六乘十二是七千二——管它的，反正我能挣八千——嘿，那倒不坏；一年挣八千的人太少了——八千块响当当的现钱——全美国比乔治大叔挣得多的人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算是冒尖的了！可是——开销太大——家里的人浪费汽油，穿戴得象百万富翁似的，每个月还得给妈妈寄八十元——这些速记员、推销员能从我这里多捞一分钱都是好的——”

经过一番科学的预算编制，他既觉得自己富得神气，又穷得危险，正在这么盘算时，他把车停下，匆匆走进一家卖报刊杂货的小铺子，买了那个他向往一星期之久的电气雪茄点燃机。为了逃避良心责备，他故意装出大大咧咧的样子，大声对售货员说：“买了这玩意儿省下火柴钱，还是化得来的，呃？”

点燃机很精致，镀镍的小圆柱，外壳几乎是银的，可以安在他汽车的仪表板上。它不仅象柜台牌子上说的那样，“精巧美观，绅士汽车里添置后更为气派”，并且是个可贵的节约时间的东西。有了它，就不必停车划火柴了，一两个月里很容易节约十分钟时间。

他继续驾驶时，朝它瞥了一眼。“真不错。我一直想买，”他快活地说，“抽烟的人本来就该有一个。”

这时他想起自己已经戒烟了。

“真混！”他懊悔地说，“嗯，我想我偶尔还是抽一支雪茄的。此外——对别人也是很大的便利。碰到交易谈得不

投机的时候，也许正是这玩意能使气氛融洽起来。确实很漂亮。真是个精巧的小东西。够气派的。我——我是有条件买的！全家只有我一个人艰苦朴素，我何苦来着！”

这样，他带着宝贝，经过三条半街的冒险，到了俱乐部。

三

泽尼斯运动俱乐部和运动没有关系，也不完全是个俱乐部，不过在泽尼斯化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它有一个活跃和烟雾迷漫的弹子房，有自己的垒球和足球代表队，还有游泳池和健身房，十分之一的会员断断续续地利用其中的设施企图减肥。三千会员中极大多数把它当作咖啡馆，在里面吃吃饭，玩纸牌，闲聊天，会见主顾，宴请进城来的大叔大伯。它是本市最大的俱乐部，它主要的冤家对头是保守成性的联合俱乐部，运动俱乐部的有身份的会员都管它叫做“糟糕、差劲、势利、费钱的破地方——里面没有随和的人——倒贴我钱我都不参加”。统计数字表明，运动俱乐部的会员被推荐参加联合俱乐部时，没有一个拒绝的，参加之后，百分之六十七的人退出了运动俱乐部，于是联合俱乐部沉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休息厅里便可以听到他们说：“运动俱乐部如果不那么随随便便吸收会员的话，原可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饭店。”

运动俱乐部的建筑是一幢九层的黄砖大楼，上面有一个

郁郁葱葱的屋顶花园，底下是带粗大的石灰石圆柱的门廊。休息厅有多孔的卡昂石柱子、尖拱顶、仿佛烤透的面包庞似的褐色瓷砖地，既象大教堂的地窖，又象设在地下室的啤酒馆。会员们进休息厅时都匆匆忙忙，似乎进商店买东西。巴比特也是这么进去的，对站在雪茄烟柜台前面的那堆人高声招呼说："怎么样，伙计们，你们都好？哎，哎，今儿天气不坏！"

那几个人也高声回答——其中有煤商弗吉尔·冈奇、帕切尔－斯坦百货公司妇女成衣进货员西德尼·芬克尔斯坦，还有约瑟夫·庞弗里教授。庞弗里开办了里特威商业学院，自己担任演讲学、商业英语、电影剧本写作和商业法的教学工作。巴比特虽然钦佩庞弗里的博学多才，欣赏芬克尔斯坦"进货精明、花钱大方"，但对冈奇最有好感。冈奇先生是当地促进者俱乐部的主席，那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以促进商业、增强会员之间的友谊为宗旨，每周聚餐一次。他还是保护麋鹿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据说下次选举主席时，他将是候选人之一。他性格开朗，喜欢演讲，和文艺界混得很熟。著名的演员和歌舞艺术家来到泽尼斯时，他去访问，请他们抽雪茄，称兄道弟，有时候居然把他们请到促进者俱乐部聚餐会来，免费演些节目。他身材高大，剪个平头，了解最近的笑话，可是打扑克时却把牌贴在胸前。巴比特今天的烦躁不安，毛病就出在昨晚他家的聚会。

冈奇嚷道："我们的老布尔什维克好吗？昨晚玩了之后，今天早晨觉得怎么样？"

“哦，伙计！头有点痛！玩得很快活，弗吉尔！希望你没有忘记最后那副牌是我赢的！”巴比特也嚷道。（他离网带有五英尺远。）

“没问题！下次瞧我的，乔治！喂，你看到报上说纽约州议会怎么和赤色分子顶牛吗？”

“当然看到了。那不是很好吗？今天天气不坏。”

“是啊，极好的春天天气，不过晚上仍旧很冷。”

“你说对了！昨晚睡在回廊里要盖两条毯子。喂，西德尼，”巴比特转向进货员芬克尔斯坦说，“我有两件事要问你。今天中午我出来时买了一个装在汽车里的电气雪茄点燃器——”

“好家伙！”芬克尔斯坦说道。这时候连那个有学问的庞弗里教授也插嘴了：“那是个时髦的配件。雪茄点燃器给仪表板增添光采。”庞弗里教授身材圆胖，穿着一件椒盐色的燕尾服，嗓音象管风琴。

“嗯，我终于决定买一个。是市上最好的，售货员这么说。花了五块钱。不知道是不是买亏了。百货公司里这类东西卖多少钱，西德尼？”

芬克尔斯坦宣称五块钱不算太贵，真正高级的点燃器，只要镀镍均匀，用料讲究，不能算贵。“我老说买好货不吃亏——这是我根据相当广泛的商业经验得出的结论。当然，如果有人要做吝啬鬼，也能买到便宜的次货，但是到头来，最好的货色才是最便宜的！且说前不久的事吧：我的旧汽车换了顶篷和座垫面子，付了一百二十六元五角，当然有许多人

会说太贵了——天哪，假如给那些老派的人知道——他们生活在偏僻的乡下小镇，根本不能理解城里人的思想方法，他们当然吝啬，假如他们知道西德尼一下子花了一百二十六块钱，准会当场晕倒。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吃亏，乔治，一点都不亏。现在我的汽车象新买的——当然，本来也不太旧，我买了还不到三年，但是我用得凶；没有一个星期日不是行驶一百英里以上的——哦，我认为你一点不亏，乔治。到头来，你可以说最好的东西毫无疑问是最化得来的。”

“一点不错，”弗吉尔·冈奇说，“我也是这么看的。假如一个人过着我们泽尼斯这里的紧张生活——象促进者俱乐部和这个运动俱乐部许多生龙活虎的人一样，整天东奔西走，动足脑筋，他当然什么都得用最好的，可以省事省心。”

冈奇声如洪钟，抑扬顿挫，巴比特连连点头；说到最后，冈奇出名的风趣简直叫巴比特倾倒，

“顺便说一句，乔治，我不知道你居然还买得起那玩意儿。听说自从你盗卖了伊桑公园的限定所有权之后，政府已经注意上你的买卖了！”

“哦，你真会说笑话，弗吉尔。提起玩笑，据说你偷了邮政局门口的黑色大理石阶，冒充优质硬煤卖了！”巴比特高兴地拍拍冈奇的背，摩摩他的胳臂。

“那问题不大，不过我想知道的是哪个房老虎买下了那批煤，给他的公寓房屋使用？”

“这下你没辙啦，乔治！”芬克尔斯坦说，“不过我倒可以把我听到的事讲给你们听：乔治的太太到帕切尔百货公

司男衣部替他买些硬领，她还没有说出颈围的尺寸，营业员已经拿出几个十三号的给她。'你怎么会知道尺寸的?' 巴比特太太问道。营业员回答说：'让老婆替他们买硬领的男人总是用十三号的，太太。' 怎么样，这个笑话不错吧，呃？我想这下把你给治啦，乔治!"

"我——我——"巴比特想找些友好的骂人话作为答复。他突然盯着门口不说了。保罗·里斯林刚进来。巴比特大声说："回见，伙计们。" 他匆匆穿过休息厅向门口走去。这时候，他既不是睡在回廊里的那个生气的小孩，也不是早餐桌上的家庭暴君；既不是莱特-珀迪会谈时那个狡猾的货币兑换商，也不是运动俱乐部的大声嚷嚷、有说有笑的好好先生。他仿佛是保罗·里斯林的大哥哥，随时准备保护他，对他怀有一种自豪和轻信的情意，超过了女人的爱慕。保罗和他一本正经地握了手；他们腼腆地笑笑，似乎不是三天而是三年没见面了——接着互相招呼说：

"你好吗，老盗马贼？"

"我觉得不错。你呢，你这个可怜的小东西？"

"我好极啦，你这块处理品奶酪。"

经过这样亲切致意之后，巴比特咕哝说："你可真好，迟到了十分钟!" 里斯林回敬说："一位绅士和你共进午餐，是赏你脸!"他们两人都咧嘴笑了，走进罗马式的盥洗室，里面有一溜脸盆嵌在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板上，前面是一面大镜子，人们俯身洗手时仿佛对自己的形象顶礼膜拜。低沉、自信、命令式的声音冲击着大理石墙壁，从淡紫色镶边、乳白色瓷砖

砌的天花板上反射回来，市里的大亨，保险业、法律界、肥料业和汽车轮胎业的巨头们替泽尼斯制订着规矩；宣称天气暖和——无可争辩地已经到了春天；指出工资太高、抵押贷款的利息太低；垒球明星巴比·鲁斯是个了不起的人；“本周高潮歌舞剧院那两个演员确实讨人欢喜。”巴比特平时的声音最自信，最咄咄逼人，现在却一言不发。在那个高身材、黑皮肤、沉默寡言的保罗·里斯林面前，他有点局促不安，他宁肯不声不响，坚定老练一点。

运动俱乐部的门厅是哥特式建俱，盥洗室是罗马帝国式，休息厅是西班牙传教团式，阅览室是中国奇本达尔式，但俱乐部的精华在餐厅，那是泽尼斯最忙的建筑师费迪南德·里特曼的杰作。餐厅高大明亮，用了大量木制品装修，窗扉是都铎式铅条镶嵌花玻璃，有一个凸肚窗，一个不常使用的乐师演奏的回廊，壁毯的图画据说是描写授与大宪章的情景。明梁是杰克·奥法特的汽车车身制造厂手工雕刻的，铁铰链是手工制的，护壁板上的装饰木钉也是手工制的。餐厅的一头是一个饰有纹章的、出檐的石壁炉。俱乐部的宣传品说，这个壁炉比欧洲任何古城堡的壁炉都大，烟道设计的科学性更不是古城堡的壁炉可以相比。此外，还清洁得多，因为里面从没有生过火。

桌子有半数是厚实的大桌面，可以坐二、三十个人。巴比特通常坐在靠近门口的那一张，同桌的有冈奇、芬克尔斯坦、庞弗里教授、他的邻居霍华德·利特菲尔德、诗人兼广告代理人朱姆利·弗林克，还有奥维尔·琼斯，他开设的洗

衣房在许多方面说来都算是泽尼斯最好的。他们在俱乐部里形成一个小俱乐部，快活地自称为“粗鲁汉”。今天，当巴比特打他们桌子边走过时，粗鲁汉们招呼他说：“来啊，一起坐！你和保罗眼界这么高，不愿意跟穷哥们一起吃饭吗？你怕有人敲你竹杠，让你请喝一瓶比伏酒吗，乔治？你们这些阔佬越来越见外啦！”

巴比特大声说：“一点不错！我们可不愿意给人看见同你们这些吝啬鬼在一起，坏了我们的名誉！”他领着保罗向乐师回廊下面的一张小桌子走去。他觉得惭愧。在泽尼斯运动俱乐部，组成小圈子是很不礼貌的。但是他希望单独和保罗在一起。

早晨他还主张午饭要吃得清淡些，现在他只点了英国式羊排、小萝卜、豌豆、苹果馅饼、一点奶酪、咖啡加奶油，最后总是“呃，哦，再给我来一份法式炸土豆”。羊排端上来时，他使劲往上面洒盐和胡椒粉。吃肉食之前，他总爱洒许多胡椒粉和盐。

保罗和他海阔天空地谈到春天的近似春光的味道，电气雪茄点燃器的优点，纽约州议会的行动。巴比特吃完了羊肉，腻得发慌时突然说：

“今天上午我跟康拉德·莱特做了一笔小交易，挣了五百块钱。真不坏——真不坏！可是——我不知道自己今天是怎么搞的。也许是春天犯困，也许是在弗吉尔·冈奇家里玩得太晚，也许是一冬工作太劳累了，反正整天觉得嘴里难受。对大桌子上的那些人我是不提的，只是跟你说说——你有这

种感觉吗，保罗？总是不带劲：该做的事我都尽力做了；我养家活口，弄了一幢好房子、一辆六汽缸的车子，办起一个相当不错的事务所，除了抽烟之外没有什么坏习气——事实上我已经在戒烟了。我参加教会。为了不发胖，经常打打高尔夫球，只跟正派人有来往。即使这样，我还不完全满意！”

他慢吞吞地说着，邻近桌子上的喧闹，机械地向女侍者调情，自己饱餐后喝咖啡时昏沉的咕咴声，不时打断他的话。他为自己辩解，可又迟疑不决，保罗尖细的嗓音刺破了迷雾：

“天哪，乔治，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人，自以为一帆风顺，事实上并没有乐趣，这对我并不是新鲜事。你的神情象是认为我会告发你犯了煽动罪似的！你了解我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我了解，老兄。”

“我应该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但我现在是油毛毡贩子；还有齐拉——哦，我不喜欢抱怨，但是你跟我一样清楚，她是一个多么叫人头痛的妻子……昨晚的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去看电影。休息厅里有好多人等着，我们排在最后。她在人群中一直往前挤，还理直气壮地说：‘先生，你竟敢这样无礼！’——有时候我瞅着她老是浓妆艳抹，洒足了香水刺人鼻子，没事找事，还不停地嚷嚷：‘告诉你，我是个有身分的太太，该死的东西！’说实话，我真想宰了她！好吧，她一个劲地往前挤，我跟在她后面，脸都没地方搁，她几乎一直挤到最前面有丝绒拦绳的地方。那儿有一个矮小的男人——

也许已经等了半小时——我倒有点佩服那家伙——他转过身，非常有礼貌地对齐拉说：‘太太，你干吗想挤到我前面去啊？’齐拉很干脆——天哪，我真难为情！——她破口大骂：‘你这人不象话！’还把我拖进去，嚷嚷说：‘保罗，这家伙侮辱我！’那可怜的小个子气得想打架。

“我装作没听见——当然，正象在锅炉工厂里装作听不见周围的声音那样！——我朝别处看——我甚至能告诉你休息厅天花板上每一块釉面砖的图案；有一块的棕色斑点活象鬼脸——与此同时，休息厅里挤得象沙丁鱼的人纷纷评论我们，齐拉还在说那个小个子，尖声尖气地嚷嚷：‘招待女士先生们的场所根本不应该让他那号人进来。’‘保罗，请你把经理叫来，我要揭发这个混蛋。’我进了影院厅，躲在暗处之后才算松一口气！

“这种日子经历了二十四年之后，听你暗示说这种甜蜜、干净、体面、高尚的生活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回事，你总不会指望我口吐白沫，吓倒在地吧？除了你之外，这种事我不能对别人说，因为谁听了都会觉得我窝囊。也许我确实窝囊。现在也顾不得了……天哪，总而言之，害你听我发了一通牢骚，乔治！”

“哪里的话，保罗，根本算不上牢骚。我有时候——我老是在麦拉和孩子们面前吹嘘，说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房地产经纪人，但有时候我偷偷地感觉到我根本不是我想假装的那个富翁比尔庞特·摩根。不过如果我哄得你高兴，有点帮助的话，老保罗，我想我死后圣彼得也许会让我进天堂

了！”

“啊，乔治，你是个吹牛大王，是个叫人高兴的心狠手辣的家伙，不过你确实给了我鼓励。”

“你干吗不跟齐拉离婚呢？”

“干吗不！能离就好啦！她根本不给我机会！她才不肯跟我离婚，也不肯背弃我。她一天三顿美餐，中间还来些果仁巧克力，过得太满意了。如果她对我有人们所说的那种不忠就好了！乔治，我不愿意变得那么卑鄙；早在大学里的时候，我认为说得出这种话的人应该枪毙。可是现在如果她真的去跟谁调情，我就高兴死了。可能性太小！当然，她对谁都卖弄风情——你了解她抱着手大笑的模样——笑的声音刺耳吓人——她哇啦哇啦讲话的神气：‘你这个捣乱的家伙，你还是检点一些为好，不然我的大男人可要找你算帐了！’那家伙便上下打量我一番，心里纳闷。她还会说，‘你这个调皮的小东西，现在就给我走开，不然我给你一巴掌！’她让那男子稍稍过点头，自己得到一些刺激，然后开始扮演清白的人受到损害的角色，大哭大闹：‘我没想到你竟然是那种人。’这类假正经的女人小说里写得很多——”

“这类什么？”

“——可是象齐拉那样精明、狠心、发胖、结过婚的大女人比任何大胆地投入生活风浪的短头发的姑娘都坏——她们总是留一手的！你知道齐拉是怎么样的。她整天唠叨个没完。凡是我能替她买的东西她都要，我买不起的她也要，一点不讲道理。当我忍无可忍要和她摊牌时，她又扮演贤惠女人的

角色，演得那么好，一会儿说：'你干吗说这种话？'一会儿又说：'我不是存心的。'把我搞糊涂了，我受了骗。我告诉你，乔治：你知道我要求不高——至少在吃东西方面是这样的。当然，正如你经常说我的那样，我喜欢抽抽高级雪茄——不是你抽的卡巴戈花牌——"

"你说到哪里去了！那个牌子价廉物美。顺便提一句，保罗，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基本上决定戒烟了——"

"告诉过——再说，假如我得不到我喜欢的东西，没有的话也可以凑合。让我吃煎糊的牛排、饭后吃罐头梨子和店里买来的蛋糕当作点心，我都不在乎；但是齐拉脾气那么坏，以致厨娘实在呆不下去了，而她整个下午披着脏睡袍，坐着看什么描写西部英雄好汉的小说，忙得没有时间做饭，要我对她有好感却办不到。你老是谈什么'道德'——我想你指的是一夫一妻制。你在我面前总是摆出耶稣基督的样子，但你实质上是个傻瓜。你——"

"那从何说起，老兄？我对你说——"

"你喜欢装出认真的样子，告诉全世界：'可靠的生意人有责任在道德方面做到一丝不苟，成为社会的表率。'事实上你对道德太认真了，乔治，以致我不愿意想你骨子里准是多么不道德。当然，你尽管——"

"等着！你这是——"

"可以侈谈道德，老家伙，可是说实话，如果没有你，如果晚上不偶尔拉拉小提琴，和特里尔·奥法雷尔的大提琴来个二重奏，如果没有跟三、四个漂亮的姑娘在一起让我忘

掉这种所谓"正派生活"的天大的笑话，好几年前我就自杀了。

"至于说起生意！油毛毡生意！盖牛棚用的油毛毡！哦，我并不是说我没有从生意买卖中得到不少乐趣；当我作弄工会，有一笔巨额进帐，看到生意发达起来时，我还是高兴的。但那有什么用？你明白，我的买卖不是销售油毛毡——主要只是不让我的竞争对手销售油毛毡。跟你一样，我们所做的只是尔虞我诈，让众人付出代价！"

"听我说，保罗！你越讲越象在宣传社会主义了！"

"噢，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我想不是。竞争——优者获胜——适者生存——不过我指的是：拿我们认识的人来说，就拿现在俱乐部里的那些人来说，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生意十分满意，他们促进泽尼斯和商会，要使泽尼斯发展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我打赌，假如你能剖开他们的脑袋，你就会发现三分之一的人确实对他们的老婆、儿女、朋友和工作感到满意；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有点烦躁不安，但不愿意承认；还有三分之一十分不满，自己也意识到了。他们憎恨这种拼死拼活、一个劲往前赶的生活，他们厌烦他们的老婆，认为家里人是一批傻瓜——他们至迟到了四十或四十五岁就会厌烦——他们憎恨生意买卖，结果——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秘的'自杀案呢？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殷实公民会毫不犹豫地从军打仗？你认为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原因吗？"

巴比特哼了一声："你指望什么呢？你认为我们生到世

界上来是专门过舒服日子，优哉游哉的吗？你认为人生注定是幸福的吗？”

“干吗不？虽然我从来没有发现有谁了解人生的真谛！”

“嗯，我们知道——不仅《圣经》上这么说过，并且还合乎情理——尽管责任有时使人厌烦，但不履行责任，不认真工作的人什么也不是，只能是懦夫。不折不扣的废物！而你宣扬什么呢？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如果一个人的老婆叫他厌烦，你真的认为他有权利抛弃她，自己跑掉，或者甚至自杀吗？”

“老天，我可不知道男人有什么‘权利’！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厌烦。假如我知道，我就成了掌握生活对策的唯一的哲学家了。但是我知道男人十有八九认为生活沉闷无聊，承认这一点的人十个中间只有一两个；我还相信，假如我们不是安分守己、忠贞不贰地混六十年，然后安分守己地老死，而是偶尔发作一下，承认生活沉闷，我们也许生活得更有乐趣。”

他们陷入了错综纷纭的思索。巴比特辗转不安。保罗胆子很壮，但自己也说不出在哪方面胆壮。巴比特不时突然同意保罗的看法，推翻了自己平时宣扬的责任感和基督徒式的安分守己，每次承认时都感到一种奇特的、不顾一切的欣快。他终于说：

“喂，老保罗，你总是说要反潮流，可你从来没有反过。你干吗不反呀？”

“谁也不这么干。习惯势力太强大了。不过——乔治，

我一直在考虑一个无伤大雅的把戏——哦，别担心，一夫一妻制的卫道士；我的打算完全正当。现在已经考虑成熟了——齐拉老是闹着要去纽约和大西洋城气气派派地度一个假期，过过灯红酒绿、跟舞男们厮混的生活——可是巴比特和里斯林夫妇可以去萨那斯广湖，对吗？你我干吗不找个借口——比如说在纽约办些公事——比她们早四、五天到缅因州，自由自在地玩个痛快？”

“对，好主意！”巴比特佩服地说。

十四年来，他去外地度假时没有一次是不带妻子的，他们两人谁都不相信他们能干出这么大胆的事。运动俱乐部不少会员确实也有不带妻子去远足宿营的，不过他们是正式去钓鱼和打猎的，而巴比特和保罗·里斯林的神圣不可改变的运动是打高尔夫球、开车兜风和玩桥牌。无论对钓鱼的人或者打高尔夫球的人来说，改变他们的习惯就等于坏了他们自己订出的规矩，使所有思想正直、按部就班的公民感到震惊。

巴比特横下心说：“我们为什么不坚决一点，干脆宣布：‘我们比你们先去，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样做并不犯法。干脆对齐拉说——”

“对齐拉说话可不能干脆。乔治，她几乎是象你一样的道德家，如果把实话告诉她，她会认为我们去纽约会什么女人。即使麦拉——她从不象齐拉那样跟你唠叨——也会不放心的。她会说：‘你不要我跟你一起去缅因吗？如果你不要我去，我就不应该存这种妄想。’为了照顾她的感情，你只好

让步。真见鬼！我们玩玩滚木球吧。”

玩球时，保罗一声不吭。他们从俱乐部出来，走下台阶时（只比巴比特严肃地告诉过麦高恩小姐的他回事务所的时间迟了半小时），保罗叹了一口气：“听我说，老兄，刚才我不应该这样讲齐拉。”

“得啦，老兄，这样可以发泄一点怨气。”

“我知道！整个中午我都在嘲笑习俗的东西。我自己也不能免俗，把自己无聊的烦恼捅出来，觉得丢人！”

“保罗，你的神经有点不对头。我要带你到别的地方去散散心。这件事由我来安排。我可以说我在纽约市有笔大交易——当然啦！——我需要你在建筑物屋顶方面出些主意！然后说交易吹了，我们没有别的事，只有去缅因州。保罗，到了那时候，你爱怎么干我就不管啦。我当然喜欢有个好名声，被人看成是上层社会的一份子，但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为你抛弃这一切！当然，我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会干什么有损身分的事，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有点笨手笨脚，我需要你的艺术气质！哦，见鬼，我不能整天站在这里闲扯！动手干吧！再见！别犹豫了，保罗！回见！”

第六章

一

那天下午有许多琐事，不能算不愉快，他事情一忙，就忘了保罗·里斯林。他外出期间，事务所仿佛也应付过来了，他回去看了一下，然后开车带一个有希望的买主去林顿区看一幢四套房间的公寓。主顾很欣赏那个新的雪茄点燃器，使他大为高兴。他三次试新，三次把抽了一半的香烟扔出车外，责备自己说："我再也不能抽这么多烟！"

他们广泛地讨论了雪茄点燃器的各个细节，接着又谈到电熨斗和床上取暖器。巴比特仍旧使用汤壶，为自己的寒伧和守旧道了歉，并且宣布立即要在他睡觉的回廊里按上电源插座。他不大懂机械，但对一切机械器具讴歌赞美，把它们看作真与美的象征。凡是遇到新的、复杂的机械，比如金属加工车床、双嘴汽化器、机关枪、氧乙炔焊枪，他就学到些个响亮的名词，一再使用，有一种懂得技术、行家里手的快活感觉。

主顾跟他一起颂扬机器，两人兴致勃勃地到了公寓，开始察看塑料板瓦、经过防腐处理的门扇和八分之七英寸的暗

钉地板，开始玩弄外交辞令，一会儿故作惊讶，假装不快，一会儿又表示迁就，愿意作出早已决定的让步，以便日后达成交易。

回去时，巴比特在他合伙人兼岳父亨利·汤普森的食橱工厂停了停，接了汤普森上车，一起驶过泽尼斯南区。那是一个热火朝天、喧闹忙碌的区域：空心瓦盖屋顶和嵌铁丝大玻璃窗的新工厂，粘有柏油污迹的阴沉老旧的红砖厂房，高耸的水塔，象火车头似的大红卡车，二十来条繁忙的铁路侧轨上，远程货车来自纽约中央铁路和苹果园、大北方铁路和小麦平原、南太平洋铁路和桔林。

他们和泽尼斯翻砂公司的秘书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艺术规划——替林登路公墓搞一个铸铁围栏。他们又去齐科汽车公司会见了营业主任诺埃尔·赖兰，商量汤普森买一辆齐科汽车享受折扣优待的问题。巴比特和赖兰都是促进者俱乐部的会员，一个会员向另一个会员买任何东西，如果没有折扣，就觉得岂有此理。但是亨利·汤普森咆哮着说："见他们的鬼！我才不点头哈腰，求人家给折扣，谁都不求。"这也是汤普森和巴比特的差别之一，汤普森老式、瘦削、粗鲁、守旧，是舞台上表现的那种美国生意人；巴比特肥胖、圆滑、精明、时髦，几乎十全十美地现代化。每当汤普森带着鼻音说"你在 那 张 字 据上画个押"，巴比特就觉得这种过时的乡土气很可笑，正如正统的英国人觉得美国人可笑一样。他知道由于教养关系，自己比汤普森更有审美观念，更敏感。他是大学毕业生，他打高尔夫球，往往不抽雪茄而抽香烟，

他到芝加哥去时总是租一个有独用浴室的旅馆房间。“整个问题在于，”他向保罗·里斯林解释说，“这些老古板缺乏今日社会必须具备的敏感性。”

文明的进步也可能走过头，巴比特这么想。齐科的营业主任诺埃尔·赖兰是个轻浮的普林斯顿学院毕业生，巴比特却是大百货公司的标准好货，也就是说，他是州立大学的毕业生。赖兰用鞋罩，写长篇大论的信件阐述他对城市规划和合唱团的意见，尽管是促进者俱乐部的会员，据说口袋里经常揣着外文诗歌的小册子。这一切都做得太过分了。亨利·汤普森是偏狭性的极端，诺埃尔·赖兰却是轻浮的极端，中间则是巴比特和他的一帮朋友，他们是本州的支柱，他们维护福音派新教会，维护幸福的家庭和殷实的生意买卖。

巴比特带着这种正确的自我评价和汤普森买汽车可以得到折扣优待的承诺，得意扬扬地回到了事务所。

但是，他穿过里夫斯大楼的过道时，叹气说：“可怜的保罗！我得——哦，该死的诺埃尔·赖兰！该死的查尔斯·麦凯尔维！他们就因为挣的钱比我多，自以为多么了不起。我死也不愿意参加他们的死气沉沉的联合俱乐部！我——今天不知怎么搞的，我不想回去干活。好吧——”

二

他回了人家打来的电话，看了四点钟的邮件，签发了上午的信，同一个房客谈论了房屋修理的问题，同斯坦利·格

拉夫争了一场。

外勤推销员，年青的格拉夫，老是暗示说应当给他提高佣金，今天又抱怨说："如果我办成了海勒那桩买卖，我认为应该给我一笔奖金。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为这件事奔波。"

巴比特时常对他妻子说最好是"哄哄事务所的雇员，让他们高高兴兴；不要叱责他们，把他们惹恼——这样可以让他们多干一些活。"但是今天格拉夫这种空前的不领情的言语刺伤了他，他冒火了：

"喂，斯坦利，咱们把事情说说明白。你大概以为买卖全是你一个人做的。你这种想法是哪里来的？假如你没有我们的资本替你撑腰，没有我们的房地产清单，没有我们替你找的有希望的主顾，你又有什么能耐？你干的事只是按照我们提供的线索，敲定买卖罢了。有了巴比特－汤普森事务所的名单，看门的也能做交易！你说你跟一个姑娘订了婚，但是晚上的时间用来找主顾了。好吧，那又有什么不对头？你想干什么呢？拉住她的手干坐着吗？我对你说，斯坦利，假如你那位是个好姑娘，她知道你在外面奔波，挣些钱来准备安个家，而不是谈情说爱，她反而会高兴的。那种多干了工作就有意见，那种喜欢把晚上的时间用来看无聊的小说，或者缠住一个姑娘，谈些废话、傻话的人，可不是我们这里需要的勤勤恳恳、精力充沛、有前途、有远见的年轻人。你说呢？说到头，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想多挣些钱，成为社会上有责任感的成员呢，还是想当一个没有志向、没有干劲的游手好闲的人？"

格拉夫不象往常那样顺从远见和理想。"我当然想多挣些钱！正因为那样，我才要奖金！说实话，巴比特先生，我不是放肆，可是海勒这幢房子实在太糟糕了。没人看得上眼。地板朽坏了，墙壁也满是裂缝。"

"那正是我要说的！对一个热爱自己一行的推销员来说，象那样的难题才能激励他尽力干。此外，斯坦利——事实上，汤普森和我都反对奖金，那是原则问题。我们喜欢你，我们愿意帮助你结婚成家，但是我们不能对别的雇员不公平。如果我们开了头，给了你奖金，我们不是对不起彭尼曼和莱洛克了吗？干什么事都得一碗水端平，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个事务所里不允许有这种情形！斯坦利，你别以为战争时期不容易找推销员，如今许多人没有工作，不少能干的年轻人乐于进来享受你的机会，不至于把汤普森和我看成是冤家对头，没有奖金就不干活。你说呢，呃？你说呢？"

"嗯——对——当然啦——"格拉夫叹气说，横着走了出去。

巴比特不常和他的雇员争吵。他喜欢向周围的人表示好感；他们对他没有好感时，便使他沮丧。只有他们侵犯他神圣的钱包时，他才会惊恐发火，但是，作为一个喜欢高谈阔论，讲究原则的人，他接着便滔滔不绝地数说自己的美德。今天他一味自称自赞，反而怀疑自己是不是完全有道理。

"说到头，斯坦利已经不是小孩子。不应该对他这么不客气。不过，为了人们自己的好处，偶尔也得责备他们。这

是不愉快的义务，可是——不知道斯坦利是不是恼火了？他在对麦高恩说些什么？”

外间办公室吹来一股憎恨的寒风，破坏了他平时下班回家的舒适感。经理总是尽力争取雇员们的赞许，如今失去了这种赞许，使他苦恼。他往常离开办公室时总是愉快地作出无数琐碎的指示，大意是明天肯定有重要任务，麦高恩小姐和班宁甘小姐最好早点来，他一到办公室千万要提醒他打电话找康拉德·莱特。今晚他离开时故作轻松，却带有歉意。雇员们板着脸，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麦高恩小姐从打字机上抬起头，班宁甘小姐越过帐簿瞪着，马特·彭尼曼在凹室写字台后面伸长了脖子，斯坦利·格拉夫沉着脸，毫无表情，巴比特怕看他们，正象一个暴发户怕看到他总管家的破旧的房子那样。他不愿意他们在背后笑他，他竭力装出满不在乎的高兴的样子，友好地大声打招呼，可怜巴巴地溜出门口。

他从史密斯街看到“繁花”高地的迷人景象——红瓦或绿塑料板盖的屋顶，闪亮崭新的日光室和洁净的墙壁，这时候他的烦恼都抛在脑后了。

三

他在他的学者邻居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家门口停了车，告诉利特菲尔德说白天虽然象是春天，晚上还可能很冷。他进屋对他妻子嚷道：“你在哪里呀？”但并不特别想知道她在哪里。他检查了草坪，看看烧炉工人耙得是否认真。他相当称心

地同巴比特太太、特德以及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在这件事上进行了大量讨论之后，得出结论，认为耙得不够认真。他用他老婆的最大的裁衣剪刀剪掉了两丛野草；对特德说雇一个烧锅炉的人毫无道理："象你这样的大小伙子，里里外外的事都应当干了。"私底下他想，让街坊知道他这么发达，儿子不需要干家里的活，也是惬意的。

他站在回廊上做当天的体操：两分钟的两臂平展运动，两分钟的举臂运动，嘴里还喃咕说："应该多锻炼锻炼，以免发胖。"然后进屋去看看要不要换了衬衣领子再吃晚饭。跟往常一样，显然不需要换。

那个体格健壮的立陶宛－克罗地亚女用人敲响了开饭的小锣。

今晚的烤牛肉、烤土豆和菜豆做得好极了，他概括地谈了当天气候的进展情况，四百五十元佣金，同保罗·里斯林共进的午餐，以及新的雪茄点燃器经过证实的优点，谈得兴起，说出了他的慷慨的设想："我打算买一辆新车。明年不一定有条件买，不过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大女儿维隆娜嚷了起来："哦，爸爸，你要买的话，干吗不买一辆轿车？那才气派！轿车要比敞篷车舒服多了。"

"唔，我可不那么想。我比较喜欢敞篷车。可以多呼吸新鲜空气。"

"得啦，那是因为你从没有坐过轿车。咱们买一辆吧。轿车神气多了。"特德说。

"坐有顶篷的车衣服会整齐些。"巴比特太太说。"头

发不会吹得乱七八糟。”维隆娜说。“那要时髦多了。”特德说。小女儿婷卡嚷道：“咱们买一辆轿车！玛丽·埃伦的爸爸就有。”特德总结说：“现在谁都有轿车，除了我们！”

巴比特瞅着他们：“我想你们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备汽车并不是让你们做子女的摆出百万富翁的威风！此外，我喜欢敞篷车，夏天晚上可以把篷放下来，出去兜兜风，呼吸些新鲜空气。再说——轿车要贵得多。”

“哎呀，多贝尔布劳家既然买得起，我想我们也买得起！”特德怂恿说。

“哼！我一年挣八千，他只挣七千！可是我不象他那样一下全花光，大手大脚，随便浪费！我不喜欢那种为了出风头，不把钱当钱——”

他们热烈地、相当彻底地讨论了流线型车身、爬坡能力、辐条车轮、不锈铬钢、点火系统和车身漆色等等问题。这远远超过了研究交通工具的范畴，而仿佛是争取骑士等级的问题。在泽尼斯这个城市，在粗俗的二十世纪，一个家庭的汽车精确地显示了它的社会等级。巴比特小时候向往当上总统。他儿子特德如今向往的是一辆帕卡德牌十二汽缸的汽车，以便在有车的绅士阶层中占一席稳固的地位。

巴比特谈起新汽车赢得了全家的好感，当他们理解到他今年不打算买时，好感开始烟消云散。特德哀叹说：“真糟糕！那辆旧车子仿佛长了跳蚤，老是抓呀挠呀，漆皮全掉了。”巴比特太太心不在焉地说：“你不该这样对爸爸说话。”巴比特冒火了：“你既然是了不起的绅士，是时髦人

物，那你今晚不必用那辆车了。”特德辩解说：“我不是那意思——”晚饭象往常那样在愉快的气氛中继续下去，直到巴比特最后说：“得啦，我们不能整晚坐在这里。得让女用人收拾饭桌。”

他又烦躁起来。“瞧这一家子！我不明白，我们怎么都会自寻烦恼。我真希望到什么地方去，独自待着……保罗……缅因……穿条旧裤子，随便溜达，自由自在。”他小心翼翼地对他妻子说：“最近我同纽约一个人在联系——他要我去跟他谈一笔房地产交易——夏天之前恐怕不至于实现。希望别凑到我们和里斯林夫妇准备去缅因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一起去旅行就太糟糕了。好吧，现在担心也没用。”

刚吃完晚饭，维隆娜就溜了，没有引起议论，只有巴比特有口无心地说了一句：“你干吗不喜欢待在家里？”

在起坐室沙发的一角，特德开始做家庭作业：平面几何，古罗马西塞罗的讲演，欢喜神科莫斯的使人痛苦的隐喻。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们学弥尔顿、莎士比亚、华兹华斯以及所有这帮古人的废旧货色。”他反对说，“哦，如果有漂亮的布景和豪华的服装道具，让我看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倒还凑合，可是让我冷冷清清地坐着看剧本——这些老师——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的？”

巴比特太太在织补袜子，沉思地说：“是啊，我也纳闷。我当然不是说老师或者随便谁的不是，不过我认为莎士比亚写的东西——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我看过多少，但是我年轻时女同学常常给我看一些段落，说真的，确实不太正经。”

巴比特本来在看《鼓吹晚报》上的连环画页，不高兴地抬起眼睛。这些连载的漫画和文字说明是他爱好的文学和艺术，有马特先生用臭鸡蛋扔在杰夫先生头上，有阿妈用擀面杖教训阿爸。他神情严肃得象虔诚的信徒，张着嘴喘大气，每晚每张画都要细看一遍，这时候他最讨厌别人打扰。再说，在莎士比亚的问题上，他认为自己够不上权威。《鼓吹时报》、《鼓欢晚报》、《泽尼斯商会简报》上从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过社论，在这些报刊表态之前，他觉得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但是，即使有陷入陌生沼地的危险，遇到公开的争论他也不能置身事外。

“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让你们读莎士比亚等人的东西。那是因为大学招生考试要考，就是这么一回事！拿我个人来说，我们这个州现代化的中学课程里为什么要塞进这些东西，我也莫名其妙。如果你学商业语言，学学怎么拟广告稿，或者能吸引顾客的信件，对你的好处会大得多。不过既然有这些课程，那就没有什么可谈、可争、可讨论的！特德，你的毛病就在老是想与众不同！如果你上法学院——你会上的！——我没有机会，但是我要设法让你上——你学到的英文和拉丁文全用上都不够。”

“得啦。我看不出法学院有什么用处——上完中学用处都不大。我不太想上大学。说实话，有不少大学毕业的人挣的钱还不如早工作的人挣得多。在中学教拉丁文的希米·彼得斯，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什么‘士’，老是熬夜看许多翻得满是油污的书，讲起‘语言的价值’来滚瓜烂熟，那

个可怜虫每年只挣一千八百元，随便哪一个旅行推销员都不想干他那个工作。我知道我喜欢干什么。我喜欢做个飞机驾驶员，或者开一家极好的大汽车修理厂，或者——昨天有人对我说过——进标准石油公司，给派到中国去，住在篱墙之内，根本不需要干什么活，可以见见世面，看看宝塔、海洋等等！那时候我可以进函授学校。那才是真家伙！你不用在面孔铁板、想在校长面前露一手的老太太那儿背诵功课，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你听听！有些课程绝妙的招生广告，我都剪下来了。”

他从几何教科书后面掏出五十来张家庭自学课程的广告，这是美国商业的活力和远见对教育科学所做的贡献。第一张上面有个年轻人的像，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头发亮得象漆皮，穿着真丝袜。他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前伸，咄咄逼人地伸着食指，听众中间有的胡子灰白，有的大腹便便，有的秃了顶，反正都有智慧和地位的特征，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图象上方是启发教育的符号——不是过时的灯盏、火炬、或者智慧之神密涅瓦的猫头鹰，而是一排美元的符号。文字是这么写的：

$ $ $ $ $ $ $ $ $ $ $

演说术带来了权力和兴旺

俱乐部里讲的故事

我们包教：

如何在联谊会上发言。
如何致祝酒辞。
如何讲故事笑话。
如何向一位小姐求婚。
如何在宴会上谈笑风生。
如何推销商品。
如何扩大词汇。
如何培养坚强个性。
如何成为条理分明、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如何成为**人中英豪！**

你猜那天晚上我在豪华饭店碰见了谁？嘿，就是老弗雷迪·德尔基，我以前工作单位的管运输的办事员——我们老是开玩笑，管他叫耗子先生。有一个时期，他胆小如鼠，在经理面前怕得要死，不管工作干得怎么出色，从没有得到赏识。他居然在豪华饭店！并且要的饭菜非常高级，从芹菜到果仁各种配料一应俱全！往日我们在小饭馆吃饭时，他给侍者搞得局促不安，如今大不相同，他居然象百万富翁那样随便支使侍者！

我小心翼翼地问他目前在干什么。弗雷迪大笑说："喂，老朋友，我想你大概想知道我的近况吧。你一定乐于听到如今我是哪家商号的副经理，在兴旺发达的康庄大道上迈步前进，我满有把握，不久就可以买一辆

十二汽缸的汽车，我妻子在上层社会交际应酬忙得很欢，我的小孩都在第一流的学校念书。

“事情是这样的：我偶然看到一则广告，说是能教人们怎么轻松自信地讲话，怎么答复人们的批评，怎么向老板提出建议，怎么能让银行同意贷款，怎么用机智、幽默、轶事、灵感等等抓住众多的听众。那是演说大师，沃尔多·皮特教授编写的课程。我将信将疑，不过还是写了信（其实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写上姓名住址），向出版商要课程讲义——那是试用性质，不绝对满意的话可以退款。一共八课，简单明了，谁都能看懂，我每晚看一两小时，然后在我妻子面前试试。不久，我发现我对经理说话也轻松自如，工作干得好，都能博得应有的赞扬。他们开始赏识我，提拔得很快。喂，老兄，你猜他们现在给我多少工资？每年六千五百元！我发现我还能当着大量听众谈任何题目，让人听得出神。作为朋友，我劝你去信要他们寄来章程（不承担义务）和精美的艺术图片（不收费用），地址是：

衣阿华州桑鹤匹特

速成教育出版公司

《演说术速成教程》作者

沃·皮特教授

可称为实用文学、心理学及雄辩术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曾在我国几所名牌大学毕业，开课讲学，广泛旅行，著书写诗。皮特教授聪明过人、个性独特，愿向您提供他成材和取得力量的全部秘密，课程简易，不妨碍其它工作。

您是完美无缺的人还是打了折扣的人?

在这方面，巴比特又无章可循，不能作权威性的发言了。汽车或房地产业务中没有说明殷实公民和好好先生对于函授教育应当抱什么态度。他迟疑地说：

“嗯——听来还不坏。能说会道当然是好事。有时候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点天才，我也明白，象钱·莫特那种夸夸其谈的背时货居然在房地产行业中混得下去，原因之一就是他能没话找话，讲得天花乱坠！他们现在提供各种题材、各种科目的课程确实也是聪明办法。不过我对你说：你在自己的学校里就能学到第一流的雄辩和英语课程，没有必要再把好好的钱花在这种玩意上面——再说，你那个学校是全国最大的学校之一！”

“是啊。”巴比特太太舒坦地说。特德却不同意：

“唔，可是爸爸，他们教的废旧货色一点不实用——除了手工、打字、篮球和跳舞——从某些函授课程里，你可以学到各种派得上用处的东西。听听这一则广告：

“‘你能起男子汉的作用吗?

“‘假如你陪你母亲、姊姊或女友在外面散步，有人出言不逊、调笑奚落，而你不能袒护她时，你觉得害臊吗？喂，你能袒护她吗？

“‘我们函授拳击和护身术。许多学生来信说，学了几课之后居然打败了比他们高大的对手。课程从

简单动作开始，可以对着镜子练习——象取硬币似地伸手，俯泳似地挥臂。你不知不觉就学到了科学的打法：出拳、躲闪、抵挡、虚晃，仿佛面前真有对手似的。'

"嘿，多棒呀，我能不喜欢吗！"特德赞不绝口，"我郑重宣布！学校里有个家伙老是说大话，我学了拳击之后找他干一架——"

"废话！胡扯！从没听到过这样无聊的废话！"巴比特发作说。

"好吧，假如我陪妈或维隆娜散步，有人出言不逊或者调笑奚落，我怎么办？"

"那你也许会打破一百码短跑纪录！"

"我才不逃跑呢！哪个粗人敢对我姐姐出言不逊，我就找他算帐，教训他——

"听着，小拳击冠军！如果我发现你跟人家打架，我就揍得你灵魂出窍——我不需要对着镜子做什么伸手取硬币的练习！"

"哎，亲爱的特德，"巴比特太太安静地说，"你这样谈打架不大合适！"

"哎，老天，这未免不识好歹了——假如我跟你，妈，一起散步，有人出言不逊——"

"如果人们待在家里学几何，多关心自己的事，不是老在弹子房、冷饮店和不该去的地方厮混，"巴比特评论说，

“谁都不会对谁出言不逊——”

“可是，爸爸，假如他们确实这样呢？”

巴比特太太说：“假如他们确实这样，我根本不予理睬！此外，也没有人对我说过无礼的话。有些女人常说有人钉她们梢，冒犯她们，可是我才不信呢。再不然就怪她们自己，有些女人瞅着男人的眼神就不对头。我从来没有受到冒犯——”

“哦，妈妈，假设你有一次受到了冒犯！假设一下！难道你不会假设？你不会想象吗？”

“我当然会想象！你说到哪里去了！”

“你妈妈当然会想象——会假设！你认为家里只有你一个人想象力丰富吗？”巴比特责问说，“但是光假设又有什么用？假设从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好处。需要考虑的具体事实已经够多的了，假设毫无意义——”

“你听我说，爸。假设——我是说你设想一下——你在事务所，有个房地产掮客是你的对头——”

“房地产经纪人！”

“——你最恨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走了进来——”

“哪个经纪人我都不恨。”

“假设你恨一个！”

“我不想假设这种事情！我这一行确实有不少人把同行当成冤家，不过如果你年纪再大一点，懂点事，不是整天去看电影，跟那些傻丫头厮混（她们的裙子短得连膝盖也遮不住，香粉胭脂口红抹得象合唱团的姑娘），那你就会懂得

——你就会假设——如果我在泽尼斯房地产界有什么主张的话，那就是我认为我们应当互相客客气气，培养一种友好合作的精神，因此我当然不会假设也不会想象我会恨哪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即使那个卑鄙、吹牛、鬼鬼祟祟的塞西尔·朗特里我也不恨！”

“可是——”

“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如果、而且、可是！可是如果我要揍一个人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对着镜子练什么花式躲闪或者游泳动作，我才不需要那些玩意！假设你在外面，有人侮辱了你，你以为你得象舞蹈教师那样摆好姿势、跳跳蹦蹦吗？你只消一拳把他打翻(至少我指望我的儿子能这样)，然后掸掸手上的灰，继续干自己的事，就是这么回事，根本不需要函授拳击课程！”

“嗯——是啊——我只不过想给你们看看函授课程种类繁多，不象中学里教的东西那样干巴巴。”

“据我所知，学校的体育课也教拳击。”

“不一样。他们让你站着，由一个大家伙取乐，打得你晕头转向，根本没有机会学几手。哼！根本学不到东西！且不谈这个——再听听别的。”

广告确实五花八门。有一则故作惊人之笔，开门见山来个大标题：“钱！钱!! 钱!!!”还有一则宣称：“某先生以前在理发店每周只挣十八元，来信说自从学了我们的课程之后，现在做正骨大夫，收入五千元。”还有一则说：“某小姐前不久还是商店包装工，现在教授我们提供的印度气功和

精神控制法，每天收入十元。”

特德从每年出版的参考书、主日学校的期刊、小说月报和议事录里收集了五、六十则广告。有一个好心人招徕说：“别在社交场合坐冷板凳——活跃一点，多挣些钱——你能凭尤克里里琴或者歌唱打进社交界！根据最新发明的音乐教学法的秘密原理，任何男人、女人或儿童不需要累人的练习、特殊训练或者长期研究，也不必浪费时间、金钱或精力，都能学会看谱演奏钢琴、班卓琴、短号、黑簧管、萨克斯管、小提琴或击鼓，并且学会视唱。”

还有一则标题十分引人：“聘请指纹侦探——收入优厚！”内容是：“精力充沛的男男女女——这是你向往已久的职业。这一行有大钱可挣，迅速改换工作地点，迷人和不可抗拒的兴趣及魅力符合你活跃和富于冒险精神的性格。在解决神秘的疑案和令人迷惑不解的刑事犯罪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主导因素又是何等威风。这一美妙的职业使你有机会同头面人物平起平坐，往往要求出差到外地，也许到遥远的国度——一切费用都可报销。不要求受过特殊教育。”

“嘿！我想这数得上第一了！到处旅行，去抓某一个著名的窃贼该有多好！”特德高声说。

“我对它评价不高。很容易受到伤害。不过学音乐可能很有赚头。某些专门研究效率的专家既然能替工厂设计出增加生产的程序，为什么不能想出某种办法，用它来学音乐就不需要搞那么多的练习了。”巴比特的印象很深，他有一种愉快的父亲般的感情，因为他们作为全家的两个男人能互相

了解。

他继续听函授大学的广告，课程还有短篇小说写作和如何增强记忆力，电影表演和如何培养精神力量，银行业务和西班牙语，手足病治疗和摄影，电气工程和窗户装饰，家禽饲养和化学。

“好，好——”巴比特寻找恰当的词汇来表达他的钦佩，“我真混！以前我也听说函授学校买卖非常赚钱——把郊区房地产生意比得一文不值了——可是没想到它已成为这么重要的行业！肯定可以和副食品与影院行业并列了。我一直在琢磨，该有些聪明人出来在教育方面大干一场，别让那些书呆子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家独占鳌头。是啊，我能理解，这些课程中间有不少使你感到兴趣。我得问问运动俱乐部里的人，看他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可是与此同时，特德，你知道那些做广告的人，我是指某些做广告的人，往往言过其实。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象广告上说的那样，能让你很快地修完课程。”

“当然啦，爸爸，当然啦。”长辈郑重其事地听孩子讲话时，孩子就变得特别老成和高兴，特德现在也这样。巴比特带着感激和钟爱全神贯注地对他说：

“我能预见这些课程对整个教育事业有多么大的影响。在公开场合我当然不会这么说——象我这种州立大学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要吹捧自己的母校——但是讲老实话，即使在州立大学读书，也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学什么诗歌、法语以及一分钱都挣不到的课程。我现在还说不准，不过这些

函授课程也许会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目前许多人的毛病是太注重物质方面了；他们看不到美国优越性的精神和心理方面的东西，他们认为电话、飞机和无线电之类的发明——不，无线电是意大利人发明的，不过总而言之，他们认为这些机械方面的改进是我们的象征；可是对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来说，组成我们最深刻、最真实的财富的却是效率、扶轮社①、禁酒和民主这类精神的，呃，起支配作用的运动。这种自学的新原则也许能成为另一个因素。我对你说，特德，我们要有远见——”

“我认为那些函授课程太糟糕了！”

两个哲学家抽了一口冷气。巴比特太太打乱了他们的精神和谐，巴比特太太贤惠的特点之一在于她只照顾家务，在思想方面从不打扰家里的男人们，除非家里准备请客吃饭时，她才变成一个狂暴的女主人。现在她坚定地接着说：

“我认为太糟糕了，他们把那些可怜的年轻人哄得自以为学到了什么东西，但是没有人辅导——你们两个学起来很快，可是我，我学什么都慢。但是不管怎么——”

巴比特对她说：“没的事！在家里自学照样能学到东西。你以为一个人花了他爸爸的血汗钱，在哈佛大学宿舍里舒舒服服，一切设备俱全，就能多学到东西了吗？我对你说，我是上过大学的——我懂！有一个地方你倒可以提出反对。

---

①扶轮社：企业界人士和自由职业者的国际性联合会，1905年在美国芝加哥成立，宗旨是为社会服务，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了解。成立初期，在会员工作场所轮流集会，因此得名。

我坚决反对把许多人从理发店和工厂里弄出来干自由职业。这些行业已经人浮于事了，再说，那帮人全去学习了，我们上哪儿去找工人？”

特德往后靠着，抽着香烟，也不受到责备。这会儿，他分享着巴比特的海阔天空的思想，仿佛他成了保罗·里斯林，甚至成了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博士。他试探说：

“嗯，你是怎么想的，爸爸？假如我能去中国或者某一个美妙的地方，同时通过函授学学工程或者别的，好不好？”

“不好，我把道理讲给你听，孩子。我发现如果能说自己有文学士学位，是件大好事。有些顾客不了解你，认为你是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开始夸夸其谈，扯到经济、文学或者外贸上去，这时候你只要随便插一句：‘我念大学时——哦，我是社会学的文学士——’马上就能镇住他们的威风！如果你说‘我在贝苏苏斯函授大学得过舔邮票的学位’，那就太差劲啦！你知道——我爸爸是个老好人，可是从来没有怎么阔气过，我得拚命干活才能念完大学。不过还是很值，因为这一来才有机会跟泽尼斯最上等的绅士平起平坐，参加俱乐部等等。我不希望你从绅士阶级里给甩出去——这个阶级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充满活力，但还有权力和个性。你掉了队会使我伤心的，老兄！”

“我懂，爸爸！我当然懂得！好吧。我坚持下去。唷！老天！我把送那些姑娘去排练合唱的事全忘了。我得赶紧去！”

“你的作业还没有全部完成。”

"明天一早起来就做。"

"好吧——"

在过去六十天里，巴比特发了六次火："你别明天起来做！现在就得做！"但是他今晚说："好吧，赶快。"他的笑容又腼腆又高兴，只有对保罗·里斯林才这么笑。

四

"特德是个好孩子。"他对巴比特太太说。

"是啊！"

"他陪送的那几个姑娘是谁呀？她们都正派吗？"

"我不知道。哦，亲爱的，特德现在什么都不告诉我了。我不明白这一代的小孩是怎么搞的。我年轻时，什么事都告诉爹妈，如今的孩子都不听我们管了。"

"希望她们是些正派的姑娘。特德已经不是小孩了，我不愿意他糊里糊涂。"

"乔治：我不知道你该不该找他单独谈谈，有些事跟他讲讲！"她臊红了脸，垂下眼睛。

"唔，我说不准。依我看，麦拉，让小孩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也不合适。他自己胡思乱想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不过我说不准——这个问题不好办。我不知道利特菲尔德有什么看法？"

"爸爸的看法肯定跟你一样。他说过，这类教育——他说这些事情不正经。"

"哦，他是这样说的吗？好吧，我告诉你，亨利·汤普森对问题的看法——我指的是道德方面的问题，你当然糊弄不了那个老笨蛋——"

"哪能这样说爸爸！"

"——在生意买卖方面，你根本糊弄不了他，可是我告诉你，在上层建筑和教育方面，他有什么想法的话，我马上知道他的想法正好和我相反。我当然算不上头脑特别敏锐的人，可是和亨利·汤普森相比，我完全可以算是大学校长了！对，阁下，我要跟特德单独谈谈，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守身如玉。"

"是吗？什么时候找他谈？"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为什么要我立时三刻说出什么时候，为什么，什么地点，什么方式，什么时候？女人就是这个毛病，所以成不了高级经理人员，她们不懂得外交。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水到渠成的时候，我友好地跟他随便聊聊，于是——于是——上面嚷嚷的是婷卡吗？她早该睡了。"

他悄悄地穿过起居室，走到日光室。那是一个玻璃墙的房间，里面放着柳条椅和摇椅，巴比特家星期天下午都在那里消磨时光。外面只有多贝尔布劳家的灯光和巴比特喜爱的榆树的婆娑的影子打破四月夜晚的柔和。

"跟孩子聊聊挺好。今天早晨的烦躁古怪的感觉消失了。不过，天哪，我仍旧要单独和保罗一起在缅因待几天！……齐拉那个鬼婆娘！……不过……特德不坏。全家都不坏。生意也顺利。象我这样轻而易举地赚四百五十块钱的人

并不多，几乎有半千！大伙吵吵嚷嚷的时候，恐怕我跟他们一样，也有过错。我不应该这么暴躁。不过——但愿我象我爷爷那样也是拓荒者就好了。那时候，我不会有这样的房子。我——哦，老天，我说不准！”

他郁郁不乐地想着保罗·里斯林，想着他们一起度过的年轻时代，想着他们认识的姑娘们。

二十四年前，巴比特从州立大学毕业时，打算当律师。他在大学里是个滔滔不绝的辩论家；他觉得自己有演讲天才；他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当上州长。他一面学法律，一面当房地产推销员。他使劲攒钱，住在寄宿所，晚饭只吃些肉末和荷包蛋。活跃的保罗·里斯林（那一阵子他随时可能去欧洲学小提琴，也许下个月，也许是明年）是他可以倾诉衷肠的人，可是后来保罗给齐拉·科尔柏克迷住了，齐拉整天嘻嘻哈哈，爱跳舞，快活地摇动着她丰满的手指头，引得男人们围着她转。

那时候，巴比特晚上没事可干，只能在保罗的远房表妹麦拉·汤普森那里得到安慰。麦拉是个苗条娴静的姑娘，她独具慧眼，同意那个热切的年轻的巴比特的见解，认为他迟早准能当上州长。齐拉取笑巴比特，说他是乡下人，麦拉生气地说，巴比特要比出生在泽尼斯这个大城市里的纨裤子弟踏实得多。一八九七年，泽尼斯已有一百零五年历史，人口二十万，这个古老的拓居地成了全州的皇后和奇迹，来自卡托巴的乔治·巴比特满怀希望，想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结识一个出身泽尼斯名门的姑娘，当然求之不得。

他们两人没有谈过爱情。他知道如果自己想学法律，几年内不可能结婚；麦拉是个与众不同的好姑娘——如果不打算跟她结婚，你不会吻她，根本不会想到那方面的事情。但她是个可靠的伴侣。她总是乐意去滑冰、散步；总是乐于听他谈论他要做的大事情，听他宣称他要维护可怜的穷人，反对为富不仁，听他将要在宴会上发表的演说的内容，听他将要纠正一般人的不正确思想的计划。

有一晚，他觉得困倦，有点感情用事，看到她在哭。齐拉开了一个舞会没有请她参加。不知怎么搞的，她的头靠在他肩上，他吻她沾着眼泪的面颊安慰她——她仰起脸，信任地说："我们既然定了终身，我们很快就结婚呢，还是再等一等？"

定了终身？他第一次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对这个棕色头发、温柔的女人的感情一下子凉下来，有点害怕，但是他不能伤她的心，更不能逃避她的信任。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关于等待的话，赶紧溜了出去。他漫无目的地在外面走了一个小时，想想有什么办法告诉她这全是误会。在以后的一个月中，有好几次他几乎告诉了她，但是怀里搂着一个姑娘是愉快的事，他越来越不能突然说他并不爱她，亵渎她的感情。他自己明白他是不爱她的。结婚的前一晚简直无法忍受，当天上午他真想逃跑。

她成了习俗所公认的贤妻。她忠诚、勤劳，偶尔也还快活。对于他们两人之间更进一步的关系，她开始有些淡淡的厌恶，后来仿佛有转为炽烈的热情的样子，但最后又降为乏

世的常规。然而她的全部生活先是以他、后来是以孩子们为中心的，当他放弃了法律，步履艰难地走上房地产生意的老路时，她跟他一样伤心，一样烦恼。

“可怜的小东西，她的日子过得并不比我快活，”巴比特站在幽暗的日光室里想道，“可是——我希望在法律和政治方面大显身手。肯定能干出名堂来的。不过——现在这一行挣的钱可能多一些。”

他回到起居室，坐下之前抚摩了他妻子的头发，她抬起头，很快活，但有点惊讶。

第七章

一

他郑重其事地看完了最近一期的《美国杂志》，他妻子叹了一口气，把手里的织补活放在一边，欣羡地看着一本妇女杂志里的内衣图样。房间里非常宁静。

房间的布置完全按照“繁花”高地的最好标准。灰色的墙壁用漆白的松木条隔成镶板的模样。两把雕刻精细的摇椅是从巴比特以前的住家搬来的，其余的椅子都是新添置的，宽大舒适，面子是蓝色金条纹的丝绒。壁炉前面有一张蓝丝绒沙发，沙发后面是一张樱桃木桌子和一个黄绸灯罩的落地钢琴灯。（“繁花”高地三分之二的家庭壁炉前面都有一张沙发、一张真桃花心木或者充桃花心木的桌子、一个带金黄色或玫瑰红色绸灯罩的钢琴灯或台灯。）

桌子上铺了一块狭长的中国金线织锦桌布，放着四本杂志、一个银香烟盒和三本“礼品书”——那是大开本、豪华版的神话故事集，附有英国画家的插图，巴比特一家、除了婷卡以外，谁都没有看过。

前窗旁边的角落里有一架很大的落地留声机。（“繁花”

高地的家庭十有八九都配备了这种玩意儿。)

墙上每一块灰镶板的正中央都挂了一幅画，其中有一张复制的红黑两色的英国狩猎图，一张复制低劣的闺房图，带一行法文说明，巴比特总觉得不登大雅之堂，还有一帧手工上色的殖民时代式样的房间的照片——碎布编织的地毯、纺线的姑娘、白色壁炉前一只悠闲的猫。(“繁花”高地每二十户人家里，十九家都有一幅狩猎图、仕女梳妆图、新英格兰房屋的上色照片或落基山脉的照片，或者四幅都齐全。)

这个房间的舒适条件比巴比特小时候家中的“客厅”不知要好多少，正如他的汽车比他爸爸的轻便马车要高明许多。这个房间虽然没有什么高雅的东西，但也没有什么叫人讨厌的地方。它象一块人造冰那样整齐而消极。壁炉里没有蓬松的灰烬也没有熏黑的火砖来使气氛显得柔和；黄铜的火炉用具擦得一尘不染；炉架象是商店里的陈列品，凄凉、多余、毫无生气。

靠墙放着一架钢琴，另有一个落地灯，但是除了婷卡之外，谁都不去碰它。他们已经满足于喧闹热烈的留声机的音乐；他们收藏的爵士音乐唱片使他们感到既有文化又有钱；在音乐创作方面，他们只懂得怎么调整竹制唱针。桌子上的书籍也是一尘不染，排得整整齐齐；地毯铺得平整服帖；看不到曲棍球棒、撕破的图画书、旧帽子，或者一条调皮捣乱的狗。

三

巴比特在家里看书时总是心不在焉。在办公室，他相当专注，可是在家他翘着腿，坐立不安。故事有趣时，他把最精采的段落，也就是最好笑的段落念给妻子听；故事不能吸引他时，他就咳嗽，搔搔脚踝和右耳，把左手大拇指插在坎肩口袋里，把银币拨弄得叮当响，挥转表链一头的切雪茄烟头的小刀和钥匙，打哈欠，擦鼻子，找些零碎事干。他上楼去换了拖鞋—— 一双黄褐色、中世纪式样的漂亮的拖鞋。他从地下室壁柜旁边的桶里拿了一个苹果上来。

“每天吃苹果，大夫不上门。”他开导巴比特太太说，今天十四小时中间这还是第一次。

“一点不错。”

“苹果是自然界最好的调剂品。”

“是啊——”

“女人的毛病就在于不懂得养成好习惯。”

“可我——”

“老是吃零食。”

“乔治！”她从杂志上抬起眼光说，“你说午饭要吃得清淡些，今天清淡了没有？我可吃得很清淡！”

这个恶意的无端攻击使他吃惊。“嗯，也许不太清淡——今天跟保罗一起吃午饭，没有机会节制饮食。哦，你不用龇牙咧嘴！假如不是我留神注意我们的饮食——家里只有

我一个人主张早餐该吃麦片。我——”

她低下头，继续看杂志，他虔诚地一片片地把苹果削下来吃掉，同时说：

“有一件事我做到了：烟少抽了。

“在办公室跟格拉夫怄了气。他越来越不象话了，平时我都忍着，可是偶尔也得维护我的威信，我训了他一顿。‘斯坦利，’我说——嗯，总之我把他说得哑口无言。

“今天天气真怪。使人烦躁不安。

“啊啊啊，唔——”那是世界上睡意最浓的音乐，是最后一个哈欠。巴比特太太也打了一个哈欠，带着感激的神情听巴比特低沉地说：“该睡了吧，呃？维隆娜和特德不到十二点是不会回来的。天气真怪；不算热得厉害，可是——我真想——哪天我要开车好好兜一下。”

“是呀，我们会玩得很痛快的。”她说着又打了一个哈欠。

他掉过眼睛不去看她，因为他意识到他并不希望带她一起去。他锁上门，检查窗户有没有关好，拨了热调节器，明天早晨炉子的通风装置就会自动打开，同时轻轻地叹着气，一种孤独感使他惶恐。他心不在焉，记不起哪些窗户的插销已经检查过，哪些没有检查，只得在黑暗中摸索着看不见的椅子，重新回去全部检查一遍。这一个伟大而又险恶、隐藏着反叛的日子结束了，他踏着沉重的脚步上楼，楼梯噔噔直响。

三

在吃早饭前，他总是回到小时候住在偏远农村的心情，害怕面对刮脸、洗澡、决定身上的衬衫可不可以再穿一天等等繁琐的城市问题。当天晚上如果没有外出应酬的话，他总是很早睡觉，提前把这些沉闷的事做完。他喜欢舒舒服服地坐在盛满热水的浴缸里刮胡子。今晚他这个皮肤光滑红润、头发微秃、矮矮胖胖的一家之长，卸掉了气派的眼镜，蹲在齐胸深的水里，用一把微型刈草机似的安全刀片架刮涂满了肥皂沫的面颊，并且抑郁而庄严地在水里摸索，想找回那块溜滑乱钻的肥皂。

温暖舒适使他昏昏欲睡。光线射到浴缸内壁，形成了精致的皱曲花纹，清澈的水面颤动时，花纹闪了一下绿光，在弧形的瓷面消失。巴比特懒洋洋地瞅着，注意到他两腿在光亮的浴缸底上衬出黑色轮廓，附在汗毛上的小气泡的影子象是奇特的丛林里的苔藓。他拍打着水面，反射的光线倾覆、跳跃、迸射。他象小孩般高兴地玩耍。他在一条肥胖的腿上刮掉了一行汗毛。

排水管在滴水，声音活泼悦耳：嘀嗒嘀嗒，嘀嗒嘀嗒，使他听得入迷。他瞅着厚实的浴缸，漂亮的镀镍水龙头，贴了釉面砖的墙壁，为具备这些豪华的东西而得意。

他振奋起来，粗暴地对洗澡用品说话了。“过来！你捣乱已经捣够了！”这是叱责那块躲躲闪闪的肥皂的。“哼，你

敢，看你敢不敢！”这是针对那个扎人的指甲刷的。他在身上抹了肥皂，冲净，严肃地擦干，他发现浴巾破了一个窟窿，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插了一下，然后一本正经地回到卧室。

他取出一条干净的硬领，发现前襟已被磨损散线，便嗖的一声把它撕碎，这时一种美妙的任性感觉，一霎那的痛快，正象风驰电掣地开车时的感觉一样。

最隆重的事是把回廊的床铺整理好。

他喜欢在回廊里睡觉，是因为空气新鲜，还是因为讲究的人家都有这么一个回廊，就不清楚了。

正如他是麋鹿保护协会、促进者俱乐部和商会的会员，正如长老会教会的牧师决定他的每一个宗教信念，控制共和党的参议员在华盛顿烟雾弥漫的小房间里决定他对裁军、税收和德国问题应该抱有什么看法那样，全国性的大广告商塑造了他的外表生活，塑造了他自以为是独特的个性。这些广为宣传的标准用品——牙膏、袜子、汽车轮胎、照相机、快速热水器——是他养尊处优的象征和证明；起初是欢乐、热情和智慧的标志，后来则是欢乐、热情和智慧的代替品。

但是这些表示金融和社会兴隆地位的象征中间，没有一件可以和下面是日光室的回廊相比。

铺床叠被是细致复杂而又一成不变的仪式。床脚一边的毯子应当塞进去。（女用人为什么不把毯子塞好的问题应当和巴比特太太讨论讨论。）布条编织的小地毯应当搁得恰到好处，早上起来，光脚一伸就碰到地毯。闹钟要上好弦。汤

壶要灌满热水，放在离床脚两英尺的地方。

这些艰巨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逐一解决，他随时向巴比特太太宣布进行和完成的情况。最后，他解开紧皱的眉头，说了一声带有男性力量的“晚安”。然而还需要勇气。正当他快要入睡，刚有那种惬意的松弛感觉时，多贝尔布劳的汽车回来了。他猛地惊醒，懊恼地想道，“为什么有人从不规规矩矩早些睡觉？”他十分熟悉自己的存车过程，因此他象一个熟练的行刑人被判处拉肢酷刑那样，等待着每一个步骤。

汽车开上车道的声音欢快得简直邪门。汽车门打开后砰的关上，车房门在滑槽上给拉开，然后又是开汽车的声音。油门加大，爬上斜坡，开进车房，熄火之后再一次加大。最后一次打开汽车门再碰上。接着是静寂，充满等待的可怕静寂，多贝尔布劳不慌不忙地查看了轮胎情况，终于关好了车房门。这下子巴比特才如释重负，不再牵肠挂肚。

四

在泽尼斯城，霍勒斯·厄普代克这时候刚陪着露西尔·麦凯尔维听了一位著名英国小说家的演讲，回到座落在皇家岭上的麦凯尔维家，在紫红色的客厅里和露西尔调情。厄普代克是泽尼斯的专业单身汉；四十六岁，身材修长，细声细气，喜欢花、印花装饰布和花枝招展的姑娘。麦凯尔维太太

红头发、白白胖胖，总是感到不满足，她爱打扮，身体健壮，性格坦率。叵普代克使出他一成不变的第一个花招——捏捏她敏感的手腕。

“别犯傻！”她说。

“你很反对吗？”

“不行！我不喜欢那样！”

他改变策略，开始聊天。他是有名的神聊手。他头头是道地谈起心理分析、长岛的马球和他在范库弗弄到的中国明代瓷盘。她答应夏天在杜维尔和他会面，“但是，”她叹息说，“那地方越来越没劲了；除了美国人和古董似的英国男爵夫人之外，什么都没有。”

在泽尼斯，一个可卡因走私贩和一个妓女这时候正在前街希利·汉森酒馆里喝鸡尾酒。由于全国实行禁酒，泽尼斯人又以奉公守法而出名，他们不得不用茶杯喝酒，免得显眼。女的把杯子砸在毒品走私贩的头上。他从口袋里慢慢掏出手枪，漫不经心地杀了她。

在泽尼斯，有两个人正坐在实验室里。这时候，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七小时，把他们研究合成橡胶的结果写一个报告。

在泽尼斯，这时候有四个工会领导人在开会，讨论城里一百英里方圆内的一万二千名煤矿工人要不要罢工。其中一个象是脾气暴躁、生意兴隆的食品商，另一个象北方的木匠，第三个象冷饮店的营业员，第四个象俄国犹太籍的演员。俄国犹太人正在引用考茨基、尤金·德布斯和亚伯拉罕·林肯

的言论。①

这时候，一个美国革命时期的老战士快要咽气了。内战结束后，他直接去到一个农场，虽然那地方名义上归泽尼斯市管辖，但跟边远地区一样落后。老战士从没有坐过汽车，没有见过浴缸，除了《圣经》、麦格菲读本②和宗教小册子外，没有看过别的书；他认为地球是平的，英格兰人是流离失所的以色列十部族③，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这时候，仿佛自成一座钢铁水泥小城的泽尼普尔摩牵引车公司正是夜班繁忙的时候，在为波兰军队的定货制造一批牵引车。它的喧闹有如一百万只蜜蜂的轰鸣，宽大的窗户发出的红光有如爆发的火山。探照灯光顺着高高的铁丝网扫过满是煤渣的停车场、转辙侧轨和巡逻的武装警卫。

---

①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初期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堕落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布斯德（Eugene Victor Debs，1855—1926）：美国工人阶级领袖之一，曾参加领导1894年芝加哥铁路工人大罢工，1897年建立美国社会民主党。
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美国第十六届总统。主张废除奴隶制度，1861年当选总统后，南方各州相继宣布脱离联邦，内战爆发。1862年开始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保证了战争胜利。内战结束后，被南方奴隶主指使的暴徒刺杀。

②麦格菲（William Holmes McGuffy 1800—1873）：美国教育家，1836年起，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读本，极为流行，销售量超过一亿二千万册。

③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去世后，十个犹太部族分离出去，另建以色列国，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王萨尔贡征服，二万七千名犹太人流落各地，再也没有回到巴勒斯坦。

这时候，迈克·蒙代正在结束一次集会。蒙代先生是杰出的福音传教士，美国最有名的新教主教，以前当过职业拳击家。魔王撒旦对他并不公平。作为职业拳击家，他什么都没有捞到，只落了一个歪鼻子、几句名言和在公共场合的风采。为上帝效劳就有利多了。他已经攒了一份家财，打算退休了。他的钱也是名正言顺地挣来的，拿他自己最近的一份汇报上的话来说，“势不可挡的传教士蒙代先生已经证明，他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拯救灵魂的推销员，他还证明，依靠有效的组织工作，精神再生的管理费用可以降到史无前例的最低标准。他使二十万可贵的灵魂迷途知返，皈依宗教，平均成本每人不到十美元。”

在国内几个比较大的城市中间，只有泽尼斯不肯干脆利落地把自己的罪恶交托给迈克·蒙代和他的老练的感化队去处理。市内有魄力的组织曾建议邀请他——乔治·巴比特先生有一次在促进者俱乐部讲话时就夸赞了他，但是遭到某些圣公会和公理会牧师的反对。蒙代先生一向看他们不顺眼，很妙地称他们为“一帮阴阳怪气的福音贩子，一伙四体不勤、两面三刀的干瘪老头”。后来，商会的秘书向制造商委员会汇报说，蒙代先生每到一个城市，就把工人的注意力从工资和工时方面转移到更为高级的事情上去，从而防止了罢工，反对意见立即给打垮了。于是，马上把蒙代先生请到了泽尼斯。

大伙认捐了一笔为数四万元的开支费用基金，那集市地点建了一座迈克·蒙代礼拜堂，可容一万五千人。这时候，蒙代先生的说教刚近尾声：

“这个城里有不少精明的大学教授和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说我是个大老粗，没出息，没有什么历史知识。有一批满脸胡子的书呆子自以为懂得的东西比万能的上帝还多；他们不爱听上帝的直截了当的话，却爱搞些旁门邪道，研究什么匈奴教义和日耳曼批判主义。还有许多吃喝玩乐的浪荡子弟，不忠不信的男女，灌足啤酒的无聊文人，张开脏嘴瞎嚷嚷，说我迈克·蒙代低级庸俗，尽讲废话。那些家伙现在还说我抢传教生意，干这一行是为了钱。好吧，大家听着！我给那些家伙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当场站起来，当我面说我是个丑八怪，是骗子手，大老粗！只要他们敢这么做——只要他们敢！——如果这些酒气熏人的骗子手挨了迈克狠狠一拳，你们可别吓倒。上帝的如火如荼的公理正义全在这一拳的劲头里面！好，大家来啊！哪一位敢说？哪一位说迈克·蒙代是吹牛，是老粗？呃？有谁站起来？好，可不是没人吗！现在我想本城的人不会再听他们的瞎起哄了；我想你们不会再听那些冷言冷语、存心找茬的人的一派胡言了；你们会拿出全部劲头和敬畏心情，一起来赞美耶稣基督和他的永恒慈悲和恩惠！”

五

这时候，思想激进的律师塞尼卡·多恩和组织学家库尔特·亚维奇博士正在多恩的图书室里聊天。（亚维奇博士对镭射线破坏上皮细胞的研究使泽尼斯名扬慕尼黑、布拉格和

罗马。）

“泽尼斯这个城市具有巨大的力量——巨大的建筑、巨大的机器、巨大的运输系统。”多恩说。

“我讨厌你们的城市。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标准化了，美固然美，但没有生气。它象一个庞大的火车站——大家都在打车票奔向最好的归宿。”亚维奇博士平静地说。

多恩激动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库尔特，你没完没了地抱怨‘标准化’叫我心烦。你以为别的国家就不‘标准化’吗？还有比英国更标准化的吗？凡是有条件的人家都在下午同一个时间吃同样的松饼茶点，每一个退休的将军都在同一个时间到同样的有方形塔楼的灰石教堂去做晚祷，每一个穿着哈立斯花呢衣服的打高尔夫球的绅士都对另一个富裕的傻瓜说：‘打得好！’虽然如此，我仍旧喜欢英国。至于标准化——你不妨看看法国人行道上的咖啡店和意大利谈情说爱的方式！

“标准化本身是再好没有的东西了。我买一块英格索尔手表或者一辆福特汽车的时候，我少花了钱，得到好一些的工具，我十分了解自己所买的商品的质量，就节约出时间和精力来发展自己的个性。我记得在伦敦时，在《星期六晚邮报》背面看到一幅牙膏广告，上面是美国郊区的景色——覆雪的街道，两旁种了榆树，跟这里一样的新房子，有的是佐治亚式样，有的是低矮的斜屋顶——就是你在泽尼斯，比如说，在‘繁花’高地见到的那种街道。开阔。树木。花草。我的乡思都给勾起来了！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这般令

人愉快的房屋。我不在乎它们是不是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好极啦！

“我反对的是泽尼斯的标准化的思想，当然，还反对那种传统的竞争，真正的反派人物是那些整饰、和气、勤恳的眷恋家庭的人，他们为了替子女创造舒适的条件不惜使尽一切恶毒的手段。这些家伙最坏的地方是他们非常和善，并且非常聪明，至少在工作上是非常聪明的。你对他们恨不起来，但是他们的标准化的思想是你的敌人。

“至于促进精神——我私下认为在泽尼斯住家比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里昂、柏林、都灵都好——”

“不见得，我在这几个城市住过。”亚维奇博士喃喃说。

“嗯，那是趣味问题。拿我个人来说，我喜欢一个发展前途难以预言的城市，因为它能激发我的想象力。不过我特别需要——”

“你呀，”亚维奇博士说，“你是个中间派的自由主义者，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作为革命者，我明确知道我要什么——我现在要的是喝点酒。”

六

在泽尼斯，政客杰克·奥法特这时候正同亨利·汤普森会谈。奥法特暗示说：“现在该干的事是让你的傻瓜女婿巴比特获得成功。他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家伙。他替我们这帮人

抓到一宗产业时，做得好象我们对亲爱的人民有无比深厚的感情，我也喜欢花钱买个体面——当然要花得合理。你不清楚我们能维持多久吗，亨利？只要乔治·巴比特那样的好小子和那些正派的劳工领袖认为你我都是坚定的爱国者，我们就很保险。在这里，正直的政治家大有可为。亨利，全城的人都劳动工作，为我们提供雪茄烟、炸鸡和马提尼酒，并且带着义愤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面，对，凡是遇到塞尼卡·多恩之类的告密者，他们就产生极大的义愤！说实话，亨利，当这些人跟乳房发胀的母牛那样哞哞叫着跑来让我们挤奶，而我这样精明的老家伙不挤的话，那实在太丢人了。但是电车公司那帮人不能老是侵吞公产，逍遥法外的。我不知什么时候——亨利，我希望我们能想出某种办法，把塞尼卡·多恩轰出本城。有他就没有我们！”

在泽尼斯，这时候三十四、五万普通老百姓在梦乡，他们仿佛是一片庞大的、莫测高深的阴影。在铁路以外的贫民区，一个找了六个月工作毫无结果的年轻人拧开了煤气，杀死了他自己和他的妻子。

在这时候，经营哈菲兹书店的诗人劳埃德·马拉姆正在结束一首新创作的诗，诗中说的是中世纪佛罗伦萨封地采邑的生活多么有趣，而在泽尼斯这种浅薄的地方生活又是多么沉闷。

这时候，乔治·巴比特在床上沉重地翻了一个身——这是最后一次，说明烦人的入睡的把戏已经受够了，他现在真

的要睡着了。

一转眼之间，他已经进入了奇妙的梦境。他在某个地方，陌生人在嘲笑他。他溜走了，在午夜的花园里沿小径跑去，小仙女在门口等着他。她亲切平静的手抚摩着他的面颊。他潇洒、聪明、受到宠爱；她的胳臂白皙温暖；险恶的沼泽地那一头，起伏的海面闪烁发光。

第 八 章

一

这年春季，巴比特办了几件大事，一件是在林顿大道延长电车路线的消息尚未公布之前，替电车公司的几个高级职员秘密地买下了林登大道的房地产特权，还有一件是举行了一次宴会。他高兴地对他妻子说，这次宴会不是“一般的社交酒席，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化人的聚会，来宾中间有本市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最有才华的妇女”。这件事占了他许多时间和精力，使他几乎忘了想同保罗·里斯林一起到缅因州去偷几天闲的计划。

巴比特虽然出生在卡托巴乡村，但已经跻身于大城市的社交界，经常应酬，请四位客人来家里吃饭，只要化一两个晚上计划一下就行了。但是有十二个人来吃饭，从花店订购了鲜花，把雕刻玻璃器皿都取出来用，连巴比特夫妇也有点不知所措了。

光是客人名单，他们就研究讨论了两个星期。

巴比特惊叹道：“我们自己也够时髦的了，可是居然要招待朱姆·弗林克那样出名的诗人，他每天写一两首诗，写

几则广告文字，一年能挣一万五千元！”

“是啊，还有霍华德·利特菲尔德。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尤妮斯告诉我，她爸爸会说三种语言！”巴特比太太说。

“嘿！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能说三种语言——美国话、垒球行话和扑克用语！”

“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不合适。能讲三种语言肯定了不起，并且肯定非常有用处——可是请了这样的人物来，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请奥维尔·琼斯夫妇。”

“要知道奥维尔是个很有办法的人！”

“我知道，可是——他是开洗衣作坊的！”

“我承认洗衣作坊不如诗歌或者房地产那么高级，尽管如此，奥维尔的学问可大呢。你有没有引他打开话匣子，谈谈园艺？嘿，各种树木他都叫得出名称来，有些还能说出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名！再说，琼斯夫妇请我们吃过一顿饭，我们还没有回请。此外，等到弗林克和利特菲尔德那批吹牛大王开了头，我们也得找几个傻瓜当听众呀。”

“呃，亲爱的——我想说的是——我认为你当主人应该靠边坐着，听听别人，让你的客人有机会说话！”

“哦，你是这样认为吗！当然啦！我的话太多！当然啦，我只不过是个生意人——我不象利特菲尔德那样有哲学博士学位，我不是诗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吧，我告诉你，前几天你佩服的朱姆·弗林克在俱乐部里过来找我，请我讲讲我对斯普林菲尔德学校公债问题的意见。谁对他讲的？是我！你怎么也不会想到是我对他讲的吧！就是区区鄙

人！我当然会讲！既然他过来问我，我就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你没想到吧！他很乐意听我说——主人的本份！我想我多少懂得尽主人的本份，我来告诉你——”

总之，奥维尔·琼斯夫妇受到了邀请。

二

宴会那天，巴比特一早就坐立不定。

“喂，乔治，我要你说妥，今晚早点回来。别忘啦，你还得穿衣服。”

“嗯。《鼓吹时报》上说长老会最高管理机构投票决定脱离世界教会交流运动。那——”

“乔治！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今晚你必须早点赶回来穿衣服。”

“衣服？见鬼！我现在已经穿好了衣服！你以为我穿着背心裤衩去办公室吗？”

“我不希望你在孩子面前讲不正经的话！你得穿晚礼服！”

“我想你是指我的宴会服。我对你说吧，自古以来人们发明的最无聊的、最讨厌的东西中间——”

三分钟之后，巴比特无可奈何地嚷道：“得啦，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穿礼服。”这是表示他打算穿了，他们才继续讨论别的问题。

“喂，乔治，你回家时千万别忘了到维基亚点心店去取

冰淇淋。他们的送货车坏了，让他们送来我不放心——”

“好吧！早饭前你已经对我说过了！”

“我是再提醒你一下。今天我要忙得焦头烂额，还得教那个请来帮忙的女用人——”

“为了一顿饭临时雇个用人根本不必要。马蒂尔达可以很好地应付——”

“——我还得出去买花，插花，摆餐具，买椒盐杏仁，看看鸡做得怎么样，安排孩子们在楼上吃晚饭——去维基取冰淇淋的事只能靠你去办。”

“好吧，好吧！我一准去！”

“你只消进去说，你是去取巴比特太太昨天打电话订的冰淇淋。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十点半钟，她去打电话嘱咐他别忘了去维基亚那里取冰淇淋。

有一个念头使他大为诧异。他怀疑在“繁花”高地举行宴会是不是值得这么折腾。可是买鸡尾酒材料时的兴奋经历使他明白这件事确实非同小可。

在奉公守法的禁酒时期，取得酒精饮料的方式是这样的：

他从现代化的商业中心的笔直整齐的街道驱车来到旧城的错综零乱的背街小路——这里全是参差不齐的、被煤烟熏黑的工厂和仓库；然后进入林荫地——以前这里是一个景色宜人的果园，现在道路泥泞，充斥寄宿所、分间出租的房屋和妓院。他的脊梁和肚子感到一阵异常的寒战，每遇到一个

警察，他就显出十分清白的神情，仿佛恪守法律，钦佩警察，喜欢停下来跟他们亲热亲热。他把汽车停在离希利·汉森酒店还有一个街区的地方，盘算道："即使有谁看到我，也会以为我是来这儿办公事的。"

他进去的地方很象禁酒时期以前的酒店，有一溜油腻的酒吧，前面铺着锯末，后面是一面不平整的大镜子，一个邋遢的老头出神地坐在一张松木桌边，喝着一杯象威士忌的东西，两个男子在酒吧前面喝着象是啤酒的饮料，给人的印象仿佛那里站了一大堆人。掌柜的是个身材高大、皮肤苍白的瑞典人，淡紫色的领结上插着一枚钻石别针。他盯着巴比特。后者径直走到酒吧前面悄声说："我，呃——汉森的朋友介绍我来的。我想弄一点杜松子酒。"

酒吧掌柜打量着他，神情象是受到冒犯的主教。"我想你大概找错了地方，朋友。我们这儿只卖不含酒精的饮料。"他用一块本身需要洗一洗的抹布擦酒吧，胳臂机械地移动着，眼睛干瞪着巴比特。

在桌子边出神的老头招呼掌柜："喂，奥斯卡，听我说。"

奥斯卡并不听他的话。

"哦，奥斯卡，请你听一听好不好？喂，听着！"

那个二流子的有气无力的声音和啤酒渣好闻的气味使巴比特产生一种奇妙的空虚感。掌柜阴沉地朝那两个站在一起的人走去。巴比特则象猫一样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哄着他说："喂，奥斯卡，我找汉森先生说句话。"

“你找他干吗？”

“我找他谈些事。这是我的名片。”

那是一张镌版印刷的名片，十分精美，黑字黑得发乌，红字红得发亮，说明乔治·巴比特先生经营房地产、保险和租赁。掌柜象拿十磅重的东西那样拿在手里，象看一百字的东西那样看着。他没有降低主教般的尊严，不过他悻悻地说，“我去看看他在不在。”

他从里屋领出一个非常老成的年轻人，那人眼光敏锐，神色平静，穿着棕黄色绸衬衫，格子花纹的坎肩敞着没扣上，裤子的颜色棕里带红——那就是希利·汉森先生。汉森先生只说了一声：“嗯？”但是他轻蔑而不留情的眼光却探询到巴比特的灵魂，巴比特花了一百二十五块钱新做的深灰色衣服（他告诉过运动俱乐部里的每一个熟人）似乎没有给他任何印象。

“幸会，幸会，汉森先生。呃，我是巴比特－汤普森房地产公司的乔治·巴比特。我是杰克·奥法特的朋友。”

“有什么事吗？”

“呃，我请几个朋友叙叙，杰克说你能替我找些杜松子酒。”汉森的眼神显得更不耐烦了。巴比特惊慌地讨好说，“你可以打电话给杰克了解我。”

汉森没有答话，只用脑袋朝里屋门口一摆，自顾自走了。巴比特忐忑不安地进入里屋，里面是四张圆桌、十一把椅、一份酿酒厂赠送的挂历和一股气味。他等着。只见希利·汉森来回走过三次，手插在裤袋里，哼着小曲，根本不理

会他。

这天早晨，巴比特勇敢地发过誓："我只付七块钱一夸特，多一分钱也不给。"这会儿他改口了："我可以付十块钱。"汉森再一次懒洋洋地进来时，他恳求说："你能安排吗？"汉森沉着脸，没好气地说："等一会——看在圣彼得份上——再等一会！"巴比特越来越温顺地继续等下去，汉森那双倨傲的白皙的长手拿着一夸特——号称一夸特的杜松子酒，漫不经心重新进来。

"十二块。"他厉声说。

"喂，呃，老板，杰克说过你能按八、九元一夸特的价格供应我。"

"不。十二块。这可是真货色，加拿大走私进来的。不是那种加一两滴杜松精的中性酒精。"那个诚实的商人问心无愧地说，"你想要的话——十二块钱。你当然明白，我是看在杰克朋友份上才这么做。"

"当然！当然！我明白！"巴比特感激不尽地递过十二块钱。汉森打了一个呵欠，钞票数也没数就塞在他那件闪亮的坎肩口袋里，大摇大摆地走了，巴比特由于有杰克这么出名的朋友而感到荣幸。

他先把酒瓶掖在衣服里，回到办公室后又把它藏在桌子抽屉里，心里痒痒的。整个下午，他一想到"今晚能给那些家伙来一帖真正的兴奋剂"就嘿嘿哼着，吃吃暗笑。事实上，他自己过于兴奋，直到离家只有一个街区时，才想起他妻子仿佛提过去维基亚取冰淇淋的事。他失声喊了一句"真

该死”，赶紧开车往回走。

维基亚不是一般的点心店，而是泽尼斯首屈一指的。人们不在自己家里举行聚会时，大多借座维基亚点心店金白两色装饰的舞厅；在讲究的茶会上，客人能辨出维基亚的五种不同的三明治和七种不同的蛋糕；第一流的宴会最后一道点心总是维基亚的花式冰淇淋，正象乐曲的协和和弦一样。冰淇淋有三种模子：椭圆的象甜瓜，圆的象分层蛋糕，长方的象砖块。

维基亚点心店的木建部分都漆成浅蓝色，窗花格是玫瑰花形状，女侍穿着有褶边的围裙，玻璃柜台里摆着精致的蛋白小甜饼。巴比特走进这个琳琅满目的地方就腻得发慌，等冰淇淋的时候，认为一个年轻的女顾客准是在咯咯笑他，他颈后热辣辣地刺痒。他到家时一肚子气。首先听到的是他妻子焦急的问话：

“乔治！你没忘记去维基亚那里取冰淇淋吧？”

“瞧你说的！我什么时候忘记过事情？”

“你常忘记！”

“得啦，难得有一两回。真叫人讨厌，到维基亚那种嘈杂的场所傻站着，瞅着那些袒胸露臂的年青姑娘，胭脂口红抹得象是六十岁的老太太，吃的东西都是伤脾胃的——”

“哦，真是太难为你啦！我早就注意到你是不喜欢看漂亮姑娘的！”

巴比特猛地一震，理解到他妻子现在太忙，顾不上听那种男性用来治理世界的道德义愤，便灰溜溜的上楼换衣服去

了。餐厅已经布置得光彩夺目，雕刻玻璃，烛台，擦亮的家具，饰有花边的桌布，银餐具，玫瑰花等等给了他深刻印象。遇到宴请宾客这样一种隆重的事情，他心情激动，四次想穿那件打褶的白衬衫，四次打消了原意，最后拿出一件全新的衬衫，打上黑色蝴蝶领结，用手帕擦了擦漆皮鞋。他满意地看看自己的石榴红和银色相间的饰钮。他抚平短袜，轻轻拍了两下，穿上丝袜之后，乔治·巴比特的粗壮的小腿变成了所谓交际家的优美的下肢。他站在穿衣镜前，打量着自己整齐的晚礼服和镶了三道边的裤子，陶醉地喃喃说："天哪，我模样不坏。当然不象卡托巴来的。假如家乡那些大老粗见到我这副打扮，他们会惊厥的！"

他庄严地下楼去调鸡尾酒。当他在餐具室水槽旁边敲碎冰块，挤桔子汁，收罗了大批瓶子、杯子和匙子时，他觉得自己象希利·汉森酒吧掌柜一般有权威。不错，巴比特太太说他碍事，马蒂尔达和临时雇来帮忙的女用人端着盘子摇摇晃晃走来走去时，在他身边磕磕碰碰，还尖叫"劳驾开开门"，不过在这关键时刻，他全不理会她们。

除了新买来的这瓶杜松子酒外，他的藏酒还有半瓶波旁烈性威士忌，四分之一瓶带甜味的苦艾酒，和一瓶大约有一百来滴的橙皮苦味酒。他没有鸡尾酒混和器。混和器是狂饮的证明、酒徒的标志，巴比特虽然喜欢杯中物，却很不喜欢背上酒徒的名声。他用一个旧酱碟舀了酒倒进一个没有柄的水罐；在马兹达圆球大灯泡的强光下，他高举着调酒的器皿，表情严肃，脸上发烫，衬衫前襟白得耀眼，擦得锃亮的铜水

槽闪着金红色光芒。

他尝了尝那神圣的精华。"天哪，那简直是玉液琼浆！有点象布朗克斯，又有点象曼哈顿①。嘿！嗨，麦拉，客人没来之前先喝一小口怎么样？"

巴比特太太穿着镶有银色花边的灰色上衣，外面罩了一条围裙以免弄脏。她匆匆跑进餐厅，把每个杯子都挪动一下，摆摆整齐，脸上露出毫不通融的坚决神色，又匆匆跑来。她瞪着巴比特，指责他说："我才不喝呢！"

"那好，"巴比特嬉皮笑脸说，"老头自己喝！"

鸡尾酒下肚，使他产生一片眩晕的欣快感，还隐隐约约感到许多强烈的欲望——开了汽车到处飞驶，和姑娘们亲吻，唱歌，打诨。为了恢复他失去的尊严，他对马蒂尔达说：

"我把这罐鸡尾酒搁在冰箱里。你别去动它。"

"是咯。"

"千万注意。别在上面一格放东西。"

"是咯。"

"嗯，你——"他头晕目眩，觉得自己的声音很轻很远。他郑重其事地吩咐说："好吧，千万要注意。"说罢，矫揉做作地走进起坐室。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说服"麦拉和利特菲尔德夫妇那帮冷漠的人，饭后到外面找个可以胡闹的地方，再弄点酒喝喝"。他发觉自己有放浪的天赋，可是以

① 布朗克斯是杜松子酒、苦艾酒和桔子汁调和而成的鸡尾酒；曼哈顿则是威士忌、苦艾酒混合的鸡尾酒，一般还加一点苦味酒和一个野樱桃。

前被忽视了。

客人是向电车公司提供宣传和安抚人心的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博士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在保护麋鹿协会和促进者俱乐部都有权有势的煤商弗吉尔·冈奇；标枪汽车公司代理商、住在对街的埃迪·斯旺森；洁白洗衣店老板奥维尔·琼斯，这家洗衣店自称是“泽尼斯最大、最扩、最棒的”；当然，最杰出的客人是朱姆·弗林克，他不仅是“诗吟”的专栏作者，通过报业辛迪加每天向六十七家大报同时发稿，从而成为全世界读者人数最多的诗人之一，还是乐观的讲演者和“广为招徕的广告”专栏的创始人。他的诗句虽然哲理深奥、情操高尚，但也很幽默，十二岁的小孩也能看懂；排版时不按诗句而按散文格式，增添了整齐喜人的风味。从东海岸到西海洋，弗林克先生以“朱姆”这个名字闻名全国。

跟他们一起来的太太有六位左右——很难说准，因为时间这么早，乍看起来，她们都是一个模样，都竭力用轻松活泼的语气说：“哦，这有多好啊！”从外表打量，男人们不太相似：利特菲尔德是学者风度，高身材，马脸；朱姆·弗林克身材短小，头发柔软，呈灰褐色，夹鼻眼镜用丝绳系着，表示他的诗人职业；弗吉尔·冈奇肩宽膀圆，粗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埃迪·斯旺森是个秃顶的、活跃的年轻人，讲究衣着，从他那件装玻璃钮扣的黑缎子的晚礼服坎肩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奥维尔·琼斯身材粗壮，外貌稳重，蓄着大麻色的短髭，给人印象不深。但是他们都吃得红光满面，衣着整洁，进门时都大大咧咧地嚷道：“晚上好，乔治！”

以至于他们看来象是叔伯兄弟。奇怪的是，跟那几位太太待得越久，越会觉得她们不一样；可是跟那几位先生相处越久，就越觉得他们的作风十分相似。

喝鸡尾酒和调酒一样，也是一项隆重的仪式。客人们不安地、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很不自然地附和说天气相当暖和，不过还有点凉，可是巴比特只字不谈鸡尾酒。他们开始泄气了。最后一对夫妇（斯旺森夫妇）来到时，巴比特暗示说："诸位，你们认为你们能容忍一些小小的违法行为吗？"

大家的眼光都转向公认的语言大师朱姆·弗林克。弗林克象是拉铃似地拽了拽夹鼻眼镜的丝绳，清了清嗓子，按老一套的说法开口说：

"我告诉你，乔治：我是奉公守法的人，不过据说弗吉尔·冈奇是个不折不扣的亡命徒，当然，他个子也比我大，如果他逼着我干什么犯法的事，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冈奇喊道："好吧，我倒要试试——"弗林克举起手，接着说："如果弗吉尔和你硬要我干坏事，乔治，我就把汽车停到不准停车的地方去，因为我想你指的是这种违法行为！"

大家哈哈大笑。琼斯太太说："弗林克先生滑稽得要命！想不到他居然这么老实！"

巴比特嚷着说："你是怎么想的，朱姆？好吧，你们大伙等着，我去取——你们的汽车钥匙！"在一片欢腾声中，他端来了光采照人的允诺过的东西——托盘玻璃杯众星拱月似地围着那个玻璃罐，里面装的是不透明的黄颜色的鸡尾

酒。男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哦，天哪，看啊！""这下可正中下怀！""让我尝尝！"可是朱姆·弗林克见多识广，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唯恐这玩意儿只是果子露加少许中性酒精。他怯生生地瞅着那个兴奋得眼睛都有点湿润的、仿佛是施赈人员的巴比特把手中的杯子递给他，他尝了一口之后，立即尖声嚷道："啊，老伙计，让我继续做梦吧！这不是真的，但是别把我弄醒！让我留在梦境！"

两小时之前，弗林克刚完成了一篇给报纸刊用的抒情作品，开头是这样的：

> 我独自坐着，满腹牢骚，思绪万千，我挠头眨眼，唉声叹气："唉，还有一些傻瓜，希望恢复往昔的酒吧，殊不知那些空气恶浊的酒馆是罪恶的渊薮，能把贤人变成笨蛋！"我只要有汩汩清泉饮用，从不去想那害人的酒精，在欢乐的黎明，泉水使我头脑象新生儿那般清醒！

巴比特跟大家一起喝酒；他暂时的抑郁已经消失；在他心目中，这是些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他要给他们喝许多许多鸡尾酒。"你们能再喝一杯吗？"他嚷道。太太们格格笑着拒绝了，男人们不着边际地、高兴地说："行啊，只要你舍得给，乔治——"

"给你们分红啦。"巴比特对每个人说。每个人拖长了声音回答："来啊，乔治，来啊！"

玻璃罐倒空，再也没有指望时，大伙站着又谈论禁酒了。男人们往后仰着身体，双手插在裤袋里，象一帆风顺的人那样高谈阔论，在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上发表陈词滥调。

“我对你们讲，”弗吉尔·冈奇说，“我是这样看的，我的看法有根有据，因为我跟不少博士和懂行的人谈过；我的看法是：取缔酒馆是好事，但是应当让人们喝上啤酒和度数低的酒。”

霍华德·利特菲尔德评论说：“一般人没有理解到的是，侵犯个人自由的权利是个危险的主张。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有个国王——大概是巴伐利亚国王吧？我记得是巴伐利亚——对，是巴伐利亚，那是——一八六二年的事，一八六二年三月，他颁布了一项法令，不准在公地上放牧牲口。以前的横征暴敛，农民都忍下来了，毫无怨言，但是这项法令一颁布，他们就起来造反。那也许是发生在萨克森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它可以说明侵犯个人自由的权利的危险性。”

“一点不错——谁都无权侵犯个人自由。”奥维尔·琼斯说。

“话又得说回来，你们可别忘了禁酒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件大好事。可以防止他们浪费钱财、降低劳动生产率。”弗吉尔·冈奇说。

“对，说得有理。不过毛病出在实施的方式。”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坚持说，“国会不懂得采取正确的办法。如果由我来处理，我就这样安排：让喝酒的人领许可证，那就可以管好偷懒的工人——不让他们喝酒——同时不会干涉到我们自己

这种人的权利——不会干涉个人自由。”

大家点头，交换了赞许的眼光，说道：“对啊，那太妙了。”

“叫我担心的是，这些家伙中间有不少会去吸毒。”埃迪·斯旺森叹息说。

大家头点得更起劲了，哼哼说：“不错，有那种危险。”

朱姆·弗林克单调地说：“哦，那天我搞到一个极好的家酿啤酒的新配方。你用——”

冈奇插嘴说：“等一等！我把我的配方告诉你！”利特菲尔德哼着鼻子说：“啤酒太差劲了！你应该酿苹果酒！”琼斯坚持说：“我的配方才管用！”斯旺森恳求说：“哦，让我讲给你们听——”但是弗林克果断地接着说：“你用豆荚做原料，一蒲式耳豆荚加六加仑水，一起煮到——”

巴比特太太亲切地转向他们；弗林克匆匆讲完他最好的啤酒配方；她快活地说：“可以入席了。”

男人们在谁最后走的问题上进行了不少友好的争论，他们从起坐室穿过门厅走进餐厅的时候，弗吉尔·冈奇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说：“如果不让我坐在麦拉·巴比特旁边，好在桌子底下拉着她的手，我就不干——我就回家去。”到了餐厅，大家很尴尬地站着，巴比特太太慌乱地说：“哦，让我看——本来我想准备一些漂亮的座位卡片，不过——哦，让我看，弗林克先生，你坐那儿。”

宴会是按妇女杂志上最好的形式安排的，凉拌菜放在掏

空的苹果里，除了难以改变的炸鸡之外，每一样菜都装点成别的样子。

平时，男人们觉得很难和妇女们交谈；在"繁花"高地，调情还是一门陌生的艺术，办公室和厨房是两个毫无联系的领域。但是今晚在鸡尾酒的启发下，谈话十分热烈。每一个男人在禁酒的问题上还有不少重要的话要说，现在既然都有同座倾听，他便脱口说：

"我找到一个地方，要多少酒能买多少，八块钱一夸特——"

"你看到报上说的那个人吗？他花了一千块钱买了十箱威士忌，结果发现瓶里装的全是清水。那家伙大概是站在街角上，有一个人上前来跟他攀谈——"

"他们说有整整一筏子的私酒，运到了底特律——"

"我一直说，在禁酒方面，许多人还不理解的一点是——"

"结果搞出许多有毒的东西——木醇等等——"

"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不希望别人来叫我该怎么想，怎么做。随便哪一个美国人都不会容忍的！"

大家不把奥维尔·琼斯当作这次宴会上的风趣人物，当他说"事实上，禁酒的整个问题在于虎头蛇尾"时，大家觉得大煞风景。

等这个必不可少的话题讲透之后，谈话才转到一般性的题目上去。

人们常常很佩服地评论弗吉尔·冈奇："嘿，那家伙百无

禁忌！即使座上有女宾，他也能讲些粗俗的笑话，使太太们笑得前仰后合，我可不行，我讲的稍稍走点火，肯定就出洋相！”这会儿，冈奇又使大伙乐了，他高声对妇女中最年轻的埃迪·斯旺森太太说：“洛埃塔！我把埃迪口袋里的房间钥匙掏出来了，等大伙不注意的时候，你我一起溜回对街去好吗？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他还堂而皇之地使了一个眼色。

妇女们格格笑了，巴比特心血来潮，也想找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诸位，我希望我有胆量给你们看看我从帕顿博士那里借来的一本书！”

“乔治！你怎么搞的！”巴比特太太警告他。

“这本书呀——你说它有挑逗性还是轻的！象是人类学的调查报告，谈的——谈的是南海群岛的风俗，什么话都说出来了！这本书外面可不好买。弗吉尔，我借给你看看。”

“先借给我！”埃迪·斯旺森争道，“听起来很带劲！”

奥维尔·琼斯说：“那天我听到一件趣事，是讲两个瑞典人和他们的老婆的。”他用最地道的犹太口音，讲完了趣事，结尾部分稍稍消了毒。冈奇讲了一个更精采的。不过鸡尾酒的后劲已经过去了，讲话的人又回到谨慎小心的现实中来。

朱姆·弗林克最近到几个小城镇作了一次讲学旅行，他轻声笑着说：“回到文明地方来真太好了！我见到的一些城镇真落后！我是说——小城镇的老百姓是再好不过的，可是

天哪，他们太迟钝了，你们很难体会跟这里一些机灵的人相处是多么愉快！”

“那是肯定的！”奥维尔·琼斯喜悦地说，“小城镇的那些老百姓是世上最好的人，不过，妈呀！跟他们谈话太没有意思了。除了天气和新式样的福特汽车外，他们什么都不会谈！”

“是那样的。他们都谈同样的话题。”埃迪·斯旺森说。

“可不是吗！他们翻来复去就谈那些东西。”弗吉尔·冈奇说。

“是啊，确实奇怪。他们似乎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只会翻来复去地谈福特汽车、天气等等。”霍华德·利特非尔德说。

“可也难怪他们。他们不象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他们在智力上得不到任何启发。”朱姆·弗林克说。

“一点不错。”巴比特说，“我不希望助长你们这些有修养的人的自满情绪，不过我必须说，跟一位诗人和霍华德这样能把经济学讲活的人交往当然会使你们变得机灵！但是那些小城镇的傻头傻脑的人，除了他们相互交谈之外，没有别人和他们谈话，他们的言语当然乏味粗俗，他们的思想当然糊涂了！”

奥维尔·琼斯说：“我们还有别的有利条件——比如说，电影。那些乡巴佬一星期换一次新片子就觉得了不起了，而我们在城市里，随便哪一晚都有十来个不同的片子可供你选择！”

"是啊，我们每天跟精力充沛的高级人士打交道，当然也受到启发。"埃迪·斯旺森说。

"与此同时，"巴比特说，"轻易原谅那些乡巴佬也没有好处。假如他们没有首创精神，不象我们这样往城市跑，只能怪他们自己。作为知心朋友我们不妨说说，他们对城里人妒忌得要死。我每次回卡托巴，总是向那些跟我一起长大的人表示歉意，因为我多少可以说有些成就，而他们却依然故我。如果你象在这里一样很随便地跟他们谈话，使些手段或者表现得比较开明，他们会以为你在骗他们。我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马丁，在卡托巴——经营我父亲的小小的百货商店。我敢说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宴会服——我是说晚礼服——这种东西。如果他现在到这儿来，他会以为我们是一批——我敢说他一定呆若木鸡！是啊，先生，他们妒忌！"

朱姆·弗林克同意说："正是那样。不过我担心的是他们没有文化，不会欣赏美的事物——请原谅我的高雅。我喜欢作一些高深的讲演，朗诵我的一些最好的诗——不是报纸，而是杂志上发表的。我到乡下去的时候，只有低级的老调、俚俗的废话才受欢迎，在这里我们中间谁听到了都会慌忙躲开的。"

弗吉尔·冈奇总结说："城里人既懂得艺术又懂得生意经，我们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确实是好运气。如果我们待在一个小城镇，要开导那些大老粗，让他们适应我们在大城市的生活，肯定会自讨没趣。不过，你至少可以这么说：每一个美国小城镇都在发展人口，搞现代化。它们中间有不少肯

定能办到！有人在小城镇的十字路口张望，说他一九〇〇年在那里的时候，只有一条泥泞的街道，是啊，只有一条，人口只有九百。你一九二〇年再去那里，发现街道已经铺筑过，还有一家挺不错的小旅馆和一家第一流的妇女成衣商店——确实十全十美！你不必看这些小城镇的现状，你应该看它们的远景规划，它们都雄心勃勃，到头来都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地方——它们都要向泽尼斯看齐！”

三

作为邻居，借用一下割草机和活动扳手，他们和朱姆·弗林克的关系固然很密切，但他们还知道他是位名诗人和杰出的广告经理人；他平易的态度后面有些神秘莫测的文学激情。今晚，在杜松子酒引起的推心置腹的气氛中，他把秘诀告诉他们了：

“有一个文学方面的问题烦得我要命。我在替齐科汽车公司拟一系列的广告稿，我要把每一篇都写成一件真正的文学珍品。我主张不搞则已，要搞就得十全十美，拿出来象个样子，这些广告是我生平遇到的最棘手的东西。你们也许认为写诗要难一些——都是动感情的题材：家庭、天伦之乐、幸福等等——可是它们算不了什么。这种题材错不到哪里去；任何正派的、求上进的人，行为光明正大时的情感都是你能了解的，只要抓住它就行了。至于实业主义的诗歌，那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文学新领域。你们知道那个可以称作真正的美

国天才的人物吗？那个人的名字你我都不知道，但是他的作品应当保存下来，让后代判断今天我们美国的思想和独创性。就是那个替艾伯特亲王牌烟丝写广告的人！请听下面这一则广告：

“艾伯特亲王牌烟丝给烟斗充填了欢乐。您常听人滔滔不绝地说：‘稍稍踩一下油门’就从五迈加快到五十迈。那当然不坏，可是咱们私下谈谈，只要您叼的烟斗燃着那逗人喜欢的好东西——艾伯特亲王牌烟丝，您最好采用一种高速计算器，以便纪录您的汽车增大功率时有多快。

“艾伯特亲王牌烟丝保证使您满意，香味醇厚，怡神爽口！烟中极品，举世无俦，永远能给您莫大的享受！”

“从善如流，请速用烟斗，装上艾伯特亲王牌烟丝后，包您心情愉快，万事顺利！”

“太妙了，”汽车经理商埃迪·斯旺森赞美说，“那就是我说的男子汉文学！那个写艾伯特亲王牌广告的人——当然不只是一个人写的，肯定有一个高级的写作班子，集体讨论后由一人执笔，不管怎么说，他的对象不是婆婆妈妈的人，而是男子汉，是我这种人，我向他致敬！唯一的问题是：我怀疑能不能把商品推销出去？当然，跟所有的诗人一样，写艾伯特亲王牌广告的这个人浮想联翩，海阔天空。文章很

漂亮，但是什么都没说。我看了之后不会跑去买艾伯特亲王牌烟丝，因为根本没有谈到商品本身。只是一些空洞的辞藻。”

弗林克瞅着他：“你真蠢！难道你连文笔美不美都不懂吗？总之，我希望能替齐科汽车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你说这一段怎么样？——

> “那条白茫茫的长路正在召唤——它越过山岗，通向远方，召唤着充满活力、嘴里唱着古老的海盗歌曲的男男女女。远离单调乏味的生活，无忧无虑。速度——辉煌的速度——那不仅是暂时的狂喜——而是你我的生活！齐科汽车制造商在研究售价和式样的同时，也考虑到了这个新的伟大真理。齐科汽车跟羚羊一般敏捷，象燕子滑翔那样流畅，又如公象似的冲劲十足。每一根线条都显出华贵的气派。注意，兄弟，你想体会驾驶的艺术，请一试生活中最快捷的乐趣——齐科汽车！”

“是啊，”弗林克若有所思地说，“要说的话，它也有点优美，但是没有独创性！”

大伙同情地赞叹。

二

第九章

一

巴比特的这些朋友使他高兴，他喜欢尽主人之谊，大声嚷嚷说："各位再添一点油炸鸡，别客气！"他赞赏朱姆·弗林克的才华，但是鸡尾酒的劲头已经过去，他越吃越不快活了。斯旺森夫妇的唠叨又破坏了宴会的友好气氛。

在"繁花"高地和泽尼斯其它富裕的区域，尤其在一批已婚的年轻人中间，有许多女人整天没事可干。她们虽然不一定有用人，但家里有煤气灶、电气灶、洗碗机、真空吸尘器，厨房墙壁贴了釉面砖，非常舒适方便，家务事占不了多少时间，吃的东西大多又是从面包房和熟食店买来的。她们一般只有一两个孩子，甚至一个也没有；尽管大战后社会风气有了改变，认为参加工作是体面的事，但是她们的丈夫反对她们担任没有报酬的社会工作，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异想天开"，更怕她们挣钱后会引起闲话，说丈夫挣的钱养不起她们。她们每天也许干两小时的活，其余的时间便吃吃巧克力糖，看电影，逛马路，三三两两地打纸牌说闲话，看杂志，怯生生地想着从未成为事实的情人，闲得发慌时心里烦

躁，便数落她们的丈夫作为排遣。丈夫们当然还嘴。

在这些爱数落唠叨的人中间，斯旺森夫妇是最好的标本。

整个晚宴期间，埃迪·斯旺森公开挑剔妻子的新上衣。他说那件衣服太短、领口太低、料子薄得邪门、价钱贵得吓人。他请巴比特说句公道话：

“说老实话，乔治，你觉得洛埃塔买的那件衣服怎么样？你看是不是糟糕透了？”

“你怎么啦，埃迪？我认为那件衣服很漂亮。”

“是啊，斯旺森先生。好看极了。”巴比特太太也不同意他的话。

“听到了吗，瞧你自作聪明！你以为自己是服装行家呢！”洛埃塔振振有词地说。客人们嘴里嚼着食物，眼睛在偷看她袒露的肩膀。

“得啦。”斯旺森说，“我当然是行家，我知道这是浪费钱，满满一壁柜全是你的衣服，怎么穿都穿不坏，还要做新的，真叫我心烦。我以前也说过这种话，你根本听不进。你干什么事都要我盯着——”

大家七嘴八舌，还讲了许多话，只有巴比特一声不吭。他周围是一片朦胧；唯独他的胃是一团鲜红，乱糟糟的。“吃得太多了，不该吃这东西。”他哼哼说——同时吃个不停，吞下了一小块又凉又黏的冰砖和一块象剃须膏那样软糊糊的椰子蛋糕。他觉得肚子里仿佛塞足了黏土；他的身体要爆炸，他的嗓子要爆炸，他的脑子是一团滚烫的烂泥；他勉强支撑

着才能继续微笑叫嚷，不失“繁花”高地一家户主的身份。

假如没有客人，他早就跑到外面去散步了，免得撑出病来；但是客人们一直坐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谈个没完，他痛苦地暗忖道：“吃这么多真蠢——不能再吃了。”结果发现自己又在尝碟子里已经化成一滩水的冰淇淋。他的朋友们也不能创造奇迹了；即使霍华德·利特菲尔德从他的知识宝库里搬出一份资料，说生橡胶的化学式是$C_{10}H_{16}$，它能转化为异戊二烯，或者$2C_5H_8$，也没能使巴比特打起精神来。突然间，巴比特不仅感到厌倦，并且承认自己厌倦了，这是以前没有的情况。避开饭桌，不必坐在直靠背椅子上活受罪，懒洋洋地坐在起坐室的沙发里，确实是一大乐事。

别的人，从他们时断时续、没精打采的谈话，从他们痛苦得气都透不过来的模样看来，似乎跟他一样，在社交生活的重担和山珍海味的恐怖下受苦。有人提议玩桥牌，大家立刻欣然赞同。

巴比特从醉醺醺的感觉中恢复过来。打桥牌时，他赢了。他又能忍受弗吉尔·冈奇那种不饶人的高兴劲头了。但他还是出神地想着跟保罗·里斯林在缅因州湖畔悠游的情景。那象思乡一样，是一种压倒一切的遐想。他从未到过缅因州，可是他似乎看到了云雾缭绕的山岭和傍晚宁谧的湖泊。“保罗那个小伙子比所有这些夸夸其谈的人物都强，”他喃喃说，“我想躲开这一切。”

甚至洛埃塔·斯旺森也不能使他打起精神。

斯旺森太太长得讨人喜欢，脾气很随和。巴比特对女人没

有什么分析研究，只了解她们对于附有家具的召租房间方面的兴趣爱好。他把女人分为四类：货真价实的太太、劳动妇女、老古怪和毛头姑娘。他呆想着她们的魅力，但他又认为凡是女人（除了他自己家里的几个）都“不一样”，都“看不透”；不过他直觉地感到洛埃塔·斯旺森是可以上手的。她的眼睛和嘴唇总是很湿润。她长着一张瓜子脸，宽前额，尖下巴，嘴唇很薄，但显得有力而贪婪，眉毛之间有两道动情的弯纹。她年纪三十左右，或许更小些。流言蜚语从没有说到她的头上，但是男人和她攀谈时，自然而然地会用言语挑逗她；女人则是漠然冷眼看她。

玩牌间歇时，巴比特坐在沙发上，带着必不可少的殷勤态度和她谈话，但这是“繁花”高地不用避人耳目的献殷勤，不是调情，而是由于怕调情而产生的逃避，他说：

“洛埃塔，你今晚叫人眼目清凉。”

“是吗？”

“老埃迪可有点莽撞。”

“是啊。我真讨厌他。”

“嗯，等你厌倦你的丈夫时，你可以跟乔治大叔逃跑。”

“如果我要逃跑——我也不会跟——”

“有人对你说过你的手长得特别美吗？”

她低下头来看看自己的手，把袖管的花边拉下来盖住手，没有答理巴比特，她陷入沉思，脸上没有表情。

巴比特今晚太倦了，没有继续履行他作为一个吸引异性的（但是十分正派的）男人的责任。他慢吞吞地回到桥牌桌边

去。当弗林克太太，一个叽叽喳喳的小女人，提议玩招魂术的时候，他也不很兴奋。弗林克太太说："你们知道，朱姆能把亡魂招来，把桌子敲得砰砰直响——一点不假，真把我吓坏了！"

聚会的太太们整个晚上没有怎么出头露面，现在她们当仁不让，纷纷嚷道："对，咱们玩吧！"因为庸俗的物质方面的东西是男人们追逐的，灵魂之类的玄妙的东西则是女人喜爱的。熄了灯，房间里很暗，大家围桌而坐，男人们相当严肃，显得傻乎乎的，女人们微微颤抖，十分激动。男人们拉着她们手时，她们笑着说："你们放老实些，不然我就声张出来！"

当洛埃塔·斯旺森悄悄地握紧巴比特的手时，他稍稍有点激动，对生活又感到了兴趣。

他们大家身体往前凑，全神贯注。有人使劲吸了一口气，大家一惊。在门厅映过来的暗淡的光线下，他们显得不真实，觉得灵魂仿佛要脱离肉体。冈奇太太短促地尖叫一声，大家故意逗笑地惊跳一下，但是弗林克用嘘声示意，他们马上不敢作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突然听到一个敲击声。他们睁大眼睛盯着弗林克半露在外面的手，发现他的手好好搁着，根本没有动过。他们身体动了一动，假装并不惊异。

弗林克严肃地说："有人在那儿吗？"砰的一响。"敲一下是不是表示'对'？"砰的一响。"敲两下表示'不对'？"砰的一响。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不要请求让我们同哪一位已故的伟大人物的灵魂取得联系？”弗林克含糊地说。

奥维尔·琼斯太太要求道：“哦，咱们找但丁[1]说话！我们在读书会里读过他的作品。你知道他是谁吧，奥维尔。”

“我当然知道他！意大利诗人。你以为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吗？”她的丈夫觉得那句问话对他是个侮辱。

“是啊——那个到地狱去旅游的家伙。我没有读过他的诗，不过在大学里听说过他。”巴比特说。

“那么，有请但丁先生！”埃迪·斯旺森拖长声音说。

“你找他一定很容易，弗林克先生，你跟他是同行诗人。”洛埃塔·斯旺森说。

“同行诗人，什么话！你是怎么想的？”弗吉尔·冈奇反对说，“作为前辈来说，我想但丁也许有两下子——当然，我并没有认真看过他的作品——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假如要他一本正经地搞实用文学，象朱姆那样，每天替机器业辛迪卡写一首诗，他准干不了！”

“一点不错，”埃迪·斯旺森说，“那些老家伙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磨。说真的，如果给我一年时间，光写但丁写的那种老古董诗，我也能写。”

弗林克说：“大家别作声啦！我请他来……啊，欢笑的眼睛，劳驾去到碧落终极，把但丁的灵魂请来，让我们这些

[1] 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他的代表作长诗《神曲》以梦幻故事的形式，用隐喻象征的手法，描写作者游历地狱、炼狱、天堂的情景，反映了中世纪意大利社会生活。

凡夫俗子聆听他明睿的语言。”

“你忘了把地址告诉他：地狱，‘烈火’高地，硫黄大街1658号。”冈奇轻声笑着，别人却觉得他这种说法有点亵渎神明。他还说：“也许敲出声音来的只是朱姆，不过假如这一切确实有点名堂，跟一个古时候的老家伙谈谈也是快事——”

砰的一响。但丁的灵魂来到了乔治·巴比特的起坐室。

他仿佛很乐意回答他们的问题。据他说，今晚跟他们聚聚，他感到很高兴。

弗林克把字母挨个儿念出来，念到合适的字母，鬼魂就敲一下，这样它要传达的信息慢慢连贯起来。

利特菲尔德用学者的声调问道：“您在天堂里过得不错吧，大师？”

“我们在天外天过得非常快乐，先生。你们在研究招魂术这一伟大真理使我们感到高兴。”但丁回答。

围桌而坐的人敬畏地动了一下，女人的紧身胸衣和男人的衬衫前襟窸窣发响。“也许——也许这里面真有什么名堂？”

巴比特另有担心的事：“也许朱姆·弗林克真是一个招魂术士！作为文学家，朱姆一直象是个大好人；他参加了查塔姆路长老会教会，经常出席促进者俱乐部的午餐会，喜欢雪茄、汽车和刺激性的故事。不过他暗地里也许——说到头，这种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家伙真叫你吃不透；一个入了魔的招魂术士几乎跟社会主义者一样！”

有弗吉尔·冈奇在场时，总是没有一个人能长时间保持正经。他现在又开玩笑了："问问但丁，杰克·莎士比亚和老维吉尔①日子过得怎么样——就是那个名字起得跟我差不多的人——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来玩玩这种熄了灯、映电影似的把戏！"他大声说。大伙一听都乐了。琼斯太太尖叫起来，埃迪·斯旺森想知道但丁除了头上戴一顶桂冠之外，身上什么都不穿，会不会着凉感冒。

高兴的但丁恭恭敬敬地作了回答。

可是那种可憎的不满意的感觉又开始折磨巴比特了，在暝暗中，他沉郁地想道："真没意思——我们都这么轻率，却自以为很精明。象但丁这样的人居然——我倒想看看他的作品。不过我不会有此闲情逸致。"

他产生了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仿佛自己站在嵯峨的峭壁上，背后的天空乌云密布，他孑然一身，庄严肃穆。他突然觉得他最好的朋友也不屑一顾。他捏紧洛埃塔·斯旺森的手，从肉体的温暖中得到一点慰藉。他又犯旧毛病了。他摇摇头，让自己清醒一下。"我今晚怎么搞的？"

他拍拍洛埃塔的手，表示刚才的一捏并不是故意轻薄，并且对弗林克说："喂，你能不能让老但丁把他的诗念一点给我们听听？你对他说：'您好，先生，近来怎么样，您上哪儿去？念首小诗好吗，先生？'"

①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前19年）：古罗马诗人，代表作史诗《伊尼特》，歌颂罗马历史，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文学有很大影响。

二

开了灯；妇女们都坐在椅子边上，不踏实的神情象是等正在讲话的人一住口就要对她们的丈夫说："亲爱的，我想我们现在该告辞了吧。"这一次巴比特没有咋咋呼呼地引大家说话，让聚会继续下去。他想到——有件事他要彻底想一想——但在他思索时，客人们又谈开了。（"他们干吗不回家！他们干吗不回家！"）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发表议论说："只有在美国，政府不仅仅是一个组织社会生活的机构，而且是一个道德理想。"论点的深刻使他有所触动，但不是很感兴趣。（"不错——不错——他们不打算回家了吗？"）他通常很喜欢听听有关汽车行业的"内部消息"，但是今晚几乎不去注意埃迪·斯旺森透露的话："假如你们想买一辆比标枪牌高一档的车子，齐科是最划算的。两星期前——你们注意——那可是一次不耍花招的测试，他们开了辆旧的齐科旅行车，用末档速度，照样爬坡上了托纳旺达山，有人告诉我——"（"齐科——确实是好车子，不是——他们打算在这里呆一宿吗？"）

他们终于真地要走了，纷纷说："今晚过得太痛快了！"

表现得最友好的是巴比特，他一面滔滔不绝地应酬周旋，一面却在暗忖："我总算熬过去了，刚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简直支持不下去。"他准备体会主人的最微妙的乐趣：

午夜松了一口气时取笑他的客人。关好门后，他大声打哈欠，挺起胸膛，动动肩膀，嘲笑地转向他妻子。

她满脸喜色。“啊，太好了，可不是吗！我知道他们每一分钟都很高兴。你说呢？”

他不能这么干。他不能嘲笑。那简直象是嘲笑一个正在兴头上的小孩。他撒了一个大谎：“当然啦！今年最精采的聚会，没说的。”

“晚饭真不赖！我真地觉得炸鸡好吃极啦！”

“当然啦！够得上国宴的水平。我好长时间没有吃到这么好的炸鸡了。”

“马蒂尔达炸得真棒！你觉得汤是不是也鲜美？”

“那还用说！好极了！我记得赫克还是崽子的时候，才喝过这么好的汤！”但是他们的声音越来越低。他们站在门厅里，上面的电灯罩是镍框红玻璃的，四四方方象个盒子。她直盯着他。

“怎么啦，乔治，你的声调——你的声调仿佛并不真正高兴。”

“我真地高兴！我当然高兴！”

“乔治！怎么回事！”

“哦，我想我大概有点累，事务所里工作相当忙。我需要出去休息一个时候。”

“再过几个星期我们要去缅因了，亲爱的。”

“是啊——”接着，他直言不讳地说，“麦拉，我认为最好让我早一点去。”

“你不是和人约好在纽约谈生意吗？”

“什么人？哦，当然。那个人。哦，那件事已经结束了。不过我要早一点到缅因去——钓钓鱼，钓一条大鳟鱼！”他不自然地、神经质地笑着。

“那我们干吗不去呢？维隆娜和马蒂尔达两个人能照管好这个家，如果你认为我们有条件，你我两个人随时都可以去。”

“不过——最近我一直神经过敏，我想如果让我一个人先去休息一下，也许好一些。”

“乔治！你不要我一起去吗？”她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因此既不是伤心，也不是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只是可怜巴巴地站着，脸红得象煮熟的甜菜头。

“我哪能不要你一起去！我只是说——”他想起保罗·里斯林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了，绝望的程度不亚于她，“我只说，象我这样一个怪脾气的老家伙，有时候一个人待着，让情绪安定一下，也是好事。”他想装出父亲般关怀的口气，“等你和孩子们来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比你们早几天去缅因——我就可以陪你们好好玩一阵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声音洪亮地哄她，笑容可掬，象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传道师在为复活节的信徒们祝福，又象一个幽默的讲演人在结束他的妙论，象所有搞欺骗勾当的男人。

她眼睛盯着他，脸上的欢乐表情已经消失了。“难道我们出去度假时我给你添麻烦了吗？难道我没有增添你的乐趣吗？”

他垮了下来。突然间，他变得歇斯底里了，象是一个大喊大叫的婴孩：“是的，是的！确实是的！你不明白我已经要垮了吗？我已经支持不住了！我得关心我自己！我告诉你，我得——我讨厌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我得——”

现在她似乎是个老练的、能保护别人的人。“当然啦！你该自由自在地玩玩！你干吗不找保罗一起去，你们两个可以钓钓鱼，消遣一下？”她踮起脚尖拍拍他的肩膀，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那会儿他不仅是出于习惯地喜欢她，而且对她的力量有了依赖性。

她快活地嚷道：“你现在到楼上去，上床睡吧。这里的事情让我们来做。我会去看看门窗是否全锁好了。你去吧！”

他醒着躺了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这段时间简直象是凄凉的永恒，一种原始的恐惧使他微微颤抖，他明白他已经得到了自由，但是有了如此陌生、叫人如此为难的自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十章

一

保罗和齐拉·里斯林夫妇住在雷维尔斯多克支路的一套公寓里，那个街区的公寓房子是全泽尼斯最紧凑的。把床铺推进镂壁橱之后，卧室就变成了起坐室。厨房里是一排小橱，电气灶、铜水槽和电冰箱分别安在小橱里，偶尔有几家还雇一个巴尔干国家的女佣。这个街区的一切都极端现代化，除了汽车房以外，一切都压缩得不能再小了。

巴比特夫妇去雷维尔斯多克支路拜访里斯林夫妇。去看这对夫妇是个凶吉未卜的冒险；有趣但往往也使人困窘。齐拉长着金黄头发，活跃、成熟、嗓音刺耳、乳房高耸。当她带着恩赐的态度显得兴致好的时候，她有趣得叫人坐立不安。她对人们的评论辛辣尖刻，对于大家心照不宣的虚假伪善，她往往一语道破。你觉得她说得有理，但听了却局促不安。她跳起舞来放浪形骸，引得大家都高兴，但是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她会突然发脾气。她老是发脾气。生活仿佛是一个暗算她的阴谋，她愤怒地加以揭露。

今晚她挺和气。她只暗示说奥维尔·琼斯有一绺头发是

假的，朱姆·弗林克太太唱歌的声音象是高速行驶时的福特汽车引擎，准备竞选议员的泽尼斯市长奥蒂斯·迪布尔是个爱说大话的傻瓜（这倒是事实）。巴比特和里斯林夫妇疑惑不安地坐在织锦面的硬椅子上，那间小起坐室有一个壁炉架，但没有壁炉，崭新的自动钢琴上盖着一块厚实的金线织品。里斯林太太突然尖声说："来吧！咱们干一些带劲的事儿！保罗，把你的小提琴拿出来，我要让乔治好好跳一会舞。"

巴比特夫妇很严肃。他们在策划去缅因的事。巴比特太太满脸堆笑地试探说："工作了一冬，保罗是不是跟乔治一样觉得很累？"这时候，齐拉想起一件不舒心的事；当齐拉·里斯林想起不舒心的事，觉得自己受到亏待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停顿下来，非对这件事作出处理不可。

"他累了？不，他可不累，他只是发疯罢了！你们认为保罗很讲道理，是啊，他喜欢装出一副小羊羔的样子，其实他跟骡子一样倔。如果你跟他一起过日子，你就会发现他多么好！他假装温顺，然后可以为所欲为。而我，我却背上了老古怪的坏名声，假如不是我偶尔发作一下，找些事，我们会干枯死的。他什么地方都不去——说说昨天晚上吧，就因为汽车坏了——那也是他的错，因为他早该把车开到修理站去，检查检查蓄电池——他不愿意乘电车去电影院。我们还是去了，结果碰上一个不讲道理的售票员，保罗一声都不吭。

"我站在平台上等前面的人让我走进车厢里面去，那个畜生，那个售票员，朝我嚷嚷：'喂，你动动窝，往里走！'

嘿，我活到这么大还没碰到说话对我这么不客气的人！我十分诧异，回过头去——我想这肯定是误会，我很和气地对他说：‘您是跟我说话吗？’他还是冲着我直吼：‘就是说你呢！你这么耗着，车子还要不要开！’我看出他是那种没教养的下流坯子，对他客气全是白搭，便停下来瞪着他说：‘对——不——起，不是我耗，前面的人不动，我怎么走呀。再说，年轻人，你听着，你这个下流的、嘴里不干不净的、不识好歹的混蛋，你根本不是个玩意儿！看我不向电车公司报告，你这个喝醉酒的流氓穿了一身制服居然想侮辱一位太太，你那些脏话留给自己用吧。’说着，我等保罗替我出头，表明他至少还是半个男子汉，他倒自在，站在那儿假装一句话也没听见，我便对他说：‘喂！’——”

“哦，别说啦，别说啦，齐拉！”保罗呻吟似地说，“谁都知道我窝囊，你是惹不起的，到此为止，别说啦。”

“到此为止？”齐拉的脸皱得象美杜莎①，她的声音象一把长满铜绿的匕首。她有理不让人，为自己的坏脾气感到得意。她自以为是匡正时弊的人，跟那种人一样，一有以主持公道的名义来刻薄一番的机会，她当然不会放过。“到此为止？如果人们知道有多少事情我都没有追究——”

“哦，别这么蛮横。”

“哼，我不蛮横的话，你更要来劲！你会每天睡懒觉，中午才起来；象白痴一样拉小提琴，拉到半夜！你生来就是懒，没出息，窝囊废，保罗·里斯林——”

①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目光直接看到她的人立即化为石头。

“哦，齐拉，别那么说；你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巴比特太太反对说。

“我要说，我说的全是心里话！”

“哪能这样，齐拉！”巴比特太太象当母亲那样瞎操心。她年纪不比齐拉大，但乍看起来要大一些。她娴静、丰满、成熟，齐拉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但头发经过漂白，成了金黄色，胸衣束得非常紧，看不出有多少年纪，只知道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你哪能这样说可怜的保罗！”

“保罗确实穷得可怜！如果我不刺激刺激他，让他上进，我们两个都会穷得可怜，都得进济贫院！”

“齐拉，听着，乔治和我只是谈论保罗整年工作很辛苦，我们认为如果他们两个男的能出去消遣消遣就好了。我劝乔治先去缅因打前站，等我们全家到达时，他已经消除疲劳了，我想如果保罗能安排一下，跟乔治一起去，就太好啦。”

保罗听到他的逃避计划给挑明了，从冷漠状态中猛地惊醒过来。他搓着手指，双手微微抽搐。

齐拉拖长声音说：“是啊！你真运气！你可以放乔治一个人去，不必守住他。肥胖的老乔治！他从不偷看别的女人！他没有这份胆量！”

“谁说我没有！”巴比特正要激烈地维护自己无法估价的道德败坏，保罗打断了他的话。保罗的脸色很吓人，他很快地站起身，彬彬有礼对齐拉说：

“我猜想你是说我有许多情人。”

“正是这样！”

“那么好吧，亲爱的，既然你自找麻烦，我不妨告诉你，过去十年中我总是有这个或那个漂亮的年轻姑娘给我一些安慰，只要你继续这么和蔼可亲，我也许会继续欺骗你。这并不是难事。因为你太蠢啦。”

齐拉急促不清地说了些话；她尖声吼叫；一连串的辱骂声中根本辨不出什么字句。

这时候，温和的乔治·福·巴比特突然变了样。如果说保罗脸色吓人，如果说齐拉象那个狂怒的蛇发女怪，如果说适合于雷维尔斯多克支路的文雅的情调被撕成赤裸裸的憎恨的碎片，最可怕的却是巴比特。他跳了起来，身材仿佛非常高大。他抓住齐拉的肩膀。他脸上完全没有经纪人小心谨慎的神色，他的声音是残忍的：

“这一套该死的无聊把戏我已经看够了。齐拉，我认识你已有二十五年，据我所知道，你从不放过折磨保罗的机会。你不能算刻毒。你比刻毒更坏。你是个傻瓜。我对你说，保罗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你占了做女人的便宜，想尽办法含沙射影，凡是正派的人都讨厌你。象保罗这样的人跟我一起出门，凭什么要征求你的允许，你算是老几？你自以为象维多利亚女王那样有权有势，象克娄巴特拉皇后那样艳丽绝伦。你这个傻瓜，难道你看不出人们在背后嘲笑你吗？”

齐拉呜咽地说：“我从没有——从没有——我一辈子没有碰到这样对我说话的人！”

“当然没有，不过大家背后就是这么说你的！一直如

此！他们说你是个爱骂街的老泼妇。一点不错，老泼妇！”

这一懦怯的攻击把她打垮了。她眼睛黯然失色。她哭了。但是巴比特仍旧无动于衷地盯着她。巴比特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负责官员；保罗和巴比特太太敬畏地望着他；他一个人完全有能力处理这件事。

齐拉感到苦恼。她哀求道：“人们不至于这样看待我吧！”

“当然是这样看待你！”

“我是个坏女人！我太伤心了！我要杀了我自己！我什么都愿意干。哦，我要——你要我干什么？”

她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但她从中也得到乐趣。对于饱经世故的人来说，看到一个彻底的、戏剧性的、为了保全自己而作出的屈辱场面是再愉快不过的事了。

“我要你让保罗跟我一起去缅因州。”巴比特要求道。

“我能做些什么呢？你刚才还说我是个白痴，谁都不把我当作一回事。”

“你能做些事，当然能做！你该做的是别再风言风语，说他一离开你眼皮底下，他就会去追求别的姑娘。说实话，你一开头就把保罗看歪了。你得有点头脑——”

“我一定照你说的做，乔治。我知道自己不好。哦，原谅我，你们大家都原谅我——”

她从中得到了乐趣。

巴比特也这样。他淋漓尽致地谴责了齐拉，然后又虔诚地宽恕了她，他带着妻子大模大样离开保罗家后，向她辩

白说：

“这么压齐拉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只有这样才对付得了她。天哪，我说得她几乎要下跪了。”

她平静地说：“是啊。你当时太过分了。你有些做作。你自以为是个多么好的人，当时觉得痛快吧！”

“天哪，那也是不得已！我当然料到你不会站在我一边！我料到你总是帮你们女人说话的！”

“是啊。可怜的齐拉，她不快活。然后就在保罗头上出气。她住在那套小公寓里没事可干。她想得也太多了。她年轻时长得漂亮，性情愉快，她不愿意失去这一切。你刚才的做法太卑鄙了。你——还有保罗，吹嘘自已的风流韵事，叫我觉得丢人！”

他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在回家经过四个街区的路上，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坏心情，觉得他的崇高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到了家门口，他抛下她走开了，高傲地、自以为是地踩着草坪。

有一个念头使他震惊：“天哪，也许她有道理——有部分道理？”过度劳累使他敏感得不很正常；他认为自已一贯正确，难得对此表示怀疑，这次却没有把握了；他望望初夏的夜色，闻闻润湿的青草的气息，接着想道：“我才不管呢！我实现了我的打算，我们要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为了保罗，我什么事都愿意干。”

二

他们在专门经售体育运动用品的艾亚姆斯兄弟公司采购去缅因州的装备。促进者俱乐部的会员威利斯·艾亚姆斯帮他们出主意。巴比特高兴得简直象发疯似的。他大声嚷嚷，跳跳蹦蹦。他对保罗说："真不坏，呃？置办用品真有意思，呃？老威利斯·艾亚姆斯亲自下柜台来接待我们！假如那些采购去北湖度假用品的人知道我们竟然是去缅因州的话，他们会妒忌得厥倒的，呃？……来啊，艾亚姆斯兄弟——威利斯。你的机会来啦！我们是一对容易上当受骗的傻瓜！嘿！让我到处看看！我要把整个商店都买下来！"

他贪婪地盯着钓鱼杆和漂亮的、长达大腿根的橡皮靴，有赛璐珞小窗的帐篷，折叠椅子和冰箱。他什么都想买。平时总是由他隐隐约约地保护保罗，现在却是保罗在劝阻他别胡来。

威利斯·艾亚姆斯是个既有诗意又善于外交辞令的推销能手，他谈到钓鱼用的假蝇时，连保罗也兴致勃勃。艾亚姆斯说："你们两位当然知道，分歧最大的在于假蝇的干湿。我个人主张用干的。干的更有趣。

"如果你照我的话办，乔治，你最好多买些这种夜明的假蝇，还有银莎草，红蚂蚁。对，老兄，红蚂蚁是极好的钓饵！"

"太对啦！那才是真正的钓饵！"巴比特高兴得嚷

起来。

“是啊，先生，”艾亚姆斯说，“红蚂蚁是真正地道的钓饵！”

“啊，我想，等我把这样一个红蚂蚁扔到水面的时候，鳟鱼老先生准会忙不迭地挤过来的！”巴比特肯定说，他那双肥胖的拳头狂喜地做了一个甩钓丝的动作。

“是呀，围在栅栏里的鲑鱼也会上钩。”艾亚姆斯说，尽管他从没有见过鲑鱼栅栏。

“鲑鱼！鳟鱼！喂，保罗，你看到吗，乔治大叔穿着卡其裤子，早上七点来钟，一条一条地钩上来啦！嘿！”

三

他们连自己都难以相信，居然搭上了去缅因州的纽约快车，居然没有带家眷。他们自由自在，待在男人的世界，坐在普尔门卧车的吸烟室里。

车厢窗外一片朦胧，偶尔点缀着一些神秘的金黄色灯光。在火车的晃动和权威性的卡搭声中，巴比特充分意识到自己在行进，不断地行进。他探身向前，对保罗说：“能旅行真不坏，呃？”

吸烟室是一个赭色钢皮板壁的小房间，里面大多是巴比特称之为“难得遇到的好人——真正的交际家”的人。长椅上坐着四个人：一个是胖子，胖脸显得很机灵；一个戴绿色丝绒帽子，眼神象刀一般锐利；一个非常年轻，叼着一个假

琥珀烟嘴；还有一个就是巴比特。他们对面两张皮转椅上坐着保罗和一个瘦长的老式打扮的人，样子十分精明，嘴角有两道长皱纹。他们都在看报或者看有关皮鞋皮靴和陶器的商业杂志，都在等待交谈的乐趣，首先打开僵局的是那个第一次乘坐普尔门卧车旅行的非常年轻的人。

"嗨，我在泽尼斯过的几天太妙啦！"他扬扬得意地说，"只要了解内情，在泽尼斯可以象在纽约一样花天酒地！"

"是啊，我敢打赌，你什么都玩遍了。你一上火车，我就看出你不是个规矩角色！"胖子吃吃笑着说。

其余的人高兴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

"嗯，那算不了什么！我想我在林荫地见到的东西，你们从没见识过！"小伙子不以为然地说。

"哦，那还用说！你准是象个小淘气鬼那样舐着喝麦乳精！"

年轻人起过了带头作用，大家也就不再理会他，自己谈开了。只有保罗独身坐着，在看报上的连载故事，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除了巴比特之外，别人都把他当作一个势利的怪物，一个阴阳怪气的人。

他们之中谁说了什么话根本搞不清楚，也没有搞清楚的必要，因为他们的想法相同，并且都以大言不惭、自信武断的态度把这种想法表达出来。如果作出任何已知结论的不是巴比特，至少是他向作出结论的人眉飞色舞地表示支持。

"说到那一点，"第一个人说，"泽尼斯卖酒的地方真

不少。简直到处都卖。我不了解各位对于禁酒有什么看法，可是我总觉得，对于缺乏意志力的可怜虫来说，禁酒大有裨益，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却是侵犯个人自由了。”

“说得太对啦。国会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个人自由。”第二个附和说。

有一个人走进吸烟室，由于没有空座位，他只能站着抽香烟。他是个外人；他不属于吸烟室的世家。先在里面的人冷冷地瞧着他，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下颏，但一直没人理他，他放弃了搭讪的打算，悄悄出去了。

“我刚在南方走了一趟。那边的生意情况不大好。”商议会的一个成员说。

“真的吗？不大好吗，呃？”

“不好，依我看不够正常。”

“不够正常，呃？”

“可以说不正常。”

商议会的成员都审慎地点头称是：“对，不符合正常的标准。”

“西部的生意情况也不理想，还差得远呢。”

“一点不错。我想旅馆行业已经受到了影响。不过那也是好事；这些旅馆里一个糟糕透顶的房间以前每天收费五元——也有收六元七元的！——如今收四元都很乐意，并且还可能提供一些服务。”

“一点不错。提起旅馆，那天我在旧金山，第一次住圣弗

朗西斯旅馆，确实高级。”

“说得对，老兄！圣弗朗西斯是个好地方——不折不扣的第一流。”

“一点不错。我同意你的说法。是个第一流的旅馆。”

“嗯，不过各位有谁住过芝加哥的里普尔顿旅馆？我不喜欢找岔子——我认为凡是可能的时候都应当促进——不过在所有冒充第一流旅馆的破地方中间，里普尔顿是最最坏的。下次我要找他们，把话说说清楚。各位知道——嗯，也许各位并不知道，我是习惯于第一流的招待的，只要价格合理，付几个钱我不在乎。那次我到芝加哥时已是深夜，里普尔顿离车站不远——以前我没有去过，我吩咐出租汽车司机送我去——每次晚上到一个地方，我总是主张坐出租汽车，虽然多化一点钱，还是值得的，因为你第二天一早就要起来，出去推销——我吩咐司机说：‘喂，把我送到里普尔顿去。’

“我们到了旅馆，我快步走到服务台对值班的人说：‘老兄，有带浴室的好房间吗？’嘿，他那副神情象是我在向他推销次货或者要求他假日加班干活似的！他冷冰冰地看我一眼，没好气地说：‘不知道，朋友，我查查看。’接着，他躲到登记房间号码的文件柜后面不见了。我想他大概是打电话给信用协会和美国安全同盟去了解我是不是可靠——反正待了好长时间——也许他去睡觉了，最后他出来，悻悻地看着我，阴沉地说：‘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个有浴室的房间。’‘你真好——给你添麻烦啦——我得花多少钱？’我非常客气地说。‘每天七块钱，朋友。’他说。

"时间已晚，再说反正可以报销——如果不是公司花钱而由我自己掏腰包，我宁肯在大街上溜达一整夜，不让那家混帐客栈敲掉我七块大钱！既然不是我自己花钱，我就算了。服务台的职员叫醒了一个侍者——一个好小伙子——年纪不会比七十九岁大一天——他参加过葛底斯堡战役[①]，但并不了解战役已经结束。从他瞧我的神气来看，我想他把我当作支持南部联邦的人——这个里普·范·温克尔[②]把我领到一个地方——事后我才知道，他们管这叫做房间，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搞错了——我以为他们打算把我塞进救世军募捐用的箱子里呢！这种地方每天还收七块钱！真见鬼！"

"是啊，我也听说里普尔顿相当差劲。我去芝加哥总是住在黑石或者拉萨尔——第一流的旅馆。"

"喂，你们有谁在特雷霍特的白桦谷旅馆住过？那地方怎么样？"

"哦，白桦谷是第一流的。"

（他们花了十二分钟讨论旅馆情况，涉及的地方有南骞、弗林特、代顿、塔尔萨、威奇塔、沃思堡、威诺纳、伊利湖、法戈和穆斯乔。）

"提起价格，"戴绿丝绒帽子的人一面用手指摆弄挂在

---

①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军队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大败南方军队，时为1863年。

②里普·范·温克尔是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见闻杂记》中的人物，原系纽约州的荷兰移民，酒后酣睡二十年，醒时沧海已变桑田，世道大异，美国已宣布独立。

他那条沉甸甸的表链上的一枚麋鹿牙齿，一面评论说，“我倒想知道衣服料子什么时候才会便宜下来。就说我身上这套衣服吧。”他捏捏裤腿管。“四年前我花了四十二元五毛做的，确实很值。可是那天我走进一家商店，想看看衣服，营业员随手抽出一套，说实话，那种衣服简直不能穿。出于好奇，我问了一声：‘那套东西要卖多少钱？’‘东西，’他回说，‘你怎么叫它东西？是上好料子，全羊毛的——’真是活见鬼！明明是植物纤维，棉花种植场里的货色！营业员说：‘全羊毛的，我们卖六十七元九毛。’‘哦，是吗！’我说，‘我才不买呢。’接着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我对我老婆说：‘只要你还有缝缝补补的气力，能替我把爸爸的旧裤子打几个补丁，咱们就凑合着别添衣服了。’”

“说得对，老兄。拿硬领来说吧——”

“嗨！慢着！”胖子反对说，“硬领怎么啦？我是卖硬领的！你们可知道硬领的做工比以前涨了百分之二百零七——”

他们一致认为既然他们的胖子老朋友是卖硬领的，那么硬领的价格准没问题；但是其它服装用品贵得叫人伤心。如今他们互相爱慕了。他们深入探讨了生意的科学，指出制造一把犁头或者一块砖头的目的就在于把它们卖出去。对他们来说，浪漫的英雄人物已经不是骑士、行吟诗人、牧童、飞机驾驶员或者年轻勇敢的检察官，而是伟大的营业主任，这种人的玻璃桌面的写字台上放着一本《推销问题分析》，他的贵族头衔是“急流勇进”，他本人和他年轻的部下都献身

于广大无边的推销事业——并不是推销某一种特定的商品，也不是为某一个特定的人或向某一个特定的人推销，而是纯粹的推销。

这一番有关本行的谈话引起了保罗·里斯林的兴趣。虽然他平时爱拉小提琴，是个婚姻不幸的丈夫，但也是推销油毛毡的好手。他听那胖子谈论商业刊物和宣传品在促进旅行推销员方面的作用；他自己也出了一两个绝妙的主意，比如说，化两分钱邮票寄一些商业通函。接着，他却犯了一个错误，触犯了好人帮的神圣法规。他又犯了清高的毛病。

火车快到一个城市。他们经过郊区一家钢铁厂，鲜红和桔黄的火光映在死灰色的烟囱、包铁皮的墙壁和阴沉的转炉上。

“天哪，瞧那儿——真美啊！”保罗说。

“那还用说，朋友。那是谢林－霍顿钢铁厂，我听说老约翰·谢林在大战期间从军工订货里实实足足赚了三百万块钱！”戴丝绒帽子的人肃然起敬地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指工场堆着废销旧铁，给火光一映，明暗对比，别有情趣，显得很美。”保罗说。

大家瞪着他，莫名其妙，巴比特得意地说：“保罗独具慧眼，对美的地方、有情趣的景象等等特别敏感。如果他不干油毛毡这一行，很可能成为作家之类的人物。”

保罗的神色有点不高兴。（巴比特有时搞不清楚，保罗对他诚心诚意的捧场是不是领情。）戴丝绒帽子的人咕哝说：“嗯，我个人却认为谢林－霍顿的工厂搞得很脏。乱七八

糟。不过你觉得别有情趣，爱这么说，也不犯法。”

保罗绷着脸，继续看他的报纸，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火车上。

“咱们什么时候到匹茨堡？”巴比特问道。

“匹茨堡？我想——不，那是去年的时刻表了——等一等——让我想想看——这儿就有一张时刻表。”

“不知道是不是正点？”

“当然啦，肯定差不了多少。”

“不，前一站已经晚点七分钟。”

“是吗？真的吗？嘿，我以为我们这趟车还正点呢。”

“不，晚了七分钟左右。”

“不错，晚了七分。”

服务员进来了——一个穿着有铜纽扣的白上衣的黑人。

“我们晚点多少时间，乔治？”胖子问道。

“说实话，先生，我不知道。我认为列车没有怎么晚点。”服务员说。他把毛巾折好，熟练地扔到洗手盆上面的架子上。大伙阴沉地看着他，等他离开之后，大不以为然地说道：

“不知道如今这些黑鬼是怎么搞的。回话一点都没有礼貌。”

“一点不错。他们变得对人毫不尊敬。以前的黑人规规矩矩——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现在这些年轻的黑家伙都不愿意当服务员，不愿意摘棉花。哼！他们想当律师、当教授，天知道他们想当什么！我说，这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

了。我们应当联成一气，让黑人，对，还有黄种人，知道他们的身分。我可没有半点种族歧视。我最乐意看到黑人兴旺发达——只要他安分守己，别打算夺走白人理所当然的权力和生意。”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还有一件事我们也得办一办，”戴丝绒帽子的人说（他姓考普林斯基），“那就是不让这些该死的外国人混进我们美国。感谢上帝，我们开始限制移民了。该让这些南欧人、东欧人明白，我们这里是白人的国家，不需要他们。等我们把现有的外国人同化，教他们懂得了美国主义的原则，把他们转变成正派的人之后，那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再放一些人进来。”

“说得对。确实应该这样。”他们评论道，然后转到比较轻松的话题上去。他们海阔天空地谈着汽车价格、轮胎行驶里程、石油股票、钓鱼以及达科他州小麦收成的前景。

但是那个胖子觉得谈这种话是浪费时间，有点不耐烦。他经常出门，讲究实际。他早就声明自己是个“男子汉”。现在他向前凑去，露出一副狡猾幽默的神情，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嘟囔着说：“哦，伙计们，咱们免了这一套，谈些真玩意吧！”

他们谈得十分活跃亲切。

保罗和那年轻人走了。其余的人靠在长椅上，解开了坎肩的纽扣，脚搁在对面的椅子上，把那些富丽堂皇的黄铜痰盂拉近一些，拉下丝窗帘，挡掉车外叫人看了不舒服的陌生的夜色。每次哄笑之后，他们嚷道：“哈，从没听说过这样

的事——”巴比特兴高采烈，男子气概十足。火车停靠一个大站时，四个人下车在水泥月台上来回走走，上面是天桥和庞大的、被烟熏黑的棚顶，仿佛乌云密布的天空，旁边是一堆堆装鸭子的木条箱和宰好的半爿半爿的牛肉，这个陌生的城市使他们感到神秘。他们并排踱步，象老朋友似的欢畅。月台上响起了“统统上车”的拖长的召唤声——有如黄昏时分山区居民的呼应——他们急忙上车，又回到吸烟室，继续谈轶闻趣事，一直谈到清晨两点钟，大笑和雪茄烟雾使他们的眼睛都湿润了。他们分别时，互相握手，格格笑着说：“先生，谈得真痛快。没时间再谈下去太遗憾了。认识你真高兴。”

巴比特躺在闷热得象坟墓一样的普尔门卧车的铺位上，想起胖子念的那首描写一个故作放荡的太太的打油诗，还觉得好笑。他拉起窗帘；枕头太低，他用一条肥胖的手臂枕在头下，面朝着车外纷纷退去的树影和惊叹号似的乡村里的灯光。他快活极了。

第十一章

一

他们在纽约换车，要等四个小时。巴比特想看的是宾夕法尼亚旅馆；他上次来纽约时，这家旅馆还没有盖起来。他抬头望着这个高大的建筑，自言自语说：“两千两百个房间和两千两百个浴室！世界上任什么建筑都不能跟它相比。天哪，他们的进帐准有——假如房间租金每天是四元到八元，我想有的房间可能要十元一天——四乘两千二——以六乘两千二计算吧——还有餐厅等等其他收入，每天进帐总数在八千和一万五千之间。每天有这个数目！简直难以想象！了不起的城市！当然，泽尼斯的人比这里爱吹牛的家伙更富于个人首创精神，不过我还得承认纽约有它的长处。是啊，你确实了不起——在某些方面。喂，老保罗勃斯，我想值得一看的地方我们已经看过了。剩下的时间，咱们干什么？看电影？”

保罗想看看航班轮船。“我一直想去欧洲——哎，在我两腿一伸之前，总有一天我会去的。”他叹息说。

他们在北江一个简陋的码头上看一艘大轮船的船尾，那

是阿基塔尼亚号，她的烟突和无线电天线杆高耸着，超过了码头建筑。

"哎呀，"巴比特低沉地说，"到英国去一次，瞧瞧那些古迹和莎士比亚出生的地点也不坏。何况你什么时候想喝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你只要在酒吧前面一站，大声嚷嚷说：'给我来一杯鸡尾酒，让警察见鬼去吧！'太美啦。到了英国你想看什么，保罗勃斯？"

保罗没有答话。巴比特回过头去，只见他捏紧拳头，搭拉着脑袋，仿佛害怕似的盯着轮船。他瘦削的身体，给码头上阳光耀眼的木板一衬托，显得象小孩一般单薄。

巴比特又问："到了那边你想去看什么呀，保罗？"

保罗生气似的瞪着轮船，胸膛起伏着，低声说："哦，老天！"巴比特急切地望着他，他说："走吧，咱们离开这里。"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下码头。

"真怪，"巴比特暗忖道，"他根本不想看远洋轮船。我原以为他有兴趣呢。"

二

他们的列车爬上缅因山岭，他从高处俯视松林丛中闪亮的铁轨，欣喜万分，精明地估算火车头的马力；当他发现火车终点站卡塔杜柯克只是个老旧的货运站，他评论说："嘿，真没想到！"尽管他心情激动，可是当他坐在萨那斯广湖边一个小码头上等候旅馆汽艇时，巴比特的激情才真正迸发出

来。木筏在湖上漂过，圆木和湖岸之间的水清澈晶莹，小鱼游动使湖面闪闪发光。向导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段圆木上，在削一块木头，他的黑毡帽的帽箍里插着几枚钓鳟鱼用的鱼饵，身上穿的法兰绒衬衫的颜色蓝得特别显眼。一条品种很好的村狗，毛色乌亮，悠闲地、若有所思地搔搔自己的脖子，嘴里发出哼哼声，躺下睡了。灿烂的阳光倾泻在明亮的水面、金绿色的香胶树树枝、白桦和热带羊齿植物上，把湖对面雄浑的山脊照得火红。到处是极端的宁静。

他们悄悄地坐在码头边上，两腿在水面上来回晃荡。周围的诗情画意渗透了巴比特的心灵，他喃喃说："我真想就这么坐着——坐一辈子——刻刻木头——就这么坐着。再也不要听打字机的声音，或者斯坦利·格拉夫罗罗唆唆打电话。再也不要听维隆娜和特德吵架。就这么坐着。老天！"

他拍拍保罗的肩膀。"你觉得这里怎么样，老迷糊？"

"哦，太好啦，乔治。这里给人一种永恒的感觉。"

这一回，巴比特理解了他的心情。

三

他们乘的汽艇拐了一个弯，他们便看到山坡下旅馆供游客进餐时用的湖畔凉棚和充当卧室的半圆屋顶的圆木盖的小屋。他们上了岸，忍受着老住客们打量的眼光，那些人已经在旅馆呆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下榻的小屋里有一个高大的

石块砌的壁炉，他们匆匆换了巴比特所说的“真正的男人的打扮”。出屋时，保罗穿着一套灰色的旧衣服和软领白衬衫；巴比特穿着卡其衬衫和坎肩，下面是一条飘动的卡其裤子。这身卡其衣服新得有点别扭；他的没有框的眼镜是城里坐办公室的人戴的；他的脸没有晒黑，而是城里人的粉红色。他大声喧哗，和这个地方的气氛还不协调。但是他自己满意极了，拍拍大腿说：“喂，这简直象回到老家一样，呃？”

他们站在旅馆门前的码头上。他向保罗眨眨眼，从后裤袋里掏出一块嚼烟，这是巴比特家视为粗俗、禁止进门的东西。他咬了一口，用牙齿撕开烟草块时，脑袋直晃，满脸笑容。“嗨！嗨！我一直想弄块嚼烟尝尝！你来一点吗？”

他们会心地笑着，互相瞅了一眼。保罗接过烟草块，也咬下一口。他们站着不作声，牙床动个不停，一个接一个地、一本正经地朝平静的湖水啐烟草液。他们举起手臂，挺起肚子，放肆地伸伸懒腰。山后传来远处的火车声。一条鲈鱼跃出水面又落下去，激起一圈银色的漪涟。两人同时叹了一口气。

四

他们两人在家眷来到之前自在了一个星期。每晚他们都计划第二天早点起床，早餐前先去钓钓鱼。每天早晨，他们都赖到早餐铃响才起床，愉快地意识到没有管得宽的妻子来

催促。早晨很冷，他们穿衣服时，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欢。

保罗整洁得叫人看了难受，巴比特却搞得很邋遢，高兴刮胡子才刮，十分得意。他那条新卡其裤子蹭上一块油迹或者粘上一片鱼鳞时，他都舍不得弄掉。

早晨，他们不怎么起劲地钓鱼，或者在长满了蕨类植物和苔藓、点缀着绯红色小花的葱郁的小径上散步。下午，他们睡觉，然后跟向导们打扑克牌，一直玩到半夜。向导们打扑克十分认真。他们不说闲话。旧纸牌变得又厚又油腻，他们洗牌时那副熟练的狠劲连赌棍都自叹不如。向导头子乔·帕拉代斯对停下来搔搔痒、耽误了打牌的人也要挖苦两句。

半夜里，保罗和巴比特在湿漉漉的草地和盘根错节的松树间跌跌撞撞地摸黑回他们的小室，叫巴比特高兴的是不必向他妻子解释他在什么地方度过整个晚上。

他们说话不多。泽尼斯运动俱乐部里那种神经质的健谈和自以为是的态度从他们身上消失了。可是他们一交谈就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大学时代天真亲密的气氛。有一次，他们把皮舟拖到萨那斯广小河岸上。阳光把小河两岸象两堵墙似的绿树照得耀眼，树荫下却是催人欲眠的宁静，水面是金色的涟漪。巴比特把手伸进冷冽的流水，沉思地说：

"咱们从没想到会一起到缅因来！"

"是啊。咱们从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的爷爷是德国人，我曾想到德国去学小提琴。"

"正是这样。我想做律师，搞搞政治，你记得吗？我仍旧认为，如果我搞政治的话，我可能有所成就的。我能说会

道——总之，我脑筋动得快，不管什么题目，我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当然，搞政治就需要这种本事。不过，虽然我没有机会，特德准能去学法律！嗯——我认为一切都很顺利。麦拉是个好妻子。齐拉的心也不坏，保罗勃斯。”

“是啊。这几天我设想了各种各样的计划，要让她快活。我觉得生活要变个样，如今我们好好休息了一阵子，可以回去重头干起。”

“但愿如此，老兄。”他腼腆地接着说，“嗨，跟你在一起坐坐逛逛，玩玩牌，做做爱做的事，真太好啦，你这个盗马贼！”

“你知道这次度假对我有什么意义，乔治？这救了我的命。”

他们觉得这样流露真情怪不好意思，便咒骂了几声，表明他们是硬汉子；在醉人的静寂中，巴比特吹着口哨，保罗哼着曲调，划着皮舟回旅馆。

五

本来仿佛是保罗过于劳累，巴比特是照顾他的老大哥，现在保罗变得眼睛明亮，愉快开朗，巴比特却陷入了暴躁易怒的心情。他隐藏着的厌烦一层一层地显露出来了。最初是他逗保罗高兴，想方设法使保罗快活；一星期结束时，保罗担任了护理的角色，巴比特成了不忍拂其好意、接受照顾的人。

他们家眷来到的前一天，旅馆里的女客人纷纷说："哦，那有多好！你们两位一定很兴奋吧。"礼节使巴比特和保罗不得不显得兴奋。但是，那天晚上他们很早就睡了，情绪很不好。

麦拉一到就说："我们要你们还象以前那样消遣，就当我们不在这里一样。"

第一晚，巴比特跟向导们打扑克，麦拉平静而快活地说："哎呀！你真是个大坏人！"第二晚，她迷糊地抱怨说："天哪，你每晚都要在外面玩吗？"第三晚，巴比特不打扑克了。

现在他身上每一个细胞都感到疲倦。"真奇怪！休假仿佛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他悲叹说，"保罗象一匹小马似的活蹦乱跳，可是我比来这儿之前更烦躁。"

他在缅因待了三星期。第二星期结束时，他开始平静下来，对生活感到兴趣。他计划攀登萨钦姆山，还想在博克斯卡池塘野营过夜。他身体软弱得出奇，但精神很好，仿佛他把血液里有毒的精力排除掉了，换了健康的血液。

特德迷恋上一个女侍者（这是他今年第七次悲剧性的恋爱事件），巴比特也不生气了；他和特德玩接球，在斯科图特池塘旁边宁静的松树荫下自豪地教他怎么扔假蝇钓鱼。

最后，他叹息说："该死的，我刚开始从休假中得到一点乐趣。不过我觉得好多了。今年准能顺利！房地产委员会也许会选我当主席，不选钱·莫特那种糊糊涂涂、不合潮流的冒牌货色。"

在回家的火车上，他每次去吸烟室时，总觉得抛下他妻子有点内疚，并且为了有这种意料之中的内疚感而生自己的气，但他每次都得意扬扬地想道：“哦，今年准能顺利，一帆风顺！”

第十二章

一

从缅因回家的路上，巴比特确信自己变了一个人。他变得平静了。他打算不要在生意上多烦心。他打算扩大他的兴趣面——戏剧、公众事务、阅读。由于他刚抽完一支特别烈性的雪茄，他突然打算戒烟了。

他想出一个十全十美的新办法。他不再买烟，实在想抽的时候向别人借；当然，老是借，他就不好意思了。他一时冲动，把雪茄烟盒扔出吸烟室窗外。他回到自己的车厢，莫名其妙地对他的妻子特别体贴；他钦佩自己的纯正，想道：“简单极了。只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他开始看杂志上一篇科学侦探的连载小说。列车行驶了十英里，他意识到自己想抽烟。他低下头，象乌龟把头缩进硬壳似的；他显得坐立不安；他跳过两页也没有发现小说情节有什么不连贯。再行驶了五英里，他霍地站起来去找列车服务员。“喂，乔治，你有一支——”服务员耐心地听着，“你有一份时刻表吗？”巴比特改口说。到了下一站，他下车去买了一支雪茄。到泽尼斯之前，他既然不打算再抽烟了，这支雪茄抽得只剩一

欧

个短髻头。

四天之后，他又想起自己已经戒了烟，但是事务所拉下的工作太多，一忙之下，他又忘记了。

二

他确定看垒球赛是个极好的业余消遣。“一个人傻头傻脑地拚命干活太没有意思。我决定每星期去看三场垒球。此外，你总得替本地的球队捧场呀。”

他确实去为本地的球队捧场，拉大嗓门大嚷：“好球！”“差劲！”增添了泽尼斯的光荣。他一丝不苟地照球迷们的规矩办事。他脖子上系一条布手帕；脸上汗津津的；张大嘴傻笑，对着瓶子喝柠檬汽水，第一个星期里，他去看了三场球赛。之后，他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光看《鼓吹时报》的公告牌。他挤在人群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当站在高台上的小伙子把投球手大比尔·博斯特威克的得分记在公告牌上时，巴比特对旁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说：“好极啦！干得真棒！”接着赶快回办公室。

他由衷地相信自己爱好垒球。二十五年来，他自己固然没有打过垒球，只是在屋后的空地上和特德玩玩投球和接球——动作非常柔和，时间严格限制在十分钟之内。但是垒球活动是他家族的习惯，巴比特称之为“爱国主义”和“运动爱好”的拚杀冲动以及在战斗中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本能，可以通过垒球得到发泄。

他接近事务所时，越走越快了，嘴里念念有词地说：“我想我得赶紧一点。”他周围的人都在为赶紧而赶紧。开汽车的人在繁忙的交通中急急忙忙地互相超车。人们急急忙忙地赶火车，其实下一趟车再等一分钟就来了；人们急急忙忙地下车，奔过行人道，冲进大楼，急急忙忙挤上电梯。在快餐店吃午饭的人狼吞虎咽地吃下厨师们匆匆烹调的食物。理发店的顾客迫不及待地说：“不用细刮啦。我得赶时间。”人们为了尽快摆脱来访者，在办公室墙上挂了字牌：“今日大忙”和“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你应能在六分钟之内说完你要说的话”。前年挣了五千元、去年挣了一万元的人继续鞭策自己紧张的神经和枯竭的头脑，争取今年挣到两万元；挣了两万元、搞得心力交瘁的人又急急忙忙地去赶火车，遵照匆忙的医师的嘱咐，赶紧去度假休息。

巴比特就在这些人中间，急急忙忙回到事务所坐下来，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可做，无非是看着他的雇员们显出紧张忙碌的样子。

三

每星期六下午，他匆匆赶到乡村俱乐部，急急忙忙地打一场九洞高尔夫球，作为忙碌了一周以后的休息。

对于泽尼斯的事业发达的人来说，参加一个乡村俱乐部和用亚麻布硬领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巴比特参加的是远足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俱乐部是一所灰色木瓦屋顶、有宽大游

廊的悦目建筑，座落在肯尼波斯湖畔芳草如茵的峭壁上。另有一个托纳旺达乡村俱乐部，参加的人是查尔斯·麦凯尔维、霍勒斯·厄普代克，以及其他不在运动俱乐部而在联合俱乐部用餐的有钱人。巴比特时常解释说："即使我有一百八十块钱可以扔在入会费上，拉我参加托纳旺达我也不干。远足俱乐部有一批意气相投的人，还有许多女人也是全市数得上的——她们跟男人一样谈笑风生——可是托纳旺达只有那些纽约打扮、装模作样、光喝茶的人！那种摆阔的样子看着都厌烦。我才不参加托纳旺达呢——请我去我都不愿意！"

他打到第四或第五个洞时，稍稍松弛一下，他那因为抽烟而加速的心律跳得正常了一些，他说话的声音也拖长了，恢复了他祖祖辈辈的农民腔调。

四

巴比特夫妇每星期至少要带婷卡去看一次电影。他们最喜欢的是夏托电影院，那里可以容纳三千观众，有一个五十人组成的乐队，演奏一些根据歌剧改编的乐曲或者描绘农庄一日或大火题材的组曲。石砌的圆形大厅布置着绣有皇冠图形的丝绒椅子和近似中古式样的壁毯，金色的莲饰柱子上栖息着长尾小鹦鹉。

巴比特非常赞赏夏托电影院，常常惊叹道："啊，真了不起！""比它更漂亮的地方可不容易找！"在黑暗中望去，几千观众的脑袋象是一片灰色的平原，他闻到上等衣服、清

雅的香水和口香糖的气息时，他的感觉仿佛初次见到一座大山，体会到需要数量多么巨大的泥土和岩石才能形成这座山。

他喜欢三种影片：光大腿游泳的漂亮姑娘；警察或西部牧童使劲开枪；滑稽的胖子吃菠菜。看到描绘小狗、小猫和胖娃娃的加片时，他会大动感情，笑得流泪；看到主角临终的场面和老母亲待在已经抵押出去的小屋里孤苦无告的情景，他会失声哭泣。巴比特太太喜欢看的电影是穿着华美衣服的年轻漂亮女人在布置得象纽约百万富翁住宅的客厅里走动。至于婷卡，她父母让她喜欢什么电影，她就喜欢什么，至少她父母这样认为。

巴比特这一切娱乐——垒球、高尔夫球、电影、桥牌、开车、同保罗在运动俱乐部或红牛肉馆或老式英国饭馆进餐时长谈——对他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将进入一生中最繁忙的一年。

第十三章

一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巴比特在“州房联”大会上发了言。

人们都喜欢用神秘的、听来很神气的简称；全州房地产商会联合会（房地产掮客和商人的组织）的成员便把他们的组织简称为“州房联”。州房联将在州内唯一可以和泽尼斯相比的城市莫纳克举行年会。巴比特是正式代表；另一个代表是塞西尔·朗特里。朗特里冒险投机的魄力使巴比特钦佩，但他的社会地位使巴比特忌恨，因为他常出席皇家岭的最时髦的舞会。朗特里是程序委员会的主席。

巴比特曾对他发牢骚说：“这些医生、教授和牧师摆出‘专业人员’的架子真叫我讨厌。一个好的房地产经纪人具备的知识和技巧比他们当中谁都多。”

“说得对！喂，你干吗不把这个观点写一篇稿子，在州房联大会上发言？”朗特里建议说。

“嗯，如果有助于你的程序安排——告诉你，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应当坚持要求人们称呼我们时用‘房地

产经纪人’而不用‘房地产掮客’。这听来更有正式职业的味道。第二——专业同简单的行业、生意或工作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嗯，在于为公众服务，在于技术，经过训练而掌握的技术，在于知识，呃，在于所有这一切，而一个一心只想挣钱的人，他从不考虑——为公众服务、经过训练而掌握的技术等等。作为一个专业的——”

“太对啦！有道理！好极了！你去写个发言稿。”朗特里说罢就快步走开了。

二

巴比特虽然习惯于广告和信件的文学写作，晚上坐定下来，着手拟一个十分钟的发言稿，却叫他挠头了。他在起坐室里摆好他妻子的可以折叠的缝纫桌，打开花一毛五分钱新买的学生练习本。他要求全家保持安静，让维隆娜和特德上外面去，吓唬婷卡说：“如果我听到你发出声音——如果你嚷嚷要喝水，哪怕只嚷一声——你最好别出声，就是这么回事！”巴比特太太坐到钢琴旁边去，一面缝一件睡衣，一面敬佩地看巴比特在练习本上书写。缝纫桌随着他写字的节奏嘎吱发响。

他站起来时，身上汗津津的，神经兴奋，嗓子因为抽烟太多而发哑；巴比特太太惊讶地说：“我弄不明白，怎么你坐一会儿就能动出脑筋来！”

“哦，这是经过现代商业生活的训练获得的建设性想象

力。”

他写了七页，第一页是这样的：

	(1) 专业
364	(2) 不仅仅是行业
7	【(3) 技巧和远见】①
3 2548.0	(4) 应称为“房地产经纪人”，而不仅仅是“房地产掮客”
849.3	000乔·巴·经纪人

左边有个算术乘除式，算式旁边画了一个女人头像。

其余六页和第一页大同小异。

整整一星期中，他一直显得很了不起。每天早晨穿衣时，他不知不觉地把心里想的事说了出来：“你想过吗，麦拉？一个城市在兴建房屋、繁荣发达、具备种种设施之前，首先要有房地产经纪人把地皮卖给人家。一切文明都是以他开始的。想过这一点没有？”在运动俱乐部，不管别人愿不愿意，他老是把人家拖到一边问道：“喂，假如你在一个大会上发言，你是一开头就讲些风趣的东西引起听众注意，还是把它们穿插在整个讲话里面？”他请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帮他收集一套“房地产买卖的统计数字，要扎实，给人以深

①本条上原文有一划掉的符号，现用方括号代替。——编者注

刻印象"，利特菲尔德提供了非常扎实、给人深刻印象的数字。

巴比特求教得最多的还是朱姆·弗林克。每天中午，他在俱乐部找弗林克，缠住他不放，弗林克则显出走投无路、东躲西闪的样子。巴比特问道："喂，朱姆——你在写东西方面是老手——你看我的手稿——手稿——这句话你是怎么表达的——真见鬼，这句话在哪儿？——哦，对啦，在这儿。你是怎么说的？是'我们还应该不光是想到'，还是'再有，我们不应该光想到'，或者——"

有一晚，他妻子不在家，没有人听他炫耀自己，他把文风、起承转合等等神秘的东西都抛在脑后，只把他对于房地产生意和对于自己的真实想法信手写来，发言稿居然写好了。他念给妻子听时，她羡慕地说："啊，亲爱的，太棒啦！写得漂亮，清楚生动，内容也棒！简直——简直太棒啦！"

第二天，他截住了朱姆·弗林克，扬扬得意地说："嘿，老兄，昨晚写好啦！就这么刷刷几下子！我一直以为你们这些要笔杆子的人写东西一定很辛苦，可是天哪，太容易啦！对你们来说很轻松；你们的钱真好赚！有朝一日，等我打算退休时，我也来搞写作，写给你们看看。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写东西，比出书见报的写得好，写得更有力，有创见。现在我完全有把握了！"

他让人把发言稿打了四份，标题用花哨的红色，用淡蓝色的马尼拉硬纸装订好，客客气气地送了一份给《鼓吹时

报》总编辑老艾拉·鲁尼恩。鲁尼恩说，好，很好，他很高兴，他一定拜读一遍——只要他有时间。

巴比特太太不能去莫纳克。她要参加妇女俱乐部的一个会议。巴比特说他感到非常遗憾。

三

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有五人——巴比特、朗特里、威·罗杰斯、阿尔文·塞耶和埃尔伯特·温，此外还有五十个非正式代表，绝大多数都携太太同去。

他们在联合车站集合，然后搭上那趟午夜去莫纳克的火车。塞西尔·朗特里最势利，从不佩徽章，除他之外，其余的人都戴着一元银币那么大的赛璐珞徽章，上面的字样是"我们替泽尼斯卖劲"。正式代表佩着银白和品红两色的绶带，十分引人注目。马丁·拉姆森的小儿子威利打着一面有流苏的旗子，旗上写着："蓬勃发展的城市泽尼斯——热情、干劲和活力——一九三五年人口将达一百万。"代表们去车站时，都没有乘出租汽车而坐大儿子或者弗雷德表弟驾驶的私人汽车，在车站候车室临时组成了游行队伍。

候车室是新建的，非常宽大，壁柱是大理石的，壁画描绘的是一七四〇年贝尔·埃米尔·福素在查洛沙河谷探险的情景。长凳是厚实的桃花心木板做的，书报摊则是大理石和黄铜格栅的小亭子。代表们跟在威利·拉姆森的旗子后面，在空旷得有回声的大厅里行进，男人们挥动着手里的雪茄烟，

女人们穿戴着新衣服和项链，有点忸怩，大家都按《美好的往日》的调子唱着朱姆·弗林克配词的正式市歌：

美好的泽尼斯，
我们亲爱的城市，
不论我们在何方，
我们要为你争光，
我们欢乐地歌唱，
唱你的繁荣兴旺。

经纪人沃伦·惠特比善于在宴会和庆祝生日的聚会上做打油诗，这次为了房地产经纪人大会的召开，在弗林克的市歌上特地加了一段：

我们来了，
我们来自泽尼斯，
蓬勃发展的城市。
我们宣布，
房地产这门行业，
数我们最为活跃。

巴比特的家乡感情到了狂热的程度。他跳到长凳上，向大伙嚷道：

“泽尼斯怎么啦？”

"她没有问题！"

"美国哪个城市最好？"

"泽尼——斯！"

耐心等待午夜列车的穷苦人好奇而不怀恶意地旁观——裹着长披肩的意大利女人，鞋子破旧的疲乏的老人，流浪的少年，他们身上的衣服新的时候还能出点儿风头，如今已褪色起皱。

巴比特觉得自己既然是正式代表，当然应该摆出代表的架子。他同温和罗杰斯三个人在水泥月台上，挨着普尔门卧车来回走动。机动行李车和提着行李、戴红帽子的搬运工在月台上迅跑，造成一种愉快的活跃的效果。高处的弧光灯亮得眩目，鲜黄色的卧车车厢给人以堂皇的感觉。巴比特说话慢条斯理、气派十足，挺出肚子，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们在这次大会上要让立法机关了解，在房地产交易的征税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温发出赞许的哼哼声，巴比特踌躇满志——

卧铺车厢一扇窗子的帘子给拉了上去，巴比特望到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世界。车厢里是露西尔·麦凯尔维，百万家财的承包商的美貌的妻子。巴比特激动地想道："也许她是去欧洲！"她旁边的座位上有一束兰花和紫罗兰，还有一本黄封面的书，象是外国书。巴比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拿起书，然后仿佛厌烦似地瞟着窗外，她准看到了巴比特，他们以前也见过面，但她没有认识的表示。她懒洋洋地放下窗帘，巴比特呆呆地站着，一阵因为不受重视而感到的凉意浸透了他

的心。

上了火车，他的自豪感又恢复了，因为他遇到斯巴达、派昂尼和本州其它较小城市的代表，他作为泽尼斯大城市的头面人物，向他们解释政治和健全企业管理的价值，他们都毕恭毕敬地倾听。他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本行的情况，气氛十分轻松愉快。

“朗特里准备兴建的公寓大楼进展得怎么样啦？他打算怎么干？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吗？”一个斯巴达的掮客问道。

“呃，我告诉你，”巴比特说，“如果由我经办——”

“我是这样干的，”埃尔伯特·温懒洋洋地说，“我把橱窗租下，为期一星期，搞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小娃娃的玩具城’，橱窗里摆许多玩具房屋和一些漂亮的小树，底下写的是‘小孩喜欢这个玩具城，不过爸爸和妈妈喜欢我们漂亮的平房住宅’，你们明白，人们看了自然议论纷纷，第一个星期我们就卖出了——”

列车经过工厂区时发出咔嗒嗒、咔嗒嗒的有节奏的声音。熔炉喷出火焰，汽锤哐啷哐啷直响，红红绿绿和耀眼的白色光亮飞快地向后退去，巴比特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想干一番事业。

四

他干了一件奢侈的事，他把衣服让服务员拿去在列车上

熨烫。早晨，列车离莫纳克还有半个钟点路程时，服务员走近他的铺位，悄悄地说："先生，有一个单间空着，我把您的衣服搁在那里了。"巴比特穿着睡衣，把秋大衣往身上一裹，顺着挂绿色帘子的过道，溜进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的私人卧铺单间。服务员显示出了解巴比特平时有男用人侍候的样子；他提着裤管一头，免得烫得笔挺的裤子弄脏，然后在小盥洗室的盆里放满水，拿着一块毛巾在旁边伺候。

有私人盥洗室是再惬意不过的。普尔门卧车的吸烟室晚上固然生气勃勃，可是一到早上，即使巴比特也会觉得难受，因为里面挤满了穿着羊毛内衣的胖子，衣钩上挂满了皱巴巴的布衬衫，皮椅上堆着肮脏的盥洗用具包，空气里全是肥皂和牙膏的气味，闻了恶心。巴比特平时觉得清静独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却十分欣赏，还欣赏他的男仆，很高兴地给了他一块半钱小费。

他穿着烫得笔挺的衣服，感激不尽的服务员替他提着小衣箱，在莫纳克下车时，他真希望多一些人注意到他。

他跟威·罗杰斯在塞奇威克旅馆合住一个房间。罗杰斯在泽尼斯经营农田买卖，看上去有点土里土气，人却很精明。他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有蛋奶烘饼和咖啡，喝咖啡不用小杯，而用大瓷杯子。巴比特得意极了，他向罗杰斯传授写作技巧，给服务员一个二毛五分的硬币，让他到休息厅去买份报纸，还给婷卡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爸爸希望你也在这里，跟他一起游玩。"

五

大会会议在艾伦大楼的舞厅举行。有一间休息室改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席是最忙的人，忙得什么都做不成。他坐在一张镶嵌细工的写字桌前，房间里到处都是揉成一团的废纸。促进市政的人、走后门疏通道路的人以及想在大会上进行辩论的演说人川流不息地跑来，悄悄跟他说几句话，他脸上显出不置可否的神情，嘴里却很快说："对，对，好主意；我们照办。"话刚说完，就把这件事全忘了。他点燃了一支雪茄，也忘了抽，电话铃响个不停没人接，周围的人一个劲地恳求说："喂，主席先生——喂，主席先生！"而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陈列室里展出了斯巴达新郊区的规划图、建在加洛普·德瓦切的新州议会大厦的图片和硕大的玉米穗。玉米穗的标签上写着："自然界的黄金产地：谢尔比县，上帝之邦的花园胜地。"

真正的大会议事是人们在旅馆卧室里喊喊喳喳或者旅馆休息室里佩徽章的人东一堆、西一堆交头接耳进行的，不过也举行一些公开会议，摆摆样子。

第一次大会先由莫纳克的市长致欢迎词。莫纳克第一基督教会的牧师（他前额搭拉着一绺湿润的头发，身材高大）向上帝汇报说房地产经纪人已经来到。

年高德劭的明尼马干特经纪人卡尔顿·图克少校，宣

读了一篇抨击合作商店的发言稿。尤里卡的威廉·拉金的发言题目是“建筑业增长趋势”，他作了宽慰人心的预测，并且提请大会注意：平板玻璃的价格已经降低了两点。

大会继续进行。

代表们不停地受到热情招待。莫纳克商会设宴招待，制造商协会举行了一次茶会，向到会的妇女每人送一枝菊花，向男人送一个皮面笔记本，上面印了“汽车商业中心莫纳克敬赠”。

掠翼汽车的制造商克罗斯比·诺尔顿的太太开放了她那著名的意大利式私人花园，举行茶会。六百个房地产经纪人偕同妻子在秋色宜人的花园小径中漫步。他们中间也许有三百人比较斯文；也许有三百人大声嚷嚷：“这地方真不坏，呃？”他们偷摘晚翠菊，藏进口袋，企图接近诺尔顿太太，以便找机会握她美丽的手。泽尼斯的代表们（除了朗特里）自动聚集在一座大理石的跳舞仙女雕像周围，唱了起来：“我们来了，我们来自泽尼斯，蓬勃发展的城市。”

派昂尼的全部代表碰巧都是麋鹿保护协会的会员，他们亮出一面大横幅，上面写着：“麋保会——世上最好的人——踊跃促进派昂尼。”州首府加洛普·德瓦切不甘落后。加洛普·德瓦切的代表团团长是个肤色红润的人，虽然身材高大圆胖，动作倒很灵活。他脱掉上衣，把宽檐黑呢帽往地上一扔，卷起袖管，爬到日晷台上，啐了一口唾沫，大声说：

“我们向大家、向举行今天下午的盛会的好客的夫人宣布，本州最棒的城市是加洛普·德瓦切。各位不妨谈你们的

长处，但是我要说，本州公民中有私人住宅的比例要数加洛普的最大；人们有了自己的家就不会制造劳工纠纷了，他们只注意养儿育女，不会惹是生非！加洛普·德瓦切！这个城市的人爱家如命！这个城市的人死心塌地！我们——向大家——宣布！”

宾客们驾车离去；花园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安静了下来。克罗斯比·诺尔顿太太望着一个有五百年历史的阿马尔菲大理石的椅子，长叹了一声。椅子底座是个有翅膀的人面狮身像，不知是谁用铅笔在它脸上画了胡子。揉成一团团的纸餐巾被扔在紫菀花丛中间。最后的娇艳的玫瑰花瓣零零落落地掉在小径上，仿佛鲜美的肉片。香烟蒂头扔在金鱼池里，泡烂后流出一条条恶浊的污迹，大理石椅子下有一只打破的茶杯，碎片被小心地摆在一起。

六

巴比特回旅馆时想道：“麦拉来这儿的话一定喜欢这套烦人的应酬。”至于他自己，他觉得莫纳克商会组织的乘车参观比游园会更有意思。他不知疲倦地参观水库、郊区电车站和制革厂。他如饥似渴地听取人家告诉他的统计数字，惊异地对同房间的威·罗杰斯说：“这个城市当然不能跟泽尼斯相比；它不具备我们的前景和自然资源，可是你知道吗？——我今天才知道，他们去年生产了七亿六千三百万立方英尺的木材！你想想看！”

轮到他发言的日子临近时，他越来越紧张。他登上大会矮矮的讲台时，浑身直打哆嗦，眼前只见一片紫色的薄雾。但是他十分认真，念完正式发言稿之后，他换了随便谈话的口气，双手插在口袋里，戴眼镜的面孔在灯光下象一个竖起来的盘子，闪闪发亮。听众们嚷道："讲得有道理！"小组讨论时，他们印象深刻地称他为"我们的朋友和弟兄乔治·福·巴比特先生"。不出十五分钟，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代表变成了几乎象那位实业外交家塞西尔·朗特里一般出名的人物。会后，全州各地来的代表都过来向他致意："你好，巴比特兄弟。"十六个先前完全不认识他的人称他为"乔治"，三个人把他拉到一边，推心置腹地说："你有勇气站出来为我们这一行说话真叫我高兴。我一向主张——"

第二天早上，巴比特非常随便地向旅馆报亭的女服务员买了几份泽尼斯的报纸。《新闻报》没有报导，但是《鼓吹时报》第三版使他大吃一惊。报上登出了他的照片和半栏之多的消息。标题是："房地产经纪人年会大为哄动。本市著名经纪人乔治·福·巴比特作精采发言，一锤定音。"

他肃然起敬地说："我想'繁花'高地有些人现在该坐坐直，睁大眼睛，把老乔治当一回事啦。"

七

大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好几个城市的代表团提出要求，希望明年的大会在他们那里召开。发言人宣称"首府加

洛普·德瓦切是克雷默学院和厄普霍茨针织厂的所在地，是公认的文化中心和高级企业中心”，还有“了不起的小城汉堡是理所当然的会址，男人个个慷慨，女人都是天生好客的主妇，它向你们敞开大门，热诚欢迎。”

在这些比较踌躇的邀请声中，号角齐鸣，舞厅金色的门打开了，一个马戏团的游行队伍拥了进来。那是一伙泽尼斯经纪人，他们打扮成牧童、无鞍马骑手、日本杂耍演员。最前面是大个子沃伦·惠特比；他在熊皮外面罩了一件金红两色的上衣，充当行进乐队的指挥。后面是巴比特，他扮作小丑，把铜鼓敲得热闹非凡。

沃伦·惠特比跳上讲台，耍了一通指挥棒，开口说：“朋友们，该是研究实际问题的时候了。彻头彻尾的泽尼斯人当然热爱他的邻居，不过我们打定主意要把大会会址从左邻右舍那儿夺过来，正如我们已经夺得了炼乳工业、纸盒工业——”

大会主席哈里·巴姆希尔暗示说：“我们感谢你的好意，先生，不过你得让别人有机会投标。”

一个又粗又响的声音喊道：“我们尤里卡免费提供汽车游览——”

一个瘦长的秃头年轻人在通道上跑来，一面拍手让大家安静，一面嚷道：“我是斯巴达代表！我们的商会给我打了电报，说是已经准备了八千块钱，专门作为招待大会的费用！”

一个牧师模样的人站起来说：“有钱好办事！我提议大

会接受斯巴达的投标！”

大会接受了。

八

决议委员会在做工作报告。报告说，去年一年中，本州有三十六位房地产经纪人承蒙万能上帝的恩宠，已被召归天国，另有重任，大会为之表示惋惜，决定并指示秘书将本决议记录在案，同时将决议副本分别送达死者家属，以示慰问。

第二项决议授权州房联主席动用一万五千元，作为州议院院外活动经费，争取合理的赋租措施。这个决议用了大量篇幅谈论正当实业遭到的威胁以及为进步的车轮排除那些不动脑筋的、没有远见的障碍的必要性。

委员指派委员会也做了报告，巴比特又惊又喜地获悉他被任命为托伦斯产权委员会成员。

他高兴极了：“我早就说过今年大吉大利！乔治老伙计呀，你前程远大！你天生就是一个演说家，又会交际，嘿——妙极啦！”

九

最后一晚没有安排正式节目。巴比特原打算回家，但是那天下午派昂尼的杰雷德·萨斯伯格夫妇邀请巴比特和威·

罗杰斯到他们下榻的卡塔尔帕旅店去喝茶。

对巴比特说来，茶会并不是陌生的东西——他的妻子和他每年至少参加两次——但是这些异乎寻常的场合总使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他坐在旅店艺术厅里一张铺着玻璃板的桌子旁边，墙上画着兔子，挂着带有格言的桦树皮，女侍者们都戴荷兰式帽子，很有艺术情调；他吃着不饱肚的莴苣三明治，谈笑风生，老是跟生着一双大眼、象时装人体模型那样光采照人的萨斯伯格太太打趣。萨斯伯格和他两天前已经见过面，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很亲热，用"乔治"和"萨斯"互相称呼。

萨斯伯格恳切地说："两位老兄，你们离开之前，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房间里有好东西，米里亚姆又是合众国（我们意大利人是这么叫美国的）最出色的调酒专家。"

巴比特和罗杰斯你请我让地跟萨斯伯格夫妇进了他们的房间。萨斯伯格太太尖叫起来："啊呀，真可怕！"原来她看到床上有一件淡紫色的薄皱纱内衣忘了收好。她赶紧把它塞进一个袋子，巴比特吃吃笑着说："没关系，我们只是一对小淘气鬼！"

萨斯伯格打电话要冰块，服务员送来时毫不在意地主动问道："要威士忌杯还是鸡尾酒杯？"米里亚姆·萨斯伯格用一个只有旅馆里才有的毫不显眼的乳白玻璃水罐调鸡尾酒。他们喝了第一巡后，她拖长声调说："看来你们这些男的还能喝一杯——给你们添一点。"这说明虽然她是个女人，对于喝鸡尾酒的规矩她却十分在行。

出来之后，巴比特试探地对罗杰斯说："喂，老伙计，我突然想起，今晚这么美好，如果我们不回到亲爱的妻子身边去，就待在莫纳克来个聚会乐一乐，我觉得倒可以考虑，你说呢？"

"乔治，你说的话太明智啦。埃尔·温的妻子到匹兹堡去了。我们看看能不能拉他也参加。"

七点半钟，他们坐在自己旅馆的房间里，跟他们一起的是艾尔伯特·温和两个偏僻城市的代表。他们都脱了上衣，解开坎肩，脸喝得通红，说话的声音很响。一瓶走私货烈性威士忌快喝光了，他们央求服务员："喂，小伙子，你能帮我们再搞些这种防腐药水吗？"他们抽着粗大的雪茄，烟灰和烟蒂往地毯上乱弹乱扔。他们讲一些猥琐的事情，不时发出一阵阵哄笑。说实话，这伙男人毫无顾忌地露出了本来面目。

巴比特叹气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捣蛋鬼是怎么想的，拿我来说，我喜欢这样喝喝闹闹，换换口味，我真想翻几座山，爬到北极顶上，挥舞一下北极光带。"

斯巴达的代表是个严肃认真的年轻人，他唠唠叨叨地说："嘿！我觉得自己是个磨盘一般循规蹈矩的好丈夫，可是老天哪，每晚回家，除了去电影院外，什么消遣都没有，真叫我厌烦。正由于这个原因，我参加了国民警卫队，跟他们一起操练。可以说我的老婆是我们全城最好的了，可是——唉！你们知道我小时候想干什么吗？你们知道我想当什么吗？我想当一个伟大的化学家。那是我的志向。可是我爸

爸硬要我当厨房用具推销员，这就定了我的终身——毫无办法了！哦，谁开了头引起这番丧气话的？再喝一点怎么样？再喝一杯没有任何——坏处。”

“对啦。别谈那种叫人伤心的事啦，”威·罗杰斯友好地说。“你们可知道我在家乡是个歌手？来吧——大伙唱起来吧：

老奥巴代亚向小奥巴代亚说道：
“我渴极了，奥巴代亚，我渴极了。”
小奥巴代亚回答老奥巴代亚：
“我也这样，奥巴代亚，我也这样。”

十

他们在塞奇威克旅馆的摩尔式烤肉餐室吃晚饭。不知怎的，又有两个人参加了进来：一个是粘蝇纸制造商，另一个是牙医师。他们都用茶杯喝威士忌，说说笑话，谁也不听谁的，只在威·罗杰斯作弄意大利侍者时，他的话才引起大家注意。

“喂，鸪塞比①，”他假装正经地说，“我要一对油煎象耳。”

“对不起，先生，我们没有这道菜。”

①意大利男子名字中比较普通的是“鸠塞比”，罗杰斯在这里故意用一个字形相似的“鸪塞比”。

“呃？没有象耳？你听到了吗！”罗杰斯对巴比特说，“佩德罗说象耳全卖完啦！”

“嗯，那只得换别的了！”斯巴达来的人说，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

“既然如此，卡尔洛，那就替我来一大块牛排，两蒲式耳的法式炸土豆，再加点豌豆。”罗杰斯接着说，“我想，在阳光明媚的老意大利，意大利人的新鲜豌豆全是从罐头里摘的。”

“不，先生，我们意大利有很好的豌豆。”

“是吗！乔治，你听见了吗？他们意大利的新鲜豌豆是从菜园里摘的！天哪，真是活到老学不了，是吗，安东尼奥？只要能活到老，还有劲头，确实学不了。好吧，加里巴尔底，就给我来一份牛排，上层甲板上加两令法式炸山药蛋，明白了吗，米凯洛维奇·安吉朗尼？”

过后，艾尔伯特·温佩服地说：“嘿，老威，你把那个可怜虫搞得晕头转向。他一点不懂你说的话！”

巴比特发现《莫纳克先驱报》上有一则广告，他高声念出来，引起大家喝采哄笑：

欢闹鹌鹑剧团

假座侨民大剧院演出

敬请移趾光临

歌舞表演　芙蓉出水

皮特·梅纽蒂的
健美姑娘们主演

老兄，我决不会让你上当，所有来本市演出过的演员中，数欢闹鹧鸪剧团无忧无虑的姑娘们最为可爱。迈开双腿，来买张门票，盯着最精采的节目使劲瞧吧。你花钱买快活，包你十一分满意。卡罗莎姊妹确实值得一看，不枉破费。乔克·西尔伯斯汀滑稽突梯，准叫你笑破肚皮。杰克逊和威斯特的踢踏舞是数一数二的。普罗文和亚当姆斯的滑稽短剧能使人忘掉烦恼！来吧，老兄。看过的人人夸好。

“我觉得有点意思。咱们都去看吧。”巴比特说。

但是他们尽量拖延出发的时间。他们坐在这里一点没事，桌下的腿好象很稳，但是站起来就靠不住了；他们怕在别的顾客和过于殷勤的侍者眼前走过餐室那一长段滑溜的地板。

他们最后冒险一试，桌子磕磕碰碰，老是挡他们的路。到了衣帽间，他们使劲打趣来掩饰自己的窘态。女服务员把帽子递给他们，他们朝她傻笑，希望这个冷静老练的姑娘把他们当成上等人物。他们互相埋怨：“这个坐垫是谁的？”“你拣好的拿，乔治；剩下就是我的。”又结结巴巴地对女服务员说：“跟我们一起去吧，姑娘！我们还要痛痛快快玩

一场呢！”大家争着给她小费：“我来！你别拿！我这儿已经有了！”大家推推搡搡，结果一共给了她三块钱。

十一

他们坐在包厢里看歌舞，大模大样地抽着雪茄，脚搁在前面的栏杆上；二十名满脸愁容、浓妆艳抹也掩盖不住实际年龄的老太太摆动着大腿，做些基本的舞蹈规定动作，一个犹太丑角穷凶极恶地取笑犹太人。幕间休息时，他们碰上了另外几个只身出门的代表。他们凑了十来个人，要了出租汽车，离开剧院，到鲜花旅店去。所谓鲜花，事实上是纸扎的花，已经蒙上一层灰尘，串挂在一个低矮的屋子里，屋里空气恶浊，象是已经废弃不用的牛棚的气味。

这里的威士忌是公开供应的，堂而皇之地盛在酒杯里端上来。有两三个小职员大概今天刚领了工资，希望人家把他们当成百万富翁，局促不安地跟女电话接线员和理发馆修指甲的女郎在桌子之间狭窄的空地方跳舞。职业舞伴以快得难以置信的速度转着圈子，一个是穿着时髦晚礼服的青年男子，一个是穿着翠绿色绸衣服的苗条姑娘，她舞姿放浪，琥珀色的头发象火苗似地披拂翻腾。巴比特试图跟她跳舞。他在地板上拖着脚步，人太胖，女的根本带不动他，步子又跟不上那种热带丛林音乐的拍子，若不是那姑娘体贴地使劲扶着他，他踉踉跄跄，早就摔倒了。禁酒时期的劣酒，使他变得几乎又瞎又聋；他瞧不见桌子和人脸。但是那姑娘和她年

轻柔顺的温暖身体使他神魂颠倒。

当她连拉带推地把他送回他的座位上时，他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他母亲的母亲是苏格兰人，他心醉神迷地仰起头，闭上眼睛，张大嘴，非常缓慢低沉地唱起了苏格兰民歌《洛蒙德湖》。

他不复是圆滑愉快的伙伴了。斯巴达来的那个人说他唱得太不高明，巴比特大发脾气，提高了嗓门，前言不搭后语地和他足足吵了十分钟。他们不停地要酒，最后经理坚持说已经打烊不卖了。在这期间，巴比特一直有一种热辣辣的欲望，想找一些更带刺激的消遣。当威·罗杰斯拖长声音说"咱们到市中心去找找姑娘，你们说怎么样"时，巴比特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他们离开前，有三个人悄悄地跟那个职业舞女订了约会，她一概答应："好，好，一定去，亲爱的。"随后亲切地把他们一概忘了。

他们坐车穿过莫纳克郊区回去，街道两旁是工人居住的棕色木头小房子，象单人牢房那样毫无特点；汽车卡嗒卡嗒地经过仓库区时，夜色在他们惺忪的醉眼里显得空空荡荡、危机四伏；他们接近红灯高照、自动钢琴声喧闹、粗壮的女人搔首弄姿的风化区时，巴比特突然心里发怵。他想从出租汽车里跳下去，但是全身象是一团朦胧的火，他哼哼说："现在住手已经太晚了。"其实他心里明白，自己并不想住手。

路上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十分有趣的小插曲。一个明尼马冈蒂克来的经纪人说："莫纳克要比泽尼斯好玩多了。你们泽尼斯那些吝啬鬼可没有这种好玩的场所。"巴比特又冒火

了："胡扯！泽尼斯什么都不缺。老实说，我们的妓院、卖私酒的酒馆和各式各样的下流场所比本州任何一个城市都多。"

他发现自己说漏了嘴，他们在耻笑他；他想找人打架；可是他在打架方面一向没有占过便宜，出了学校之后更是荒疏，只好置之不理。

第二天早晨，他回到泽尼斯时，他的反叛欲望得到了部分发泄。他的感觉退化到一种羞愧的满足感。他觉得什么都不顺眼。威·罗杰斯抱怨说："唷，我脑袋疼极啦！今天早晨我觉得真象遭了天罚。喂！我知道毛病出在什么地方！昨晚肯定有人在我的酒里掺了乙醇。"巴比特听了丝毫不觉得好笑。

巴比特家里的人不知道他的冶游，除了罗杰斯和温之外，泽尼斯也没有第四个人知道。他自己都没有正式承认过。即使有什么恶果，也没有被发现。

第十四章

一

这年秋天，俄亥俄州马里恩有一位沃·甘·哈定[①]先生被提名为合众国的总统，但是泽尼斯感兴趣的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地方上的竞选运动。塞尼卡·多恩是泽尼斯市长候选人，他虽然是律师，州立大学的毕业生，他的竞选纲领却是吓人地亲劳工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支持卢卡斯·普劳特，作为他的竞选对手。普劳特先生是床垫制造商，历史清白可靠，支持他的有各家银行、商会、所有正派的报纸以及乔治·福·巴比特。

巴比特是"繁花"高地选区领袖，但是他区内问题不大，而他渴望更激烈一些的斗争。他在州房联大会上的发言，使他有了一点能说会道的名气，因此共和、民主两党中央委员会派他在第七选区和泽尼斯南区，向人数较少的工人、职员以及新得到选举权不知如何是好的妇女们发表竞选演说。几星期来，他赢得了名声。偶尔有新闻记者出席他的演讲聚

①沃·甘·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 1865—1923）：美国第二十九届总统，任期为1921—1923年。

会，报上的标题(虽然不太醒目)指出乔治·福·巴比特向欢呼的人群发表了演说，这位杰出的事务家抨击了多恩的谬误。有一次，《鼓吹时报》星期版的图片栏里刊登了巴比特和其他十来个实业家在一起的照片，图片说明是："泽尼斯金融和商业界的头面人物纷纷支持普劳特。"

他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他是个极好的竞选者。他有信心；他完全相信，如果林肯活着的话，也会替沃·甘·哈定先生搞竞选活动的——除非他来到泽尼斯替卢卡斯·普劳特拉选票。他不用无聊的微妙言辞把听众搞糊涂；普劳特代表正直勤劳，塞尼卡·多恩代表自由散漫、调皮捣乱，你们自己可以作出抉择。巴比特宽肩膀、大嗓门，显然是个好人；而且奇怪的是，他对人们真有好感。他几乎喜欢普通工人。他希望他们提高收入，付得起高房租——当然啦，他们万万不能干涉股东的合理利润。他天赋如此之高，由于发现自己是个天生的演说家，调门更高了，因此很受听众欢迎，他在竞选运动中大出风头，不仅在第七、第八选区，甚至在第十六选区也出了名。

二

巴比特夫妇、维隆娜、特德、保罗和齐拉·里斯林，他们六个人挤在巴比特的汽车里，向特维林大厅驶去。大厅在一家熟食店楼上，街上电车声嘈杂，空气中一股葱头、煤油和炸鱼的气味。他们都对巴比特另眼相看。巴比特自己也是

这样。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顶下来的，一晚上对三拨人演讲。我有你这种精力就好啦。"保罗说。特德对维隆娜说："老头真有两下子，把那些粗人骗得一愣一愣的！"

穿黑棉缎衬衣的男人，刚洗净了脸，但是眼睛下面依稀还有污垢，慢吞吞地在宽大的楼梯上向大厅走去。巴比特一伙彬彬有礼地侧身从他们中间穿过，走进白粉墙壁的房间，前面是一个高台，台上有一个铺红绒布的座位和一张漆成浅蓝色的松木讲坛，这是无数会社的会长和头领们每晚使用的地方。大厅里坐满了人。当巴比特拂开穗帘，站到台后时，他听到了那句可贵的颂扬话："就是他！"会议主席匆匆从中央过道走来，露出给人印象深刻的神色。"您是主讲人吗？可以开始了，先生！呃——请问——您贵姓，先生？"

接着，巴比特驶入了词藻的海洋。

"第十六选区的女士们、先生们，有位先生今晚没能出席，在整个政治舞台上再没有比他更刚毅的特洛伊①人了——我指的是我们的领袖，全泽尼斯的旗手，尊敬的卢卡斯·普劳特。既然他不在这里，我相信各位会耐心听我谈几句话。作为朋友和邻居，作为伟大的泽尼斯市的居民、和各位有福同享而感到自豪的人，我要十分坦率、正直、诚恳地谈谈一个

---

①据古希腊传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访问希腊，诱拐了王后海伦。希腊人视为奇耻大辱，远征特洛伊，围攻九年不下。第十年，希腊将领奥德修斯用木马计攻陷特洛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叙述了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

平凡的实业家对这次关系重大的竞选运动的看法。我也是干体力活的，出身贫苦，即使命运安排让我目前坐在写字台旁工作，我也从没忘记清早五点半起身，戴着油污发硬的手套端着旧饭盒去上工的滋味。工厂上班的汽笛声七点钟拉响，除非老板坑我们，早拉十分钟！（众笑。）讲到这次竞选运动的最基本的问题，塞尼卡·多恩居心不良，散播了一个大错特错的观点：就是——”

工人中间有嘲笑的——一般是对什么都看不顺眼的年轻工人，极大多数是犹太、瑞典、爱尔兰、意大利等外国人——但是年纪大一点的、褪了火气、头发花白、弯腰曲背的木工和钳工们却为他喝采；当他讲到一定火候，抖出精心挑选的一件林肯轶事时，那些上了年纪的工人眼眶都湿润了。

在使人听了浑身舒坦的鼓掌声中，他谦虚地、匆忙地离开了大厅，赶紧去作今晚的第三次演讲。“特德，还是你来开车吧，”他说，“讲了那番话，气力仿佛全使尽啦。保罗，你觉得怎么样？配不配他们的胃口？”

“好极了！劲头十足。”

巴比特太太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太棒啦！非常清楚，吸引听众，内容又精采。我听你演讲，发现自己以前不了解你思想这么深刻，脑子灵活，词汇丰富。简直——没说的。”

维隆娜却不高兴。“爸爸，”她担心地说，“你怎么知道公用事业公有化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肯定行不通？”

巴比特太太责怪说：“维隆娜，我想你总看到并且明白

你爸爸已经讲得精疲力尽了，现在让他解释这些复杂的问题可不是时候。我想他休息好之后一定乐于向你解释的。现在咱们大家都别作声，让爸爸安静一会，准备下一轮演讲。可不是吗！人们现在已经聚集在马卡比会堂，等着我们呢！”

三

卢卡斯·普劳特先生和稳健的实业击败了塞尼卡·多恩先生和阶级统治，泽尼斯再次得救。心怀感激之情的市政当局向巴比特提供几个较小的职务，让他在穷亲戚中间分分，但他宁愿当局把延伸敷设公路的规划事先透露给他，当局自然乐意。商会为庆祝竞选胜利而举行的宴会上有十九人发言，巴比特也是其中之一。

他的演讲已经遐迩闻名，在泽尼斯房地产同业公会宴会上，由他作年度报告。《鼓吹时报》用异乎寻常的篇幅报导了他的讲话。

“泽尼斯房地产同业公会昨晚在奥赫恩大楼威尼斯式舞厅举行年度宴会，盛况实属近年少见。东道主吉尔·奥赫恩素来讲究饮食，席上珍馐佳肴，水陆纷陈，纽约以西任何城市都无法相比；宴会上杯觥交错，用的是钱德勒·穆特农场自酿的苹果酒，活血怡神，但不醉人；穆特身为同业公会主席，主持了昨晚的宴会，殷勤风趣，宾主尽欢。

“由于穆特先生近日略感风寒，嗓子不适，由乔治·福·巴比特担任主要发言。巴比特先生除了简要地介绍了托伦斯

房地产权一事进展情况之外，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当我小心翼翼地把即席讲话稿塞在坎肩口袋里，站起来发言时，我想起了两个爱尔兰人，迈克和帕特，乘普尔门卧车的故事。我忘了说他们两个都是海军水兵。迈克睡的是下铺，过一会儿，他听到上铺在穷折腾，便嚷起来，问上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帕特回答说："今晚叫我怎么睡，怎么睡？八点钟以后，我就想办法钻进这个该死的小吊床，一直折腾到现在！"

"'先生们，我现在站在各位面前，手脚都没处搁，感觉很象帕特，等我讲了一会之后，也许会觉得小了许多，我就能毫无困难地爬进普尔门卧铺了。

"'先生们，我认为在这每年一度的聚会上，朋友和冤家共聚一堂，放下了战斧，让和睦的波浪把他们带向友好的繁花似锦的坡岸。我们同是世界上最好城市的公民，面对面、肩并肩站在一起时，应该既从我们本身的角度，又从共同幸福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

"'即使目前我们人口有三十六万一千，或者说接近三十六万二千；根据上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人口比我们多的美国城市几乎有二十个，但是，先生们，到了下一次人口普查，我敢打赌，我们的人口肯定在第十位以内，不然的话，我乔·福·巴比特马上把衬衫脱下来吃下去。当然，纽约、芝加哥和费城仍旧会比我们大。不过这三个城市已经畸形发展，凡是正派的白人，凡是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同胞、喜欢跟邻居握手招呼的人都不愿意在那里住家——我不妨再告诉各位，即使拿整个百老汇大街或者州立大街换一个泽尼斯的高级开

发区我都不干！——除了这三个城市以外，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会看到，泽斯尼是天下少有的美国生活和繁荣的最好的样板。

"'我不是说我们已经十全十美了。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比如说，扩大林荫汽车路的铺设，因为推动进步车轮前进的是年收入在四千至一万元之间、有汽车、在郊区有小别墅的人！

"'今天治理美国的正是那一类人；老实说，如果我们这个古老的小地球想获得正派的、平衡的、有基督精神的、欣欣向荣的未来，全世界必须向这种理想的类型发展！我常常自然而然地坐下来思考这种殷实的美国公民的类型，感到十分满意。

"'我们的理想公民——在我心目中，他首先应该比捕鸟猎犬还要忙碌，不是整天空想、参加时髦的茶会，或者瞎管闲事、浪费宝贵时间的人，而是把精力放在某种买卖、职业或者手艺上的人。晚上，他点燃一支雪茄，坐上小汽车，也许会把汽化器咒骂几声，飞快地回家。他用割草机修剪草坪，搞些装修，然后吃晚饭。饭后，他给孩子们讲讲故事，带领全家去看电影，打几局桥牌，看看晚报，如果对文学有兴趣就看一两章紧张的西部小说，隔壁邻居可能来串门，他们就坐下来谈谈朋友的事或者当天的大事。然后他愉快地上床睡觉，由于已经对本市的繁荣和他自己的银行存款帐作了贡献，而感到心安理得。

"'在政治和宗教方面，这种殷实的公民是世上最明哲保

身的人；在艺术方面，他具有天生的鉴赏能力，总是挑选最好的作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象美国这样，客厅里有这许多艺术大师和名作的复制品。我们的留声机数量也比任何国家都多，唱片不仅有跳舞音乐和滑稽戏，也有威尔地之类的最好的歌剧，并且由世界上工资最高的歌唱家灌制。

"'在别的国家里，搞文学艺术的都是住阁楼、吃通心面的穷光蛋，可是在美国，成功的作家或者画家跟正派的实业家简直没有区别；有些人技巧出众，能用生动有趣的文字表达他要讲的内容，处理他的文学货色时既显示了思想又有噱头，他每年能捞到五万元收入，跟大经理、大董事们平起平坐，豪华住宅、漂亮汽车不比任何实业巨头逊色，我对这种人是佩服的！不过各位应当记住，这种作家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地步，完全靠我先前所说的殷实公民的欣赏，除了归功于作家本人外，你还应该归功于殷实公民。

"'最后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标准公民，即使单身未婚，也喜欢儿童，支持家庭观念，家庭是我们美国文明的根本基础，古往今来，永远如此，这也是我们和欧洲没落民族之间的最大区别。

"'我没有去过欧洲——事实上，我们美国有许多大城市、高山名川可看，我去不去国外都无所谓——不过，据我推测，国外肯定也有许多象我们这样的人。不错，我见过一个非常热心的"扶轮国际"的成员，一口苏格兰、罗伯特·彭斯的家乡口音，他也主张做人要奋发图强、干劲十足。不过，我们和国外那些精力充沛的好兄弟之间，有所不同，他们愿意

让一些势利鬼、新闻记者和政客当他们的代言人，而现代的美国实业家知道怎么为自己说话，知道怎么让人家了解他要当家作主。当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受到恶意攻击，他必须作出答复时，他不需要找什么雇佣文人。他不象老式的商人那样不善言辞。他有口才，有冲劲。

"'我决不是自高自大，但是我要作为有代表性的实业家站起来，悄悄地说："这就是我们美国人！这就是标准化美国公民的规格！这就是新一代的美国人：胸中有勇气、眼睛带笑意、办公室里有计算机的人，我们不是在吹牛，但是我们对自己十分满意，如果有谁不喜欢我们，那就得留神——在引起轩然大波之前赶紧躲起来！"

"'是啊！我笨嘴拙舌地替真正的男子汉、充满活力和热情的人描绘了一个轮廓。正由于这样的人在泽尼斯占了很大比例，泽尼斯才成为美国最稳定、最伟大的城市。纽约也有成千上万的真正的男子汉，但无数外国人使它倒了霉。芝加哥和旧金山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一连串赫赫有名的城市——以工厂著称的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生产大量机床和肥皂的辛辛那提，炼钢的匹茨堡和伯明翰，向海洋般的麦地敞开慷慨大门的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和奥马哈，还有无数其他了不起的姊妹城市，根据上次人口普查资料，人口十万以上的美国城市不下六十八个！这些城市携手并肩，争取强大和纯洁性，反对外国观点和共产主义——亚特兰大和哈特福德、罗彻斯特和丹佛、密尔沃基和印第安纳波利斯、洛杉矶和斯克兰顿、缅因州的波特兰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巴

尔的摩、西雅图或者德卢思的一个生龙活虎的人，跟布法罗、阿克伦、沃思堡或者奥斯卡卢萨任何一个干劲十足的人简直象是孪生兄弟！

"'泽尼斯的男人有男子气概，妇女有女性妩媚，孩子聪明伶俐，这个城市的殷实公民比例最大，因此独具一格，并且将载入史册，当陈旧的耗费时间的方法一去不回，认真有效的努力的时代照亮全世界的时候，泽尼斯创导的文明将留诸后代！

"'有时候，我希望人们别再吹捧那些虫蛀发霉、老式过时的欧洲垃圾，而给著名的泽尼斯精神以应有的评价，正是这种明确的争取成功的奋斗决心使得我们可爱的欣欣向荣的城市名扬天下，凡是有炼乳和纸板盒的地方就知道泽尼斯！有些老朽的国家除了鞋油、旅游胜地和酒以外什么都不生产，平均每一百个人摊不到一间浴室，连活页帐册和活络封套都分不清，世界早就因为这些国家丢了脸，这时候泽尼斯人该登高一呼，要求摊牌了！

"'我告诉各位，泽尼斯和它的姊妹城市正在建设一种新型的文明。泽尼斯和其它这些城市有许多相象之处，我为之感到高兴！全美国商店、办公室、街道、旅馆、服装和报纸的异乎寻常、日益增长、稳妥健全的标准化，说明我们的类型何等持久有力。

"'我总是喜欢引用朱姆·弗林克替报纸写的有关他讲学旅行的一篇东西。你们中间肯定有许多人已经见过，不过如果各位允许，我想念一下。这已经成了经典性的诗篇，跟吉

卜林的《如果》或者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①的《有价值人的》一样；我一直把剪报夹在笔记本里：

> 我这个货郎般的诗人走在路上，总是尽情地歌唱，嘴里吃着东西，自在地徜徉，拿出我的货样，奇乐牌美妙的阳光，我向讲演会堂的人们，向扶轮社，向俱乐部推销笑料趣闻和乐观的货色，觉得自己跟别的傻瓜很不一样。接着，赛拉斯·撒旦②老少校，那个老在等待时机的聪明家伙，尾巴刷地一摆，马上出了坏主意。它使我满心沮丧；它逆毛抚摩我，惹我恼火；仿佛星期天人们都已外出，我比看家狗还要孤独。那时候，我真想再也不当讲演人，不想乘高级轿车、抽五毛钱一支的雪茄，我不想在外面瞎逛；只想回到家里，吃吃煎饼、肉末和火腿，跟了解我的人呆在一起！
>
> 可是当我感到孤独的时候，不论在哪个城市——圣保罗、托莱多、华盛顿、斯克内克塔迪、路易斯维尔或者奥尔巴尼——我就去找最好的旅馆。

---

①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作家。曾在印度从事新闻工作。作品大多描述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颂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威尔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 1850—1919）：美国女诗人，写了大量词藻华丽、多愁善感、但写陈词滥调的作品，在美国曾红极一时。

②撒旦是传说中的魔王，一般把它的形象描绘成眼如铜铃、头上长角，拖着一条尾巴。

在旅馆里我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家。那家第一流的旅
馆，殷勤招待南来北往的推销员，对面还有一家
大影院，我在门口站了好长时间，东张西望想知道自
己在哪个城市，可是怎么也弄不清楚！周围的人群都
是那么棒，打扮和家乡的人一样，妇女头上都戴着
漂亮的帽子，人们谈的，我敢肯定，都是同样的愉
快的闲话，汽车、政治、金钱、棒球明星，跟我家
乡上流人物谈的毫无区别！

我走进那家旅馆，打量了周围，连连称好。那
里有同样的书报亭，同样的杂志和糖果，同样的名
牌香烟，我敢说，跟我家乡完全一样！当我看见那
伙快活的人们踏着舞步进来用午餐，衣着整洁，端
端正正坐在大盘的法式炸土豆面前，我简直要站起
来嚷嚷："我象在家乡一样！"我吃得饱饱的坐在
休息室的丝绒椅子上，旁边的人戴着棕色常礼帽，
我很随便地对他说："喂，比尔，老朋友，你的生
意怎么样？"我们就一见如故，象轻佻的姑娘那样
谈个没完，汽车、天气、家庭、老婆、联谊会的兄
弟们，都得谈遍！好朋友，假如山姆·撒旦使你忧
伤，你不妨学我的样，因为不论你到哪一个州，你
仿佛根本没有离开甜蜜的家。

"'对，先生，这些城市是我们在伟大的生活竞赛中的真正的伙伴。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误解。我说的是泽尼斯市最好的、

发展最迅速的伙伴。如果我举一些统计数字来支持我的说法，我想可以得到各位原谅的。这对你们中间某些人说来也许不是新鲜东西，但是繁荣昌盛的喜讯正如《圣经》的福音一样，不管怎么频繁地一传再传，永远不会使真正的实干家感到厌烦！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泽尼斯生产的炼乳、奶油、纸盒和灯具比美国——且不说全世界——任何别的城市都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生产的原装黄油占全国第二位，在摩托车、汽车的庞大领域里占第六位，在奶酪、皮革制品、油毛毡、早餐食品和工装裤方面大约占第三位！

"'然而我们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冲劲十足的繁荣，还在于我们先辈创建泽尼斯以来，泽尼斯一直保持的那种公众精神，那种向前看的理想主义和兄弟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我们美好的城市，我们有权利、事实上是有责任广为宣传我们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中学校设备齐全，通风系统是全国最好的，无一例外；我们华丽的新旅馆和银行，休息室里都有名画和大理石雕塑；我们的第二国民大厦，在全国内陆城市的办公大楼中高度名列第二。我还得补充说，我们的柏油马路的长度，浴室、真空吸尘器以及其他文明标志的总数，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的图书馆和艺术馆资金充足，建筑舒适宽敞；我们的停车场系统也高出一般水平，车道两旁都有草地、灌木和雕像装饰，即使我把这些情况说出来，也说不全泽尼斯的无比伟大！

"'但是我主张把最好的事情留到最后才说。当我提醒各位，本市每五又八分之七个人有一辆小汽车时，我就举了

一个确凿无疑的实例，说明泽尼斯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进步与智慧！

"'话又说回来，正确的道路不是遍地玫瑰。我在结束之前，必须向各位指出一个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应当正视的问题。对一个健全的政府构成最大威胁的不是公开承认身份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批隐蔽的胆小鬼——那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激进派"、"超党派"，"知识分子"，以及天知道什么鬼名堂的留长头发的家伙！这帮人中间最坏的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老师和教授，说来也惭愧，其中有好几个还是我们伟大的州立大学的教职员工！州立大学是我的母校，我作为老校友感到自豪，但是有某些教师似乎认为我们应该移风易俗，使整个国家都变得吊儿郎当。

"'对这些教授以及跟他们一路的脓包货都应该象打蛇一样地打！美国实业家对于失误是宽宏大量的，但是有一点他要求所有教师和新闻记者必须做到：要我们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付给他们，他们就该帮我们忙，宣传提高工效，为合理的繁荣大叫大嚷！至于这些喋喋不休、吹毛求疵、悲观失望、愤世嫉俗的大学教师，我得告诉他们，在这前程似锦的新的一年中，我们既要尽可能地推销房地产、挣得我们应挣的钱，也有责任施加影响，把那些家伙统统解雇。

"'做到了那一点，我们的子女才能懂得，理想的美国人和文化不是一帮坐着不干活、光议论你是我非的狂热者，而是敬畏上帝、积极肯干、成功而坚强的大好人，他虔诚地参加某个教会，参加促进者俱乐部、扶轮社、基瓦尼俱乐部、保

护麋鹿、驼鹿或者印第安人俱乐部、哥伦布骑士会[1]，或者任何一个组织，那些组织的成员都是嘻嘻哈哈、爱开玩笑、干活卖力、正直诚实、乐于助人的大好人，他们玩的时候尽情地玩，工作的时候使劲干，他们对于调皮捣蛋、横加指责的人的答复是大皮靴一脚踢，让那些人知道该尊敬真正的男子汉，该支持山姆大叔，我们的美国！'”

四

巴比特很有希望成为公认的演说家。在查塔姆路长老会教会男子俱乐部的非正式集会上，他用爱尔兰、犹太和中国方言，惹得听众直乐。

他在泽尼斯基督教男青年会举办的推销方法讲座上作的题为“有关房地产的重要事实”的报告，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的“杰出公民”身份。

《鼓吹时报》几乎全文发表了他的讲话。弗吉尔·冈奇有一次对巴比特说：“你快成为市里最了不起的演说家啦。不管拿起什么报纸，几乎都可以看到你的讲话。你到处信口开河，准能替你的事务所增加不少生意。干得好！别松劲！”

“得啦，别取笑了。”巴比特轻声说。不过冈奇的口才也是出名的，承他夸奖，巴比特十分高兴，并且奇怪自己在度假之前怎么没有体会到作为殷实公民的快乐。

---

①美国天主教徒于1882年成立的一种国际性互助与慈善团体。

第十五章

一

在通向伟大的道路上，他不是没有遇到灾难性的挫折。

声名并没有替巴比特夫妇带来他们应有的社交地位的提高。人们没有请他们加入托纳旺达乡村俱乐部或者参加联合俱乐部的舞会。巴比特烦躁地想道：他才“不希罕跟那些挥霍浪费的人打交道，不过太太还是愿意应邀出席的”。他坐立不安地等待大学校友聚餐会，到了那一晚，百万资财的承包商查尔斯·麦凯维尔、银行家马克斯·克鲁格、机床制造商欧文·塔特、著名室内装饰师阿德尔伯特·多布森等等社交名流济济一堂，着实可以亲热一番。从理论上说，巴比特象在大学里一样，算是他们的朋友，见面时他们仍称呼他“乔治”，但他似乎难得见到他们，他们也从没有请他到皇家岭他们的家里去吃晚饭（有香槟酒和男管家侍候）。

聚餐会前有整整一个星期，巴比特一直想到他们。“现在我们凭什么不可以真正亲密呢？”

二

正如任何地道的美国式文化娱乐一样，一八九六届校友聚餐会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圆满。聚餐委员会象商业公司似地反复提醒。他们每星期寄一个通知：

第三号备忘

> 老兄，你打算参加我们筹办的母校有史以来最热闹的校友聚餐吗？1808届女校友出席的人数高达百分之六十。难道我们堂堂男子汉比娘儿们还不如？来吧，老兄，咱们拿出劲头来，把聚餐会搞得有声有色！食品精美，谈话生动，共叙愉快美好的往事。

聚餐会是在联合俱乐部一个单间里举行的。俱乐部的建筑很陈旧，是三座自命不凡的老式住宅连成一气的，门厅象是贮存土豆的地窖，巴比特虽然经常出入华丽的运动俱乐部，到了这里却有点发窘。门口仆役是个高傲的老黑人，蓝色燕尾服上缀着黄铜钮扣，巴比特朝他点点头，竭力装出自己是俱乐部成员的样子，大摇大摆地穿过门厅。

有六十个人来参加聚餐。他们在大厅里形成岛屿和漩涡，挤满了电梯和餐厅单间的每个角落。他们努力显得亲切热

情，在各自的眼里，他们跟在大学里的时候完全一模一样——仍旧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现在的胡髭、秃顶、大肚子和皱纹只不过是今晚快活的化装。“你一点也没有变！”他们惊异地说。对那些记不起姓名的人，他们招呼说：“哈，又见到你真高兴，老兄。你现在——仍旧干你的老本行吗？”

总有人想起哄或者唱一支校园歌曲，但没有人附和，声音又归于平静。尽管他们打定主意要平易近人，结果还是分成两拨：穿晚礼服的在一拨，不穿的在另一拨。巴比特的礼服一丝不苟，但他在两拨之间来回转。虽然他的目的几乎毫不掩饰地是抬高自己的社交地位，他首先还是去找保罗·里斯林。他发现保罗一个人呆着，衣着整洁，不声不响。

保罗叹了一口气说：“这一套握手应酬，我可不会。”

“没的事，保罗勃斯，随和一点，跟大家聊聊！这帮人是再好不过的了！喂，你有点不高兴。怎么回事？”

“哦，还是老问题。跟齐拉闹别扭。”

“来吧！咱们打起精神，抛开烦恼。”

他把保罗拖在身边，但是慢慢地向查尔斯·麦凯尔维站的地方挨过去，麦凯尔维周围有不少赞赏者，象围炉取暖似的。

麦凯尔维是一八九六级的英雄；不仅是足球队长，链球运动员，还是辩论选手，按州立大学的标准来说，学业上还过得去。他毕业以后一帆风顺，把泽尼斯创业时期就出了名的多兹沃斯家族的建筑公司弄到了手。麦凯尔维承包州议会大厦、摩天大楼、铁路车站的建筑工程。他长得虎背熊腰，但

行动并不迟缓。他眼睛带着安静的幽默神色，口才敏捷，使政治家和新闻记者都不敢冒昧从事；最渊博的科学家或者最敏感的艺术家在他面前都有点自惭形秽，不够老练。特别是在对议员施加影响或者收买工贼的时候，他显得非常轻松自如、可亲可爱。他有男爵风度；可以跻身于迅速形成的金融贵族阶级，只比那些傲慢的望族略逊一筹。（泽尼斯的望族是指一八四〇年以前就来到本市的家族。）他比望族更有权势，因为他不受老一代清教徒善恶观念的限制，没有任何顾忌。

麦凯尔维现在和那些雇有汽车司机、经常去欧洲的大人物、制造商、银行家、地产主、律师和医师待在一起，轻松愉快。巴比特挤到他们中间去。他喜欢麦凯尔维的笑容，也喜欢通过他的关系在社交上有所进展。如果说，他和保罗在一起时感到自己举足轻重、起保护人的作用，和麦凯尔维一起时就感到自己微不足道，只有羡慕的份。

他听到麦凯尔维对银行家马克斯·克鲁格说："对，我们应该接待杰拉尔德·多克爵士。"巴比特本来对衔头有偏爱，现在更从中得到莫大的乐趣。"你知道，他是英国钢铁巨头之一，马克斯。钱多得吓人……喂，是你啊，老乔治！马克斯，乔治·巴比特长得比我还胖了！"

主席嚷道："各位请入座！"

"咱们去吧，查利？"巴比特很随便地对麦凯尔维说。

"好。喂，保罗！咱们的小提琴家怎么啦？你打算坐在什么地方，乔治？来吧，咱们找几个座位。来吧，马克斯。

乔治，我看到了你在竞选运动时的讲话稿。干得不坏！”

听他这么说，即使要巴比特跟他赴汤蹈火，巴比特也愿意了。席间，巴比特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想让保罗高兴，一会儿又找话和麦凯尔维搭讪：“听说你要在布鲁克林建几个码头。”一会儿他又注意到班级里几个出息不大的同学，冷冷清清地坐在一旁，用妒忌的眼光看他和头面人物在一起；一会儿他又兴致勃勃地参与麦凯尔维和马克斯·克鲁格他们的谈话。他们谈到莫纳·多兹沃思举行的一次“丛林舞会”，家里摆出了几千盆兰花。他们还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随便提起华盛顿的一次宴会，麦凯尔维当时遇见一位参议员、一位巴尔干国家的公主和一位英国少将。麦凯尔维称那位公主为“珍妮”，并且透露说他还跟公主跳过舞。

巴比特肃然起敬，但还没有到噤若寒蝉的地步。如果说他没有被麦凯尔维或马克斯·克鲁格请去赴过宴，他跟银行经理、国会议员、以及女交际家谈话却是常有的事。他现在和麦凯尔维谈话的态度恭敬而得体：

“喂，查利，你还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租了一条船，赶到里弗戴尔去看布朗夫人剧团的演出吗？还记得那个傻瓜警察要抓我们，你揍了他一顿吗？有一次我们摘了洗衣作坊的招牌，挂在莫里森教授的家门口，记得吗？啊，那时候真有意思！”

麦凯尔维同意说那时候真有意思。

餐桌一头的人开始唱歌的时候，巴比特谈到了正题：“对事业有帮助的不是大学里念的书，而是交上的朋友。”

他向麦凯尔维进攻了：

“我们业务上没有什么联系，开始疏远了，呃，这太不应该。谈谈过去的好时光非常愉快。哪一天你得带麦凯尔维太太来我们家吃饭。”

回答有些含糊：“是啊——”

“我想跟你谈谈你的格兰茨维尔仓库那一带的地产发展情况。也许我可以提供你一点内部消息。”

“太好啦！咱应该叙一叙。乔治，定了日子就通知我。改日请你和你太太也来我们家吃饭。”麦凯尔维的语气不那么含糊了。

这时候，响起了主持人的声音，他那惊人的嗓子曾经激励他们跟俄亥俄、密执安或者印第安纳大学来的啦啦队比个高低。现在他嚷道：“来吧，伙计们！大家一起嚷！”巴比特同保罗·里斯林和新争取过来的英雄麦凯尔维一起大喊，他觉得生活不可能比现在更美妙了：

战——斧
拿起战斧，
战——斧，
拿起战斧。
州立大学！
我们必胜！

十二月上旬，巴比特夫妇邀请麦凯尔维夫妇吃晚饭，麦

凯尔维夫妇非但接受了邀请，而且改了一两次日期后，居然真的来了。

巴比特夫妇彻底讨论了宴会的细节，包括买一瓶香槟酒和每人面前放多少椒盐杏仁。他们特别研究了陪客的名单。巴比特始终坚持要给保罗·里斯林一个机会，好跟麦凯尔维夫妇见见面。“老查利一定会喜欢保罗和弗吉尔·冈奇，而不喜欢什么爱吹牛的人。”他坚持说。但是巴比特太太打断了他的话头，说道：“呃——也许是这样——我想我得想办法买些林黑文的牡蛎。”当她准备得差不多时，她邀请了眼科专家杰·安格斯医师，和一个姓马克斯韦尔的道貌岸然的律师，以及他们的光彩照人的太太。

安格斯和马克斯韦尔都不是保护麋鹿协会或者运动俱乐部的成员；他们从来不称呼巴比特为“老兄”，或者征求他有关汽化器方面的意见。叫巴比特冒火的是，她邀请的客人中间，算得上“通情达理”的唯有利特菲尔德夫妇；而霍华德·利特菲尔德有时候过于强调统计数字，以至于巴比特渴望听到冈奇的风趣话，调剂调剂。

刚吃完午饭，巴比特太太就开始摆设餐具，准备七点三十分招待麦凯尔维夫妇的晚宴了。巴比特按照吩咐，四点钟回到家里，但是没有他可以插手帮忙的事。巴比特太太叱责了他三次：“别站在这里碍手碍脚！”他只好噘着嘴，站到车房门口，一心希望利特菲尔德或者山姆·多贝尔布劳或者随便什么人过来跟他聊聊。他看到特德蹑手蹑脚地从屋子里拐出来。

“怎么回事，老伙计？”巴比特说。

“是你吗，瘦老头？嘻，妈妈见了谁都想吵架！我对她说，维隆娜和我宁肯不要参加今天的晚宴，她把我臭骂了一顿。还说我身上要洗洗干净。嘿，巴比特家的男人今晚可要大出风头了，小西奥多居然也穿礼服了！”

“巴比特家的男人！”巴比特很喜欢这个提法。他搂着孩子的肩膀。他一向希望保罗·里斯林有个女儿，特德就可以和她结婚。“是啊，你妈妈今天有点沉不住气。”他说，他们一起大笑，又一起叹气，乖乖地进屋去换衣服。

麦凯尔维夫妇比约好的时间晚了十五分钟才到。

巴比特希望多贝尔布劳家的人看到麦凯尔维的高级轿车和等在车前的穿制服的司机。

晚餐烹调得很讲究，并且丰盛得难以置信。巴比特太太把她祖母的银烛台也拿了出来。巴比特很卖力，谈吐也得体。本来想说的笑话一个都没有说。他尽量听别人说话。他引马克斯韦尔谈谈去黄石公园旅行的印象。他老是赞扬别人。他找到机会就说安格斯医师造福人类，马克斯韦尔和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学问渊博，查尔斯·麦凯尔维是有志青年的榜样，泽尼斯、华盛顿、纽约、巴黎等等城市的社交界少了麦凯尔维太太就逊色不少。

但他提不起他们的兴致。宴会毫无生气。巴比特不明白什么道理，沉闷的气氛笼罩着他们，大家找不到话题，十分吃力。

巴比特把注意力集中在露西尔·麦凯尔维身上，但是尽

量不让眼光落到她白皙可爱的肩膀和那系住上衣的茶褐色缎带上。

“我想你不久又要去欧洲了，是吗？”巴比特引她说话。

“我很愿意去罗马待几星期。”

“你到了那儿大概常常欣赏图画、音乐、古董等等吧？”

“不，我去那儿的真正原因是斯克罗法路上有一个小铺子，在那儿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好的花边。”

“哦——是啊。那敢情好。是啊。”

九点三刻，麦凯尔维十分抱歉地发现他妻子有点头痛，巴比特帮他穿上大衣时，他不很认真地说：“咱们找个时间一起吃午饭，可以聊聊。”

熬到十点半钟，其余的客人也走了，巴比特申辩似地对他妻子说：“查利说今晚很高兴，约我吃午饭——说是不久要请我们去他们家吃晚饭。”

她好不容易才说：“哦，象今晚这么安静地叙一叙往往比那些嘈杂的聚会更有意思，大伙争着说话根本得不到安静的享受。”

但是，巴比特躺在回廊的小床上时，听到她在轻声哭泣，哭得很伤心。

四

一个月来，他们留心看报纸的社交新闻栏，等待回请他

们赴宴。

巴比特请客后的整个一星期中，作为接待杰拉尔德·多克爵士的东道主，麦凯尔维夫妇一直是报上的头条新闻人物。泽尼斯热诚地接待杰拉尔德爵士（他是来美国买煤的）。报馆纷纷采访，请他就禁酒、爱尔兰、失业、海军航空兵、兑换比价、喝茶与喝威士忌的优劣、美国妇女心理、英国乡村家庭日常生活等等问题发表意见。杰拉尔德爵士仿佛对这些问题都有所闻。麦凯尔维夫妇举行一个僧伽罗式[1]宴会来欢迎，《鼓吹时报》社交版主编埃尔诺拉·珀尔·贝茨小姐使出浑身解数，把这条消息写得有声有色。早餐时，巴比特高声念了出来：

为欢迎杰拉尔德·多克爵士来美访问，查尔斯·麦凯尔维先生暨夫人昨晚举行锡兰式晚宴舞会，热情招待。宴会大厅独特的东方情调，席上的珍馐佳肴，贵宾的杰出身份，女主人的妩媚，男主人的显赫，使宴会光辉灿烂，盛况空前。有幸身临昨晚神话仙境般异国场面的人，均认为赌城蒙特卡洛的销金窟或者外国都城最华丽的大使官邸也相形见绌。由此可见，在社交活动方面，泽尼斯在美国内陆城市中间已声誉雀起。

多克勋爵是继斯汀邦伯爵之后来本市访问的英

① 僧伽罗是印度洋岛国锡兰的主要民族；锡兰于1972年改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

国贵宾，勋爵虚怀若谷，自己当然不会承认，但他的莅临就是对本市的赞赏。勋爵不仅是英国世家望族，据闻还是英国五金工业巨头之一。他来自古时罗宾汉出没之地诺丁汉，据勋爵告知，该地已成为拥有二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三名人口的现代城市，系花边及其他工业的重要中心，我们不禁想到，他的脉管里或许仍有往昔绿林豪杰罗宾汉的男子汉的鲜红血液和贵族的蓝色血液。①

可爱的麦凯尔维夫人昨晚穿一件黑色网眼料子的长衣，饰有银白的镶边，纤细的腰间有一束艾伦·沃德花圃培植的鲜艳的玫瑰，比任何时候都更秀丽。

巴比特勇敢地说："幸好他们没有邀请我们去跟这个多克勋爵见面。我宁肯同查利和他太太安安静静地吃顿午饭，不愿意看这种场面。"

泽尼斯运动俱乐部里对这件事作了充分评论。"我想从现在起我们该管麦凯尔维叫'查斯勋爵'啦。"西德尼·芬格尔斯坦说。

"简直不可想象，"渊博的霍华德·利特菲尔德说："有

① 西方成语中"蓝色血液"指贵族，起因是纯粹西班牙血统的贵族皮肤比带有摩尔人血统的平民的皮肤白皙，脉管比较明显。罗宾汉是英国中世纪民谣传说中劫富济贫侠盗，原系亨廷登伯爵，被剥夺爵位后在诺丁汉秀湖森林落草。

些人老是混淆。他们称这个家伙为‘多克勋爵’，其实应该称呼‘杰拉尔德爵士’。”

巴比特若有所悟地说：“可不是吗！对呀！‘杰拉尔德爵士’，呃？你是这么称呼他的吗，呃？真有意思。”

后来，他在他的雇员面前卖弄说：“真可笑，有些人无非因为发了财，招待招待外国名人，但是根本不懂得怎么称呼人家，让人家听了不感到别扭！”

那天傍晚，他开车回家时，麦凯尔维的轿车迎面而过，他看到了杰拉尔德爵士，那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金鱼眼睛的条顿式的英国人，两撇黄色的小胡子使他显得忧虑多疑。巴比特继续慢慢开车，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有一个可怕的信念，认为麦凯尔维夫妇在嘲笑他。

回家后，他向妻子流露出他的抑郁心情，恶狠狠地说：“真正关心事业的人才不把时间浪费在麦凯尔维这帮人身上。社交这玩意儿也象是一种嗜好；假如你当了真，就甩不掉了。有时间我宁肯跟你和孩子们聊聊，不发这个傻劲，整天东跑西颠的。”

他们再也不提麦凯尔维了。

五

这期间，烦恼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还得考虑奥弗布鲁克的问题。真叫巴比特觉得讨厌。

埃德·奥弗布鲁克是巴比特的同学，一直郁郁不得志。他子女多，家累重，在多尔切斯特郊区经营出息不大的保险业。他一向瘦削，老是那种灰溜溜的、无足轻重的模样。他是这种类型的人：在任何场合你总是忘记把他介绍给陌生人，接着又怀着歉意过于热情地补作介绍。他在大学里就钦佩巴比特交友广泛，此后又钦佩巴比特在房地产界的权势、漂亮的住宅和讲究的衣着。巴比特因之感到得意，但同时觉得自己有责任提携他一下而有些不安。在校友聚餐会上，巴比特看见可怜的奥弗布鲁克穿着一套磨得发亮的蓝哔叽便服，怯生生地跟另外三个不得志的同学待在角落里。他走过去很热情地招呼："喂，小埃德！听说现在你把多尔切斯特所有的保险生意全包下来了。干得不坏呀！"

他们回顾大学时期奥弗布鲁克经常写些诗歌的美好往事。奥弗布鲁克突然叫他为难地提出："乔治，出了学校我们没有什么往来真不应该。我希望哪一天你和巴比特太太能来我家吃晚饭。"

巴比特声音低沉地说："好极啦！当然要去！定了日子通知我。我太太和我也希望请你们来我们家。"他后来忘了这件事，不幸的是埃德·奥弗布鲁克并没有忘。他一再打电话给巴比特请他去吃饭。"我们看来只好去一次，了结这件事。"巴比特对他妻子咕哝说，"可是真叫人吃惊，那个可怜的家伙连最基本的社交礼节都不懂。他只给我打电话，而不是由他老婆给我们写个请帖！好吧，我想我们推不掉了。这也是同学交情带来的麻烦。"

他接受了奥弗布鲁克下一次苦苦央求的邀请，把日期订在两星期后的一个晚上。两星期以后的晚宴，即使是家宴，从来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但是两星期一晃就过去了，约定的日子令人惊慌地来到了。由于他们自己请麦凯尔维夫妇吃饭，不得不更改日期，最后还是闷闷不乐地驱车去多尔切斯特的奥弗布鲁克家。

一开始就糟糕透顶。奥弗布鲁克家六点半开饭，而巴比特家从没有在七点钟之前吃过晚饭。巴比特让自己迟到十分钟。“咱们尽可能早些结束。我想咱们能很快摆脱的。我说明天有事需要早一点去事务所。”他盘算道。

奥弗布鲁克家叫人看了心情压抑。那是两家合住的一幢木头建筑，奥弗布鲁克住楼上；童车放得碍手碍脚，门厅里墙上挂着旧帽子，屋里一股白菜味，起坐室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大《圣经》。埃德·奥弗布鲁克和他的妻子跟平常一样笨拙寒酸，陪客是两对言语无味的夫妇，他们的姓名巴比特一直没有听清楚，也不想打听。但是奥弗布鲁克憨厚的赞扬使他十分感动，不知所措。奥弗布鲁克说：“老乔治今晚光临是给我们的大面子！你们当然都在报上见过他的讲话和演说稿——他长得也帅，可不是吗？——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学里的情景，他人缘好，还是班里一个游泳好手。”

巴比特努力做到有说有笑；但是奥弗布鲁克的胆怯，陪客们的麻木以及戴着眼镜、皮肤干燥、头发贴平的奥弗布鲁克太太的干巴巴的蠢相，没有可以提起他兴致的地方。他抛出他最精采的爱尔兰笑话，但是象石沉水底，毫无反应。最

叫人糊涂的是养育了八个小孩、整天烧菜做饭、洗洗擦擦的奥弗布鲁克太太居然也装出健谈的样子。

“我想你常去芝加哥和纽约吧，巴比特先生？”她试探说。

“是啊，我常去芝加哥。”

“那一定非常有趣。我想你到遍了那里的剧院。”

“呃，说老实话，奥弗布鲁克太太，我最感兴趣的是卢普闹市口一家荷兰饭馆的大牛排！”

他们没别的话可说了。巴比特感到抱歉，但是毫无办法；晚宴是个失败。十点钟，他在沉闷的谈话中打起精神，声调尽可能愉快地说：“我们该走啦，埃德。明天一早有人约好来见我。”奥弗布鲁克帮他穿大衣时，巴比特说：“谈谈过去的事很有意思。改天咱们一起吃午饭。”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巴比特太太叹息说：“真糟糕。不过奥弗布鲁克先生多么钦佩你！”

“是啊，可怜的家伙！他似乎把我当成可爱的大天使和泽尼斯长得最漂亮的男人了。”

“当然不是那样，不过——哦，乔治，你说我们应不应该请他们来我们家吃顿饭？”

“得啦，最好别请！”

“可是乔治！你没有对奥弗布鲁克先生提过请他们吃饭的事吗？”

“没有！绝对没有！确实没有提过！我只是随便说说哪天请他吃顿午饭。”

“嗯……哦，亲爱的……我不希望伤他们的心。不过象今晚的情况叫我再来一次真受不了。再说，假如我们请奥弗布鲁克夫妇吃饭的那天，正好有安格斯医师夫妇这样的客人来我们家，他们会以为奥弗布鲁克是我们的朋友呢！”

他们为这件事嘀咕了一星期。“我们真应该请埃德和他老婆，可怜的家伙！”但是他们后来一直没有见到奥弗布鲁克夫妇，也就把他们忘了。一两个月之后，他们说：“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请他们来我们家对他们也不合适。他们会觉得不自在的。”

他们再也不提奥弗布鲁克夫妇了。

第十六章

一

巴比特肯定麦凯尔维家不会接纳自己了，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有点可笑。但他到保护麋鹿协会去得更勤了；在商会的一次午餐会上，他侃侃而谈，抨击罢工的可恶；他在自己的心目中又成了一位杰出的公民。

他所属的俱乐部和协会是他的精神安慰。

泽尼斯有数不清的社团和以促进繁荣为宗旨的午餐俱乐部，一般认为正派人应该参加一个组织，参加两三个更好；比如说，扶轮社，基瓦尼俱乐部，促进者俱乐部，共济会，保护驼鹿、印第安人、森林部族、枭、鹰协会，麦卡比会，派西亚骑士会，哥伦布骑士会，还有其它以高度热情、高尚情操、尊重宪法为特点的秘密社团。参加这些社团有四个理由：第一，这是该做的事；第二，对生意有好处，因为社团弟兄往往成为买卖上的主顾；第三，除了少校、法官、教授这类普通的头衔之外，得不到希奇古怪的外国社团头衔的美国人可以混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尊称；第四，受管束的美国丈夫可以找到借口，每星期有一个晚上不必守在家里。社团成

了他聊天消遣的广场和露天咖啡馆。他有一个打弹子、毫无顾忌地象男子汉那样谈话的去处。

正由于这些原因，巴比特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爱参加各种组织的“百搭”。

在他金碧辉煌的公开成就后面，有大量纠缠不清的事务性工作：租赁契约、出售合同、召租清单等等。晚上的演讲以及委员会和协会的活动象白兰地一样给他刺激，但是每天早晨他象闹酒一样，嘴里发苦。一周一周地过去，他越来越烦躁了。他跟他的外勤推销员斯坦利·格拉夫公开不和；麦高恩小姐的妩媚一直使他勉强对她客客气气，但有一次因为麦高恩自作主张改了他口授信件的措词，他暴跳如雷。

不过他在保罗·里斯林面前感到轻松。他们至少每周见一次面，逃避成年人的烦恼。星期六，他们打打高尔夫球，互相揶揄球艺不高明；星期天，他们开汽车在外面兜一个下午，在乡村小饭馆歇一会，坐在柜台前面的高脚凳上用厚瓷杯喝咖啡。有时候，保罗带了小提琴来巴比特家，象一个迷了路途、无休无止地在陌生的小径上踯躅的人用音乐表达孤独忧郁的心情，这时候，连齐拉也听得出了神。

二

巴比特在主日学校的活动给他带来的灵魂净化和社会声誉比什么都多。

他所属的查塔姆路长老会教会是泽尼斯最大、最富、橡

木装修和丝绒帷幕最多的教堂之一。住持是约翰·詹尼森·德鲁牧师，他有文学硕士、神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文学硕士和神学博士学位是内布拉斯加州埃尔伯特大学授与的，哲学博士学位是俄克拉何马州沃特伯里大学授与的）。他能说会道，办事干练，多才多艺。他在集会上抨击工会或者要求改善公共事业，并且向听众透露，他小时贫苦，当过报童。他替《鼓吹晚报》周六版写些题为“男子汉的宗教”和“美元与基督教的情理价值”之类的社论，全文用黑体字排印，还加花边。他常说，使他自豪的是首先以实务家的身份为人所知；在干劲和活力方面，他决不让老撒旦独占鳌头。他是个瘦削的年青人，面相有点土气，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头浓密的暗棕色头发，但是演说时劲头十足。他承认自己学者、诗人气息太重，不能跟福音传教士迈克·蒙代相比，但是有一次他启发听众走向新生活、慷慨捐款时，他咄咄逼人地说：“弟兄们，不愿意把钱借给上帝的人才是真正的吝啬鬼！”

他把教堂变成一个地道的公共会堂。除了酒吧间之外，几乎包罗万象。有托儿所，有周四聚餐会，晚饭后还有一个简短愉快的布道演讲，有健身房，每半个月放一场电影，有一个供年青工人借阅技术书籍的图书馆——不幸的是除了擦洗窗子或修理火炉之外，年青工人从不进教堂——还有一个缝纫组，德鲁太太高声朗读一些一本正经的小说，妇女们一边听，一面做小短裤子，准备送给穷苦人家的小孩。

德鲁博士的神学理论虽然属于长老派，他的教堂建筑式

样却是漂亮的主教派的。如他所说，它具有“古老英格兰那些崇高的基督教会建筑的最为耐久的特色，足以象征永恒的宗教与文明信仰”。教堂是用斑斓的红砖盖的，改良的哥特式样，大礼堂的电灯泡有豪华的雪花石膏碗遮住，光线间接柔和。

十二月的一个上午，巴比特一家去教堂做礼拜，约翰·詹尼森·德鲁博士讲得异常精采。听众多极了。十个敏捷的年青招待员，穿着晨礼服，翻领上别着白玫瑰花，不断地从地下室搬折叠椅上来。音乐节目也很精采，由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教育主任谢尔登·斯米斯担任乐队指挥，并唱圣诗。巴比特对这不很感兴趣，因为不知哪个路子不正的老师教了年青的斯米斯先生，他在唱圣诗的时候老是微笑，但是作为一个演讲方面的同行，他很欣赏德鲁博士的布道。他讲的内容比较深奥，使查塔姆路教堂的会众和史密斯路邋遢的小教堂的会众有所区别。

“在一年中这个丰饶的收获时节，”德鲁博士说，“对辛苦的旅人说来，虽然天空乌云密布，道路艰难险阻，但是凌空翱翔、无形无体的圣灵正把以往十二个月的辛劳和渴望一扫而光。啊，我隐约听到在我们所有的似是而非的失败后面传来那些继续奋勇前进的人向我们致意的合唱；瞧啊！在朦胧的远方，我们看到令人忧伤的云堆后面露出了巍峨的高山——那是乐声缭绕的山、欢乐的山、力量的山！”

“我真喜欢有才学、有思想的布道。”巴比特想道。

礼拜结束后，教师在门口忙着和大家握手告别，抽个空

对巴比特说："巴比特兄弟，你能留一会儿吗？有事要请教。"巴比特十分高兴。

"当然可以，博士！那还用说！"

"请到我的办公室去。我想你会喜欢那里的雪茄。"巴比特喜欢牧师的雪茄烟。他也喜欢牧师的办公室，那个房间跟任何别的办公室毫无区别，只是墙上提醒来客掌握谈话时间的字牌有点不同："今天是上帝大忙的日子。"朱姆·弗林克也进来了，接着是威廉·伊桑。

伊桑先生七十岁，是泽尼斯第一州立银行的行长。他仍旧留着一八七〇年的银行家们都有的连鬓胡子。如果说巴比特妒忌麦凯尔维之流的时髦人物，他却尊敬威廉·华盛顿·伊桑。伊桑先生跟时髦人物毫无共同之处。他凌驾在他们之上。他是一七九二年创建泽尼斯的五人之一的曾孙，属于第三代的银行家。他有权力审查信用，发放贷款，促进或损害一个人的企业。在他面前，巴比特呼吸短促，觉得自己是个后生小辈。

牧师德鲁博士一阵风似地走进办公室，鼓起如簧之舌：

"我请各位留一留，以便向各位建议一件事。主日学校需要振作一番。在泽尼斯，它数得上第四，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甘居人后。我们应该名列第一。我想请你们，如果你们同意，为主日学校组成一个谘询和宣传委员会；视察一下，提些改进工作的建议，并且设法让报界对我们稍加注意——不要整天报导谋杀和离婚，而是给公众一些真正有帮助的、建设性的新闻。"

“好极啦。”银行家说。

巴比特和弗林克当然也欣然同意。

三

假如你问巴比特，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他会用促进者俱乐部的词藻响亮地回答说：“我的宗教信仰是为我的同胞服务，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别人，尽我自己一分力量让大家生活得更幸福一些。”假如你要他进一步说明，他会说：“我是长老会教会会员，我当然承认它的教义。”假如你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会不痛快地回答说：“在宗教问题上探讨争论毫无意思；只会引起不快。”

事实上，他的神学内容是这样的：冥冥中有一个上帝，曾经想使我们变得十全十美，可是大概没有成功；如果你是好人，你可能到一个叫做天堂的地方（巴比特下意识地把它描绘成一个带专用花园的高级旅馆），如果你是坏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或者吸毒，乱搞女人，出售虚假的房地产进行诈骗，你就会受到惩罚。不过巴比特对他称之为“地狱那玩意儿”的东西并不明确。他向特德解释说：“我这个人当然相当开明；我并不相信有什么满是烈火和硫磺的地狱。不过，一个人不能肆意妄为，干尽坏事而不受到惩罚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对这一类神学理论很少花心思去考虑。他的实用宗教的核心在于：去做礼拜时被人看到是体面的事，对生意有好

处；教会能防止坏人变得更坏；牧师布道，不管听的时候是怎么沉闷，毕竟还有一种伏邪巫教般的魔力，“对人们有好处——使他们和崇高的事物有所接触”。

他为主日学校咨询委员会作了初步调查，结果并不理想。

由成年男女组成的忙人圣经班还使他满意，主讲人是守旧派的阿特金斯·乔丹医师，讲得生动活泼，和宴会后比较有修养的、幽默的演说人不相上下，但是一到少年班时，他却手足无措了。他听谢尔登·斯米斯在给一班十六岁的男孩讲课。斯米斯是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教育主任，教堂合唱团的领唱，年纪很轻，面色苍白，一头卷发，脸上老是带着笑，十分卖力。斯米斯和颜悦色地在告诫那些男孩：“听着，下星期四晚上到我家来，我和你们坦率地谈一谈。我们无话不谈，把心里的烦恼都抖露出来。你们可以象青年会里的人那样，对老谢尔登无话不谈。我要毫无保留地向你们解释，如果没有老大哥的指导，小伙子会干出什么可怕的坏事，还要解释性的危险和欢快。”谢尔登笑逐颜开；孩子们满脸羞色；巴比特窘得眼睛不知朝哪里看才好。

有些人数不多的班级，由一本正经的老处女讲授哲学和东方文化，内容不怎么讨厌，但是十分沉闷。大多数班级在主日学校的装修讲究的屋子里听课，但也有挤到地下室去的，地下室的装饰只有一些静脉曲张似的水管，渗水的墙顶上的几扇小窗送进一些光线。不过巴比特仿佛看到了卡托巴第一公理会教堂。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主日学校。他又闻

到了教堂屋子特有的斯文闷热的气息；他想到了主日学校书架上那些乏味的书籍：《赫蒂，贫贱的女英雄》和《约瑟夫斯，巴勒斯坦少年》，他再一次翻弄那些色彩鲜艳的印有《圣经》文句的卡片，这种卡片哪个孩子都不要，但又不想扔掉，因为它们有点神圣的味道；三十五年前的结结巴巴、死记硬背的说教又叫他听了难受，因为这时他在泽尼斯宽敞的教堂里又听到了相同的话：

“埃德加，你念下一节。《圣经》说骆驼穿针眼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克拉伦斯！请你别老是扭来扭去！如果你准备了功课，你就不至于坐立不安了。厄尔，基督给门徒的教导是什么？孩子们，我要你们特别记住的一句话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每逢你们失去信心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克拉伦斯，请你注意——就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这句话！现在，阿历克，请你念下一节。假如你刚才注意听着，就不会找不到地方了！”

嗡——嗡——嗡，巨大的蜜蜂在使人昏昏欲睡的山洞里发出巨大的嗡鸣。

巴比特从睁眼的瞌睡中惊醒过来，为了有幸听老师精采的讲课向她表示了感谢，然后蹒跚地走到另一个班级去听课。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他没有任何建议可以提给德鲁牧师了。

后来，他发现主日学校有大量出版物，周刊、月刊形成

一个庞大繁忙的领域，跟房地产专栏或者制鞋业杂志一样专门、实际、有远见。他在一家宗教书店里买了五六本，看到下半夜，赞叹不已。

他发现“有的放矢”、“征集新会员”和“报名参加主日学校，广开门路”这几栏里有许多有利的启发。他特别喜欢“广开门路”几个字，被下面的按语打动了：

“社会生活的道德源泉在于主日学校——在于它们的宗教教育和启发。现在不加注意，就意味着今后许多年中丧失精神活力和道德力量……上面列举的事实，加上有的放矢的号召，足以促使人们尽自己的职责，不会因冷嘲热讽而动摇。”

巴比特承认说：“一点不错。我在卡托巴的时候，主日学校提供的机会我一个也不放过，另外，如果不是因为我在那里受到的道德力量的训练，也许到不了我今天的地位。还有《圣经》上的知识。了不起的书。有时间的话，我应再看看。”

至于如何用科学方法组织主日学校活动的问题，他在《威斯敏斯特成人圣经班》一篇文章里学到不少东西：

“第二副主任负责组织班级的成员。她挑选一个小组协助她工作。这些人成了招待员。凡是来的人都受到热情接待。离开时都成了老朋友。小组中有一个人站在门口，邀请路过的人进来。”

巴比特最欣赏的是威廉·里奇韦在《主日学校时报》上的评论：

“没有活力和劲头的主日学校是没有趣味的，不能吸引人们参加，懒洋洋地象犯春倦的人那样，如果你的主日学校有这种毛病，让里奇韦大夫给你开个处方吧！请那伙人来吃晚饭。”

主日学校的杂志的内容十分全面实用。哪一方面都不遗漏。至于音乐，《主日学校时报》宣传说：“以创作流行乐曲为千百人所熟知的”哈罗德·洛登写了“题为《渴望你》的新的杰作。歌词是哈里·克尔的一首诗，秀丽绝伦，音乐也美妙得难以形容。评论家一致认为它将风靡全国。如果换上赞美诗《我听到了基督的声音》的词句，可以将它改成一支可爱的宗教歌曲”。

即使手工训练也适当加以考虑。巴比特注意到杂志介绍了一种巧妙的方法，形象地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

“供学生试作的模型：有滚门的墓室。——用一个有盖的方盒，口朝下倒置。将盒盖打开少许，形成一条空槽。在盒壁开一个方门，再剪一片圆形的硬纸板，大小足以将门遮住。用砂子、面粉和水调成稠厚的混合物涂在纸板圆门和墓室上，等其干燥。这就成了复活节早晨妇女们发现墓室门口‘自动滚开’的笨重的圆石板。我们用这个模型示范，就可以讲《圣经》故事了。”

主日学校刊物的广告是十分注重效率的。使巴比特感兴趣的是一种药物，“常坐办公室、缺乏运动的人服用后，不必靠体育锻炼就能增强疲惫的神经系统，健脑并调整消化系统”。他得知销售《圣经》是一门兴隆的、竞争性非常强的

行业，大有启发；作为卫生专家，他很高兴地看到卫生圣餐用具公司的广告说有“一套经过改良的、保证满意的用具，包括一个打磨光滑、细致美观的桃花心木餐盘。这种盘子不会发出响声，比别种盘子轻巧、方便，并且比任何其它材料做的盘子更易和教堂的设备搭配”。

四

他放下了那堆主日学校刊物。

他想道：“没想到居然有这许多名堂。太妙啦！

“我不再参加他们的活动实在不应该。作为社会上有影响的人——不参加真正朝气蓬勃的宗教活动实在不象话。甚至可以说象是一种基督教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绝没有不尊重的意思。

“有些人会说，这些热衷于主日学校的人不登大雅之堂，胸无大志，等等。当然啦！爱说闲话的人总是有的！找岔子、讽刺、拆台——总是比搭台容易得多。至于我，我当然赞成这些杂志。它们叫老乔治·福·巴比特心悦诚服，这就是对批评家的答复！

“一个人越是有男子气概、越讲究实际，他就越应该过有进取心的基督徒的生活。我决心下定了！我再也不胡闹、喝酒——维隆娜！你上哪儿去了？亏你这么晚回来！”

第十七章

一

“繁花”高地只有三、四座老宅；所谓老宅，是指一八八〇年以前盖的旧房子。其中最大的一所是第一州立银行行长威廉·华感顿·伊桑的住宅。

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年间，泽尼斯出现了一些“华丽”的建筑，伊桑宅第仍旧保存着当时的风貌。那是一座庞大的红砖房屋，有灰色的沙岩过梁，屋顶是一层层红、绿、暗黄色石板瓦铺的。两头是苍白的高楼，一个有铜皮屋顶，另一个屋顶有蕨状铸铁装饰。门廊象是敞开的坟冢，粗壮的花岗石柱承着砖砌的阶层。房屋一侧有一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形状象是钥匙孔。

但是那座房屋给人的印象丝毫不是滑稽可笑的。它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1]金融家们的稳重庄严，这些金融家管理着拓荒者和朝气蓬勃的“推销工程师”之间的一代人，取得对银行、工厂、矿山、土地和铁路的控制，建立了阴沉的寡头

[1]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她在位期间(1837—1901)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统治。十来个相互矛盾的泽尼斯组成了真正的、完整的泽尼斯，威廉·伊桑一类人的小规模的、静止的、干巴巴的、客气而冷酷的泽尼斯是其中最有势力、经久不衰、为公民们所熟悉的；其余几个泽尼斯不知不觉地在为这个小小的统治集团干活，并且默默无闻地消失。

维多利亚时期的暴躁的寡头们的城堡如今已经不存在，或者蜕化成寄宿处，但是伊桑宅第仍旧傲然屹立着。它的大理石台阶每天洗刷，黄铜牌仔细擦拭，花边帘子象威廉·华盛顿·伊桑本人一样整洁高级。

巴比特和朱姆·弗林克带着某种崇敬的心情去拜访伊桑，请他出席主日学校谘询委员会的一个会。他们局促不安地跟着一个穿制服的侍女穿过几间地下墓穴似的接待室，来到书房。书房的布置一看就知道主人是个殷实的老银行家，和伊桑的连鬓胡子一样，具有殷实的老银行家的特色。藏书绝大部分是成套的标准版本，带有正规的传统格调：暗蓝封面、暗金烫字、光滑的小牛皮书脊。壁炉也十分正规，符合传统；小伙宁静稳定，炉具擦得精光锃亮。橡木书桌颜色很深。式样古雅，十全十美；椅子稍稍有点傲慢的样子。

伊桑象是长辈似地问起巴比特太太、巴比特小姐以及别的孩子们身体可好，但是巴比特不知怎么回答。跟弗吉尔·冈奇、弗林克、霍华德·利特菲尔德这些到现在为止仿佛很兴旺很时髦的人打交道，用“小鬼们怎么样，老兄”一类措词，会使他们高兴，可是在伊桑面前就不合适。巴比特和弗林克客客气气地坐着，伊桑的薄嘴唇几乎不怎么动，客客气气地

说："有劳二位过来，省得我这个老人跑一趟了。路上大概很冷，我们谈话之前是不是先来一点威士忌？"

巴比特平时谈话随便惯了，差点给自己出丑。他几乎脱口说："只要不费事，并且废纸篓里没有藏着执法官——"但是他把话咽了回去。他慌乱地欠身从命。朱姆·弗林克也一样。

伊桑摇摇铃，召唤女侍。

巴比特虽然现代化，很阔绰，但是从没有见过有谁在自己家里，除了吃饭时以外摇铃召唤仆人的。他自己住旅馆时也用铃召唤服务员，可是在家里不能摆出这种架子伤马蒂尔达的感情；他总是跑出去叫她的。此外，自从禁酒以来，他从没有见过有谁在喝酒方面这么随便。他啜着加了热水的威士忌，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嚷出来："啊，老兄，这正中我下怀！"他带着年青人在大人物面前的狂喜心情，一直在琢磨："瞧那个脸上长毛的小个子，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成全我或者毁掉我！假如他吩咐跟我有往来的银行收回我的借款——！天哪！那个五短身材的家伙！看来他一点气力都不用花！我不明白——我们这些促进者是不是过于卖劲了？"

他打了一个寒噤，抛开这个大逆不道的念头，毕恭毕敬地听伊桑对于改进主日学校工作的设想，这些设想非常明确，但是也非常糟糕。

巴比特胆怯地提出他自己的建议：

"我认为如果你分析一下学校的需要，事实上，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商业问题来对待，你会发现基本的、主要的需要

在于发展。我估计我们大家都主张把我们的查塔姆长老会教会的主日学校建成全州最大最好的，无论在哪一方面不能落在人家后面。说起广开门路的运动，他们已经成立了竞争小组，介绍会员最多的孩子可以得到奖品。他们在这里做错了一件事：奖品都是些诗集和插图本新旧约全书之类的无聊的东西或者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不是真正机灵的孩子希望挣到的东西，比如说现钱或者可以安在他摩托车上的速度计。我认为用一些花花绿绿的书签或者在黑板上画些图使讲课形象生动当然也是好的，不过需要真干的时候，要出去招徕顾客——我是指会员——的时候，总不能让人家白辛苦。

"现在我出两个点子：第一，根据年龄，把主日学校分成四个军。每个人按他介绍会员人数的多少在他所属的军种里得到一个军衔，那些不卖力、不中用、拉不到会员的人只能当列兵。牧师和督察的军衔是将军。大家都得象正式军队里那样，下级向上级敬礼，搞那一套形式，让他们有不是白卖气力的感觉。

"第二：学校固然有了宣传委员会，但是谁都没有好好干过——谁都不会为干活而好好干的。我们应当讲究实际，符合潮流，替主日学校物色一个真正领工资的宣传干事——找个能匀出部分时间的报馆工作人员。"

"说得对！"朱姆·弗林克说。

"有了他就能搞出一些生动活泼的东西！"巴比特得意地说，"不仅是有关主日学校——以及募捐——迅速发展的重大的、突出的事实，还可以搞许多幽默花絮和玩笑，比如

说哪一个吹牛大王没有做到发展新会员的保证，圣三一班的姑娘们举行的香肠聚餐会是多么有趣。宣传干事如果有时间，甚至可以对讲课本身也做些文章——实际上是对全市的主日学校都做些宣传。只要我们在会员人数方面能够领先，就没有必要采取自私的态度。举例说，他可以在报刊上写些——当然啦，我不象在座的弗林克那样受过文学锻炼，我只是设想那些文章该怎么写，不过举个例说，本周讲课内容和雅各①有关，宣传干事不妨搞些内容正派的文章，加一个吸引读者的俏皮的标题——例如《杰克耍了老头；少女到手，挟款卷逃》。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能引起人们兴趣！当然啦，伊桑先生，你是稳健保守的，也许会认为这种花花点子不登大雅之堂，不过老实说，我认为它们打得响。”

伊桑合抱双手，搁在他舒适的小胖肚子上，象老猫打呼噜似地高兴地说：

“首先，我想说，巴比特先生，你对形势的分析使我非常满意。正如你所推测的，处于我的地位，稳健保守是必要的，也许我还得力图维持某种尊严的标准。不过我想你会发现我还是相当进步的。在我们银行里，举例说，不是自夸，我们的广告宣传办法跟本市任一家银行一样现代化。是啊，我想你会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对变化中的时代的精神价值相当了解。是啊，正是这样。事实上，我个人也许更倾向于早年比较严肃的长老派教义，但是我可以愉快地说——”

①雅各（Jacob）：《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物，以色列人的祖先，为了要娶表妹拉结，替舅父当了十四年雇工。雅各为人精明，积攒了大量钱财。

巴比特终于从伊桑的话里听出他是同意的。

朱姆·弗林克建议请《鼓吹时报》记者，一个叫肯尼思·埃斯科特的人担任兼职宣传干事。

他们在十分友好、洋溢着基督徒助人为乐精神的气氛中分了手。

巴比特并不立即驱车回家，而是往市中心去。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继续陶醉在结识威廉·华盛顿·伊桑之后的喜悦之中。

二

夜晚被雪装点成一片白色，路上车声辚辚，灯光闪烁。

沿着路旁压实的积雪缓缓驶去的电车亮着金黄色的大灯。小房里透出娴静的光线。远处钢铁厂喷射出一阵阵火光，使天上的寒星明灭不定。附近药房里的灯光下，朋友们见面，工作一天之后，聊得很高兴。

派出所门口的绿灯在雪地上映得更绿；一辆令人好奇的警车——铃声象受惊的心跳动那样急促，车前灯扫射着晶晶闪亮的街道，开车的不是普通司机，而是穿着制服、神气活现的警察，另一个警察惊险地踩在车后的踏板上，囚犯的脸一闪而过。是凶杀犯、强盗，还是被巧妙地逮住的钱币伪造犯？

然后是一座庞大的灰石建筑的教堂。有一个严峻的尖塔，附属房间里露出暗淡的灯光，传出练习合唱的愉快的嗡

嘀声。照相制版师的阁楼里透出颤抖的汞气灯的绿光。接着就是五光十色的闹市；停着的汽车的红宝石似的尾灯，电影院白色的拱门象是冬季山洞结着冰霜的入口；灯光广告上是火蛇和舞蹈的小人；楼上的低级舞厅挂着粉红色的球形灯罩，奏着火辣辣的爵士音乐；中国餐馆有光泽的金黑两色的格子窗外悬着画有樱花和宝塔的灯笼。空气污浊的小饭馆点着不明净的小灯泡。在时髦的商业区，挂着丝绒帷幕的严谨的橱窗里，明亮而柔和的光线照在水晶垂饰、高级毛皮和细木家具滑溜的表面上。街边黑黢黢的高楼，出人意外地显出一方亮光，那是一个办公室的窗口，有人为了某种紧迫的原因在开夜车。是一个陷入破产境地的男人，一个想往上爬的青年，还是突然暴富的石油商？

寒气凛冽，未经清扫的小巷里积雪很深，巴比特知道，城外的小山坡上，雪给吹到橡树林间，弯弯曲曲的小河河面结了冰。

他怀着惊讶的心情爱慕他的城市。他为生意操心的日积月累的厌倦和滔滔不绝的演说的兴致一扫而光；他觉得自己年青，有力量。他雄心勃勃。爬到弗吉尔·冈奇和奥维尔·琼斯的地位是不够的。不。“他们很了不起，很可爱，但没有手腕。”不，他要象伊桑那样，严厉而巧妙，有权有势而冷酷。

“正是那样，丝绒手套里的铁拳头。谁都不敢在你面前放肆。最近我的演说不够谨慎。俚语。庸俗。这一套要不得。在大学里的时候，我的修辞学成绩是第一等的。我谈的是什么题目——反正不坏。最近我演说里插科打诨的地方太多。我

——有朝一日，我自己干吗不能办一家银行？让特德来接我的班！”

他高高兴兴地驱车回家，在巴比特太太面前，他仿佛已经成了威廉·华盛顿·伊桑，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

三

《鼓吹时报》记者，年青的肯尼思·埃斯科特，被聘请为查塔姆路长老会教会主日学校的宣传干事。他每周工作六小时。至少是按每周六小时工作计酬。他在泽尼斯新闻报和公报两家报社里都有熟人，他的宣传干事的兼职并不公开。他细水长流地发表了一系列暗示性的文章，谈和睦、《圣经》、班级聚餐（风趣而有教育意义）以及虔诚生活在取得金融成就方面的作用。

主日学校采纳了巴比特关于军衔制度的建议。新制度使大家精神振奋，学校蓬勃发展。它并没有成为泽尼斯最大的主日学校——仍旧落在中央卫理公会教会后面，特鲁博士把这个教会采用的方法说成是“不公平、不正派、非美国式、没有绅士和基督徒作风”——不过从第四位爬到了第二位，结果普天同庆，或者说至少是特鲁博士教区所包括的天空在欢庆，巴比特赢得了大量赞扬和好评。

他在学校的总参谋部得到上校军衔。走在街上，不认识的小孩向他敬礼，顿时使他高兴；听到人们称他为“上校”，

他快活得耳根都要发红；如果说他不单是图这份痛快才去参加主日学校的活动，那么在去学校的路上他却始终意识到这种痛快。

他对宣传干事肯尼思·埃斯科特特别满意；他带埃斯科特到运动俱乐部去吃午饭，请埃斯科特上他家吃晚饭。

有许多过于自信的年青人摆出心满意足的样子，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处，用目空一切的俚语来表示他们的愤世嫉俗；埃斯科特跟他们一样，内心却是羞怯孤独的。吃晚饭时，他那张机灵饥饿的脸笑开了，他脱口说："哎呀呀，巴比特太太，吃到家里做的菜有多好呀！"

埃斯科特和维隆娜互相都有好感。他们整个傍晚"交换思想"。他们发现他们两人都是激进派。当然，他们是通情达理的激进派。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都是亡命徒；现在风行的自由诗简直是胡闹；普遍裁军固然必要，但是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为被压迫的小国着想，必须保持一支和世界上其余国家吨位相等的海军。但是他们思想又非常革命，使巴比特十分恼火地预言，美国会成立第三党，不让共和党和民主党过太平日子。

埃斯科特告别时跟巴比特握了三次手。

巴比特提到他自己对伊桑特别有好感。

不到一星期，有三家报纸发表了文章，介绍了巴比特为赞助教会所做的优秀工作，三家报纸都很巧妙地提到威廉·华盛顿·伊桑是他的合作人。

这一下大大抬高了巴比特在保护麋鹿协会、运动俱乐部和促进者俱乐部里的身价。他的朋友们一向为他的演说向他表示祝贺，但是赞扬声中总带有疑虑，因为即使在他替本市宣扬的演讲里，象写诗一样，也有些莫测高深的颓废的东西。现在，奥维尔·琼斯在运动俱乐部餐厅的另一头看到他就嚷道："第一州立银行的新经理来啦！"著名的水暖设备批发商格罗弗·巴特鲍吃吃笑着说："你跟伊桑拉上关系之后居然还看得起我们这些普通朋友！"珠宝店的埃米尔·温格特终于愿意讨论在多尔切斯特买一幢房子的问题。

四

主日学校宣传运动结束后，巴比特向肯尼思·埃斯科特建议说："替特鲁博士本人捧捧场怎么样？"

埃斯科特咧嘴笑了。"你以为博士需要人家替他捧场吗，巴比特先生！他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打电话到报馆来，让我们派记者去采访，他准备把他精采讲道的内容先给记者吹吹风，比如说，穿短裙的坏处，《旧约全书》首五卷的作者考证等等。你不必替他操心。本市只有一个人比他更会在报上出风头，那就是儿童福利会和美国化同盟的负责人多拉·吉布森·塔克，她胜过特鲁的唯一原因在于她有头脑！"

"呃，肯尼思，我认为你不应该把博士说成那个样子。牧师也得照顾他的利益，可不是吗？你记得《圣经》里说过——上帝的事应该全力以赴，或者类似的话？"

“好吧，巴比特先生，如果你要我写，我就写一点东西，不过我要等总编辑到外地去的时候，让本市新闻编辑签发。”

结果，《鼓吹时报》星期刊上刊出了特鲁博士的一帧照片，他一本正经，眼睛炯炯有神，牙床象花岗石一样坚定，乡土气的发卷梳得很帅，还有一段文字——那是使他流芳二十四小时的印在木浆纸上的碑文：

可爱的“繁花”高地的美妙的查塔姆路长老会教会牧师约翰·詹尼森·特鲁博士，文学硕士，是位神奇的拯救灵魂的能手，在动员皈依我主人数方面，他保持本市最高纪录。他在担任牧师期间，每年平均有一百人表示弃旧图新，找到了宁静的避风港口。

查塔姆路教会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附属机构办得井井有条，效率极高。特鲁博士特别看重优美的唱诗。每次集会都选用明快欢乐的歌曲，特别唱诗礼拜吸引了本市各界的音乐爱好者和专业歌唱家。

在通俗讲座和讲经会上，特鲁博士都负有盛名，每年应邀在本市和外地各种场合讲演数十次。

五

巴比特让特鲁博士知道这篇颂词是他促成的。特鲁博士

称他为“兄弟”，使劲跟他握手。

在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巴比特暗示他将十分荣幸地请伊桑吃晚饭，但是伊桑喃喃说：“你太客气了——朋友，不过——我几乎从不出门。”伊桑自然不会拒绝本教区牧师的邀请。巴比特孩子气似地对特鲁说：

“喂，博士，我们已经大功告成，我认为牧师先生该请我们三个人吃顿饭啦！”

“好极了！那还用说！太高兴啦！”特鲁十分大方地说。（有人对他说过，他讲话的神气象已故的罗斯福总统[1]。）

“呃，博士，一定要请到伊桑先生。坚持请他来。呃，我认为他老是待在家里，对他身体没有好处。”

伊桑来了。

晚餐气氛很友好。巴比特娓娓动听地谈论银行家对社会的稳定和教育作用。他说银行家是商业信徒们的牧师。伊桑破天荒第一次从主日学校的话题上岔开，问到巴比特事业进展情况。巴比特谦逊地回答，几乎象儿子那样恭顺。

几个月之后，巴比特有机会参加电车公司建车站的交易，他不想找和他经常有往来的银行去申请贷款。那笔交易相当隐秘，如果透露出去，公众也许不能理解。他去找他的朋友伊桑先生；他受到欢迎，并且以私下投资的形式得到了那笔贷款；他们两人从他们愉快的新关系中都得到了好处。

那之后，巴比特经常去教堂，唯有春季星期天上午才例

---

①这里指的是美国第二十六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

外，因为那是驱车出游的时光。他对特德说："孩子，我告诉你，福音教会是最稳健可靠的堡垒，你自己的教会是交朋友的最好场所，而那些朋友能帮助你得到你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

第十八章

一

巴比特虽然每天两次见到他的子女，虽然了解他们的开支情况，并且对他们每一笔花费都作了详细讨论，但他不怎么注意他们，正如不注意他袖管上的钮扣一样。

肯尼思·埃斯科特的爱慕使他注意到维隆娜。

维隆娜如今是格伦斯伯格皮革公司的格伦斯伯格先生的秘书；她一门心思地工作，对细枝末节都郑重其事，但并不完全理解；象她那样的人老是给人一个不安的印象，认为她马上会干出一些走极端的事——抛弃工作或者丈夫，但她却又从来不干。巴比特对埃斯科特踌躇的热情抱有很大希望，以至于成了爱打趣子女的父亲。他从保护麋鹿协会回家来时，装作不好意思地向起坐室瞥一眼，咯咯笑着说："我们的肯尼今晚来过吗？"维隆娜反对说："怎么啦，肯尼和我只是好朋友罢了，我们只交换思想。我才不会干这种谈情说爱的无聊事，把什么都搞得一团糟。"巴比特根本不把她的话当真。

最叫巴比特担心的是特德。

特德十分吃力地在东区中学念最后一年书，拉丁语和英语两门功课老是要补考，但是在手工、篮球和组织舞会方面非常出色。在家里，只有汽车点火系统出了不好找的毛病，叫他检修时，他才来劲。他一再向他不耐其烦的爸爸申说，他不想上大学或者法学院，特德的不求上进和他跟隔壁尤妮斯·利特菲尔德的关系都叫巴比特烦恼。

尤妮斯的爸爸，那个马脸的霍华德·利特菲尔德，虽然是部颠扑不破的万宝全书、私有制的卫道士，尤妮斯却不及乃父的万分之一。她进屋时跳跳蹦蹦，往正在看报的巴比特怀里扑去，把报纸弄得不成样子，当巴比特恰如其分地说，他不喜欢揉皱的报纸，正如不喜欢撕破的合同一样，尤妮斯却朝他哈哈大笑。她今年十七岁了。她一心想当电影演员。每一部故事片上映，她都非看不可；这还不够，她买了各种各样的电影杂志（活力时代的异乎寻常的征状），有月刊，有周刊，插图精美，全是年青女人的照片，这些女人前不久还是修指甲女郎，修指甲技术并不高明，演技更差，一颦一笑全得由导演摆布，否则在中央卫理公会教会复活节的大合唱队演出都不够格；杂志在充斥着马裤和加利福尼亚平房图片的访问记里，相当认真地报导了漂亮得可疑的年青男人对于雕塑和国际政治的观点；介绍了描写贞洁的妓女和善心的抢劫火车的强盗的电影情节，还指导读者一夜之间怎么从擦皮鞋的人变成著名的电影编剧家。

尤妮斯仔细研读这些权威性的文章。她能说出，以扮演牧童和恶棍著名的麦克·哈克当初在《淘气的姑娘》里担任合

唱队员，开始演员生涯的日期是一九〇五年十一月还是十二月。据她爸爸说，她在房间墙上贴了二十一张演员照片。但是最潇洒的电影英雄的一张签名照片，她一直揣在怀里。

这种对新神道的崇拜使巴比特迷惑不解，他还怀疑尤妮斯抽香烟。他闻到楼上有倒胃口的烟臭味，听到她跟特德的傻笑。他从不过问。这个可爱的孩子使他惊惶。她把头发剪短，秀气的瓜子脸显得更瘦削；裙子很短，长统袜筒卷着，她在特德背后快跑时，丝袜筒口上面隐约露出白嫩的膝盖，让巴比特心神不安，又怕她会认为自己年纪老了，因此感到悲哀。在他隐秘的梦想中，向他奔来的小仙女有时竟然是尤妮斯·利特菲尔德的形象。

尤妮斯迷恋电影，特德迷恋汽车。

他老是缠着巴比特给他买一辆汽车，千百次讥刺的回绝都没有让他死了这条心。让他每天早点起身，让他读读维吉尔的诗歌，他松松垮垮；可是在敲敲打打、修修补补的时候，他永远不知疲倦。他跟另外三个小伙子合资买了一辆快要散架的旧福特汽车，用铁皮和松木做了一个惊人的赛车车身，开了这个叫人提心吊胆的玩意儿在街上转悠，最后卖掉，赚了一笔钱。巴比特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每星期六下午，他口袋里揣上七块三明治和一瓶可口可乐，尤妮斯胆战心惊地攀在后座，他开足马力到远处的城镇去玩。

一般说来，尤妮斯和他只是亲密的邻居，有时还要吵吵嘴，一点不留情面；但是经过一场色香并茂的舞会之后，有时两人不声不响地待在一起，有点鬼鬼祟祟的样子，这下可

叫巴比特担心了。

巴比特是个一般的父亲。他宠爱子女，有点专横、固执、无知，相当发愁。他跟大多数为父母者一样，喜欢等子女的错处已经显而易见的时候，振振有词地把他们数说一通。他替自己辩解说："唉，特德的妈妈太宠他了。总得有人教他做人的道理，这种坏事就得由我出头。正因为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真正正派的人，不能让他傻里傻气、吊儿郎当；他们大家当然说我爱发牢骚！"

古往今来，人们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希望达到最理想的结果，巴比特也这样。他爱他的儿子，喜欢和他相处，只要自己脸上光彩，甚至愿意为他牺牲一切。

二

特德在筹办一个聚会，招待他班上的好朋友。

巴比特主动帮忙凑趣。他回忆自己在卡托巴的愉快的中学时代，提出最好玩的消遣：纸牌游戏、字谜游戏、每人代表一个形容词的拼词游戏。他谈得最带劲的时候，发现大家并没有听；只是照顾他的情绪，没有打断他而已。至于聚会，计划要按联合俱乐部的舞会规格。起坐室可以跳舞，餐厅有上好的点心小吃，门厅摆两桌桥牌，按特德的说法，让那些"连一半时间都跳不足的可怜的笨蛋去玩牌"。

每天吃早餐的时间都用来讨论这件大事。谁也不听巴比特念二月份的天气预报或者对标题新闻的评论。他恼火地

说："请允许我打断你们有趣的私人谈话——你们听到我说的话没有？"

"哦，别闹别扭啦！特德和我跟你一样，也有权利谈话！"巴比特太太也冒火了。

聚会那天晚上，当他不在帮马蒂尔达摆弄维基亚小吃店的冰淇淋和花式小蛋糕时，他被允许旁观。他看到的情景使他深感不安。八年前，维隆娜也办过一次聚会，招待她的中学同学，来的都是些没有特色的小姑娘。如今来的是些饱经世故的成年男女，目空一切、对巴比特的态度都是大大咧咧的；男孩子穿着高傲的晚礼服，掏出银烟盒敬烟。巴比特在运动俱乐部里听人议论说，小青年们的这种聚会不成体统，姑娘们把紧身胸衣脱了暂存在梳妆室里，还有搂搂抱抱，不少伤风败俗的事情。今晚他总算相信人们的议论了。在他看来，这些孩子都大胆而满不在乎。姑娘们的衣服料子是半透明的薄绸、珊瑚红的丝绒或者全线织品，剪短的头发箍着闪亮的饰圈。他私下紧急了解，听说楼上没有暂时脱下的紧身胸衣；但是这些放浪的身体显然没有受到嵌钢丝的胸衣的束缚。她们的长统丝袜闪闪发亮，鞋子昂贵，式样奇特，嘴唇涂得鲜红，眉毛经过眉笔加工。她们跟小青年跳舞时脸贴着脸，忧虑和下意识的妒忌使巴比特感到恶心。

最糟糕的姑娘是尤妮斯·利特菲尔德，最狂的小青年是特德。尤妮斯简直成了满场飞的小魔鬼。她一下子就从房间的一头滑到另一头，摆动着纤弱的肩膀，两只脚象织布梭子一样灵活，笑起来毫无顾忌，还怂恿巴比特跟她跳舞。

接着，巴比特发现聚会还有附属部分。

男女青年们不时溜到外面去，他记起人们说过现在的小青年后裤袋里揣着酒瓶，喝酒作乐。他蹑手蹑脚走到屋子外面，街上停了十来辆汽车，车里有烟头的点点红光，每一辆车内都传出格格的笑声。他想揭露他们，但又不敢（站在雪地里，从幽暗的墙角后面偷看）。他想做得策略一些。回到前厅后，他哄那些小青年说：“喂，你们谁觉得渴的话，有姜汁酒可以喝。”

“好吧！多谢啦！”他们大大咧咧地回答。

他在餐具室里找到了他妻子，发作说：“我要进去，把几个混蛋学生赶出去。他们把我当管家似地跟我说话！我真想——”

“我知道，”她叹息说，“大家都这么说，做妈妈的都告诉过我，但是如果你因为他们到汽车里去喝点酒，就看不惯，大发脾气，以后他们再也不上你家来了。我们却不希望特德给甩在圈子外面，可不是吗？”

他宣称如果特德给甩在圈子外面，他真要谢天谢地，但他赶紧客客气气地进去，唯恐特德给甩在圈子外面。

他打定主意，假如他发现那些小青年在喝酒，他就——嗯！他就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他一面跟那些宽肩膀的小伙子有说有笑，一边留心闻他们的气息。有两次闻到了禁酒时期的威士忌的臭味，可是，只有两次——

霍华德·利特菲尔德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

他带着严肃的父辈保护人的神气过来看看。特德和尤妮

斯正在跳舞，搂得紧紧的，仿佛只有一个身体。利特菲尔德倒抽了一口气。他把尤妮斯叫过来。两人压低嗓音说了一番话，然后利特菲尔德向巴比特解释，尤妮斯的妈妈头痛，让她回家照看。尤妮斯眼泪汪汪地走了。巴比特大不高兴地瞅着他们的背影。“那个小魔鬼！替特德惹麻烦了！还有利特菲尔德，自高自大的老货嘴，仿佛是特德把他女儿带坏了似的！”

后来，他闻到特德呼出的气息里有威士忌味。

彬彬有礼地送走客人之后，家里大吵起来，象雪崩一般横扫一切，毫无保留。巴比特暴跳如雷，巴比特太太急得直哭，特德怎么也不认错，维隆娜不知道自己应支持哪一方。

一连好几个月，巴比特和利特菲尔德两家之间一直很冷淡，每家都护着自己的羔羊，不让隔壁的狼崽来伤害。巴比特和利特菲尔德仍旧以武断的口气谈论汽车和参议院，但冷冷地尽量避免提到家里的人。尤妮斯每次来巴比特家时，总是快活而亲密地谈论她家不准她再来；巴比特慈爱地劝她少来，但不起作用。

三

“真见鬼！”特德向尤妮斯诉苦说。他们在装潢漂亮、墙壁镶嵌成图案的皇家杂货店①狼吞虎咽地吃花生糖、杂拌

①美国的这种杂货店出售药品、化妆品、书报，兼卖冷热饮料、糖果及其它杂货。

冰糖果仁，喝热牛奶可可。“我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总是死气沉沉，一点也不爱动。他每晚就这么坐着，几乎要打瞌睡了，假如维隆娜或者我说‘来吧，咱们找些事干’，他根本不加考虑。他打着哈欠说：‘不，我这么待着很好。’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消遣。照说，他跟你我一样，心里肯定也在想什么事，可是天哪，真不好说，依我看，他除了每天上班、星期六打打高尔夫球之外，以为世界上没别的事可干了，老是那么坐着——每晚这么样——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什么事都不想干——还觉得我们这些孩子疯疯癫癫——他老是坐着——天哪！”

四

如果说特德的松松垮垮叫巴比特担心，维隆娜更叫他操足心思。她太稳重了，老是守在自己心灵的整洁而闭塞的小天地里。肯尼思·埃斯科特和她总是碍事。他们不是待在家里通过统计表报的研究，小心翼翼地进行激进派的求爱，就是不辞辛苦地去听作家、印度哲学家和瑞典军人的讲演。

“天哪，”巴比特和他妻子在福加蒂家打了搭牌，步行回家时，抱怨说，“我真不明白维隆娜和那家伙怎么这样死气沉沉。他不工作的时候，他们晚上就闲坐着，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可以消遣。老是谈话、讨论——天哪！干坐着——一晚又一晚地干坐着——什么都不想干——就因为我喜欢出去打打纸牌，还觉得我疯疯癫癫——老是干坐着——天

哪！”

游泳者在家庭生活的此起彼伏的浪头里已经挣扎得厌倦了，他周围又掀起了新的卷浪。

五

巴比特的岳父母，亨利·汤普森先生和太太，把他们在贝尔维尤区的老宅租了出去，自己搬到哈顿旅馆，那是一个富丽堂皇的供伙食的寄宿处，满是寡妇、红丝绒面的家具和冰水罐的磕碰声。两个老人待在那儿很冷清，每隔一星期，巴比特夫妇就得在星期日晚上去跟他们一起吃饭，吃些重汁炖鸡、煮软的芹菜和冰淇淋，饭后客客气气地坐在旅馆休息室，听一个年轻的女小提琴手演奏百老汇的流行乐曲。

不久，巴比特自己的妈妈从卡托巴老家来儿子这里住三星期。

她是个慈祥的老奶奶，天真得惊人。她夸那个向习俗挑战的维隆娜，说维隆娜是个“忠心的、恋家的好姑娘，许多女青年如今有种种怪念头，她却没有”；当特德往汽车差速器里加润滑脂时，她由于自己特别喜欢机械，喜欢干活时把身上搞得很脏，夸他“在家里很顶用，帮了他爸爸和别人大忙，不老是跟姑娘们出去，装出交际家的样子”。

巴比特爱他妈妈，有时候还相当喜欢她，但她的基督徒的耐心使他恼火，当她谈到一个叫做“你爹”的近乎神话式的英雄时，他就给压得稀巴烂。她说：

"你不会记得的，乔治，当时你太小啦——哎，我却记得你那天的模样，金棕色的鬈发，花边衣领，你总是那么漂漂亮亮，有点荏弱单薄，你最喜欢漂亮的东西，比如说你小靴子上的红缨带等等——你爹带我们去教堂，有个男人叫住了我们，称呼你爹'少校'——街坊中间好多人管你爹叫'少校'，战争期间他虽然只是个列兵，谁都知道他应该当上高级军官，只因为上级妒忌才没当上，他天生有指挥的本领，很少人能和他相比——那个男人走到路中间，举起手，叫停了马车，说道：'少校，这儿有不少人决定支持斯坎内尔上校竞选议员，我们希望你也参加。你在铺子里整天跟人家打交道，可以帮我们大忙。'

"你爹瞅了那人一眼说：'我才不干呢。我不喜欢他的政治主张。'嗯，那个人——人们管他叫史密斯上尉，天知道什么原因，他根本没有权利给叫做'上尉'或者任何别的头衔——这个史密斯上尉说：'你不讲朋友交情，我们不答应，少校。'嗯，你知道你爹的为人，这个史密斯也知道；他知道你爹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知道你爹对政治形势一清二楚，他应当明白你爹不吃他那一套，但他没完没了地缠着你爹，还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最后你爹开腔了：'史密斯上尉，'他说，'这一带都知道我这个人完全有资格管自己的事情，但不会去管别人的闲事！'说罢就驱车走了，让那家伙象木头似地站在路当中！"

她在孩子们面前揭巴比特小时候的老底时使他最难堪了。据说巴比特小时候爱吃麦芽糖，"头发上扎一个非常可

爱的粉红色的蝴蝶结”，自己的名字也念拧成“乔乔”。他听到特德训婷卡的话（当然没有当着巴比特的面说）：“来吧，小家伙；头发上扎个可爱的粉红色的蝴蝶结，下楼去吃早饭吧，不然乔乔会把你的脑袋啃掉。”

巴比特的哥哥马丁带着他妻子和最小的孩子也从卡托巴来做两天客。马丁在家乡养牛，经营一家老百货店。他是那种老式的北方自由独立的美国人类型：诚实、坦率、丑陋、脾气别扭，但以此自豪。他的口头禅是："你买这玩意儿化了多少钱？”他认为维隆娜的书籍、巴比特的包银活动铅笔和桌子上摆的花都是铺张浪费，并且实话实说。如果不是马丁的腼腆的妻子和小孩在场，巴比特真想跟他顶起来。巴比特用手指戳着那小孩，逗笑说：

“我认为这个孩子是个小淘气。对，先生，我认为这个小孩是个小淘气。他是小淘气，对，先生，他就是淘气，这个孩子淘气，太淘气，他就是一个小淘气！”

在此期间，维隆娜和肯尼思·埃斯科特不遗余力地探讨认识论；特德是个失宠的叛逆；十一岁的婷卡要“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每星期让她看三次电影。

巴比特火冒三丈：“烦死我了！我得照顾三代人。这么一大帮人全指望我。妈妈的生活费由我负担一半，听亨利·汤普森的叨唠，听麦拉的抱怨，对马丁客客气气，帮了孩子们的忙，反说我爱发牢骚。大家都依靠我，挑剔我，谁都不感激！谁都不给我一点宽慰，不领我情，不帮帮我的忙。天哪，这还要多久才有完？”

使他高兴的是他二月份病倒了；象岩石一样结实的人居然垮下来了，大家感到惊恐，他却暗暗快活。

他吃的蛤肉有些问题。两天来，他身体衰弱无力，受到宠爱和尊重。他可以嚷嚷说“啊，别打扰我”而不遭到报复。他躺在回廊里，看冬天的阳光沿着拉严的窗帘消失，窗帘的颜色也由红褐转为暗红。拉索的影子漆黑，在窗帘布上形成迷人的漪涟。优美的曲线叫他看得出神，在暮色中越来越模糊，他不禁叹了口气。他有生活意识，同时又有点悲哀。面前没有弗吉尔·冈奇之类的人，他没有必要摆出一贯乐观的神情，他发现、并且几乎承认自己发现他的生活方式机械得难以相信。机械的生意——孜孜不倦地销售建筑蹩脚的房屋。机械的宗教——枯燥乏味的教会，脱离了真正的社会生活，象高礼帽一般体面得不近人情。机械的高尔夫球、宴会、桥牌戏和谈话。除了和保罗·里斯林交往以外，跟别人的友谊也是机械的——拍拍后肩，嘻嘻哈哈，不敢让友谊经受恬静的考验。

他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觉察到那些美好的岁月——晴朗的冬日和绿草如茵的漫长的夏日下午——在这种脆弱的矫揉做作的生活中白白浪费掉了。他想起了打电话商谈租赁问题，讨好他所憎恨的人，进行业务性访问，等在肮脏的接待室里——帽子搁在膝头、瞅着招苍蝇的挂历、不敢得罪人家办公室的勤杂员。

“我真不想再去工作，”他祈求似地想道，“我希望——我说不出该怎么办。”

可是，他第二天回到事务所，忙忙碌碌，情绪不好。

第十九章

一

泽尼斯电车公司计划在多尔切斯特郊区兴建车辆修理车间，但是当他们准备买地时，发现那里的地皮已经签有契约，归巴比特－汤普森房地产公司掌握。电车公司的采购代理人、第一副总经理、甚至总经理都对巴比特开的价格提出抗议。他们说是要对股东负责，威胁说要向法院起诉，不过一直没有真的诉诸公庭，电车公司负责人认为和巴比特妥协更为明智。公司把来往函件的副本存了档，日后如果成立公众委员会就可以让他们查阅。

这事刚结束，巴比特的银行存款多了三千元，电车公司的采购代理人买了一辆价值五千元的汽车，第一副总经理在德文伍兹盖了一幢房屋，总经理被任命为驻外使节。

取得买地特权，跟一个人订约敲定他要出售的地皮而不让左邻右舍知道，对巴比特说来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必须制造一些谣言，说是要建汽车修理厂和开商店；假装不再签订新的契约；如果搞不到某一块地皮，整个计划都会失败，在这紧要关头，他得象打扑克那样，装出厌烦的神气，耐心等

待。这还不算，他还要和这场交易的秘密合伙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不愿意让巴比特和汤普森在交易中分成，只愿意给他们佣金。巴比特还是同意的。“经营道德——经纪人应该严格遵守原则，不参加买卖。”他对汤普森说。

“什么道德不道德，全是胡扯！你说我能让那帮骗子大捞一把，而我们自己不沾边吗？”老亨利不以为然地说。

“嗯，我不喜欢这么干。有点两面三刀的味道。”

“不是的。这是两面四刀。倒霉的是公众。得啦，且不提道德和规矩，问题在于我们从哪里才能搞到一笔贷款，来应付我们自己秘密买地皮的费用。不能去找我们自己的往来银行。可能走漏风声。”

“我可以去找老伊桑。他的嘴象坟墓一样严。”

“对，这是个办法。”

伊桑说他乐于“向魄力投资”，同意给巴比特一笔贷款，而且可以做得银行帐面上看不出来。这样，巴比特和汤普森取得购置特权的地皮中间，有一部分的产权正属他们自己所有，只是产权人的姓名不是他们而已。

这笔出色的交易为增添房地产业务提供了一个范例，促进了商业和公众信心，正当大功告成时，巴比特却发现替他干活的人中间有一个很不老实，这几乎给了他当头一棒。

不老实的人是外勤推销员斯坦利·格拉夫。

近来，格拉夫一直叫巴比特伤脑筋。他对房客言而无信。为了租出房屋，房东没有同意的修缮，他却随便承诺。人们还怀疑他篡改备有家具的出租房屋的设备清单，房客迁

出时就得赔偿房屋中根本未曾有过的物件，这笔钱格拉夫就揣进自己的腰包。巴比特还不能证实怀疑是否有根据，虽然早就打算开除格拉夫，但没有找到机会下手。

一个红脸汉子冲进巴比特的小办公室，气急败坏地说："听着！你们非把那家伙逮起来不可，不然我跟你们没有个完！"

"怎么——安静一点，老兄。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哼！是这么回事——"

"坐下慢慢说！你这么嚷嚷，整个大楼全是你的声音了！"

"替你们干活的格拉夫这个家伙，他经手租了一幢房子给我。昨天我来签了租赁合同，手续全办妥了，他说让房东签字之后，昨晚再把合同邮寄给我。他确实这么做了。今天早上我下楼来吃饭，女用人说，早班邮件刚送来之后，有个人来我家，说要取回一封错寄的信，是个长长的大信封，角上印有'巴比特－汤普森'字样。一点不错，有这么一封信，女用人就给了他。她把那人的相貌讲给我听，就是格拉夫。我给他打电话，这混小子承认了！他说在我的合同签订之后，另一个人也想租那幢房子，条件更好，于是他要收回我的合同。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贵姓是——？"

"威廉·瓦尼——威·凯·瓦尼。"

"哦，对了。就是加里森的那幢房子。"巴比特按了蜂音器。麦高恩小姐进来时，他问道："格拉夫出去了吗？"

"是的，先生。"

“请你看看他桌子上有没有一份替瓦尼先生经办的租赁加里森房屋的合同。”他对瓦尼说：“出了这种事，我实在抱歉。不用说，格拉夫一回来我就开除他。你的合同当然有效。不过我还想做一件事。我要通知房东不必付我们佣金，请他按这个数目少收你的房租。说定啦！就这么办。说实话，这件事使我大为震惊。我认为自己一向是实事求是的生意人。我这辈子遇到必要的时候也许讲过一两次不着边际的话——你明白：有时候为了让死心眼的人印象深刻，不得不把事情夸大一些。不过我的雇员都很诚实，连白拿几张邮票的情况也不多，我的事务所还是第一次出这种事情。老实说，即使我们得到好处，我也会觉得不受用的。你同意按佣金数目少收你房租了，是吗？好极啦！”

二

二月的街道，卡车驶过时溅起雪水污泥，灰砖房屋上的天空灰暗阴沉，他步行回事务所，情绪低落。窃取邮件是触犯联邦刑律的，他一向遵纪守法，知情不报也违反了法律。但他不能眼看格拉夫锒铛入狱，看他老婆受罪。更糟的是他得把格拉夫解雇，这是他怕干的例行事务之一。他对人们很有好感，也希望人们喜欢他，以至于他不忍心做伤情感的事情。

麦高恩小姐预料到有场好戏可看，紧张地跑进来，悄悄说：“他来啦！”

“是格拉夫先生吗？请他进来。”

巴比特坐在椅子里，尽量装得稳重平静，不动声色。格拉夫大踏步进来了——他三十五岁，衣冠楚楚；戴着眼镜，小胡子有点纨袴子弟的样子。

“找我吗？”格拉夫说。

“对，坐吧。”

格拉夫仍旧站着，咕哝说：“我想瓦尼那家伙来找过你了。听我解释他那件事。他是个爱钱如命的吝啬鬼，至于他支付房租的能力对我说的都是假话——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才发现。正好有另一个人也想租那幢房子，出价高一些，我觉得替公司着想，我有责任甩掉瓦尼，我一时情急，便赶到他那里，把合同拿了回来。说实话，巴比特先生，我并没有故意干什么不正当的事。我只是希望公司能收到全部佣——”

“别说啦，斯坦利。你讲的也许全是实话，不过我接到不少对你不满的意见。我并不是说你存心干坏事，我认为假如你吸取这次教训，稍稍触动一下，你还是可以成为第一流的房地产经纪人的。不过我这儿没有办法再留你了。”

格拉夫靠在文件柜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哈哈大笑。“这么说，我是被解雇了！好吧，老远见和老道德，我高兴极了。但是我得让你明白，你别以为自己就那么干净。我虽然搞了一点钱——一小点——不过在你这个事务所里，我又有什么办法？”

“天哪，年轻人——”

“得啦！你别冒火，也别嚷嚷，不然外面大办公室全听到啦。他们现在也许正在听我们谈话。巴比特老伙计，你首

先不老实，其次是该死的吝啬鬼。如果你给我的工资过得去，我就不至于去找不正当的小钱，免得我老婆挨饿。我们结婚才五个月，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你却害得我们总是没钱化，你这该死的老贼，你从我们头上克扣了钱，留给你的傻瓜儿子和笨蛋女儿！别插嘴！你得听我说，不然我就大声嚷嚷，让整个办公室全听见！还有不老实——假如我去找检察官，把我知道的最近一次电车公司买地的勾当全揭发出来，你我都得进监狱，加上电车公司几个头面人物！”

“好吧，斯坦利，看来我们要摊牌了。那笔交易——丝毫没有什么不老实。社会要进步，就得靠有气魄的人干些大事；干了事当然要给他们酬劳——”

“看在圣彼得份上，别跟我来这一套！照我的理解，我被解雇了。好吧。对我并不是坏事。假如你在别的公司那里说我坏话，被我发现，你和亨利·汤普森，你们这些生意界的喽罗帮那些更狡猾的大骗子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我统统讲出去，你们就休想在本市混下去。至于我——你说得对，巴比特，我一向不走正道，现在我可要走正道啦，第一步就是到一个老板不谈理想的事务所去找个工作，你这儿的差使让别人受用吧！”

巴比特呆坐着，一会儿狠狠地说：“我要告发他，把他逮起来。”一会儿思忖道：“我不知道会不会——不，我干的事都是有利于推动进步车轮的。”

第二天，他雇用了弗里茨·韦林格接替格拉夫的位置，弗里茨是使他最头痛的对手东区住宅开发公司的推销员，这

样做既让他的竞争对手难堪，又得到一个优秀的雇员，一举两得。年轻的弗里茨长着卷头发，性情愉快，爱玩网球。他跟主顾们都合得来。巴比特象对儿子一样对待他，从他那里得到宽慰。

三

芝加哥近郊有个赛马场已废置不用，准备出售，是建工厂的好地方，杰克·奥法特请巴比特去替他投标。电车公司那笔交易的辛苦以及对斯坦利·格拉夫的不快使巴比特大受影响，以致他很难坐下来安心工作。他向家里人提出："你们听着！你们知道谁要到芝加哥去两天——周末去；只耽误一天功课——谁跟著名的商业大使乔治·福·巴比特一起去吗？西奥多·罗斯福·巴比特先生①！"

"好哇！"特德喊道，"啊，巴比特家的男人要在那个老城市里大玩一场了！"

一旦摆脱了日常的家庭琐事，他们两个就成了平起平坐的男人。特德只是在装出大人的样子时才显得有点稚气，巴比特比特德显得更有知识、更成熟的领域只限于房地产行业的细节和政治词汇。当普尔门卧车吸烟室里别的先生们都走了，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巴比特的声调并没有恢复到人们对子女说话的随便的口气，仍旧保持单调低沉，特德则想用他

①英美人的名字中，特德（Ted）或特迪（Teddy）是西奥多(Theodore)的昵称。

刺耳的高音模仿：

“嘻，爸爸，刚才那家伙在胡扯国际联盟的时候，你一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

“是啊，这帮人多半都有这种毛病，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他们不正视事实……你对肯尼思·埃斯科特有什么看法？”

“我说，爸爸：我认为肯尼思是个好青年；除了烟抽得太多之外，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缺点；只是迟钝，天哪：如果我们不促他一下，这个可怜的傻瓜根本不会求婚！维隆娜也有这种毛病。迟钝。”

“对，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他们两个都迟钝。两个人中间谁都没有我们这种劲头。”

“不错。他们迟钝。爸爸，我真不明白我们家里怎么会有维隆娜这样的孩子！我敢说，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老手！”

“呃，我并不迟钝！”

“当然啦！我敢说你该干什么的时候是不会错过机会的！”

“呃，我跟姑娘们出去玩，当然不把时间都花在谈论针织业罢工问题上！”

他们一起哈哈大笑，一起点燃雪茄抽烟。

“我们拿他们怎么办呢？”巴比特征求特德的意见。

“我也说不上来。有时候我真想把肯尼思拉到一边，好好跟他谈一谈。我要对他说：‘小伙子，你打算跟维隆娜结婚

呢，还是打算跟她谈到老死？你也是快三十的人了，每周只挣二十、二十五块钱。你什么时候才能养成责任感，得到加薪呢？假如需要乔治或我帮忙的话，尽管来找我们，不过你多少得加把劲！'"

"你或我跟他谈一次也可以，只怕他不理解。他是那种清高的人。他不象你我这样，能实事求是，把问题摊在桌面上，直截了当地谈。"

"对，他跟那些清高的人完全一样。"

"是啊，跟他们一样。"

"一点不错。"

他们叹息，然后不作声了，陷入愉快的沉思。

列车员走了进来。他曾经找过巴比特的事务所，打听房子的事。"你好，巴比特先生！你搭我们这趟车去芝加哥吗？这是你的孩子？"

"对，这是我的儿子特德。"

"呃，真没想到！我一直以为你很年青，到不了四十，你居然有这么一个大小伙的儿子！"

"四十？老兄，我四十五都过啦！"

"是吗！怎么都不会想到的！"

"是啊，先生，老头跟特德这样的大小伙子一起出门就充不了年青啦！"

"说得对，正是这样。"他转向特德说："你已经上大学了吧。"

特德自豪地回答："还没有，要等明年秋天。现在我正

考虑挑选一个大学。”

列车员蓝色制服胸前挂着一条粗表链，他和气地走开之后，巴比特和特德郑重地考虑大学问题。到芝加哥时已经夜深；两人次晨醒来后在床上躺着，快活地说：“不用起来，下楼去吃早饭，真舒服，呃？”他们住在比较朴素的伊甸旅馆，因为泽尼斯的生意人到了芝加哥都住伊甸。但是他们在摄政旅馆的用织锦缎和水晶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厅吃饭。巴比特要了加开胃调味汁的蓝角牡蛎、一大块牛排和一大盘法式炸土豆、两大杯咖啡、两份苹果馅饼、冰淇淋，另外再给特德一块肉馅饼。

“真有你的，这顿饭太丰盛啦，小伙子！”特德羡叹不已。

“嘿！你跟着我准没错，老家伙，我带你痛痛快快玩一玩！”

他们去看音乐喜剧，听到有关夫妇关系的笑话和有关禁酒的笑话，互相用肘轻推；幕间休息时，他们手挽手大踏步走进休息室，特德第一次摆脱了使父子隔阂的腼腆，欢悦地吃吃笑着说：“爸爸，你有没有听过关于三个女帽商和法官的笑话？”

特德回泽尼斯以后，巴比特觉得冷清。他努力在奥法特和某些想要赛马场地皮的密尔沃基集团之间穿针引线，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等电话……他坐在床沿上，拿着电话，腻烦地问道：“萨根先生还没有回来吗？他有没有留下口信？好吧，我的电话先不挂断。”他盯着墙上的一块污迹，觉得它象一只鞋子，又因为这已是第二十次发现它象鞋子而感到腻

烦。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近边没有烟灰缸，又不能搁下电话，不知道该怎么处置燃着的香烟，着急地想把它扔进铺磁砖的浴室里。电话里终于有回音了。“没有留话吗，呃？好吧，我过一会儿再打。”

有一天下午，他漫无目的地在雪上车辙纵横的街上行走，这些街道两旁是一些小公寓住房，两家合住的屋子和废弃的小屋。他发现自己无事可做，也不想做什么事。傍晚，他更觉得凄清，一个人在摄政旅馆吃了饭。饭后，坐在休息室饰有萨克斯－科堡纹章的丝绒椅子里，点了一支雪茄，希望有谁过来，跟他聊聊，免得他胡思乱想。他旁边的饰有立陶宛纹章的椅子上的人有些眼熟：红润的大脸，鼓眼睛，稀疏的黄胡子。那人看来挺和气，不是什么人物，并且跟巴比特一样孤独。他穿着一套花呢衣服，一条桔黄色的领带很扎眼。

巴比特心里突然一亮。那个忧郁的陌生人是杰拉尔德·多克爵士。

巴比特本能地站起身，喃喃说：“你好，杰拉尔德爵士？我们在泽尼斯见过，还记得吗？在查尔斯·麦凯尔维家里。我姓巴比特——房地产经纪人。”

“哦！你好。”杰拉尔德爵士不够有力地和他握握手。

巴比特站着发窘，不知道该怎么下台，便胡乱说：“呃，我们在泽尼斯分手之后，你大概又去过许多地方吧？”

“不少。不列颠哥伦比亚①和加利福尼亚等等。”他退

①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是加拿大一个省，面积及人口均占该国第三位。

疑地说，毫无表情地瞅着巴比特。

“你认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生意情况怎么样？也许你没有关心这类问题。主要是游山玩水，活动活动，是吗？”

“山水？哦，了不起。至于生意情况——你知道，巴比特先生，他们的失业情况几乎跟我们一样严重。”杰拉尔德爵士现在的口气比较热情。

“是吗？生意情况不好，呃？”

“不好，不如我希望的那样好。”

“不好，呃？”

“不，不能算好。”

“真糟糕。呃——我想你是等人一起去参加盛大聚会吧，杰拉尔德爵士？”

“盛大聚会？哦，聚会。不，说实话，我正不知道今晚能干些什么。我在芝加哥一个熟人都没有。你知道这里有好的剧院吗？”

“好剧院？当然啦，目前正上演大歌剧！我想你也许喜欢歌剧吧。”

“呃？呃？在伦敦看过一次歌剧。好象是考文特加登。糟透啦！不，我想知道有没有好的电影院。”

巴比特正把椅子拉近杰拉尔德，刚要坐下去，一听这话便嚷了起来：“电影？嗨，杰拉尔德爵士，我原以为准有许多太太小姐们等着陪你去参加什么晚会——”

“没的事！”

“——既然没有，你我两人去看一场电影怎么样？格兰

瑟姆电影院有一部极好的片子：比尔·哈特主演的盗匪片。”

“好极啦！我取了大衣就走。”

巴比特得意非凡，但又有点担心，唯恐这位诺丁汉贵族改变主意，在随便哪个街角上甩掉他。他陪杰拉尔德·多克爵士走到电影院，带着巨大的幸福感坐在他旁边，但不声不响，不敢露出兴致很高的样子，以免他对六响手枪和红鬃烈马的崇拜遭到爵士的笑话。结束时，杰拉尔德爵士喃喃说：“这部片子相当好。你陪我来太感谢啦。好几个星期以来，没有这么痛快过。这些女主人——她们从不让你去电影院！”

“有这样的事！”巴比特的谈吐里已经没有咬文嚼字的腔调，而变得快活自然，“你喜欢，我太高兴啦，杰拉尔德爵士。”

他们弯着腰，在胖女人们的膝盖前挤出去，在休息厅里摆动胳臂，穿上大衣。巴比特暗示说，“喂，去吃点东西怎么样？我知道一个地方，饭菜非常好，我们还可能搞到一点喝的——那是说，如果你偶尔也喝一杯的话。”

“太好啦！你干吗不上我的房间去呢？我有点苏格兰威士忌——好货色。”

“哦，我不希望把你的存酒喝掉。承你的情，不过——你也许要上床睡觉啦。”

杰拉尔德爵士变了样。他热情相邀。“听我说，长远以来，我没有一晚过得舒服！老是参加舞会。没有机会谈谈生意和别的事情。你赏光，来吧。好吗？”

“我赏光？哪里的话！我只不过——是啊，大家聊聊，确实有好处，可不是吗？参加了舞会、化装舞会、宴会等等社交活动之后，能坐下来谈谈生意情况确是快事。我在泽尼斯也常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一定去。”

“那太好啦。”他们两人满面春风地在街上走着。“喂，老朋友，你能告诉我，美国城市是不是一直保持这种可怕的社交节奏？老是有这许多华丽的聚会？”

“得啦，你别打我哈哈啦！你们那里不也是经常举行宫廷舞会、盛大集会等等——”

“没的事，老朋友！妈妈和我——我是说多克老夫人，我们往往玩一会纸牌，然后十点钟睡觉休息。老天，我没法赶上你们这种要命的节奏！还有你们的谈话！你们的美国妇女，她们懂得真多——文化之类的东西。那位麦凯尔维太太——你的朋友——”

“对，露西尔。是个好孩子。”

“——她问我最喜欢佛罗伦萨的哪一个美术馆。意大利文是翡冷翠吧？我一辈子没有去过意大利！还问我前期作品。问我喜不喜欢前期作品。你知道前期作品①是什么玩意儿吗？”

“我？我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期票贴现。”

“可不是吗！我跟你一样！什么前期作品可不懂！”

“嘿！前期作品！”

①指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前时期的艺术作品。

他们的笑声象是在促进者俱乐部的午餐会上发出的。

杰拉尔德爵士的房间除了笨重结实的英国式旅行袋之外，同乔治·福·巴比特的房间很相象，他取出一大瓶威士忌，笑着说："来吧，老朋友。"得意而客气的模样跟巴比特也相差无几。

喝了第三杯之后，杰拉尔德爵士说："你们美国人怎么会以萧伯纳和威尔斯①这种耍笔杆子的人来代表我们呢？我们真正的英国商业界人士认为那些人是叛徒。我们两国都有可笑的老贵族那一套——你知道，古老的乡村家族、围场打猎等等——我们两国都有可恶的劳工领袖，但是我们也都有殷实的实业家组成的主心骨，这些人才是挑大轴的。"

"说得对。为那些真正的人干杯！"

"我同意！为我们自己干杯！"

喝了第四杯，杰拉尔德爵士谦卑地问道："你对北达科他的押借有什么看法？"第五杯之后，巴比特开始称呼他"杰利"，杰拉尔德爵士也推心置腹地说："喂，我把靴子脱掉，你介意吗？"接着，他把那双爵士的脚，那双疲倦、发热、肿胀的脚狂喜地伸到床上。

①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爱尔兰作家，著有《人与超人》等五十余部剧本和《业余社会主义者》等五部小说，曾参加费边社，写了许多有关社会和政治的著作，同情社会主义，但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英国作家，也参加费边社，提倡改良主义，早期写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后期作品暴露资产阶级的商业欺骗、虚伪道德。除小说外，还著有《世界史纲》等。

喝了第六杯，巴比特歪歪斜斜地站起身。“呃，我该走啦。杰利，你真够朋友！我得说我们比在泽尼斯的时候熟悉多啦。听着。你能去我那儿，我们再待一会儿好吗？”

“真抱歉——明天我非去纽约不可。太抱歉啦，老兄。我来美国之后，今晚最痛快。谈得投机。不是那种应酬的废话。早知道要我跟妇女们谈前期作品和马球的话，我才不要这个捞什子的爵位——何况还不是白白得来的，呃？当然，在诺丁汉有个爵位是好事；我得到的时候，市长大不高兴；不过，我太太当然喜欢。可是如今谁都不叫我‘杰利’了——”他几乎带有哭音，“——今晚之前，美国没有一个人把我当朋友看待！再见了，老朋友，再见！太感谢了！”

“不值一提，杰利。记住，你来泽尼斯的话，我随时都欢迎。”

“你也别忘记，老兄，如果你来诺丁汉，老夫人和我也乐于见你。下一次扶轮社的午餐会上，我要把你关于远见和男子汉的想法讲给诺丁汉的人听听。”

四

巴比特回旅馆后躺在床上，想象泽尼斯运动俱乐部的人问他的情景：“你在芝加哥过得怎么样？”他回答说：“哦，挺好；跟杰拉尔德·多克爵士混了不少时间。”他又想象自己见到露西尔·麦凯尔维时，要劝她说：“麦凯太太，你不摆出那种清高的神气就好多了。杰拉尔德·多克在芝加哥对

我说过——是啊，杰利和我是老相识——我太太和我打算明天到英国去，在杰利的城堡里住一阵子——他对我说：'乔治，老伙计，我很喜欢露西尔。不过，乔治，你我两个人该想办法叫她把那种目空一切的样子改一改。”

但是那晚出了一件事，使他大为扫兴。

五

在摄政旅馆的雪茄柜台上，他跟一个钢琴推销员聊起来，他们一起吃了饭。巴比特充满了友好情绪和幸福感。他喜欢餐厅的豪华气派：枝形吊灯、织锦帷幕、镀金橡木护壁上挂的法国帝王肖像，他喜欢人群：漂亮的女人，花钱大方的殷实的好人。

他突然抽了一口冷气。他盯着看，赶紧扭过头，又盯着看。隔了三张桌子，跟一个形迹可疑的、既有点忸怩、又饱经沧桑的女人坐在一起的竟然是保罗·里斯林，而据说保罗是在阿克伦推销油毛毡。那女人轻轻地拍他的手；呆看着他，吃吃发笑。巴比特觉得他碰到了有害的纠葛。保罗象一个诉说自己烦恼的男人那样全神贯注地急切地在讲话。他直勾勾地盯着那女人暗淡的眼睛。有一次，他握住她的手，又有一次，他无视别的客人，仿佛要吻她似地噘起嘴唇。巴比特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想到保罗那边去，他快要站起身，摆动了肩膀，但使劲克制自己，没有冒失；他看到保罗付了帐之后，才突然对钢琴推销员说：“哎呀——那边是我的熟人

——失陪一下——我去打个招呼。”

他碰碰保罗的肩膀，嚷道：“嗯，你什么时候来芝加哥的？”

保罗抬起眼睛，脸色变了。“哦，乔治。我以为你已经回泽尼斯了。”他没有介绍他的同伴。巴比特向她瞟了一眼。她四十二、三岁，风韵犹在，有点轻佻，帽子花哨得过火。她脸上脂粉很浓，但化妆技术不很高明。

“你住在哪里，保罗勃斯？”

那女人转过身去，打了一个哈欠，低头看自已的指甲。她仿佛已经习惯于不被介绍。

保罗咕哝说：“坎贝尔旅店，在南区。”

“一个人吗？”问得有点蹊跷。

“不幸得很，正是这样！”保罗恨恨地说，然后转向那女人，脸上露出多情的微笑，叫巴比特看了恶心。“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阿诺德太太，这位是我的老——熟人，乔治·巴比特。”

“幸会幸会。”巴比特咕哝了一声。女人却格格笑着说：“哦，认识里斯林先生的朋友，我总是高兴的。”

巴比特问道：“晚上回那儿去吗，保罗？我去看你。”

“不必啦，还是——我们还是明天一起吃午饭吧。”

“行，不过今晚也得见你，保罗。我去你住的旅馆，我等你！”

第二十章

一

他和钢琴推销员坐着抽烟，没话找话地瞎聊，唯恐冷下来就会想到保罗。他表面上越是和蔼可亲，内心越是忐忑不安，越感到空虚。他敢肯定保罗是背着齐拉到芝加哥来的，肯定保罗在干一些不道德、不保险的事情。当推销员打着哈欠说他还得写信订货时，巴比特和他分了手，悠闲平静地离开了旅馆。但是他粗声粗气地吩咐出租汽车司机："坎贝尔旅店！"他心神不定地坐在溜滑的皮面座位上，车里阴冷，有一股灰尘、香水和土耳其型香烟的气味。他不去理会积雪的湖岸、幽暗的空间和卢普闹市区南面不可知的地方突然明亮起来的角落。

坎贝尔旅店的办公室冷漠、明亮、崭新；值夜班的职员显得更为冷漠、明亮。"什么事？"他对巴比特说。

"保罗·里斯林先生在这里住吗？"

"对。"

"他在房间里吗？"

"不在。"

“那请你把钥匙给我。我等他回来。”

“不行，老兄。你要等就在下面等。”

巴比特跟他那帮善于交际的人那样，对旅馆职员说话一向很尊敬。现在他却不客气了：

“我也许要等不少时间。我是保罗·里斯林的内兄。我在楼上他房间里等。你看我象溜门撬锁的吗？”

他的音调低沉而不愉快。职员赶忙取下钥匙，申辩说：“我又没有说你象溜门撬锁的人。这只是旅馆的规定。你既然要进去——”

巴比特坐电梯上去时，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保罗凭什么不可以跟一个正派的已婚妇女一起吃饭呢？他干吗要对旅馆职员说谎，冒充保罗的内兄呢？他干的事简直孩子气。他应当注意，别对保罗说什么傻话，他坐定后，竭力装出自负平静的样子。接着他又想到——会不会是自杀。他不知不觉地一直担心可能出这种事情。保罗正是会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他准是昏了头，不然不会对那个干瘪的老巫婆吐露真心的。

齐拉（该死的齐拉！他真想掐死那个唠叨得没个完的女魔鬼！）——也许她终于称心如意，把保罗逼疯了。

自杀。在那外面的湖里，在堆着冰块的湖岸下面。今晚投湖可是冷得够呛。

或者——在浴室——割断喉管。

巴比特赶紧跑进保罗的浴室。里面空无一人。他无力地笑了。

他用手指扯扯自己紧得憋气的衣领，看看表，打开窗子望着下面的街道，又看看表，拿起玻璃面酒柜上的晚报想看看，结果还是看表。离第一次看表的时间只过了三分钟。

他足足等了三小时。

门把拧开时，他正干坐着，浑身觉得冷。保罗进来时带着愤怒的眼光。

“哈罗，”保罗说，“等了一会儿吗？”

“哎，等了一会儿。”

“呃？”

“呃什么？你以为我是顺便来看看你在阿克伦过得怎么样吗？”

“我过得不坏。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嘿，保罗，你闹什么别扭？”

“你干吗要插手管我的事情？”

“嘿，保罗，这种说法可不对头！我什么都不插手。我只是见到你的老丑脸特别高兴，顺便找来跟你打个招呼。”

“我却不希望有人到处钉着我，想来管我。我已经受够了！”

“我可不是——”

“我不喜欢刚才你瞅着梅·阿诺德的眼神，也不喜欢你说话的调子。”

“那也好！假如你以为我爱插手管闲事，我就来管管！我不了解你那位梅·阿诺德是什么人，但是我完全了解你和她谈的不是油毛毡，也不是怎么拉小提琴！即使你不从道德方

面替自己考虑考虑，也得为你的社会地位着想。你居然和一个女人在外面瞎跑，象害相思病的小伙子那样盯着人家！一个人逢场作戏，我可以原谅，但是我不想看到象你这样跟我知交的人走下坡路，抛开老婆（即使是齐拉那种坏脾气的老婆），偷偷地跟别的女人鬼混——”

“哦，你倒是一个忠实的丈夫！”

“那还用说！我结婚之后，基本上没有觊觎过别的女人，以后也不会！我对你说，伤风败俗是无利可图的。花不来。老兄，难道你不明白那会使齐拉脾气变得更坏吗？”

保罗的意志跟他身体一般荏弱，他把沾着雪粒的大衣扔在地上，往一把不结实的藤椅上一坐。“你只会吹，在道德问题上你知道的不比婷卡更多，不过你用心是好的，乔治。你不理解——我已经完啦。我再也不能忍受齐拉的唠叨。她一心认为我是恶鬼，那一套——简直是宗教裁判。酷刑折磨。她喜欢折磨人。我越是受苦，她越是高兴。我如果不找一点安慰，在任何地方得到任何一点安慰，可能干出更糟糕的事情来。至于这位阿诺德太太，她年纪不轻了，但她是个好女人，她了解别人，她自己也有苦恼。”

“是啊！我想她是那种得不到丈夫了解的女人！”

“我不清楚。也有可能。不过她丈夫在战争中死了。”

巴比特笨重地站起来，走到保罗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轻声说了一些抱歉的话。

“说实话，乔治，她是个好女人，她的身世也够悲惨的。我们想办法使大家高兴。我们都说我们两人是天生的一

对。也许我们并不信以为真，但是大有好处的是你有个可以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不必老是争论——解释——"

"你们的关系只是这些吗？"

"当然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嘿，我并不是——我不能说我喜欢这种事，但是——"他一阵激动，觉得自己非常宽宏大量，"我管不着这种事情！有我能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你。"

"你也许帮得上忙。我从阿克伦转来的齐拉的信里面看出来，她对我在外面耽误这么久已经起了疑心。她很可能派人钉我梢，也可能自己赶到芝加哥来，闯进一家旅馆餐厅，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大吵大闹。"

"齐拉那方面由我去办。我回泽尼斯之后，在她面前好好编一套话。"

"很难说——我认为你还是不试为妙。你是好人，但是要外交手腕不是你的特长。"巴比特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保罗接着说："我指的是女人！女人。当然，在生意手腕方面，她们跟你相比还差一大截，不过我指的是跟女人打交道。齐拉讲话可能不中听，但她相当机灵。她马上会戳穿你编出来的谎话。"

"好吧，不过——"人家不让巴比特扮演密探的角色，使他闷闷不乐。保罗安抚他说：

"也许你可以对她说，你到过阿克伦，见到了我。"

"对啦！我不是要去阿克伦看看那家糖果店的产业吗？可不是吗？我急于回家，半路上还得在那儿耽搁一下，真不

应该，你说对吗？是不是太不应该？我说不应该！实在不应该！”

“好吧。可是看在上帝份上，别说得天花乱坠。男人们说假话时，总是添油加醋，反而引起女人们怀疑。并且——咱们喝一杯吧，乔治。我这里有杜松子酒，还有一点苦艾酒。”

保罗一般只喝一杯，现在却喝了第二、第三杯。他眼圈红了，舌头也不听使唤。他变得爱打趣，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使巴比特发窘。

巴比特坐出租汽车回去时，不知怎么，泪水涌上了眼睛。

二

他并没有把他的打算告诉保罗，但是他果真在阿克伦换乘火车，特地下车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有事来此逗留一天，遇到了保罗。”到了泽尼斯，他登门拜访齐拉。在公开场合，齐拉头发梳得十分讲究，浓装艳抹，紧身胸衣也扎得一丝不苟，在家里却一副邋遢相，穿着一件很脏的蓝色晨衣，破袜子缩到粉红色的有条纹的缎面拖鞋里。她脸颊下陷，头发仿佛比巴比特记忆的样子少了一半，而这一半还粘在一起。她坐在摇椅里，周围是乱七八糟的糖果盒和廉价杂志，她的音调不带嘲笑时，叫人听了伤心。但是巴比特显得特别轻松活泼：

"哎，哎，齐拉，老宝贝，丈夫不在家，日子过得不坏吧？准是这样！我敢打赌说，我在芝加哥的时候，麦拉每天不睡到十点不起床。喂，我能借用你的暖瓶吗——我顺便来向你借用暖瓶。我们要去滑雪橇——准备带些热咖啡。哦，你收到我从阿克伦寄给你的明信片吗，告诉你我见到了保罗？"

"收到了。他在干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解开大衣的纽扣，试探地坐在椅子扶手上。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她不高兴地把一本杂志啪地合上。"我想他打算向旅馆女侍或者修指甲女郎或者谁求爱。"

"别胡扯，你总是把保罗说成整天在追女人。首先，他不是那种人，即使他乱搞，恐怕也因为你总是唠叨，暗示他那么做。我不想跟你斗嘴，保罗又不在家，在阿克伦——"

"他真在阿克伦吗？据我所知，他在芝加哥有个混帐女人，他经常给她写信。"

"我不是对你说过我在阿克伦见过他的吗？你打算干什么呀？让我说假话吗？"

"不，我只是——我老是担心。"

"问题就在这里！我真不明白！你是爱保罗的，可你折磨他、咒骂他，仿佛你恨他似的。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越是爱别人，却越是使劲整别人。"

"我想你是爱特德和维隆娜的，你不也责备他们吗？"

"嗯。那，那不一样。再说，我没有责备他们。不是你

说的那种责备。只是说他们罢了。保罗是世界上最好、最懂事的人。你这么作弄他，应当觉得害臊。你象洗衣婆那样对他说话。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差劲，齐拉！”

她瞅着自己十指交叉的手在沉思。“哦，我知道。有时候，我确实太过份，事后又难过。可是，乔治，保罗太使人生气！说实话，这些年来，我竭力想对他好，只因为我以前怀有恶意——或者象是怀有恶意；其实我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就一心认为都是我的过错。不可能都是我的过错，对吗？我一唠叨，他就不声不响，正眼都不瞧我一下——当作没我这个人似的。没有一点人味！他还故意惹得我发脾气，说了我不想说的话。不声不响——你们这种自以为在理的男人！你们太恶毒了！恶毒透顶！”

他们翻来复去谈了半小时。最后，齐拉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答应克制自己。

四天后，保罗回来了，巴比特和里斯林两对夫妇高高兴兴地去看电影，在一家中国餐馆吃杂烩。他们顺着一条有不少服装店和理发馆的街道上餐馆时，两位太太在前面评论厨师，巴比特悄悄对保罗说：“齐拉现在仿佛好多了。”

“不错，最近只发作过一两次。不过已经太晚啦。我已经——我不想谈这个问题，我怕她。没有感情了。我甚至不想见到她。总有一天我要跟她分手。用某种方式。”

第二十一章

一

促进者俱乐部的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一支乐观主义、男子汉的诙谐和殷实商业的世界性力量。如今它有一千个支部，分布在三十个国家，其中九百二十个在美国。

这些支部的热情程度没有一个比得上泽尼斯的促进者俱乐部。

泽尼斯会员们三月份的第二次午餐会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因为饭后进行年度的干事选举。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午餐会假座赫恩旅馆的舞厅。四百名会员入场时，每人从墙板上拿一枚巨大的赛璐珞圆牌，上面已写好他的姓名、绰号和行业。午餐会上，会员们互相称呼必须用绰号，否则罚款一角，巴比特喜气洋洋地把帽子存在衣帽室时，只听得周围一片招呼声："哈罗，切特！""你好，矮子！""早晨好，麦克！"

他们抽签入座，八个人一桌。跟巴比特坐在一起的是定制服装商艾伯特·布斯、甜心炼乳公司的赫克托·西博尔特、珠宝商埃米尔·温格特、里特威商业学院的庞弗里教

授、沃尔特·戈勃特医师、摄影师罗伊·蒂加顿和照相凸版师本·伯基。促进者俱乐部的优点之一在于每一个行业只能有两人参加，这样一来，会员既可以了解其它行业的理想，又能体会到各行各业的抽象的一致性，不论那些行业是水暖设备还是肖像绘制，是医药还是口香糖制造。

巴比特一桌今天特别热闹，因为庞弗里教授刚过了生日，大伙便拿他来开玩笑。

“咱们来盘问庞弗里的年纪！”埃米尔·温格特说。

“不，咱们用鞋底揍他！”本·伯基说。

赢得大伙喝采的还是巴比特，他说：“对那家伙，盘问、鞋底都不管用！能治他的只有酒瓶！说实话，有人告诉我，他打算在商业学院开一门家酿私酒的课程！”

到处都摆着促进者俱乐部的附有会员名录的小册子。俱乐部的宗旨虽然是联络感情，但从没有忽视顺便做点生意的重要性。每个会员的姓名后面附有他的职业。小册子还刊登了几十则广告，有一页印了这样一则告诫：“本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会员必须购买其他会员经营的商品，但是要知道，好端端的钱让我们这个快乐的大家庭以外的人赚去又有什么好处呢？”今天，会场里还到处摆着一件小礼品——一张红黑二色、印制精美的卡片：

服务与促进主义

只有服务达到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应用程度，

并考虑到它一贯引起反应的作用，才能不失时机发挥效能，蓬勃发展。本人认为，服务的最高形式，正如最进步的伦理原则一样，能不断地顺应潮流，积极遵循促进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各方面努力成为优良公民——从中取得动力。

戴德·彼得森

戴德·彼得森广告公司敬赠

“戴德承办各种广告，收效显著”

会员们看了彼得森先生的警句，都说他们完全理解。

会议开始，先是每周必不可少的“噱头”。即将卸任的主席弗吉尔·冈奇主持会议，他的头发象豪猪毛，他的嗓音象铜锣。带朋友来的会员们在会上一一介绍。“这位高个子、红头发、消息不灵通人士是《新闻报》体育版主编。”威利斯·艾亚姆斯说。药剂师黑曾说：“如果你驱车出游，跑了许多路，终于开到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地点；你停车，对老婆说：‘这地方真浪漫。’你浑身上下非常舒坦。我今天的客人就来自这样一个地方，美丽南方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渡口，那地方使你不由得想起罗伯特·李将军和勇敢的约翰·勃朗①，跟所有的促进者一样，勃朗一往无前——”

①约翰·勃朗（John Brown，1800—1859）：美国废奴运动领袖，1859年10月16日率众起义，攻入弗吉尼亚州哈珀渡口，占领兵工厂，计划以武力解放黑奴。失败后被绞死。罗伯特·李（Robert E. Lee，1807—1870）：美国军人。1859年镇压约翰·勃朗起义。南北战争时，先统率弗吉尼亚州军队，后任南部联邦军队总司令，葛底斯堡一役惨败，1865年4月9日向北部联邦同盟军队总司令格兰特投降。

会上有两位突出的贵宾：一位是本周在多兹沃斯剧院演出的“极乐鸟”剧团的男主角演员，另一位是泽尼斯市市长卢卡斯·普劳特先生。

弗吉尔·冈奇声音沉厚地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这位著名演员从那群美丽可爱的女演员中间拉到这里来——我得承认，我硬闯进他的化妆室，对他说促进者俱乐部的会员们十分赞赏他给我们带来的有高度艺术水平的表演——别忘了多兹沃斯剧院管财务的也是我们的会员，他会赞赏我们的捧场——特别是市长先生日理万机，我们把他从市政厅里拉了出来，两位光临，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现在请普劳特先生给我们讲几句话，谈谈形势和任务——”

会员们举手表决，选出来宾中间最俊和最丑的人，各赠石竹一束，冈奇主席说明，这些花是詹尼弗路花店老板耶格尔会员捐赠的。

每星期通过抽签决定，轮流有四个会员慷慨解囊，向另外四个会员免费提供商品或服务，本人也可以扬扬名。这星期的捐赠人中间有殡仪馆老板巴纳巴斯·乔伊，宣布名单时，会员们哄堂大笑。大伙悄声说：“如果他的礼物是免费丧葬，看来还得有两个人入土！”

会员们一面这样消遣，一面大吃炸鸡肉丸子、豌豆、炸土豆、咖啡、苹果馅饼和美国式奶酪。冈奇把发言安排得不很集中，以免影响吃饭。没多久，他请促进者俱乐部的对手、泽尼斯扶轮社的秘书发言。这位秘书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他的汽车登记牌照是本州第五号。

扶轮社的秘书笑呵呵地承认说，他在州里不管把汽车开到什么地方，这么一个小号码总是引起哄动。“出出风头固然不坏，但是交通警察太容易记住这个号码了，有时候不知怎的，他觉得还是‘乙五六八七六’这类简单的号码比较顺眼。明年哪个促进者俱乐部的会员能从一个机灵的扶轮社会员手里把五号牌照挖走，准会搞得满城风雨！他如果得手，不论促进者、扶轮社或基瓦尼，都要为他喝采！”

巴比特对庞弗里教授说：“有那么一个小号码真不坏！谁见了都会说：‘他准是个重要人物！’不知道他怎么弄到手的？我想他准是请汽车牌照管理处的头头喝酒吃饭，把他弄得晕头转向！”

接下来，朱姆·弗林克发言了：

“在座各位中间有人也许会认为现在谈一个纯属文化艺术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要直截了当地谈出来，请各位同意成立泽尼斯交响乐团的建议。各位中间有不少人误解的一点是你们认为既然自己不喜欢古典音乐这类东西，就应该反对交响乐团。我得坦率地说，我本人虽然从事文学工作，对古典音乐也丝毫不感兴趣。在任何时候，我宁愿听一个好爵士乐队演奏，而不愿听贝多芬的作品，那简直象一群猫在打架，要你命你都不能哼它！但是问题不在于此。如今，文化象柏油马路或者银行支付能力一样，已经成为城市必须具备的装饰和广告。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到纽约去参观访问的是剧院、美术馆等场所体现的文化，老实说，我们的成就虽然辉煌，我们的文化还赶不上纽约、芝加哥或者

波士顿——至少我们在这方面的名气没有那些城市响亮。作为一伙生龙活虎的有进取心的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文化变为资本！化气力把它抓到手。

“绘画和书籍对于那些有时间研究的人固然是好东西，但是它们不能跑到外面去大声嚷嚷说‘这就是泽尼斯所能提供的文化方面的东西’。交响乐团恰恰能做到这一点。且看看明尼阿波利斯和辛辛那提获得的声誉吧。它们的乐团有第一流的乐师和一位了不起的指挥——我认为我们应当好好大干一下，从市场上找一个薪金最高的指挥，只要不是匈奴人就行——乐团可以开进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在最好的剧场为最有文化、最有钱的人演出；它替一个城市做的高级广告是其它方法不可比拟的；谁如果目光短浅，否定建立乐团的建议，就会失去机会，不能用泽尼斯光荣的名字去打动某些纽约的百万富翁——而他可能在泽尼斯开办一家分厂！

“我还可以指出，如果我们的女儿对深奥的音乐有兴趣，想客串一下的话，本地有一个第一流的团体也是大有好处的，不过这是后话，现在我请各位会员为文化、为一个世界最佳交响乐团撑场！”

大家鼓掌赞同。

在一阵激动的窸窣声中，冈奇主席宣布：“先生们，现在我们进行下一项议程：选举年度干事。”一共要选六人，每一名额由委员会提出三个候选人。副主席候选人中第二个就是巴比特。

他大为惊讶，局促不安，心里怦怦作跳。使他更激动的

是，计票后，冈奇说："我们愉快地宣布，乔治·巴比特当选为下一届副主席。据我所知，没有别人比咱们的老乔治更通情达理、更有事业心了。来吧，咱们为他欢呼！"

散会后，百来个人挤上来拍他的肩膀。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时刻。他迷迷糊糊、莫名其妙地开车离去。他冲进自己的事务所，对麦高恩小姐傻笑说："嘿，你得祝贺你的老板啦！我被选为促进者俱乐部的副主席！"

他大为扫兴。麦高恩的回答只是："是啊——哦，巴比特太太打了好几次电话找你。"新来的推销员，弗里茨·威林格说："哎呀，头儿，真了不起，太了不起啦！我非常高兴！祝贺你！"

巴比特打电话回家，滔滔不绝地对他妻子说："麦拉，听说你想找我。这次你得夸奖小乔治啦！现在说话可要客气一些！你在对促进者俱乐部的副主席谈话呢！"

"哦，乔治——"

"不坏吧，呃？威利斯·艾亚姆斯是新主席，不过他不在时，由老乔治主持会议，介绍发言人——即使是州长也得听我的——并且——"

"乔治！听我说！"

"——和迪林博士这类人物也平起平坐——"

"乔治！保罗·里斯林——"

"当然，我要打电话给保罗，让他也早些知道。"

"乔治！听我说！保罗给关进监狱了。他开枪打了他老婆，打了齐拉，今天中午的事。她也许没命了。"

第二十二章

一

他驱车前往市监狱，拐弯时毫不鲁莽，而象老太婆栽盆花似的，特别谨慎仔细。这样，他避免考虑命运的可憎。

监狱的接待员说："时间还没有到，三点半以后才能探视犯人。"

现在只有三点钟。巴比特干坐了半小时，傻看着白粉墙上的日历和时钟。椅子又硬又不舒服，还吱呀发响。人们走进办公室，他觉得他们在他前面经过时都朝他瞪一眼。他对这架正在碾压保罗的机器产生了一种好斗的蔑视，接着又转化成退缩的恐惧。

正三点半，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接待员回来了："里斯林说他不想见你。"

"你怎么搞的！你没有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你对他说乔治要见他，乔治·巴比特。"

"我对他说了，一点没错！他说他不想见你。"

"那你也得带我进去。"

"办不到。如果你不是他的律师，他又不想见你，那就

没办法。”

“可是，老天——喂，让我见见典狱长。”

“他忙着呢。得啦，你——”巴比特气势汹汹象是要向他扑上去似的。接待员赶紧改了口气：“你不如回去，明天再来试试。也许那家伙昏了头。”

巴比特开了汽车直奔市政厅，现在一点不小心仔细，而是犯险地超过卡车，也不理会卡车 司 机 的 臭骂。到了市政厅，他猛地停车，轮子擦到了镶边石，下车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大理石台阶，到了市长卢卡斯·普劳特的办公室。他给了市长的看门人一块钱小费，立即给引了进去。他说：“普劳特先生，还记得我吗？我是巴比特——促进者俱乐部副主席——帮你竞选的。可怜的里斯林的事，你听说了没有？好吧，我请你给市监狱的典狱长或者不管你们怎么称呼的负责人写个条子，让我进去见里斯林。好。谢谢啦。”

十五分钟后，他履声橐橐地穿过监狱大楼的甬道，到了一间小牢房，保罗·里斯林坐在小床上，象老叫花子那样蜷缩着，盘着腿，叉着两臂，牙齿咬着自己紧握的拳头。

看守打开牢房门锁，放巴比特进去，自己走开之后，保罗茫然抬起眼睛。他慢吞吞地说：“来吧！你说教吧！”

巴比特一屁股坐在小床上，挨着保罗。“我不是来说教的！我不管已经发生的事！我只是 想 做 我 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齐拉落到这个下场我很高兴。

保罗争辩说：“别责备齐拉。我刚才还在想，或许她的日子过得也不舒服。我开枪打了她之后——我根本不是存心

的，可是她一个劲地数落我，我气昏了头，就这么一会儿，拿出你我常常用来打兔子的旧手枪，朝她就开。我没有存心——那之后，我想把血止住——她肩膀上的伤真可怕，她皮肤很白皙——也许她不会死。我希望别把她的皮肤搞得全是伤疤。那之后，我在浴室里找些棉花想止住出血，我翻出一只我们以前挂在圣诞树上装饰的绒毛黄小鸭，我想起那时候她和我是多么幸福——妈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里的人是我自己。”巴比特的胳膊紧紧搂着他的肩膀，保罗叹了一口气，“你来了我很高兴。不过我原以为你会训我，一个人成了杀人凶手，给带到这里来——公寓大楼外面围了许多人，都盯着我看，警察押着我，从人群中间通过——哦，这情形我再也不愿提了。”

但他仍旧含糊地说着，声音单调、惊恐、发狂似的。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巴比特说：“怎么，你脸上有一道伤痕。”

“是啊。那是警察揍的。我想警察也喜欢训训杀人凶手。揍我的警察是大个子。他们不让我帮忙把齐拉抬上救护车。”

“保罗！别谈这件事啦！听我说：她不会死的，事情了结之后，你我两个人再去缅因州。我们也许可以把那个梅·阿诺德也带去。我去芝加哥邀她。准是个好女人。以后我想办法让你在西部什么地方重起炉灶，比如说，西雅图——他们说那个城市很可爱。”

保罗露出一丝笑容。现在杂乱无章地瞎扯的是巴比特。

他不知道保罗是不是在听，自顾自说个没完，最后，保罗的律师马克斯韦尔来了。马克斯韦尔是个瘦削、忙碌、态度不很友好的人，他朝巴比特点点头，暗示说："如果里斯林和我能单独谈谈——"

巴比特使劲握握保罗的手，到外面的办公室，等到马克斯韦尔匆匆出来，他就恳求似地问道："老兄，我能做些什么？"

"没有你可以做的事。目前没有。"马克斯韦尔说，"对不起。我得抓紧时间。别再去见他啦。我已经请医师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让他睡觉。"

回事务所很不合适。巴比特的心情象是刚参加了葬礼。他到市立医院去打听齐拉的情况。据说她没有生命危险。保罗那支旧的四四口径的军用大手枪发射了三颗子弹，打中她的肩膀，子弹向上偏，穿出去了。

他晃晃悠悠地回到家，看到他妻子满脸惊恐好奇，正如人们在朋友遇到不幸时又怕又想了解内情那样。"当然不能完全怪保罗，但他不以基督徒的方式忍受苦难，去追另一个女人，就落到这种结果。"她得意地说。

他无精打采，没有多说，只敷衍地讲了几句基督徒般忍受苦难的话，便出去清洗汽车。他闷闷不乐地、耐心地把承油盘上的油泥刮掉，除去车轮上干巴的泥块。他拿厨房用的砂肥皂洗手，花了好长时间，擦痛了自己肥胖的指节反而觉得高兴。"细皮白肉——象女人的手一样。真该死！"

晚饭时，他妻子刚要谈那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时，他吼了

起来：“谁都不准提保罗！该说的由我来说，都听到了没有？今晚全城议论纷纷，咱们家却不准说长道短。那些混帐晚报全给我扔出去！”

但是饭后他自己看了晚报。

九点以前，他去马克斯韦尔律师家，受到的接待并不热情。“什么事？”马克斯韦尔说。

“我要在开庭时帮个忙。我有一个主意。我可以站到证人席上宣誓说我当时在场，是她先拿起手枪，他去争夺，手枪走了火。”

“你想作伪证吗？”

“嗯？对，就算是伪证吧。能行吗？”

“可是，亲爱的朋友！那是伪证！”

“别傻啦！对不起，马克斯韦尔，我不是要惹你发火。我只是说：为了兼并一小块地产作伪证的例子有多少，我清楚，你也清楚，现在是挽救保罗、免得他坐牢，再严重的伪证我也得作。”

“不行。且不提道德问题，我认为恐怕行不通。检察官会把你的证言驳得体无完肤。现场只有里斯林和他妻子两个人，这是已知的事实。”

“那么还有一个办法！让我出庭作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她逼得他走投无路，有点精神失常。”

“对不起。这也不行。里斯林断然拒绝任何指责他妻子的证言。他坚持服罪。”

“那总得让我作些证——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总得让

我做些事情！”

“很抱歉，巴比特，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不愿意说出口，不过你完全不插手就帮了最大的忙。”

巴比特象一个拖欠租金的穷房客那样，把拿在手里的帽子转来转去，明显地泄了气，于是马克斯韦尔的态度和缓了一些：

“我不愿意伤你的感情，可你总明白，我们双方都希望尽力帮助里斯林，我们不能想到别的上面去。巴比特，你的毛病是跟那些多话的人一样。你爱听你自己的声音。即使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请你出庭作证，你说起来就没个完，什么话都会端出来。对不起。现在我得看一些文件了——真对不起。”

二

第二天上午，他大部分时间用在鼓起勇气，准备面对运动俱乐部那伙爱饶舌的人。他们会贫嘴贫舌地谈论保罗。但是在他们常聚在一起的桌子上，并没有提起保罗。他们兴致勃勃地在谈即将举行的篮球联赛。巴比特比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这伙人。

三

肯定是受某本小说的影响，在巴比特的想象中，保罗的

审讯一定是一场漫长的斗争，辩论激烈，听众紧张，突然冒出一个新的、扭转乾坤的证据。事实上，审讯不到十五分钟就结束了，主要是医证说明齐拉会恢复健康，保罗当时有点神经错乱。第二天，保罗被判三年徒刑，随即解往州监狱——并没有戏剧性场面，没有戴手铐，只是跟着一个快活的警官，拖着沉重的脚步行走——巴比特在火车站和他告别后，回到自己的事务所，发现少了保罗，他面前的世界失去了意义。

第二十三章

一

三月至六月间，他很忙碌。他尽量使自己不去胡思乱想。他的妻子和邻居都很体谅他。他每晚打打桥牌或者去看电影，日子平淡安静地过去。

六月份，巴比特太太带了婷卡到东部亲戚家去住一阵子，巴比特可以自由自在——他也不清楚该做什么。

她们离开后的那天，他老是想着家里没人管了，他可以随自己高兴，无法无天，用不着摆出家长的尊严。他暗忖道："今晚我可以痛痛快快去参加一个聚会，半夜两点钟才回家也不必费口舌解释。妙极啦！"他打电话给弗吉尔·冈奇，给埃迪·斯旺森。两人当晚都有事，突然间，他觉得作乐还要费这许多周折，未免有点厌烦。

晚饭时，他不大作声，对特德和维隆娜特别客气，当维隆娜阐述她对肯尼思·埃斯科特的论点的看法时，巴比特不置可否，没有加以非难，肯尼思的看法也是根据约翰·詹尼森·德鲁博士对进化论者的看法而来。暑期，特德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他叙说了他每天的得意杰作：他怎么查出

一个断裂的滚珠轴承垫圈，他对那个爱发牢骚的老家伙说了些什么话，他怎么对工长谈未来的无线电话。

特德和维隆娜饭后去参加一个舞会。女用人也出去了。整个傍晚只有巴比特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情况是难得的。他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要求，想找一些比看报纸连环漫画更有兴趣的消遣。他慢吞吞地上楼到维隆娜的房间，坐在她的铺着蓝白二色罩单的床上，一面象正派公民那样哼着曲调，一面翻阅她的书籍：康拉德的《拯救》、维切尔·林赛的一本诗集，书名很古怪，叫《大地的形象》（不正规的诗，巴比特想道），还有亨·路·孟肯的几本杂文——很不成体统的杂文，把教会和种种正派的东西作为嘲笑的对象[1]。没有一本书是他喜欢的。他觉得这些书对正派的事物和处世之道有一种反叛精神。这几位作者——他想也是有点名气的——并不重视有情节的故事好让人们看了忘却烦恼。他叹了一口气。接着，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约瑟夫·赫格斯海默的《三枚黑便士》[2]。啊，这大概配他胃

①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父母是波兰人。1878至1894年间，在英国商船上当海员、船长。作品多以海上生活为题材，着重心理描写，带有悲观和神秘色彩，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吉姆爷》和短篇小说《青春》、《黑暗的中心》等。《拯救》是他1920年写的小说。
林赛（Nicholas Vachel Lindsay，1879—1931）：美国诗人，作品形象生动，节奏鲜明，富有戏剧效果，题材多歌颂美国英雄人物和爱国主义，对自然界和大地怀有神秘主义的信念。
孟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美国记者、散文作家。受易卜生、尼采和萧伯纳等人作品的影响颇深。著有《萧伯纳及其剧本》、《尼采的哲学》、杂文《偏见集》六卷、《美国语言》等。

②赫格斯海默（Joseph Hergesheimer，1880—1954）：美国小说家，作品多以美国上层社会生活为背景，有的改编成电影。《三枚黑便士》发表于1917年，描写宾夕法尼亚州一个钢铁工业巨头的家族史。

口！准是惊险小说，也许是讲铸造伪币的——月黑风高，侦探潜入一座古老的房屋。他把这本书往腋下一夹，下了楼，在钢琴灯下郑重其事地看起来：

“暮霭象蓝色尘埃似地洒落在树木葱茏、岗峦起伏的地上。还是十月上旬，但初霜已经把枫叶染上了金黄，西班牙栎树显出斑驳的葡萄酒红色，漆树在逐渐暗淡下去的矮树丛中闪闪发亮。雁队冷漠地在山头飞过，在宁谧灰色的傍晚显得很飘逸。豪厄特·彭尼站在树木比较稀疏的路上，断定南飞的雁群不会来近，开枪是打不到的……他也不打算打野雁。随着太阳西下，他的热情也烟消云散；习惯性的冷漠加强了，渗透了他全身……”

又是那一套：标新立异。巴比特放下书，听着夜籁。里屋的门开着。他听到厨房冰箱有节奏的滴水声，持续不断，叫人心烦。他踱到窗前。夏夜雾茫茫的，从纱窗里望出去，街灯象是燃着白色火焰的十字架。整个世界都不正常。他正沉思时，维隆娜和特德回家来，上楼去睡觉了。沉睡的房子更加寂静。他戴上那顶神气的圆顶礼帽，点燃一支雪茄，在家门口走来走去，嘴里哼着《金丝银线》的调子，俨然是一个矮胖、有身份、不事空想的人物。他突然想：“不如给保罗打个电话。”随即想起来了。他在想象中看到穿着囚犯制服的保罗，他感到极度痛苦，但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那是迷雾之夜的假象。

假如麦拉在家的话，她会提醒说：“时间不早了吧，乔治？”他走来走去，虽然有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凄凉无用。

雾气笼罩了整幢房屋。世界仿佛是混沌初开以前的情况，没有纷扰，没有欲望。

雾中出来一个人，步伐十分急促，走进街灯下的一圈亮光中时，似乎在狂暴地跳舞。他每走一步，就挥起手杖，再啪的一声拄在地上。系在阔缎带上的夹鼻眼镜在胸前磕碰。巴比特发现来人竟是朱姆·弗林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弗林克停住脚步，严肃地说：

"居然还有一个傻瓜。乔治·巴比特。以出租房基为生——房子。你知道我是谁？我是诗歌的叛徒。我喝醉了。我说的话太多。我才不管呢。你知道我原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诗人吗？我可以成为尤金·菲尔德或者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甚至斯蒂文森①。原来有这种可能。异想天开。听着。听听这两句诗。刚做的：

夏日的草地阳光璀璨

昆虫、闲汉、孩子们在喧嘈。

听到了没有？立意不凡。是我创作的。我自已也不知道什么

①菲尔德（Eugene Field，1850—1895）：美国诗人、记者。以儿童题材的诗歌著称。赖利（James Whitcomb Riley，1849—1916）：美国诗人，以印第安纳州方言诗著称。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诱拐》等，和诗集《儿童诗园》。

意思！我开始写好诗了。儿童的花园诗歌。我以前写的是什么？废话！口号诗。全是废话！我原该写——太晚啦！”

他吓人地往前一冲走掉了，他总是往前扑去，但仿佛从来没有摔倒过。巴比特的惊讶程度不亚于看见雾中走出一个把自己的脑袋提在手里的恶鬼。他和弗林克虽然是朋友，但态度十分冷漠；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可怜的傻瓜！”随即把他抛到脑后。

他缓慢地走进屋子，故意走到冰箱前面，搜寻了一通。巴比特太太在家时，这是最犯忌的事。他站在盖好的放换洗衣服的桶子前面，吃了一条鸡腿、半碟子山莓果冻、一个凉的白煮土豆。他在思索。他逐渐觉得他所了解的生活以及他过的日子也许都是一场春梦；约翰·詹尼森·德鲁博士所描绘的天堂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大有趣；他使劲挣钱也没有获得多少乐趣；抚养子女，让他们抚养他们自己的子女，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一切究竟是干什么？他究竟要什么？

他走进起坐室，手枕着头，躺在沙发上。

他究竟要什么？财富？社会地位？旅游？用人？对，但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

“我撒手不干啦。”他叹息说。

但是他知道他要的是保罗·里斯林的陪伴，从而他迟迟疑疑地承认，他要的是那个小仙女——有血有肉的小仙女。如果有一个他所爱的女人，他会迫不及待地赶到她身边去，恭顺地把头靠在她的膝盖上。

他想到他的速记打字员，麦高恩小姐。他想到索利旅馆理发馆里最漂亮的修指甲女郎。当他在沙发上入睡时，他认为他在生活中已有所发现，他已经同一切正派、正经的事物作了惊人的决裂。

二

第二天上午，他忘了自己是个自觉的叛逆者。但是他在事务所里烦躁不安。十一点钟，电话和来访者最多的时候，他做了时常想干而从来不敢干的事：他没有对那些象奴隶一样拚命干活的雇员打招呼，径自离开事务所，去看电影了。他要享有不受人干预的权利。从电影院里出来时，他横下一条心，决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他在俱乐部走近"粗鲁汉"们的那张桌子时，在场的人都笑了。

"嘿，百万富翁来啦！"西德尼·芬克尔斯坦说。

"是啊，我刚才在他的豪华轿车里见到他！"庞弗里教授说。

"能象乔治那样精明准是好事！"弗吉尔·冈奇说。"多尔切斯特的全部房地产也许全给他骗走啦！凡是他能插手的地方，一小块地皮都逃不脱！"

巴比特领会他们准是抓到了他的把柄。他们在取笑他。平时他被人打趣时他自鸣得意，今天他突然不高兴了。他咕哝说："当然，我也许可以收留你们，让你们在我事务所里打

打杂！”当玩笑快收场时，他不耐烦了。

“他也许是跟女人约会。”他们说，“不，我认为他是在等他的老朋友耶路撒冷·多克爵士。”

他发作了：“你们这些傻瓜，想说什么就说吧！开什么玩笑？”

“啊哈！乔治生气啦！”西德尼·芬克尔斯坦窃笑说，大伙都笑了。冈奇透露了惊人的真相：他看见巴比特中午从电影院里出来！

他们揪住不放，哄笑着翻来复去说他在办公时间去看电影。冈奇取笑，他倒不大介意，但是那个尖刻、瘦削、红头发的西德尼·芬克尔斯坦喜欢发挥，使他恼火。他的凉水杯里那块冰也找他麻烦。冰块太大；他喝水时冰块乱转，冻着他的鼻子。他觉得芬克尔斯坦跟冰块一样讨厌。但是他扬扬得意，没完没了地揶揄，直到大伙感到厌倦，把话题转到当天的大事。

他暗暗寻思：“我今天怎么啦？仿佛情绪不对头。不过他们的话说得太多。我还是把稳方向盘，少说为妙。”

大伙饭后点燃雪茄时，他喃喃说：“我得西去了。”他们异口同声说：“以后你上午再去跟电影院的大引座员去消磨时光吧！”他头也不回地溜了，只听到他们格格发笑，觉得很窘。他言过其实地跟衣帽间的服务员说天气真暖和，内心却象吃了亏的小孩那样，渴望跑到小仙女身边去申诉他的烦恼，寻求安慰。

三

他口授信件完毕之后，还把麦高恩小姐留在他的办公室。他想找一个话题，使她一本正经的态度变得友好一点。

“你度假时打算去哪里？”他含糊地问道。

“我打算到北方一个农场去，西登的那份租赁合同今天下午要打好吗？”

“哦，不着急……你离开事务所里我们这些怪脾气的人以后，肯定会很愉快。”

她站起来收拾桌上的铅笔。“哦，这里谁的脾气都不怪，我想打完信之后合同也能打好。”

她走了。巴比特坚决否认自己有试探是否能够接近麦高恩小姐的想法。“当然啦！我早知道是不管用的！”他说。

四

住在巴比特家对面的汽车经售商埃迪·斯旺森星期日请客吃晚饭。他的妻子洛埃塔，那个喜欢爵士音乐、衣着入时、嘻嘻哈哈的年轻的洛埃塔，那晚放浪极了。她迎接客人时嚷道：“我们痛痛快快玩一玩！”巴比特以前认为她对许多男人都有吸引力，总觉得不自在；现在他承认她确实迷人。巴比特太太一向看不惯洛埃塔；巴比特想今晚幸好她不在。

他坚持要在厨房里帮洛埃塔张罗，从暖箱里取出炸鸡肉

丸子，从冰箱里取出莴笋色拉。有一次他捏捏她的手，使人泄气的是她并没有注意到。她象哄小孩似地说："乔治，你真是个好帮手。现在赶快把托盘端进去，放在条桌上。"

他希望埃迪·斯旺森请大家喝鸡尾酒，希望洛埃塔也喝一杯。他要——哦，他要象小说里说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那样。画室里的聚会。不受拘束的放埃可爱的姑娘。不一定是坏女人。当然不是。不过不象"繁花"高地的女人那样拘谨。这些年来，他跟这些女人交往，怎么会看得惯的——

埃迪没有请他们喝鸡尾酒。他们固然吃得很欢畅，奥维尔·琼斯还重复说了几遍"只要洛埃塔愿意过来坐在我怀里，我马上就扔下这块三明治"，他们比较正经，符合星期天晚上的气氛。巴比特考虑周到，事先给自己在钢琴凳子上留一个空位，以便挨着洛埃塔坐。他一面评论汽车，脸上挂着笑听她讲上星期三看的那场电影，希望她快些说完，不要老讲故事情节、男主角的漂亮和布景的豪华，一面不停地打量着她。她那苗条的腰身围了一条生丝绸带，眉毛清秀，眼睛炽烈，前额宽阔，头发从当中分开梳——对他说来，她意味着青春和勾起他悲哀的魅力。他想如果驱车远游，爬到山上，在松树林下野餐，脚下是深深的峡谷，她准是一个勇敢的旅伴。她的娇气触动了他；他恨埃迪·斯旺森老是为了一些家庭琐事跟她斗嘴。突然间，他发现洛埃塔就是那个小仙女。他深信他们互相早就钟情，猛然一惊。

"你现在成了光棍，日子大概过得枯燥透了吧。"她说。

"那当然！我是个坏家伙，一点不含糊。哪天晚上，你

在埃迪的咖啡里加些安眠药，溜到对街去，我可以教你怎么调和鸡尾酒。”他大声说。

“我也许真这么干！你才不知道呢！”

“好吧，你什么时候办妥了，就在顶楼窗口挂一块毛巾当讯号，我马上去拿杜松子酒！”

大伙听了这个恶劣的玩笑都笑了。埃迪·斯旺森高兴地说他要请医师每天化验他喝的咖啡。别人都换了话题，谈论更有兴趣的最近的几起谋杀案，但是巴比特把洛埃塔拉回到个人问题上：

“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象你身上这么漂亮的衣服。”

“你真的喜欢吗？”

“何止喜欢？我要让肯尼思·埃斯科特在报上写一篇东西，说美国衣著最好的女人是洛埃塔·斯旺森太太。”

“别逗我乐啦！”话虽这么说，但是她喜形于色，“咱们跳会儿舞吧，乔治，你得跟我跳舞。”

尽管他反对说：“哦，你明知道我跳得多么糟糕！”他仍旧笨重地站了起来。

“我来教你。我谁都能教会。”

她眼睛水汪汪的，声调由于兴奋而变得急促。他相信自己已经赢得了她。他搂着她，意识到她柔滑温暖的躯体，一本正经地稽着老式的狐步舞步子转圈。他只撞上一两个人。“嘿，我跳得不坏；象正式舞蹈演员啦！”他扬扬得意地说；她忙不迭地回答：“不错——不错——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教谁都行吗——步子别跨得这么大！”

有一阵子，他失去了信心，全神贯注地想跟上音乐的拍子。过一阵子，他又被她的魅力迷住了。“她准会喜欢我的；我要使她喜欢我！”他下决心说。他试图吻她耳边的一绺头发。她机械地扭过头避开，机械地喃喃说：“别这样！”

有一阵子，他觉得她可恨，过后他又象先前那样急切。他跟奥维尔·琼斯太太跳舞，但是眼睛一直盯着洛埃塔，看她跟她丈夫从房间的一头舞到另一头。他跟琼斯太太跳舞时轻佻地抬起膝盖。“小心！你太不象话了！”他警告自己，随后又低声对那位可敬的太太说：“嘿，屋里真热！”他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保罗，现在保罗所在的那个幽暗的地方，人们是从不跳舞的。“我今晚不对头；不如回家吧。”他担心地想道，但他抛下了琼斯太太，跑到可爱的洛埃塔身边要求说：“下一轮舞是我的。”

“哎，我太热了：这一轮不想跳了。”

“那么，”他大胆说，“咱们到外面回廊里坐一会儿，凉快凉快。”

“嗯——”

在温柔的黑暗里，屋子里的嘈杂声已抛在身后，他果断地拉住她的手。她用力捏了一下他的手，随即松开了。

“洛埃塔！我觉得我认识的人中间数你最好！”

“嗯，我觉得你也很好。”

“是吗？你得喜欢我！我太孤独了！”

“哦，你妻子回来后你就好了。”

“不，我一直感到孤独。”

她十指交叉抵着下颌，这样他就不敢碰她了。他叹息说：

“我烦恼的时候——”他几乎想把保罗的悲剧讲出来，但是即使在调情的场合，讲那种事也未免亵渎。“——当我在办公室累了一天回来，我总是喜欢朝对街看，想想你。你知道有一次我还梦到了你！”

“是好梦吗？”

“太好了！”

“嗯，他们说梦里的事情和真的正好相反！现在我得进屋去了。”

她站了起来。

“再等一会儿！求求你，洛埃塔！”

“我非去不可了。我得照应客人。”

“让他们自己照应去吧！”

“我不能那样干。”她若无其事地拍拍他的肩膀，溜掉了。

他羞愧地、象孩子似地想偷偷回家，但是两分钟之后，他忿忿地说：“我根本不想跟她混得太熟！我早知道根本不能这么干！”他慢吞吞地进屋去跟奥维尔·琼斯太太跳舞，故意摆出正经的样子，避开洛埃塔。

第二十四章

一

他探视保罗的经过情形象那个迷雾之夜一般不真实。他视而不见地穿过石炭酸味刺鼻的监狱甬道，到了一个房间，里面一排排钉死的长靠椅，就象他小时候在皮鞋店里看到的椅子一样。看守把保罗带进房间。保罗穿着有条纹的灰色囚服，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他怯生生地按照看守的吩咐行事：把巴比特送给他的香烟和杂志小心翼翼地推到桌子前面，让看守检查。他没有什么话可讲，只说："哦，我已经习惯了。""我现在在服装车间干活；手指都磨痛了。"

巴比特知道，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保罗早已死去。他坐火车回家，思前想后时，他自己身上有些东西仿佛也已死去：他对美好世界的忠诚坚定的信念、对受到社会冷遇的恐惧以及对成功的自豪感，他庆幸他的妻子在外地。他不加辩解地承认这个想法。他管不了这么多。

二

她的名片上印的是"丹尼尔·朱迪克夫人"。巴比特听

说过她是一个纸张批发商的遗孀。她年纪总有四十一、二岁，不过巴比特那天下午在事务所里见到她时，认为她更年青一些。她来打听有没有召租的公寓房子，女会计不熟悉情况，巴比特亲自接待。她的潇洒漂亮吸引了巴比特，使他手足无措。她身材苗条，穿着一件黑底白点的薄纱上衣，看上去特别舒服爽快；头上戴一顶宽檐黑色帽子。她的眼睛明亮，下颌丰润得讨人欢喜，脸色象玫瑰一般娇艳。事后，巴比特琢磨她是不是化了妆，但是这种事情男人一窍不通。

她坐着转动手里的紫色阳伞。她的声调打动人心，但并不卖弄风情。"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非常乐意。"

"我找了好多地方——我想要一套小公寓，一间或两间卧室，一间起坐室，小厨房和浴室，不过我要的是确实雅致一点的，不是那种邋里邋遢的，也不是那种有枝形吊灯的俗气的新公寓。房租贵得要命的我也付不起钱。我的姓名是坦妮斯·朱迪克。"

"我想我也许正好有一套合适的。你愿意现在就去看看吗？"

"可以。我有一两个小时空闲。"

巴比特在新的卡文迪什公寓大楼里有一套房间本来准备留给西德尼·芬克尔斯坦，但是想到可以带这个好看的女人坐车溜一圈，他便甩掉了他的朋友芬克尔斯坦。他带着奉承的口气说："我让你看看我的办法！"

他替她掸掉汽车座位上的灰尘，为了炫示他的驾驶技

术，两次豁出性命去犯险。

“你汽车开得真棒！”她说。

他喜欢她的声音。他觉得她的声音有音乐感，有素养，不象洛埃塔·斯旺森那样格格傻笑。

他吹开了：“你明白，有许多人胆小得要命，开得慢极了，老是碍路。最保险的驾驶员懂得掌握他的汽车，必要时不怕猛踩油门，你说是吗？”

“当然啦！”

“我敢说你很会开车。”

“哦，不——我是说——不怎么样。当然，我们有一辆车——我是说，在我丈夫去世之前——我经常也凑合着开开，不过我认为女人学驾驶总赶不上男人。”

“有些女人开车也很高明。”

“当然，那种模仿男人的女人，打高尔夫球啦，什么都干，皮肤啊，手啊，全搞坏了！”

“正是这样。我一向不喜欢那种象男人的女人。”

“我是说——当然，我十分钦佩她们，我跟她们一起时就觉得自己荏弱没用。”

“哪里的话！我敢说你钢琴弹得很好。”

“不——我是说——弹得不怎么样。”

“我相信你一定弹得很好！”他朝她那双皮肤细嫩的手，她的钻石和红宝石戒指瞥了一眼。她注意到他的眼光，纤细白嫩的手指象小猫似地蜷缩起来，使他看了动心，她怀旧地说：

“我确实喜欢弹奏——我是说——我喜欢在钢琴上胡乱敲敲，不过我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朱迪克先生老是说如果我受过训练，我也许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可是那时候我认为他是捧捧我。”

“我认为他不是捧你！你有艺术家的气质！”

“哦——你喜欢音乐吗？巴比特先生？”

“当然啦！不过我不大喜欢古典音乐。”

“我倒喜欢！我喜欢萧邦那类人的作品。”

“是吗？当然啦，我也常去听那种高级的音乐会，不过我更喜欢一个好的爵士乐队，演奏得火辣辣的，那个拉低音提琴的家伙把他们搞得团团转，用弹弓给他们加油。”

“我明白。我也喜欢好的跳舞音乐。我爱跳舞，你呢，巴比特先生？”

“那还用说。不过我跳得不好。”

“我知道你喜欢。你应该让我教你。经我一教，谁都能学会跳舞。”

“改天你教教我好吗？”

“我很乐意。”

“你最好留点神，不然我把你的话当了真。我会到你家去让你教我的。”

“唔。”她没有生气，但态度不明朗。他警告自己说：“清醒些，你这个傻瓜！别再犯傻啦！”接着他高傲地说：

“我希望我有时间象某些年青人那样跳舞，可是我得告诉你：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在世界上起些作用，做些创造性的

工作，创造条件，干出一些成绩来，你说呢？”

“我也这样认为！”

“因此我得作些牺牲，有些爱好也得放弃，虽然我高尔夫球打得不坏，跟谁都可以比一比！”

“我相信是这样的……你有家眷吗？”

“唔——有……唔，当然还有公务——我是促进者俱乐部的副主席，我还负责房地产商会全州联合会中一个委员会的工作，事务忙，责任重，吃力不讨好。”

“我明白！知名人士往往得不到实惠。”

他们惺惺惜惺惺，互相十分尊敬，到了卡文迪什公寓大楼之后，他彬彬有礼地扶她下车，仿佛把房子赠送给她似地朝房子一摊手，神气地吩咐看电梯的服务员赶快去拿钥匙。在电梯里，她紧挨在他身边，他心猿意马，但不敢冒失。

这套房间很雅致，木头装修部分漆成白色，墙壁是柔和的浅蓝色。朱迪克太太同意租下，高兴得滔滔不绝地说话。他们穿过门厅，向电梯走去时，她碰碰他的袖管，哄小孩似地说：“哎，我找你真找到啦！碰到懂行的人真是运气。有些人给我看的房子简直不象样！”

他本能地相信，他现在可以用手去搂她，但是他斥责自己，分外客气地陪她上了车，送她回家。他在回事务所的路上，却生自己的气：

“我居然没有昏头，值得庆幸……该死的，我试试就好了。她是个宝贝！了不起！真迷人！漂亮的眼睛，可爱的嘴唇，腰身多么苗条——永远不会象某些大人那样粗肥起来……”

不，不，不！她是个有修养的太太。这些日子以来，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伶俐的小女人。她懂得世故——该死的，我干吗不试试？……坦妮斯！”

三

这件事使他烦恼困惑，但是他发现自己变得象年青人一样年青了。特别使他心里不平静的姑娘——虽然他从没有跟她说过话——是庞贝理发馆右排最后一个修指甲女郎。她身材娇小，动作敏捷，黑头发，脸上老是带着笑。她大概有十九或者二十岁。她穿着一件橙红色的罩衣，料子很薄，肩膀和有黑缎带的内衣都透得出来。

他每两星期去一次庞贝理发馆。跟往常一样，他不照顾自己的邻居——里夫斯大楼的理发馆，总觉得不够义气。现在他第一次抛掉了自疚感。“去它的，我不愿意去，就不是非去不可！里夫斯大楼又不是我的产业！那些理发师跟我毫无关系！我爱去哪里理发就去哪里！这件事我再也不要听了！我不再支持人家了——除非我自己愿意。一点好处都没有！”

庞贝理发馆在索利旅馆的底层，索利是泽尼斯最大的、最现代化的旅馆，生意十分兴隆。从旅馆休息厅顺着一溜有黄铜扶手的大理石梯级走上去就到了理发馆。里面是黑、白、绯红瓷砖贴面，天花板是富丽堂皇的金色，一座仙女塑像肩上深红色的象征丰饶的羊角里源源不断喷着水。四十名

理发师和九名修指甲女郎忙得不可开交，门口有六名黑人悄悄地等着接待顾客，毕恭毕敬地接过他们的帽子和硬领，领他们先到休息的地方，那地方有十来把皮椅和一张堆满了杂志的桌子，铺着地毯，在白色的大理石地中间仿佛一个热带小岛。

接待巴比特的服务员是个点头哈腰、两鬓灰白的黑人，他叫出巴比特的名字，这在泽尼斯是莫大的荣誉。但是巴比特并不高兴。经常替他修指甲的那个漂亮姑娘没有空。她正替一个衣着讲究的男人在修指甲，两人有说有笑。巴比特恨那个人。他想等一会儿，但是要打破庞贝理发馆的强有力的规矩是难以想象的，他马上就给请到了理发椅上。

他周围是一片豪华、阔气和精致。有一个主顾在做面部紫外线照射，再过去的一个座位上的人在用油剂香波洗发。小厮把神奇的电按摩机器推来推去。理发师从榴弹炮似的镍壳机器里飞快地拿出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用了一秒钟就毫不顾惜地扔开，又拿一条。理发椅前宽大的大理石架板上摆着几百瓶生发剂，琥珀、红宝石、绿宝石，各色俱全。叫巴比特感到惬意的是同时有两个贴身奴隶在侍候他——一个是理发师，另一个是擦皮鞋的。如果再有那个修指甲的女郎，他就心满意足了。理发师一面替他剪头发，一面跟他闲聊，问他对哈佛德格雷斯马赛、垒球联赛、普劳特市长有什么看法。擦皮鞋的年青黑人哼着《野营布道会勃鲁斯》，面着曲调的节奏德鞋，把一条贼亮的布条拉得很紧，每擦一下就象班卓琴弦似地啪的一响。理发师是个出色的推销员。他问话

的口气使巴比特觉得自己身价百倍："您爱用哪一种生发水，先生？您今天有时间做个面部按摩吗，先生？您头皮有点紧，要不要给您来个头皮按摩？"

巴比特最大的快感在于洗头。理发师先在他的头发上揉出厚厚一层肥皂泡沫，然后（当巴比特围着毛巾、把头低在洗脸池上时）用热水冲洗，烫得他头皮生痛，最后再用凉水冲。巴比特头给冷水一激，心猛地一跳，抽了一口气，脊梁象通了电似的。这种感觉打破了生活的单调。他坐直时，大模大样地把理发馆扫一眼。理发师殷勤地替他擦了湿头发，用毛巾包好，这一来巴比特活象是一个肥头大耳、皮肤红润的伊斯兰国家的哈里发，坐在一张精巧的可以调整的王座上了。理发师（亲切然而象是被哈里发的气派慑服了似的）恳求道："要不要来点黄金国头油，先生？滋润头皮，先生。上次您不是也用过吗？"

他没有用过，不过还是同意了："好吧，行。"

他看到他那个修指甲女郎已经空了，急切得有点颤抖。

"唔，我想我还得修修指甲。"他拖长声音说，然后象动地看着她过来：黑头发，笑眯眯的，身材娇小。修指甲的最后工序要在她的桌子上进行，他就可以跟她谈话而不被理发师听见了。他安心地等着，尽量不去偷看她，她则在替巴比特锉指甲，理发师在替他刮脸，把理发师们世代相传、心血来潮时想出来的各种有趣的混合物抹在他发烫的面颊上。理发师完工之后，巴比特坐到她桌于对面，赞赏桌子的大理石面，赞赏那个安在桌子里、有小巧的银制龙头的泡手碗，

赞赏自己有条件常来这么豪华的地方。当她把他的湿手从碗里抽出来时，由于手在热肥皂水里浸泡很久，特别敏感，被她的小手紧紧一握，他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她粉红光泽的指甲赏心悦目。他觉得她的手比朱迪克太太瘦削的指头更可爱、更优美。当她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削去他指甲上的护膜时，他从微痛中得到一种快感。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蝉翼般的薄绸衣服，把她年青的乳房和肩膀衬托得分外显眼，他竭力不让自己往那上面看。他意识到她的姣好，当他试图在她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时，他却象农村青年第一次参加社交集会那样笨口拙舌：

"嗯，今天的天气干活有点热。"

"哦，是啊，很热。你上次是自己剪的指甲，是吗？"

"嗯，准是这么样。"

"你每次都应当找人替你修。"

"对，也许是这样。我——"

"细心照料的指甲比什么都好看。我始终认为从指甲上最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真正上等。昨天有个汽车推销员在这里理发，他说从一个人使用的汽车可以看出他的身份，可是我对他讲：'别说傻话，聪明人只要朝一个人的指甲看一眼，就能说出他是说大话还是真正有身价！'"

"对，那话也许有点道理。当然啦，我是说——有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人们非来修指甲不可。"

"嗯，我可能是个小姑娘，不过我不傻，我能辨出好人——我一眼就能看准——我认为不是好人的人，我永远不会

和他谈得投机的。”

她笑了。她的眼睛象四月的池水那么柔和。他十分认真地暗忖道：有些粗鲁的家伙觉得一个姑娘当了修指甲的，并且由于她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就把她看成是低三下四的人，而他呢，他有民主作风，他是了解别人的，他断定她是个好姑娘，是个正派姑娘——但不是正派得不通情理。他带着同情的声调问道：

“我想肯定有不少人打算对你放肆吧。”

“可不是吗！那些经常在雪茄烟店鬼混的时髦人中间，有的以为女的在理发馆干活，就可以对她们为所欲为。他们讲的话真难听！可是说老实话，我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家伙！我一点不含糊，对他们说：‘喂，你也不看看清楚你是跟谁说话！”他们便灰溜溜地走了，哦，你要一盒指甲膏吗？抹了它，指甲象刚修过那样光泽，没有害处，可以保持好几天。”

“行，我可以试试。喂——说来也怪，这家理发馆开放以来，我就是这里的老主顾，可是——”他故作惊奇地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是吗？那可真怪了！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别打趣啦！你叫什么好听的名字呀？”

“哦，并不十分好听。我觉得还有点犹太味道。不过我家可不是犹太人。我爸爸的爸爸是波兰贵族，那天有位先生来这儿理发，他仿佛是一位伯爵或是什么——”

“我想你指的不是伯爵，是蹩脚吧！”

“别打岔。他说他在波兰就认识我爸爸的爸爸一家人，他们有一座漂亮的大房子，座落在湖边！”接着她疑惑地说：“您也许不信吧？”

“当然啦。不。我是说我当然相信。凭什么不信呢？别以为我在拿你开心，亲爱的，我每次看到你就对自己说：‘那小姑娘有贵族的血液！’”

“是这样吗，说真的？”

“千真万确。好吧——咱们已经成了朋友——你得把你可爱的名字告诉我啦。”

“艾达·普蒂亚克。这个名字不怎么样。我老是对妈说：‘妈，你为什么不给我取名叫‘多洛雷斯’或者取一个有气派的名字？”

“嗯，我却认为是个漂亮的名字。艾达！”

“我可知道您的名字！”

“唔，不一定。当然啦——这个名字也不特别响亮。”

“您不是克坚厨房刀具公司的旅行推销员桑她海姆先生吗？”

“不是！我是巴比特，房地产经纪人！”

“哦，对不起！哦，当然啦。你是泽尼斯本地的。”

“对。”巴比特象遭到小看的人那样不痛快地说。

“哦，对啦。我看到过您们的广告。写得棒极啦。”

“唔——也许你还看到过我的讲演稿。”

“当然看到过！我看报的时间不多，不过——我想您会认为我是个没用的小傻瓜！”

“我认为你是个可爱的小东西！”

“唔——干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好处。象我们这种女孩子有机会和一些很有身份的绅士接触，通过谈话长进见识，于是你只要对一个人瞧一眼就知道他的人品。”

“听我说，艾达，请别以为我放肆——”他激动地盘算着，如果遭到这个小东西的拒绝未免丢人，如果她接受了，却又危险。那是说如果他带她上外面去吃顿晚饭，被他那些爱挑针打眼的朋友看到的话——但他热切地接着说：“如果我提出我们哪天晚上一起出去吃顿晚饭，别认为我放肆。”

“我拿不定，不过——我的绅士朋友总是想带我出去。不过今晚也许可以。”

四

他让自己相信，他带一个可怜的姑娘安安静静地吃顿晚饭并没有不对的地方，跟他这样一个有素养的老练的男人打交道，那姑娘可以有长进。但是，为了避免给人看到，产生误会，他打算带她到郊区的比德尔梅亚饭店去。在这个燠热无聊的夜晚，他们可以愉快地坐车兜风，他不妨握着她的手——不，连这种事他都不干。艾达很想投人所好；她袒露的肩膀就是再清楚不过的证明；但是如果她指望人家向她求爱而他居然这么做，那就未免太没出息了。

他的汽车抛了锚；点火系统出了毛病。而他今晚非得用汽车不可！他气呼呼地测试着火花塞，朝转换器干瞪眼。他最

愤怒的眼光也打动不了那辆阴阳怪气的车子，结果只能灰溜溜地拖进修理厂。他想到出租汽车，心头重新激动。出租汽车既能说明有钱，又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

但是，当他在离索利旅馆两个街区的角落上等到她时，她说："出租车？嗨，我原以为你自己有汽车呢？"

"我有。当然有！不过今晚坏了不能用。"

"哦。"她说，神情仿佛是以前也听到过这类借口。

在去比德尔梅亚饭店的路上，他想象老朋友那样聊聊，但是穿不透她滔滔不绝的语言的墙壁。她没完没了地、气愤地叙说她怎么顶撞那个讨嫌的理发师领班，如果他再讲她"聊天的本领比削蹄子的本领更大"，她要给他一点厉害看看。

在比德尔梅亚饭店，他们要不到酒类。侍者是个死心眼，不想知道乔治·巴比特是何许人。他们感到燠热，坐在一大盘炙烤什锦前面，谈谈垒球。他试图拉住艾达的手，她却机灵而友好地说："小心！那个讨厌的侍者伸着脖子呢。"他们吃完饭出来时，夏天的夜色很诱人，空中没有风，月光下槭树的模样和平时不一样。

"咱们坐车到别的地方去，可以喝点酒，跳跳舞。"他要求道。

"那敢情好，改天晚上去吧。我答应妈妈今晚早回家。"

"得啦！夜色这么美，回家太可惜了。"

"我也想多玩玩，可是妈妈要大发脾气的。"

他在颤抖。她浑身散发着青春和美妙。他用手搂着她。

她毫不害怕地偎依着他，他得意洋洋。接着，她奔跑着从饭店的台阶上下来，唱歌似地说："来吧，乔治，咱们舒舒服服地坐车兜兜风。"

那是一个情人们的夜晚。月亮挂得很低，光线柔和。在回泽尼斯的公路上，一路都有停着的汽车，里面影影绰绰地有一双一对搂在一起的人。他把饥渴的手伸向艾达，当她轻轻地拍拍他的手时，他感激不尽。挣扎和半推半就是没有意义的；他吻了她，她一拍即合，两人在感觉迟钝的司机背后吻着。

她的帽子掉了，她从他怀中挣脱出来去拣帽子。

"哦，随它去！"他恳求说。

"唔？我的帽子？没门！"

他等她把帽子别在头发上，他的手从她身上滑了下去。她躲开了，象母亲哄骗孩子似地说："喏，别干傻事！别惹小妈妈骂你！坐坐好，亲爱的，你瞧夜色多美。如果你是个乖孩子，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也许可以吻吻你。现在给我一支烟吧。"

他殷勤地替她点燃了烟，问她坐得是否舒服。然后他自己尽可瞧坐得离她远些。受到的她折使他凉了下来。他自己的表现比谁都更有力、更确切、更明智地向他指出他是个大傻瓜。他想，从牧师约翰·詹尼森·特鲁的观点看来，他是个邪恶的人；从艾达·普蒂亚克小姐的观点看来，他是个惹人厌烦的老家伙，只因为吃了他一顿美餐，只得忍着点儿。

"亲爱的，你不会闹别扭吧，是吗？"

她的口气真叫人生气。他想给她一巴掌。他寻思着："我才不希罕这个低级的小东西呢！该死的移民！好吧，让咱们尽快了结这桩事，各自回家，晚上自己去折腾吧。"

他哼了一声："嘿？我闹别扭？小妞儿，我干吗要闹别扭？听着，艾达，听你乔治大叔说。我要指点指点你别老是跟你的理发师领班过不去。我对雇员的经验很丰富，我告诉你顶撞是没有好处的——"

到了她住的那幢黄褐色的木头房子前，他简短而友好地道了晚安，但是当他坐上出租汽车离去时，他似乎祷告说："哦，我的上帝！"

第二十五章

一

他醒来时听到麻雀叽叽喳喳在乱叫，快活地伸了个懒腰；接着记起一切都不对头；他下定决心要走上歧途，但是在这过程中一点乐趣都得不到！他为什么要反叛呢，他寻思着。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头脑不清醒些？为什么要象白痴似的瞎折腾，而不从他的家庭、他的事业和俱乐部的朋友中间找些乐趣呢？他从反叛中得到了什么？只有苦恼和羞辱——被艾达·普蒂亚克这样一个丫头当作淘气的小孩看待，真是奇耻大辱！不过——他老是要回到"不过"上去。不过，他一旦对他的世界产生怀疑，就觉得它荒诞可笑，再也不能使他满足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向自己保证说："追女人的事我再也不干了。"

到了中午，他对这一点也没有把握。如果说他在麦高恩小姐、洛埃塔·斯旺森和艾达身上没有找到那个亲切可爱的女人，并不能证实那个女人不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念头一直在他脑子里萦绕：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并非不可能存在的女

人，她理解他、器重他、能使他感到幸福。

二

八月间，巴比特太太回来了。

前几次她离家时，巴比特总是惦念她那叫人放心的喊喊喳喳的语声，回来时，他总象过节那样兴高采烈。这次他虽然不敢在信里透露，以免伤她的心，他却由于她在自己恢复正常之前回来而感到不快，并且由于不得不见她，还要装出快活的样子而觉得尴尬。

他溜达到了火车站，他仔细端详避暑旅游的招贴画，免得见到熟人说话，露出他的不安。不过他还是训练有素的。火车哐哐地进站时，他在水泥月台上迎上去，向普尔门卧车车厢里张望，当他看到她在一行旅客中间，在车厢走廊里往前挪时，他挥舞着帽子。他在车厢门口拥抱了她，大声说："好，好，好，天哪，你气色很好，气色很好。"接着他注意到婷卡。这才是叫他真高兴的人，这个长着可笑的小鼻子、眼睛活灵活现的、爱他、觉得他了不起的孩子。他抱起她，把她举得老高，等她哇哇直叫才把她放下。这时候他才回到他以前的老样子。

婷卡在汽车里挨着他坐，一只手搁在方向盘上，装作帮他驾驶。他高声对后坐的妻子说："这孩子准保是全家最好的司机！她把着方向盘就象是个老行家！"

这期间，他一直害怕他和他妻子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刻，那

时候她会耐心地指望他作出热情的表示。

三

巴比特家里有一种非正式的揣度，认为他会一个人去度假，在卡托巴待上一星期或十天，但是一年前他同保罗一起在缅因州的情景总是纠缠着他。他在想象中看到自己又回到那儿，得到了安宁，还看到保罗，两人过着原始粗犷的生活。他闪电似地产生一个念头，觉得他完全可以去。只不过，他脱不了身；他不能抛下他的事务，何况他“单身一人去那儿，麦拉会觉得古怪。当然，我已经决定从现在开始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这么大老远到缅因去简直难以想象！”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终于去了。

既然跟他妻子无法解释他是到旷野中去寻找保罗的精神的，他便恋恋不舍地使用了一年前就准备好、但根本没有用过的谎言。他说他得去纽约看一个人，和他谈生意。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除了需用的以外还从银行多提取了几百元，为什么他深情地吻了婷卡，还喊道：“上帝保佑你，小乖乖！”他在火车上一直向她挥手，直到火车逐渐远去，她在背景是大铁栅门的钢梁和水泥通道的尽头变成了一个小红点，挨在巴比特太太较大的褐色身形旁边。他忧伤地往泽尼斯最后的郊区望了一眼。

在去北方的路上，他想着缅因州向导们的模样：他们质朴、强健、大胆，在没有天花板的棚屋里玩扑克时兴致勃

勃，在森林中跋涉和迅速通过急流时显示了智慧和经验。他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乔·帕拉代斯，那个美国北方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如果他能跟乔这样的人在边远森林地区申请一块居留地，凭双手辛勤劳动，穿一件法兰绒衬衫，自由自在，吵吵嚷嚷，永远不回到沉闷的文明社会，那有多好！

或者象北部加拿大电影里的猎人那样，深入森林，在落基山里宿营，当一个坚强的、超然物外的穴居人！干吗不呢？他办得到！家里的积蓄足够维持生活，直到维醒娜结婚，特德自立。老亨利·汤普森可以照顾他们。说真的！干吗不这样做？真正的生活——

他渴望这种生活，承认他有这种渴望，几乎相信自己打算这么生活。常识不以为然地说："胡扯！没有人会逃避美满的家庭和正派的合伙人；人们根本不会干这种事，根本不会！"巴比特立即恳求似地回答说："干这种事的勇气并不需要比保罗进监狱的勇气大多少——天哪，我多么想这么干！穿上鹿皮靴——佩一支六响手枪——边疆小镇——赌徒——在星光下睡觉——跟乔·帕拉代斯那种男子汉一起做个真正的男子汉——天哪！"

于是他到了缅因州，又站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又大大咧咧地朝微微颤动的水面啐唾沫，周围松涛飒飒，山头映出夕照的余晖，一条鳟鱼跳出水面，翻了一个身又滑进水里。他欣喜若狂地到向导们的棚屋去，仿佛回到暌违已久的真正的家和真正的朋友身边。他们见到他肯定高兴。他们会站起来嚷道，"嗨，巴比特先生来啦！他可不是那种一般的家伙！

他是真正的男子汉！”

在向导们相当凌乱的木板小屋里，他们坐在那张油腻的桌子前，用油腻的纸牌在玩扑克：五六个穿着旧裤子、戴着旧毡帽的满脸皱纹的男人，他们抬起眼睛点点头。乔·帕拉代斯，那个留着凶相的大胡子、上了年纪的人，哼哼说：“你好。来啦？”

除了筹码的碰击声外，一片寂静。

巴比特站在他们旁边，觉得特别孤独。等他们全神贯注地玩了一会儿之后，他试探说：“我也来一家吧，乔。”

“可以。坐下吧。你要换多少筹码？唔，去年你带你的老婆来过这儿，是吗？”

巴比特回到老家受到的欢迎全在这里了。

他玩了半小时牌才再开口。烟斗和廉价雪茄的烟雾使他头晕，纸牌对子和四张同花使他厌烦，他们对他冷淡的样子又使他有气。他对乔说：

“现在有活吗？”

“没有。”

“愿意陪我几天吗？”

“唔，可以。在下星期之前我有空。”

乔这才认可了巴比特向他表示的友好。巴比特付了他输掉的钱，傻呵呵地离开了棚屋。乔象从波浪里探出头的海豹似的，从团团烟雾中抬起头，哼哼说：“我明天去找你。”接着又潜回他的三张爱司上去了。

巴比特的小屋阒无人声，却有一股新锯的松木板的香

气。无论在小屋里，在湖畔，或者在正退到紫雾缭绕的山后的晚霞里，他都找不到足以说明保罗存在的精神。他觉得孤独极了，晚饭后在旅馆办公室火炉旁边同一位老太太攀谈起来。那位老太太气喘吁吁，可是说起话来没个完。巴比特跟她谈特德今后可能在州立大学取得的成就和婷卡惊人的词汇量，最后他竟然对他那个永远告别的家感到怀念。

他在黑暗中，在北方松林的静寂中跌跌撞撞地摸到湖畔，找到一条皮船。船上没有桨，但是他笨拙地坐在船中央，用一块木板，不是划而是捅着水，离开了湖岸。旅馆和棚屋的灯光变成了小黄点，宛如萨钦姆山脚下的一群萤火虫。在星光闪烁的黑暗中，山比平时显得更庞大、更沉着，湖则象是一个黑大理石铺的无边无际的广场。他觉得自己变得渺小、缄默、有点害怕，但是那种人微言轻的感觉倒使他摆脱了泽尼斯市的乔治·福·巴比特先生的装模作样的架势，触动并且解放了他的心情。现在他意识到保罗的存在了，仿佛他在船尾拉小提琴（摆脱了监禁、齐拉和油毛毡生意的繁忙）。巴比特发誓说：“我要一直往前走下去！再也不回头！既然保罗不在内，我再也不愿意看见那些该死的家伙！因为乔·帕拉代斯没有跳起来拥抱我，我竟然生气，真是在犯傻。他是森林居民，才不会象城里人那样大叫大嚷，把你膀子拉折似的来跟你握手。可是跟他一起到山里去，探幽寻胜——那才是真正的生活！”

四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乔到巴比特住的小屋来报到。巴比特也象穴居人那样招呼他：

“乔，咱们走小路，甩开那些娇气十足的避暑游客、那些太太小姐等等，怎么样？”

“行，巴比特先生。”

“咱们到博克斯卡池塘——听说那边的棚屋没人住——在那里野营，你说好吗？”

“好，巴比特先生，可是斯科图特池塘更近一些，那也是钓鱼的好去处。”

“不，我想到真正的蛮荒去。”

“唔，好吧。”

“咱们背上旧背包，进入森林，真正地徒步旅行。”

“我认为走水路，通过肖克湖，或许要省力一些。我们可以坐摩托船——装有埃文鲁德船舷摩托的平底船。”

“不，先生！让噗噗的摩托声打破寂静吗？那可不行！你只消往背包里塞一双旧袜子，告诉旅馆的人准备什么吃的。你准备好了我随时可以动身。”

“大多数游客都是乘船的，巴比特先生。路长着呢。”

“听着，乔：你反对步行吗？”

“不，不，我估计我能行。但是这么长的路我已经十六年没有走了。游客多半乘船。你既然愿意步行，我想我还能

走。”乔悲哀地走开了。

乔回来之前，巴比特莫名其妙的怒气已经平息。他以为乔会高兴起来，讲些有趣的事情。但是他们上路之后，乔还不高兴。他总是走在巴比特后面，巴比特的肩膀给背包压得生痛，气喘吁吁，不过他听到他的向导也在喘大气。这条路还是值得一走的：盖满了褐色的松针，树根虬结，到处是凤仙花、羊齿植物，突然还有一小片白桦林。他又自以为了不起，尽管大汗淋漓，仍旧十分快活。当他停下来休息时，他格格笑着说："咱们两个老家伙居然还很能走路，呃？"

"唔。"乔承认说。

"这个地方太美啦。瞧，你从树林里可以望到湖。我对你说，乔，你不会理解你住在这么一个森林里有多么幸运，不象在城里那样，整天有电车声、打字机声和别人打扰，叫人烦得要死！我希望我能象你这样熟悉森林。哎，那种红颜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乔在搔自己的背，不以为然地朝花瞅了一眼。"嗯，各有各的叫法。我总是叫它红花。"

当步子越来越沉重缓慢时，巴比特不去想什么了。他疲倦透了。他两条肥腿似乎没有指使就能自动行走，汗水流下来刺痛他的眼睛时，他只是机械地抹一下。在毒辣的太阳底下，沼泽地晒得热气腾腾，苍蝇在矮树丛上乱飞，他们沿着穿过沼泽的木排路走了一英里，终于到达博克斯卡池塘的凉爽的岸边，可是巴比特累得够呛，连高兴的力气都没有

了。他卸下背包时，由于重心改变，踉跄了几步，半晌直不起腰。他躺在棚屋旁边一株鲜花盛开的槭树下面，只觉得愉快的睡意流遍了脉管。

黄昏时他才醒，发现乔能干地在做熏猪肉煎蛋和烤饼，准备晚饭，他对森林居民的钦佩又油然而生。他坐在一个树桩上，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气概。

“乔，如果你有许多钱，你打算做什么？你继续当向导呢，还是申请在森林里找块居留地，独立生活？”

乔第一次露出喜色。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滔滔不绝地说：“我也常想那件事！我有了钱，就到廷克瀑布一带，开一家象样的鞋店。”

晚饭后，乔建议玩扑克，巴比特一口回绝，乔八点钟就高高兴兴地去睡觉了。巴比特面对黑暗的池塘坐在树桩上，不时拍打蚊子。除了那个在打鼾的向导之外，方圆十英里内没有别人。他一生中从未感到这么孤独，于是他想起了泽尼斯。

他担心麦高恩小姐在复写纸上的开支是不是太浪费。他既讨厌又怀念俱乐部里那帮粗鲁汉朋友的没完没了的揶揄。他不知道齐拉·里斯林目前在干什么。他不知道特德在汽车修理厂经过一个暑假的磨炼，在大学学习会不会勤奋一些。他在想他妻子。“只要她——如果她不是这样得过且过，容易满足的话——不！我才不呢！我不走回头路！过三年我就五十岁。过十三年就六十岁。我要在为时不太晚之前找些快活。我不在乎！我非这么办不可！”

他想着艾达·普蒂亚克、洛埃塔·斯旺森，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寡妇——她叫什么来着？——坦妮斯·朱迪克？——就是他为其找到那套公寓房子的那个女人。他陷入想象的交谈之中。接着脱口说：

“嘿，看来我不去想人们是办不到的！”

然后他又想，就这么一走了事是荒唐的，因为他永远不能逃避自己。

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动身回泽尼斯。一路上并没有赶忙的表现，但是他归心似箭，四天之后，他已坐在去泽尼斯的火车上。他明白他这么悄悄地溜回去，并不是他心向神往，而是别无他法。他重新审视他的发现，认为他永远逃避不了泽尼斯、他的家庭和他的事务所，因为他的事务所和家庭、泽尼斯的每一条街道、泽尼斯的不安和幻想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了。

“可是我要——哦，我要开始干些事！”他发誓说，并且竭力显得有英雄气概。

第二十六章

一

他穿过列车车厢，想找熟人，只看到一个认识的人，那就是律师塞尼卡·多恩。多恩是巴比特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做过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后来成了狂热分子，在农工方面的候选人名单上名列前茅，对公认的社会主义者表示同情。巴比特自己虽然也在反叛，但他自然不愿意被人看到他跟这么一个狂热分子攀谈，可是所有的普尔门卧车车厢里再没有别的熟人了，他很勉强地停住了脚步。塞尼卡·多恩身材瘦小，头发稀薄，很象朱姆·弗林克，只是不象弗林克那样面带笑容。他在看一本名叫《众生之道》[1]的书。巴比特觉得这本书有点宗教的味道，他怀疑多恩有没有可能改变信仰，变得正派和爱国。

“幸会，多恩。”他说。

多恩抬起头。他的音调和气得出奇。“啊！你好，巴比特。”

①英国作家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死后出版的小说，讽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偏执、狭隘和伪善。

“出门吗？”

“是啊，我去了华盛顿。”

“华盛顿，呃？政府进展得怎么样？”

“嗯——你请坐吧。”

“谢谢。我反正没事。怎么样？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你长谈，多恩。我最近，呃——上次校友聚餐你没有来真遗憾。”

“哦——谢谢你关心。”

“工会情况怎么样？还准备竞选市长吗？”

多恩有点坐立不安。他的手一直在翻弄书页。他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声“也许”，笑了一笑。

巴比特喜欢他那种笑容，便找些话题说：“我在纽约看到一个极好的卡巴莱①：明顿饭店的‘早安美人’乐团。”

“是啊，那些姑娘很漂亮。我有一晚也在那儿跳舞。”

“哦，你爱跳舞吗？”

“当然。我比谁都爱跳舞、爱漂亮的女人和好吃的饭菜。大多数男人都这样。”

“可是，多恩，我原以为你们这些人想夺去我们所有的好吃的东西和一切的一切。”

“不。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希望的是服装工人能在里茨饭店开会，会后还有舞会余兴。那难道不合理吗？”

“呃，那也许是好主意。呃——近年来不常跟你见面实在不应该。喂，希望你对我没有芥蒂，我是指我反对你当市长，替普劳特竞选的事。你明白，我是个驯顺的共和党人，

①指美国某些带有歌舞表演的餐馆或酒吧。

我觉得有点——"

"没有理由不让你反对我。我一向认为你有组织才能。我记得——你在大学里是个特别开明敏感的人。我还记得你对我说你想当律师，不计报酬地替穷人打官司， 和 富 人斗争。我记得我说我想做个富人，收藏收藏 油 画，在 新 港安家。你当时对我们都有启发。"

"呃……呃……我一直想做到开明。" 巴比特感到十分惭愧、自豪、局促不安；他竭力装出二十五年前的样子，在老朋友塞尼卡·多恩面前抖露抖露，声音低沉地说："目前有许多人，甚至那些朝气蓬勃的人和某些自以为眼光远大的人，毛病都出在心胸不够开阔、不通情达理。我一向主张给别人一个机会，听听他的意见。"

"那不错。"

"我把我的看法告诉你：遭到一点反对对我们大家说来都有好处，人们应当通情达理，特别是实业家、 办 大 事 的人。"

"是啊——"

"我一向说，一个人应当有远见和理想。我估计有些同行认为我爱空想，我不管他们有什么看法，我走我的道路——跟你一样………嗯，咱们有机会见面，坐在一起，重温咱们的理想，真不坏。"

"不过我们这种爱空想的人常 常 碰 壁。你不觉得懊 恼吗？"

"一点也不！谁都不能支配我的想法！"

“我正需要你这样的人给我帮助。我希望你同那些生意人谈谈，让他们对可怜的比彻·英格拉姆采取比较通情达理的态度。”

“英格拉姆？不是被公理会教会哄出来的那个混牧师吗？他不是宣扬自由恋爱，发表煽动性言论的吗？”

多恩解释说，一般人确实对比彻·英格拉姆有这种看法，不过他却认为比彻·英格拉姆是主张人类博爱的，巴比特也拥护这种主张，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巴比特能不能劝说他的熟人，别再跟英格拉姆和他凄凉的小教堂过不去呢？

“没说的！我再听到我的朋友说英格拉姆的怪话我一定劝阻。”巴比特充满深情地对他的好朋友多恩说。

多恩激动起来，谈到往事。他谈在德国度过的学生时代，谈在华盛顿进行疏通，争取通过单一税法案的情况，还谈国际劳工会议。他提到他的朋友，诸如威库姆勋爵、韦奇伍德上校、比科里教授等等。巴比特一直以为多恩只同世产联[1]有来往，现在他严肃地点着头，仿佛威库姆勋爵之类的人物他认识的不下数十个，并且他两次提到杰拉尔德·多克爵士。他觉得自己大胆、有理想主义和世界主义精神。

在他新达到的崇高精神境界中，他突然为齐拉·里斯林感到难过，并且开始了解她，这是促进者俱乐部那些平庸的人永远做不到的。

---

[1]世产联系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简称，成立于1905年，纲领比较激进。

二

他到了泽尼斯，告诉他妻子说纽约热极了，五小时之后，他便去拜访齐拉。他有种种打算，充满了宽恕精神。他要想办法让保罗出狱；他要为齐拉做些事情，虽然还不明确，但是十分仁慈的事情；他要象他的朋友塞尼卡·多恩一般豁达大度。

齐拉挨了保罗的枪弹之后，巴比特还没有见过她，他心目中仍旧认为她身材丰满、面色红润、生气勃勃、还有点邋遢。齐拉现在住在专营批发的商业区后面一条背街的寄宿所，当他在房子前面停车时，心里很不自在。楼上一个窗口有个女人支着两肘，模样象是齐拉，但是毫无血色，上了年纪，象是一卷团绉的发黄的旧纸。齐拉一向跳跳蹦蹦，嘻嘻哈哈，这个女人静得可怕。

他在寄宿所的起坐室里等了半小时，齐拉才下来。他把一八三九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照片册翻了不下五十遍，朝墙上那幅《荣誉法庭》的图画看了也不下五十遍。

齐拉走进房间时，他吓了一跳。她穿着一件有条纹的黑色长衣服，为了冲淡一下忧郁的色调，围了一条大红的绸腰带。绸带已经撕破，经过了耐心的织补。他很留心地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不愿意看她的肩膀。她一个肩膀比另一个低，一条胳臂歪着，仿佛瘫痪了似的；她以前白皙丰腴的脖子如今毫无血色，还陷下去一块，她戴了一个廉价的花边高领子，

加以遮盖。

“什么事？”她说。

“啊，齐拉老朋友！见到你真高兴！”

“他可以通过律师带口信。”

“你说到哪里去啦，齐拉，我不是单为他来的。我是作为老朋友来看看你。”

“你等的时候真不短！”

“呃，你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你不愿意见他的朋友，于是——坐着谈吧，亲爱的！咱们理智一些。咱们大家都干过许多不应当干的事，不过我们也许能够改弦更张。说实话，齐拉，我很想做些事，让你们两个都幸福。你知道我今天是怎么想的吗？请注意，这件事保罗一点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要来看你。我是这么想的：齐拉是个善良的、宽宏大量的女人，她能理解，呃，保罗已经得到了教训。如果你请求州长给他特赦，岂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由你请求，估计州长能同意。不！等着！如果你宽宏大量，你会觉得心情非常舒畅。”

“是啊，我愿意宽宏大量。”她端端正正地坐着，口气冰冷。“正因为那个原因，我希望让他待在监狱里，给干坏事的人做个反面教员。自从那个人对我下了辣手之后，乔治，我信了宗教。以前我确实刻薄，我追求世俗的欢乐、跳舞、看戏。可是我住院期间，圣灵降临教堂的牧师老是来看我，他搬出《圣经》上写的预言向我指出，最后审判日即将来到，旧教会的教友全将给打入地狱，万劫不复，因为他们只是口

头说得好听，轻易接受尘世的欢乐、肉体和魔鬼——”

她足足谈了十五分钟，滔滔不绝地告诫巴比特逃避即将降临的天罚，她脸色潮红，她那死气沉沉的声音重新获得一点以前的齐拉的尖利和劲头。她狂暴地结束说：

“保罗关在监狱里受苦受辱正是上帝本人的旨意，让他有拯救他灵魂的机会，让别的邪恶的男人，让那些追求女人和色欲的不要脸的男人有一个借鉴的榜样。”

巴比特如坐针毡，浑身难受。在教堂的布道会上他不敢动弹，现在他认为也得装出全神贯注的样子，尽管齐拉刺耳的谴责象专吃腐肉的猛禽在他头上飞过。

他竭力装得平静友好：

“是啊，我懂，齐拉。可是，宗教的实质不就是慈悲为怀吗？让我谈谈我的看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有所成就的话，我们需要的是豁达大度，心胸开阔。我一向主张做人要宽宏大量，通情达理——”

“你？通情达理？”这种口气很象以前的齐拉，“嘿，乔治·巴比特，你跟剃刀口那么宽宏大量，通情达理！”

“我当然这样！好吧，听我说，听——我——说，我通情达理的程度不比你虔诚的程度差！你居然虔诚！”

“一点不错！我们的牧师说我支持他的信仰！”

“那肯定错不了！用保罗的钱来支持！为了让你看看我多么通情达理，我要寄一张十块钱的支票给这个比彻·英格拉姆，因为许多人说这个可怜的家伙进行煽动，宣扬自由恋爱，他们还想把他赶出这个城市。”

“他们做得对！应当把他赶出去！哼，他在剧院里传道——如果你能称作传道的话——那是魔王撒旦的地方！你不懂找到上帝，找到和平，觉察魔鬼设在我们脚下的陷井是怎么回事。哦，上帝让保罗伤害了我，阻挡了我的邪恶的发展，自有他神秘的道理，我现在明白了真高兴——保罗对我这么残忍，也遭到了报应，丝毫不爽，我希望他死在监狱里！”

巴比特站起来，手里拿着帽子，粗声说：“好吧，假如你把这叫做和平，那么在你进行战争之前，请你看在老天份上先给我打个招呼，好吗？”

三

城市对迷途人的感召力量是巨大的。同山岭和浪涛拍岸的海洋相比，城市更能保持它的个性，冷静沉着，玩世不恭，在表面变化后面基本宗旨始终不变。巴比特虽然抛弃了他的家庭，同乔·帕拉代斯在荒山野林里住过，虽然他变得通情达理，虽然在抵达泽尼斯的前一晚上他很有把握说，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城市都不会跟以前一模一样，可是他回来十天之后，他简直不相信自己曾经离开过泽尼斯。他的熟人也看不出乔治·巴比特有任何新的变化，只是在运动俱乐部里人们老拿他打趣时，他更容易生气。有一次弗吉尔·冈奇说该把塞尼卡·多恩绞死，巴比特哼了一声：“胡扯，他并不坏。”

在家里，他妻子发表议论时，他没有放下手中的报纸，

只是敷衍说："呃？"婷卡新的红色无沿帽使他觉得好玩；他还宣布："那个波纹铁皮屋顶的汽车房实在不够气派。我得盖一个砖木结构的。"

维隆娜和肯尼思·埃斯科特似乎真打算结婚了。埃斯科特在他的报纸上发动了一场讨伐食品代理商行的运动。结果一家商行给了他一份薪津优厚的工作，他的收入够他成家了，他便开始谴责那些不了解情况而撰文批评代理商行的不负责任的新闻记者。

今年九月，特德进了州立大学，在文理学院上一年级。大学校址在莫哈利斯，离泽尼斯只有十五英里，特德常常回家度周末。巴比特很担心。特德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读书。他试图在大学足球队里充当中卫，他期待着篮球联赛，他是大一跳舞会组织委员会成员，并且（作为泽尼斯人，他仿佛是土包子中间的贵族）有两个联谊会都拉他参加。至于学业，巴比特从他嘴里得不到任何情况，只听他含糊地说："哦，这些讨厌的老教师只讲些没用的文学和经济学。"

有一个周末，特德提出："喂，爸爸，我干吗不从学院转到工程学校去学机械工程呢？你老是嚷嚷说我从不学习，说实话，我到了那儿会好好学习的。"

"不行，工程学校的地位比不上学院。"巴比特烦躁地说。

"我倒想知道凭什么比不上？工程学校的同学可以参加任何球队！"

巴比特详细解释学院毕业生进入法律界的纯经济价值，把律师生涯说得天花乱坠。如果当上律师，前途未可限量，甚至有希望当选合众国议员。

他提到的伟大律师中还有塞尼卡·多恩的名字。

“哎，”特德诧异地说，“我原以为你一向认为多恩是个狂热分子！”

“可不能这么说一个伟大人物！多恩一向是我的好朋友——事实上我在大学里帮过他大忙——我替他开了一个头，也可以说是我启发了他。就因为他同情劳工，许多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的笨蛋把他看成怪人，可是你要知道，收入象他这么高的人可不多，他的朋友中间有些还是世界上最有势力、最保守的人——比如说威库姆勋爵，呃，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英国大贵族。现在你自己权衡一下：你愿意跟一批满身油污的机械士和工人混在一起呢，还是跟威库姆这样的人物交朋友，应邀去他邸宅参加社交聚会？”

“天哪。”特德叹了一口气。

下一个周末，他一回家就快活地说：“喂，爸爸，我干吗不放弃学院，去学采矿工程？你谈过地位问题——机械学校的地位也许不高，可是采矿学校，嘿，这次努陶陶委员会改选，十一人中间有七人是采矿学校的！”

第二十七章

一

把泽尼斯分裂为白、赤两个交战阵营的罢工是九月下旬开始的；电话接线员和线路工人为了抗议削减工资，首先发难。新成立的奶制品工人工会接着罢工，部分原因是表示声援，另一部分原因是要求每周工作四十四小时。随之而来的是卡车司机工会。工业陷于停顿，全城都忐忑不安地传说电车工人、印刷工人也要罢工，可能总罢工。市民想通过不服从罢工的接线员叫通电话，急得直顿脚，但是无可奈何。从工厂驶往货运车站的每一辆卡车都有一名警察护送，他坐在破坏罢工的司机旁边，尽量装出淡漠的样子。泽尼斯钢铁机械公司开出一个由五十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遭到罢工工人的袭击——他们从行人道冲上去，把司机从座位上拖下来，砸坏汽化器和转换器，电话公司的女接线员在行人道上喝采，小孩们则在扔砖块。

国民警卫队被派出来加强治安。尼克松上校穿了一件卡其长大衣，握着一支四四口径的自动手枪，在人群中间昂首阔步；平时他只是普尔摩牵引车公司的秘书凯莱布·尼克松先

生。连巴比特的朋友，皮鞋商克拉伦斯·德鲁姆——一个身材圆胖、性情快活、爱在运动俱乐部讲笑话的、特别象维多利亚时代的哈巴狗的人——也以上尉军衔出现，摇摇摆摆，满脸凶相，凸出的肚皮上紧紧勒着一条皮带，噘着小小的圆嘴巴，朝那些三三两两聚在街角闲聊的人尖声嚷道："散开，散开！不准这么吊儿郎当！"

除了一家之外，全市所有的报纸都反对罢工工人。书报亭被砸之后，每处都派了一名民兵站岗，这些民兵年纪青青，局促不安，有的还戴眼镜，平时是簿记员或者食品店售货员；小孩们嚷道："锡镴大兵不中用！"罢工的卡车司机体贴地问他们："喂，乔，我在法国作战的时候，你在美国当童子军还是在青年会里学瑞典操练？你摆弄那把刺刀时千万可要小心，别划破自己的皮肉！"

泽尼斯的男女老少不谈别的，只谈罢工，每个人都表态站队。你要就是劳工的勇敢的朋友，要就是财产权的无畏的支持者；不论哪一种情况，你总是剑拔弩张，你的朋友中如果有谁不恨你的敌人，你不惜立刻跟他绝交。

一家炼乳厂被人纵火——每一方都指控是对方干的——全城人心惶惶。

巴比特选择这个时机公开表明他的自由主义观点。

他属于稳健、明智、思想正确的一派，最初他也附和说，那些不正派的煽动者应当统统枪毙。他的朋友塞尼卡·多恩替被捕的罢工者出庭辩护时，他感到遗憾，想去找多恩，跟他谈谈这些煽动者的不是；但是他看到一份宣传印刷品上

说，即使不削减工资，电话女接线员们挣的钱也不够养家活口，他有些困惑。“全是谎言和虚假的数字。”他说，但是口气里流露出怀疑。

查塔姆路长老会教堂宣布，下一个星期日由约翰·詹尼森·德鲁博士举行题为“救世主怎么解决罢工”的布道会。巴比特最近不勤于做礼拜，但这次却去了，指望德鲁博士确实知道神圣的当局对罢工有什么看法。在教堂的宽大光泽的蒙着丝绒的靠背长椅上，朱姆·弗林克正好坐在巴比特旁边。

弗林克悄声说：“希望博士狠狠地训训那些罢工的家伙！在一般情况下，我不主张牧师干预政治——让他钉住宗教，拯救灵魂，别挑起论争——可是在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认为他应当站出来，把那些歹徒骂得狗血喷头！”

“是啊——不过——”巴比特说。

德鲁牧师慷慨激昂，他那乡巴佬似的蓬乱的头发随着他充满诗意的社会学的词句跳动：

“过去几天，一系列不幸的工业混乱——咱们不妨勇敢一点，大胆承认——抑制了咱们这个美好城市的商业生活，有不少人信口开河，大谈什么用科学方法防止斗争——科学方法！让我告诉你们，世界上最不科学的东西就是科学！上一辈中就有许多所谓的科学家攻击基督教既定的基本原理。是啊，他们是些了不起的家伙，是些权威人士！他们想摧毁教会；想证明世界的创造、发展到现在的惊人的道德和文明水平，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尽管如此，今天的教会象以往一样岿然不动，基督教牧师对反对他的朴素信仰的空头

学究们的答复只是一个怜悯的微笑！

“如今，还是这些科学家想用异想天开的制度来代替天经地义的自由竞争，不管他们给这些制度起了什么好听的名称，归根结蒂无非是专横的家长式统治。当然，我批评的不是劳资争议法庭、不是禁止非法罢工的裁决，也不是那些劳资合作的好工会。我批评的是那种不合理的制度，根据那种制度，独立劳工的自由流畅的调节给取消了，代替它的是编造出来的工资等级、最低工资、政府专门委员会、劳工联合会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般人并不理解，整个劳资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它主要是、并且纯粹是爱的问题，也就是基督教的实际运用！咱们不妨设想有这样一个工厂——没有排斥老板的工人委员会，老板笑咪咪地和工人们打成一片，他们也报之以微笑，仿佛兄弟相处。对，他们必须兄弟相处，互亲互爱，那一来，罢工就是难以想象的事了，正如在一个家庭里面，仇恨根本难以想象！”

巴比特听到这里脱口说：“哼，胡扯！”

“唔？”朱姆·弗林克说。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越讲越糊涂。毫无意义。”

“也许是这样，不过——”

弗林克疑惑地瞅了他一眼，整个布道会期间不时疑惑地朝他看看，最后巴比特被他看得很不舒服。

二

报上说罢工者宣布星期二上午游行，但是尼克松上校下令禁止。那天上午十点钟，巴比特驱车从事务所向西去的时候，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向法院广场后面杂乱肮脏的街区走去。他恨这些人，因为他们贫穷，因为他们使他产生了不安全感。“该死的懒汉！这些人如果有一点进取心就不会是普通工人了，”他忿忿地说。他一直向游行的出发点，一个叫做穆尔街心公园的三角形草地驶去，停了车。

草地几乎光秃的公园和街上都是闹哄哄的罢工者，年青的穿着粗蓝布衬衫，年老的戴着便帽。民兵们在他们中间穿插，使他们象煮开了的锅似的不停地搅动。巴比特听到民兵单调的命令声：“别站停——走啊——脚下动动！”巴比特佩服他们能沉住气。人群嚷嚷道：“锡镴大兵！”“资本家的走狗！”民兵们只是咧嘴笑笑，搭腔说：“当然。说得对。别站停，比利！”

巴比特为民兵感到激动，他憎恨那些妨碍了走向繁荣进程的流氓，他佩服尼克松上校蔑视群众的气派；当那个趾高气扬的皮鞋商克拉伦斯·德鲁姆上尉骂骂咧咧地过来时，巴比特肃然起敬地说：“干得好，上尉！别让他们游行！”他望着罢工者从公园里列队出来。许多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的是：“我们和平行进，不能阻挡。”民兵们撕掉标语牌，但是罢工者退到他们的首领们背后，逐渐散去，在以钢铁配备

的闪闪发光的士兵行列中间只是一股不显眼的细流。巴比特失望地看到，不至于发生什么暴力行动，正觉得乏味时，有一个场面使他目瞪口呆。

游行队伍中间有一个人竟然是塞尼卡·多恩，他面带笑容，自得其乐，旁边是一个身材粗壮的年青工人。他前面是布罗克班克教授，州立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上了年纪，胡子都白了，家庭出身是马萨诸塞州有名的望族。

“天哪，”巴比特大吃一惊，“他这么赫赫有名的人物怎么跟罢工工人在一起？还有老塞尼卡·多恩！跟这帮人混在一起未免太傻了。他们无非是空谈社会主义罢了！不过他们的胆量够大的。并且这么干对他们毫无好处，一分钱的收益都没有！我原以为罢工者全是无赖汉。可是他们跟普通人一模一样！”

民兵们把游行队伍轰到了一条小街上。

“他们同任何人一样，也有权利游行！他们跟美国军团的克拉伦斯·德鲁姆一样，也是街道的主人！”巴比特嘟囔说，“当然，他们——他们是捣乱分子，不过——哦，胡扯！”

在运动俱乐部吃午饭时，巴比特一声不吭，别人烦躁不安，有的说：“不知道这个世道会坏到什么地步。”有的开开玩笑来自我安慰。

克拉伦斯·德鲁姆上尉穿着神气的卡其大衣，摇摇摆摆地进来了。

“怎么样啦，上尉？”弗吉尔·冈奇探问。

“哦，我们阻止了他们。我们把他们引到小街上，分割

开来，他们泄了气，纷纷回家了。"

"干得棒。没有使用暴力。"

"棒个屁！"德鲁姆先生发牢骚说，"如果让我放手干，暴力多的是，我会先动手，这场戏早就完了。我不主张缩手缩脚，象哄孩子似地哄这些家伙，听任骚乱拖下去。我对你们说，这些罢工工人根本不是好种，而是一批扔炸弹的社会主义者和暴徒，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揍他们！我会这么干的；把他们狠狠揍一顿！"

巴比特脱口说："胡扯，克拉伦斯，他们跟你我一样。再说，我根本没有看到什么炸弹。"

德鲁姆抱怨说："你没看见，呃？也许你希望由你来对付罢工吧！你去告诉尼克松上校，罢工工人多么无辜！他听了一定高兴！"德鲁姆大摇大摆地走开了，同桌的人都瞪着巴比特。

"你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我们爱那些恶魔、吻他们，还是怎么的？"奥维尔·琼斯说。

"这帮恶棍想夺走我们妻子儿女的面包和黄油，你却替他们说话？"庞弗里教授火冒三丈。

弗吉尔·冈奇不作声，但神色咄咄逼人。他板着脸，紧闭着嘴，又硬又短的头发看上去吓人，他的沉默酝酿着暴雷。别人对巴比特说他们肯定误解了他的意思，冈奇的神情仿佛说他了解得太清楚了。他象披着长袍的法官似地听着巴比特结结巴巴的解释。

"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那批人当然是无赖。我只是说

——我认为要揍他们很不策略。凯布·尼克松可没有这么说。他手段圆滑多了。所以他能当上校。克拉伦斯·德鲁姆妒忌他。”

“唔，”庞弗里教授说，“你扫了克拉伦斯的兴，乔治。他忙了一个上午，又热又脏，他当然想把那些狗娘养的狠狠揍一通！”

冈奇一言不发，只是冷眼旁观；巴比特知道他在看自己。

三

巴比特离开俱乐部时，听到朱姆·弗林克在冈奇面前数落他：“——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上星期日德鲁博士作了一次精采的讲道，谈处世行事的规矩，巴比特也说怪话。我几乎可以断定——”

巴比特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

四

他看到街上有一群人在听一个站在椅子上的男人讲演。根据报上登过的照片，他知道演讲人准是塞尼卡·多恩曾经提到的声名狼藉的自由牧师比彻·英格拉姆。英格拉姆长着火红的头发，面容憔悴黧黑，眼神忧郁。他在说：

“——女电话接线员现在每天只吃一顿饭，衣服自己

洗，尽管挨饿，一点没有灰心丧气，如果她们能坚持罢工，你们这些结实的大男人更应该——”

巴比特发现弗吉尔·冈奇在对面人行道上望着他。他隐隐约约地觉得不对劲，发动了汽车引擎继续往前开，一路上，冈奇的抱有敌意的眼光似乎一直跟着他。

五

巴比特对他妻子发牢骚说：“不少人认为工人罢工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当然，殷实的商业和破坏分子之间是有争斗的，他们向我们挑战时，我们要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可是我们凭什么不光明正大地跟他们斗，凭什么要骂他们狗杂种、说他们该枪毙？”

“怎么啦，乔治，”她心平气和地说，“我一直听你说凡是罢工的人都应当关进监狱。”

“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嗯，我指的是——当然啦，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不负责任的头头。我认为做人要心胸开阔，对事要思想开明——”

“可是，亲爱的，我一直听你说那些所谓开明的人是最最要不得的——”

“胡扯！女人永远不明白一个词的不同定义。要根据你当时想说什么而言。对任何事情过于肯定也没有好处。至于这些罢工的人，说实话，他们并不坏到哪里去，只是愚蠢罢了，他们不象我们这些实业家，他们不懂得商品经营和利润

的复杂性，不过有时候我认为他们跟我们差不多，我们图的是利润，他们图的是工资。”

“乔治！你这种话如果给别人听到——当然，我是了解你的；我记得你年青时就爱咋呼；我知道你嘴里这么说心里不这么想——可是给不了解你的人听到，还以为你是社会主义分子呢！”

“别人怎么想跟我有什么相干？你现在听我说——我要明确地告诉你，我从来不咋呼，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依你看，别人会不会因为我说罢工工人也有正派的而认为我太开明了呢？”

“当然会的。不过，亲爱的，别犯愁；我知道你是有口无心。现在该上床睡觉了。今晚毛毯够不够？”

他躺在回廊里冥思苦想：“她根本不了解我。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为什么我不能象以前那样心安理得？

“如果我能去塞尼卡·多恩家跟他聊聊就好了。不行！万一给弗吉尔·冈奇看到我去多恩家就糟了！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真正聪明的女人，好女人，能了解我，让我跟她聊聊——也许麦拉是对的？人们会不会因为我心胸开阔、思想开明而认为我有神经病？弗吉尔瞅看我的眼神多么古怪——”

第二十八章

一

下午三点钟，麦高恩小姐走进他的小办公室说："巴比特先生，有一位朱迪克太太来电话——谈房屋修理的事情，推销员全不在。你要不要跟她谈谈？"

"好吧。"

坦妮斯·朱迪克的声音清晰愉快。黑色的电话听筒仿佛包含着她的娇小活泼的形象：明亮的眼睛、秀气的鼻子、柔和的下巴。

"我是朱迪克太太。你还记得吗？上次你陪我到卡文迪什公寓，帮我找到这样一套好房间。"

"当然啦！我当然记得！有什么事可以为你效劳？"

"哦，只是件小事——本来不应该打扰你，不过管理员仿佛干不了。你知道，我的房间在顶层，这几天秋雨绵绵，屋顶开始有点漏，如果你们能来看看就太好了——"

"行！我去看看。"巴比特的声音有点神经质，"你大概什么时候在家？"

"每天上午都在。"

“今天下午在吗，过一小时左右？”

“嗯——在家。也许我可以请你喝杯茶。给你添麻烦，我也应当请。”

“好！我手头的事一办完马上就去。”

他寻思道：“嘿，这才是一个文雅的女人，高级！‘给你添麻烦——请你喝杯茶。’她懂得好歹。我是个傻瓜，不过我还不那么混，人们以后会知道的。再说，我也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傻！”

大罢工已经结束，罢工者吃了亏。除了弗吉尔·冈奇有点冷淡之外，巴比特对小圈子的背叛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挨批评的压抑的恐惧已经消失，但是一种胆怯的孤独感仍然存在。现在他十分兴奋，但是为了装得若无其事，他在办公室里磨蹭了十五分钟，一会儿看看蓝图，一会儿向麦高恩小姐说，斯科特太太那座房屋想多卖些钱——她提高了要价——从七千提高到八千五——请麦高恩小姐千万在卡片上作个记录——斯科特太太房屋——提价。当他把自己的形象树立成轻易不动感情、只关心业务的人之后，他悠闲地走了出去。他发动汽车也耗了许多时间；先踢踢轮胎，再掸去速度计玻璃上的灰尘，最后又紧了紧挡风玻璃旁边聚光灯座的螺丝。

他高高兴兴地开车向贝尔维尤区驶去，朱迪克太太的模样象远处明亮的光芒一般在他眼前浮现。枫树已经落叶，铺满了柏油路两旁的阳沟。四周是一片淡金的浅绿色，宁静安详，傍晚的余辉迟迟不消失。巴比特意识到周围使人陷入沉

思的景色和贝尔维尤的荒凉——一排排的木头房屋、汽车房、小商店和长满野草的空地。"这地方需要激励；需要朱迪克太太这样的人给予的风味。"他在漫长、空旷、不平的街道上驱车行进时想道。迎面吹来的风使人神清气爽，他充满了幸福感，来到坦妮斯·朱迪克的公寓。

她忙乱地把他让进了屋；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薄绸上衣，式样朴素，圆领上露出她美丽的脖子。在他眼里，她显得十分世故。他朝起坐室的印花布窗帘和彩色图片瞥了一眼，咯咯笑了一声说："嘿，你把屋子打扮得真漂亮！只有聪明的女人才懂得怎么布置家庭！"

"你真喜欢吗？我太高兴啦！但是你一直没来串门，真不象话。你不是说过要来这儿学跳舞的吗？"

巴比特有点把握不住了："哦，你只是随便说说的吧！"

"也许是的。但是你不妨试试呀！"

"好吧，我现在来上课，你最好再准备留我吃晚饭！"

他们两个都笑了，笑的神情表明他们都知道他是说着玩的。

"我想我先应该看看漏水的地方。"

她跟他一起登上公寓屋顶——那是一个超然独立的世界：条木栅栏的平台、晾衣服的绳子、安水箱的披屋。他用脚尖东碰碰、西踢踢，在她面前卖弄自己在铜皮檐槽方面的学问，说是水管外面最好要有铅套管，然后再用铜皮覆盖，屋顶水箱用杉木比用铁皮好得多。

"你们干房地产这一行还得懂许多事情！"她钦佩地说。

他答应两天之内准能修好屋顶。“我在你家打个电话行吗？”他问道。

“哪里的话，当然可以！”

他站在屋顶上眺望了片刻，下面是一些刺目的小平房，回廊大得出奇，还有不少新的公寓房子，斑驳的砖墙上有赤陶装饰，建筑不大但很神气。后面是一座小山，一片光秃秃的黄粘土象一个大伤口那么显眼。每一座公寓房子后面和每一所住房旁边都有小小的汽车房。住在这里的是些善良的小人物，舒适、勤恳、自信。

秋色使这些单调的新建筑显得柔和一点，空气象是一泓闪着阳光的池水。

“哎，今天下午真美。你这儿的景色太好了，一直可以望到坦纳山。”巴比特说。

“是啊，又秀丽又开阔。”

“懂得欣赏风景的人太少啦。”

“你可别为了这一点而加我的房租！哦，我真不象话。我只是开玩笑。说正经的，触景生情的人确实不多。我是说——他们没有诗意和美感。”

“一点不错。”他深吸了一口气，爱慕着她纤巧的身材和她抬起下巴、嘴角上挂着笑、眺望小山时那种全神贯注而又洒脱的神情。“好吧，我想我得打电话给管道工，让他们明天一早就干这里的活。”

他打电话时声调竭力显得有权威、果断、男子气概十足，打完电话，他迟疑地抬起眼睛，叹了一口气：“我想我

该——”

“哦，你先得喝点茶！”

“嗯，那太好啦。”

他懒洋洋地坐在一把蒙着深绿色布罩的椅子上，伸直了两腿，瞅着那张搁电话的中国式黑木小桌和他一向喜欢的芒特弗农彩色风景照片；而朱迪克太太在紧挨着的小厨房里哼唱着《我的克里奥耳女王》，巴比特觉得舒服极了。他陷入难以忍受的温柔乡中，非常心满意足以至于茫然若有所失，他仿佛看到了月光下的木兰花，听到了种植园的黑人在班卓琴的伴奏下低歌漫吟。他想借口帮她张罗，和她挨得近一些，但又想停留在这种静止的狂喜之中。他懒洋洋地坐着没动。

当她端了茶忙忙碌碌地进来时，他抬头朝她笑笑。“太好啦！”他第一次没有旁敲侧击地说话；他安详自若，显得很友好；她的回答也安详友好：“你来了我很高兴。你帮我找到这个小窝真好。”

他们一致认为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一致认为禁酒法失之过严。一致认为家庭里的艺术有助于陶冶性情。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取得一致。他们甚至变得无拘无束。他们暗示说目前这些年青的姑娘，嗯，说实话，她们的裙子太短啦。他们很得意地发现，即使这么坦率地交谈，他们都不感到震惊。坦妮斯试探说：“我知道你能明白——我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我认为有些姑娘打扮得好象不正经，事实上也只是到此为止。她们泄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她们不

具有女性的本能。”

巴比特想起了艾达·普蒂亚克，那个修指甲的姑娘，想起她怎么亏待他的，对朱迪克太太的话表示完全同意；他又想起全世界都亏待他，便谈起了保罗·里斯林、齐拉、塞尼卡·多恩，还有罢工：

“你明白了吗？我跟大家一样，也很想把那些家伙揍趴在地上，可是没有理由不去了解他们呀。为一个人本身着想，他也得心胸开阔、思想开明才行，你说对吗？”

“啊，当然对！”她坐在一张小沙发椅上，两手合抱着搁在身边，脸朝着他，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他觉得受到赞赏，得意非凡地说：

“于是我站起来对俱乐部的那些人说：‘听着！’我——”

“你是联合俱乐部的吗？我认为——”

“不；运动俱乐部，他们一直请我参加联合俱乐部，我一直说：‘不，先生！休想！’我不在乎几个会费，可是那批老保守我实在看不惯。”

“啊，是呀，是这样的。你接着说：你是怎么对他们讲的？”

“哦，你不会喜欢听的。我老是诉说我的烦恼，把你烦死了。你听了不会相信是我这个老糊涂说的，简直是孩子气！”

“哦，你本来就年青。我是说——你不会超过四十五岁。”

“呃，我没有这么——年青。可是有时候我开始觉得自

已到了中年；这么多事情需要操办。”

“哦，我明白！”她的声音安抚了他，象温暖的丝绸一样裹住了他，“有时候我觉得寂寞，寂寞极了，巴比特先生。”

“我们真是一对伤心人！不过我觉得我们算是不错的了！”

“是啊，我觉得同我认识的大多数人相比，我们强多了！”他们都笑了。“你得告诉我，你在俱乐部是怎么说的。”

“嗯，是这样说的：塞尼卡·多恩是我的朋友——随他们怎么说，随他们管他叫什么，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塞尼是世界上某些最伟大的政治家的知心朋友——例如威库姆勋爵——你知道，那个了不起的英国贵族。我的朋友杰拉尔德·多克爵士曾经告诉我，威库姆勋爵是英格兰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呃，这是多克或者别人告诉我的。”

“哦，你认识杰拉尔德爵士吗？就是来过这里，由麦凯尔维夫妇接待的那个人？”

“岂止认识？我们很熟，互相直呼名字，他叫我乔治，我叫他杰利，那次我们两个在芝加哥喝得酩酊大醉——”

“太有趣了。不过——”她伸出一个指头，朝他挥动着，“——我可不许你酩酊大醉！我要管着你一点儿！”

“但愿如此！……我接着说：你瞧，我知道塞尼·多恩在泽尼斯外面的名声很响，但是俗话说得好，先知在他自己的国度里得不到重视，而塞尼这个老家伙，他太谦虚，从来不让人们知道他到国外去时跟哪些人物打交道。好吧，罢工期

间，克拉伦斯·德鲁姆大模大样走到我们坐的那张桌子前来，穿着上尉的制服，漂漂亮亮，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有人问他：'把罢工降服了吗，克拉伦斯？'

"他象凸胸鸽似地挺起肚子，拉开嗓子，连阅览室里都听得到他的声音，他说：'那还用说；我叫罢工头头们别轻举妄动，他们便回家了。'

"我对他说：'没有发生暴力行动真是幸事。'

"'是啊，'他说，'不过如果我不提高警惕，很可能出现暴力。那些家伙口袋里都揣着炸弹。都是些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分子。'

"'哦，胡扯，克拉伦斯'，我说，'我仔细打量过他们，他们身上哪有炸弹。'我说，'当然，他们固然愚蠢，可是毕竟有许多地方同你我一样。'

"那时候，不知是弗吉尔·冈奇还是谁——不，是朱姆·弗林克——你知道，那个名诗人——我的好朋友——他对我说：'听着，难道你拥护这些罢工吗？'哼，思想方式这样不对头的人真叫我讨厌，我根本不想向他解释——不加理会——"

"哦，那才是聪明的办法！"朱迪克太太说。

"——不过我最后还是向他解释说：'如果你跟我一样在商会好几个委员会里担任职务，'我说，'那你才有发言权！再说，我主张即使对待敌对的人也要有绅士作风！'嘿，这下子把他们难住了！弗林克——我一向称呼他朱姆——朱姆无话可说。不过我认为他们中间有些人会觉得我太开明了。

你说呢？”

“哦，你真聪明。并且勇敢！我喜欢有勇气维护自己信念的男人！”

“你认为这一手漂不漂亮？话又说回来，这些家伙中间有些人过于谨慎，心胸狭窄，对于在会上直言不讳的人总是有偏见。”

“你何必介意。时间一长，他们终于会尊敬一个促使他们考虑问题的人，凭你在演讲方面的名声——”

“你怎么知道我在演讲方面有名声——”

“我不能把我知道的事情全告诉你呀！可是说正经的，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多么出名。”

“嗯——今年秋季我没有怎么演讲。保罗·里斯林的事情太叫我操心。嗯——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真正了解我意向的人，坦妮斯——听我说！我太冒昧了，竟然叫你坦妮斯！”

“就这么叫！我叫你乔治好吗？当两个人具有这么多——我该怎么说呢？这么多的分析能力，以至于能够全然不顾那些愚蠢的习俗，象夜间相遇的船只一样，马上相互了解，并且熟悉起来，你认为这岂不是极大的好事吗？”

“当然这样！当然是这样的！”

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终于挨着她坐在沙发椅上。但是正当他笨拙地把手朝她纤弱完美的手伸出去时，她机灵地说：“给我一支烟吧。假如可怜的坦妮斯抽烟，你会觉得她太淘气吗？”

"老天，不！我喜欢看你抽烟！"

他在泽尼斯的饭馆里常常看到标新立异的年青姑娘抽烟，他总是侧目以视，至于年纪大一些的妇女中间，他只知道有一个抽烟的，那就是他的轻浮的邻居萨姆·多贝尔布劳太太。他殷勤地替坦妮斯点燃了烟，打量着四周，想找个扔烧过的火柴棍的地方，最后还是放进自己的衣袋。

"我想你准想抽支雪茄吧，你这个可怜的男人！"她说。

"你介意吗？"

"哦，不！我喜欢闻好雪茄烟的气味；特别好闻并且——好闻，并且有男子气概。我的卧室里，床边的桌子上有个烟灰缸，你不介意的话就劳你驾取一取。"

她的卧室使他看了局促不安：铺着紫色绸床罩的宽大的沙发床、有金丝条纹的紫红色窗帘、中国式的奇本达尔衣柜①，还有一大排鞋子，鞋楦都用缎带绕裹，上面搭着肉色的长统丝袜。他友好随便地把烟灰缸取了过来，心想："弗吉尔·冈奇那样的笨蛋见到她的卧室准会大惊小怪，我却无所谓。"随后，他并不无所谓了。他已经不满足于友谊，而是渴望着接触她的手。然而每当他转向她时，那支香烟总挡着他的去向，仿佛是两人中间的一面盾牌。他等她把烟抽完，正当她敏捷地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揿灭，他心里一乐时，她却

①奇本达尔（Thomas Chippendale, 1718 ?—1779）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细木工艺匠，他制作的家具式样优美、装饰华丽，大致可分为法国、中国、哥特式三大类。

说："你再给我一支烟，好吗？"他大失所望地看到他们中间又升起了青烟的屏障和她那翘起指头的美丽的手。他现在不仅是想弄明白她究竟让不让他握住她的手（当然是出于纯粹的友谊），而是急切地需要。

这场烦躁的戏剧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他们愉快地谈着汽车、去加利福尼亚的旅行和朱姆·弗林克。有一次，他巧妙地说："我讨厌那种人——讨厌那种赖着让人家请他们吃饭的人，但是我似乎觉得我今晚要同可爱的坦妮斯·朱迪克太太一起吃饭。不过我想你也许早有了六七个约会吧。"

"嗯，我本来打算去看电影。是啊，我确实认为我应当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她没有表示留他，可也没有要他走的意思。他想："我不妨试试！她会让我留下来的——有点名堂——我不能陷进去——千万不能——我得走。"紧接着又想道："不行，现在已经晚了。"

七点钟，他突然推开她的香烟，冷不防抓住她的手：

"坦妮斯！别捉弄我啦！你知道我们——我们两个都是孤零人，我们在一起非常快活。至少我是快活的！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让我多待一会儿吧！我赶紧到下面的熟食店里去买些吃的——冷鸡肉啦——冷火鸡啦——我们美美的吃顿晚饭，随后，如果你要赶我出去，我就乖乖地走。"

"嗯——是啊——那挺好。"她说。

她没有把手抽回去。他紧捏她的手，激动得微微发抖、跌跌撞撞地去取大衣。他在熟食店光挑最贵的东西买，数量

多得荒唐。然后到对街的药房打个电话给他妻子说："有个主顾午夜要去外地，我得赶在他离开之前让他签订一份租赁契约。我回家恐怕很晚。别等我啦。婷卡临睡前，代我吻她一下。"他迈着蹒跚的步子，企盼地回到了朱迪克太太的公寓。

"啊，你这个坏东西，买了这么多吃的！"她招呼说，声音欢快，笑容可亲。

他在洁白的小厨房里帮她张罗；一会儿洗莴苣，一会儿开橄榄罐头。她吩咐他摆好刀叉盘碟。当他小跑着到起坐室，在餐具柜里找刀叉时，他觉得完全象在自已家里一样。

"现在只剩一件事了，"他宣布说，"就是你穿什么衣服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该穿上你最漂亮的晚礼服呢，还是该把头发披下来，穿上短裙，打扮得象个小姑娘。"

"我就这么穿着这件旧绸上衣吃晚饭，如果可怜的坦妮斯这副模样使你受不了，你可以到俱乐部去吃！"

"哪能受不了！"他拍拍她的肩膀，"孩子，你是我生平遇到的最聪明、最可爱、最最好的女人！来吧，威庠姆夫人，如果你挽着泽尼斯公爵的手臂，我们就步入大厅，参加盛宴！"

"哦，你真能说，真逗人！"

当他们结束了野餐式的晚饭后，他把头伸出窗外，汇报说："外面变得凉极了，我看要下雨。你不见得想去看电影吧。"

"嗯——"

"但愿我们有个壁炉就好了！我希望今晚大雨倾盆，我们待在一个老式的小村舍里，外面的树给风吹得飒飒直响，我们生了一堆旺旺的柴火——我告诉你！我们把这张长沙发椅拖近电炉，伸开腿，当它是柴火。"

"未免太可怜了！你这个大孩子！"

不过他们还是把椅子拖近电炉，支起脚；他脚上是一双笨拙的黑皮鞋，她脚上则是一对漆皮便鞋。在幽暗的屋子里，他们互诉衷情；说她是多么孤独，他是多么彷徨，两人相知又是多么美妙。他们不作声时，屋子里比乡间小道还要静寂。街上静悄悄的，只听得汽车轮子的呼呼声和远处货运列车的辘辘声。屋子里沉默无声、温暖、安稳，同外面纷扰的世界完全隔离。

他沉溺在狂喜之中，恐惧和疑虑消失殆尽；他回家时天快亮了，狂喜已经演变成宁谧的满足，充满了回忆。

第二十九章

一

同坦妮斯·朱迪克确立的友谊加强了巴比特的自我认可。他在运动俱乐部老是独树一帜。弗吉尔·冈奇虽然不声不响，别人却开始认为巴比特不知怎么搞的，“变得古怪了”。他们夸夸其谈地跟他争论，他则趾高气扬，甘犯众怒。他甚至赞扬塞尼卡·多恩。庞弗里教授说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但是巴比特争辩说：“不！这不是开玩笑！我告诉你，他是国内最有才华的人士之一。威库姆勋爵说过——”

“威库姆勋爵是何许人？你老是把他抬出来干吗？过去一个半月里你一直在吹捧他！”奥维尔·琼斯反对说。

“乔治是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定购他的。那些英国大亨可以邮购，每名两块钱。”西德尼·芬克尔斯坦说。

“别打岔！威库姆勋爵是英国政治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说过：我本人当然是保守的，但是我欣赏塞尼·多恩之类的人，因为——”

弗吉尔·冈奇粗暴地插嘴说：“难道你真那么保守吗？

我发现我完全能够管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多恩那种可恶的赤色分子插手！”

冈奇严厉的声音和铁青的脸色使巴比特一愣，但是他恢复过来后接着说他的话，最后大家都显得不耐烦、恼火，象冈奇那样对他侧目而视。

二

他老是想着坦妮斯。他回忆起她的一颦一笑就感到一阵激动。他渴望把她搂在怀里。“我找到了她！这些年来，我一直梦想着这么一个女人，终于找到了她！”他喜悦地说。他上午跟她在电影院见面；下午或晚上，家里人以为他在保护麋鹿协会里的时候，他却驱车去她的公寓。他了解她的财务情况，帮她出主意；她悲叹自己是个女人，对这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夸奖他的干练，结果证明在证券方面懂得比他还多。他们回忆往事，有说有笑。有一次他们还吵了嘴，他发火说她比他的老婆管得更宽，当他做得不周到的时候，她远比他的老婆更会发牢骚。但是这件事安然过去了。

他们最快活的时光是十二月一个凛冽的下午，穿过堆雪的草地走到冰封的查洛沙河。她戴着一顶黑羊羔皮帽，穿着海狸皮短大衣，有些异国情调；她在冰上滑跑喊叫，他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赶，高声大笑……麦拉·巴比特从来没有在冰上滑跑过。

他怕他们在一起时被人见到。在泽尼斯，如果你同邻居

的老婆在外面吃顿午饭，等不到天黑，凡是认识你的人家家户户都会知道。但是坦妮斯十分谨慎巧妙。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她含情脉脉，到了外面她就变得冷若冰霜的样子，他希望人家会把她当成委托他办事的主顾。奥维尔·琼斯有一次碰到他们从电影院出来，巴比特结结巴巴地说："让我替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朱迪克太太。这位太太真有眼力，知道该找什么样的经纪人，奥维！"琼斯先生在道德问题和洗衣机方面虽然吹毛求疵，听后似乎没有起疑。

他最怕他妻子知道他有外遇，并不是因为对她有什么偏爱，而是出于礼节习俗。他敢断定她并不具体知道坦妮斯的事，但他也敢断定她隐隐约约有点怀疑。这些年来，任何比吻别更亲昵一点的动作都使她厌烦，但是他周期性的激动的兴趣中任何疲沓松劲却会使她伤心，如今他简直没有兴趣，而有一种反感。他完全忠于——坦妮斯。他妻子的宽松的身材、鼓起来的胖肉、那条一直想扔掉而又忘了扔的破衬裙，都使他看了觉得苦恼。但他知道她和他多年协调相处，他任何厌恶的表示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他竭力抑制厌恶的心情，尽管煞费苦心，故作诙谐，但是办不到。

他们的圣诞节过得还可以。肯尼思·埃斯科特已经公认地同维隆娜订了婚，跟他们一起过节。巴比特太太噙着泪花，把肯尼思称作新的儿子。巴比特暗地为特德担心，因为特德已经不再抱怨州立大学，沉默得古怪。巴比特不知道这孩子有什么打算，又不好意思问他。巴比特自己在圣诞节下午溜了出去，把他的礼物，一个银烟盒，送给坦妮斯。他回

家时，巴比特太太装傻地问道："你出去透透空气吗？"

"唔，开车兜了兜风。"他喃喃说。

过了新年，他妻子提出："今天我接到我姊姊的信。她身体不好。我想也许我该去陪她住几个星期。"

巴比特太太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冬天一般是不出门的，何况去年夏天已经在外地住了几个星期。巴比特也不是那种对于分离漫不经心的喜欢单过的丈夫。他喜欢她待在家里；她照管他的衣服；她知道他的牛排该煎成什么样；她的唠叨给了他一种安全感。但是他连"哦，她不是非要你去不可吧，是吗"这样一句应景的话都挤不出来。当他竭力装出遗憾的样子，当他觉得他妻子在注意观察他时，他却充满了跟坦妮斯在一起的喜悦的遐想。

"你认为我是不是去的好？"她单刀直入地问道。

"该由你自己决定，亲爱的，我没法说。"

她叹了一口气走开了，他的前额汗津津的。

四天之后，她走了。在这以前，她平静得出奇，他体贴得有点婆婆妈妈。她搭乘的列车中午离开。当他望着列车驶出站，越来越小时，他极想赶到坦妮斯那里去。

"不，我绝对不能那么干！"他发誓说，"一星期内我不去挨近她！"

可是下午四点钟，他已经在她公寓里了。

三

他的生活一度是按部就班、不动感情、勤奋稳健的，似乎很有节制；但是在那半个月中，声色之好、质量极次的威士忌以及新朋友的种种纠纷象滚滚流水一般把他挟带走了，那些穷凶极恶的新知远比旧交更耗神。他每天早晨沮丧地认识到昨天晚上的荒唐。他的头剧疼，舌头和嘴唇由于抽烟太多而生痛。他计算一下喝了几杯酒，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呻吟说："我得停止！"他再也不说"我决心停止"，因为不管他早上多么坚决，没有一个晚上能不让自己随波逐流。

他结识了坦妮斯的朋友们；这些人自称"我们这一伙"，都是爱喝酒跳舞、喋喋不休、唯恐闹得不欢的夜猫子，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他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他白天工作特别繁忙，希望安安静静地同坦妮斯待一会，慢慢地享受她的赞美。

刚进门厅，他就听到了叫嚷声和留声机的嘈音。坦妮斯一开门，他看到香烟雾气中奇模怪样的人形在跳舞。桌子和椅子都推到了墙边。

"哦，你瞧这多棒！"她一看见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这是卡丽·诺克的妙主意。她觉得该聚一聚，给我们这一伙打了电话，把他们都找来了……乔治，这就是卡丽。"

卡丽既有女总管又有老处女的样子，但是兼收并蓄这两种人讨嫌的特点。她年纪四十上下；淡金黄色的头发使人唯

以相信是真的；胸部平坦，嘴巴却突得高高的。她招呼巴比特时咯咯一笑："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小圈子！坦妮斯说你是个好脚色。"

卡丽显然指望巴比特同她跳舞，象小青年似地尽情欢闹，巴比特也当仁不让，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搂着她在屋子里乱转，跟别的跳舞的人、取暖电炉和摆得不是地方的椅子脚磕磕碰碰。他跳舞时打量了这一伙的其他成员：一个是瘦瘦的年青女人，看来很能干、自负，带着讥刺的神情。另一个女人平平淡淡，看过就会忘记。三个衣着过于讲究、有点娘娘腔的年青人——象是冷饮店的营业员，或者至少是干那一行的材料。还有一个男人年纪跟他相仿，不怎么活动，自得其乐地坐着，对巴比特的来到有点不以为然的样子。

他克尽厥责跳完舞之后，坦妮斯把他拖到一边，央求他说："亲爱的，你帮我办些事好不好？我家里一点酒都没有了，这伙人想痛快痛快。你能到希利·汉森的铺子里去搞一点来吗？"

"当然可以。"他尽量不露出不高兴。

"这么着，我让明尼·桑塔格陪你坐车去。"坦妮斯指指那个瘦瘦的、神情讥刺的年青女人。

桑塔格小姐严峻地招呼他说："你好，巴比特先生。坦妮斯告诉我，你非常有声望，让我陪你去，我十分荣幸。我很少同你这样的知名人士交往，在这种隆重场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桑塔格小姐在去希利·汉森店铺的路上就这么说个没

完。他真想回答："见你的鬼！"但是始终鼓不起勇气来说出这个合理的评语。那伙人的存在就叫他讨厌。以前他听坦妮斯谈起"亲爱的卡丽"和"明·桑塔格——她真聪明——你会崇拜她的"，但是从没有见过其人。在他的想象中，坦妮斯生活在玫瑰色的真空，完全没有"繁花"高地的纠葛，专门在等他的出现。

他们回去后，巴比特又得忍受那些年青的冷饮店营业员的青睐。桑塔格干巴巴地怀有敌意，他们的友好态度却是潮湿的。他们叫他"老乔治"，朝他嚷道："来啊，老伙计，跳啊！"……这些人穿着系带子的上衣，脸上长着壮疙瘩，象特德那么年青，象合唱队员那么窝囊，但是在跳舞、摆弄留声机、抽烟、照顾坦妮斯方面却很在行。他想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也嚷道："干得不赖，皮特！"但是声音走了调。

坦妮斯跟这些跳舞能手厮混，显然得到很大乐趣，她对他们的乏味的调情掉首不顾，但每支舞跳完时却又有意无意地吻他们一下。这时候巴比特真恨她。他觉得她不年青了。他仔细注意她柔软的脖子上的皱纹，下巴底下松弛的肌肉。本来富于青春活力的肌肉现在松弛下垂。舞曲间歇时，她坐在最大的一把椅子上，挥动夹着香烟的手，招唤那些乳臭未干的崇拜者过来跟她聊天。（"她自以为是个绝色的女王呢！"巴比特咕哝说。）她拖长声音对桑塔格小姐说："我的小工作室真美，可不是吗？"（"工作室，扯谈！明明是老单身女人养条歪种狗的小公寓！老天，我待在家里就好了！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溜掉？"）

希利·汉森的威士忌并不醇厚，但是很凶，几杯下肚，他眼睛就模糊了。他同那伙人混成一体，不想溜了。卡丽·诺克和皮特（那些身手敏捷的青年中最聪明的一个）似乎对他有了好感，他开始高兴；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那个阴沉的中年人，他是铁路职员，名叫富尔顿·比米斯。

那伙人的谈话有声有色，提到的人都是巴比特闻所未闻的。他们显然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他们自成一伙，聪明、漂亮、有趣；他们是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人，是城市居民，经常出入泽尼斯的豪华场所：歌台舞榭、影院剧场和路边饭店；对那种“迟钝”或者“吝啬”的人具有鄙夷的优越感。他们现在嘀嘀咕咕地说：

“哦，皮特，昨天我很晚才去，你知道那个笨蛋出纳说什么来着？哦，简直妙不可言！”

“哦，蒂·迪醉得够呛！简直成了一堆泥！格拉迪斯对他说些什么？”

“鲍勃·比格斯泰夫真有胆量，居然想把我们带到他家去！够意思的！你说还有比他更大胆的吗？我说他有种！”

“你注意到多蒂跳舞的模样吗？嘿，真德行！”

一度遭到巴比特讨厌的明尼·桑塔格小姐说每晚都应该听爵士音乐跳舞，不跳的都是怪脾气、胆小鬼、可怜虫，巴比特高声附和她的意见；卡丽·诺克太太咯咯笑着说：“你喜欢坐在地板上吗？这太有波希米亚情调了！”巴比特嚷嚷道：“那还用说！”他开始觉得那一伙都是大好人。他提到他的朋友杰拉尔德·多克爵士、威库姆勋爵、威廉·华盛

顿·伊桑和朱姆·弗林克，承他们有兴趣听他的话，他很得意。他沉浸在欢乐之中，看到坦妮斯软绵绵地靠在那个最年青的小伙子肩膀上，也没有醋意，他自己也握着卡丽·诺克的肥手，只因为坦妮斯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他才松开。

他凌晨两点回家时，已经是那伙人中间的正式成员了，此后的一星期里，他们欢乐自由生活的极其严格的惯例和极其苛刻的要求把他约束了起来。他得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给牵连到他们无谓的激动和纠纷中：每个人都给所有的人分别打电话，说是她讲的话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既然如此，皮特为什么到处乱说她讲了那些话呢？

这伙人坚持要知道别人的行踪，比家里人管得还要宽。他们大家都头头是道地说得出每个人一周中间每分钟在什么地方，或者理所当然地要求知道。巴比特也得向卡丽或者富尔顿·比米斯解释他刚干了些什么，十点钟之前不能赶去同他们会面，并且为了跟一个生意上的熟人一起吃晚饭而表示歉意。

这伙人中每一个成员一周至少要给所有的别人都打一次电话。“你干吗不打电话给我？”巴比特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不仅是坦妮斯和卡丽，还有珍妮、卡比托林娜、图茨等等新交的老朋友。

如果说巴比特一度觉得坦妮斯年长色衰、感情用事，卡丽·诺克家举行的舞会完全打消了他这种印象。诺克太太的房子宽大，丈夫却很瘦小。他们一伙全体出席（总动员后他们总数有三十五人左右）。被称作“老乔治”的巴比特如今

是这伙人里的先驱者了，因为每个月里面半数成员会有变动，谁记得起半个月前的古老的情况，例如做食品示范广告的阿布索伦太太迁居印第安纳波利斯，麦克生明尼的气，谁就是受尊敬的老前辈，可以对新来的皮特、明尼和格拉迪斯之流摆摆架子。

在卡丽家，坦妮斯用不着张罗招待客人。她穿着巴比特一向喜欢的黑绸上衣，娴静秀丽；卡丽家丑陋的房子比较宽敞，巴比特可以安静地跟她坐在一起。他后悔自己曾有反感，守在她身边出神，快活地开车送她回家。第二天，他买了一条鲜黄色的领带，让自己在她眼里显得年青。他有点悲哀地知道自己没法漂亮了；他自己觉得笨重发胖，但是他尽量跳舞、打扮、有说有笑，做得象她那样年青……或者说象她外表那么年青。

四

凡是半路出家的人，无论在宗教、爱情或者园艺方面入了魔，会奇迹似地发现，这些以前似乎根本不存在的癖好如今满坑满谷，充斥世界；巴比特跟那些人一样，一旦变得放纵之后，发现到处都有寻欢作乐的好机会。

他对他的生活放纵的邻居萨姆·多贝尔布劳有了新的看法。多贝尔布劳夫妇是体面的人物，工作勤奋，日子过得很好，他们理想的幸福生活是整天喝酒跳舞。支配他们生活的是在郊区的狂饮、抽烟、开车兜风和亲吻。他们一伙每星期

很出色地工作，每天盼望星期六晚上到来，以便举行一次聚会；聚会越来越喧闹，一直持续到星期天凌晨，一般包括一次漫无目的的高速驱车出游。

有一天傍晚，坦妮斯去剧院看戏，巴比特发现自己同多贝尔布劳夫妇混得很亲热，同一些人交了朋友；多年来，他私下一直对巴比特太太说："这帮人都是糟糕透顶的吹牛大王，即使世界上的人全死光了，我也不跟他们打交道。"那晚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家，在房子前面闲逛；前两天下过一场雪，行人在便道上留下了化石似的脚印，结成了冰块。他正在铲冰块。霍华德·利特菲尔德抽着鼻子走来。

"还在打光棍吗，乔治？"

"嗯。今晚又冷了。"

"你太太有信来吗？"

"她不错，不过她姊姊的病仍旧不见好。"

"喂，今晚来我们家吃晚饭吧，乔治。"

"哦——哦，多谢。不过我得出去。"

利特菲尔德一向能对毫无兴趣的问题背出使人感觉兴趣的统计数字，巴比特突然讨厌这些东西了。他铲着便道，嘴里发出哼哼声。

萨姆·多贝尔布劳来了。

"晚上好，巴比特。在使劲干活？"

"嗯，活动活动。"

"你觉得今晚冷不冷？"

"唔，有点冷。"

"太太还没回来？"

"嗯。"

"喂，巴比特，她既然不在家——我知道你不怎么爱喝酒，哪天晚上你能来我们家坐坐，我老婆和我就太高兴了。我想你偶尔喝杯鸡尾酒还行吧？"

"还行吧？老弟，我敢说乔治大叔调的鸡尾酒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嘿！那才带劲！听着：今晚有几个人来我家，洛埃塔·斯旺森和另外几个有趣的人，我开一瓶战前的杜松子酒，也许再跳跳舞。你来玩玩吧，消遣消遣。"

"呃——他们什么时候到？"

九点钟，他已经在萨姆·多贝尔布劳家了。这是他第三次进他们的屋子。十点钟，他管多贝尔布劳先生叫"萨姆，老伙计"了。

十一点钟，他们一起坐车去老农庄饭店。巴比特同洛埃塔·斯旺森坐在多贝尔布劳汽车的后座。他曾经怯生生地试图向她求过爱。现在他根本不作尝试，直接了当地向她求爱；洛埃塔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告诉他埃迪多么唠叨，把巴比特当成一个正派的、训练有素的浪荡子。

靠了坦妮斯一伙、多贝尔布劳夫妇和别的伙伴帮他解闷消愁，两星期来，他没有一晚不是喝得醉醺醺的，很晚才回家。尽管别的官能已经模糊，他保持了驾驶汽车的本领，在走路都不稳的情况下还能开车；拐弯时能减速，对面来车也能避让。他跌跌撞撞地进屋。假如维隆娜和肯尼思·埃斯科

特在家，他便匆匆招呼一声，赶紧从他们前面走过，特别怕那两个年青人直勾勾的目光，然后躲上楼。他发现进了温暖的屋子以后，他比自己想象的更迷糊。他脑袋发旋。他不敢躺下来。他试图用热水浴把酒精泡掉一点。这一来，头脑清醒一点了，但是当他在浴室里走动时，他错估了距离，把毛巾拖到地上，哐啷一声把肥皂盒碰落在地上，把他吓了一跳，只怕他的孩子知道他不对头。他披着晨衣，寒嗖嗖地看晚报。他看得清每个字，意思似乎也明白，可是随后却说不出他看的是什么。他上床睡觉时，头眩晕得厉害，赶紧坐起来，竭力控制自己。他终于能够安静地躺着，稍稍有点恶心和头昏——并且十分羞愧。在他自己的孩子面前隐瞒！跟他平时瞧不起的人一起跳舞，叫叫嚷嚷！说了些傻话，唱了些乱七八糟的歌，还想吻那些傻丫头！他难以置信地想起他跟一些年青人哄笑打闹，平起平坐，不分彼此，而这些年青人到他的事务所去准会被他踢出去；他还想起由于自己跳得太起劲，连那些最邋遢的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训他。这些情景毫不容情地浮现在他眼前，他咬牙切齿地说："我恨我自己。天哪，我真恨我自己！"接着又恨恨地说："我完蛋啦！再也不干了！受够了！"

第二天早餐时，他在两个女儿面前一本正经地摆出做爸爸的样子，对自己的决心更有把握。中午时分，他的决心打了折扣。他并不否认自己干了傻事；他对问题的看法同昨夜一般清晰；但是他十分矛盾地想道，干什么都比重新过那种埋头苦干的无聊生活要强。四点钟，他想润润喉咙。如今他

办公室的桌子里放了一瓶威士忌，他斗争了两分钟之后，喝了酒。三杯下肚，他觉得那伙人都是亲切有趣的朋友，六点钟，他又跟他们在一起了……事情就这么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他每天早晨的头痛有所减轻。喝了酒容易上头本来是他的护身符，然而现在也不灵了。近来他黎明时喝醉了睡觉，早上八点钟起床，良心上和肚子里都不觉得难受。他并不懊悔，也不想逃避同那伙人寻欢作乐时的辛苦；只有在他心劳力绌时，他才觉得自己低人一头，深深懊悔。以前他的野心是在挣钱、打高尔夫、开汽车、演讲、爬到麦凯尔维那种地位等方面出人头地，现在他的野心是要成为这伙人中间最活跃的一个。但是他偶尔也有自叹不如的时候。

他发现皮特和别的青年人认为坦妮斯这伙人太文质彬彬，只敢躲在门背后接吻的卡丽的单打一的思想太叫人为难。正如巴比特从"繁花"高地溜出来同这伙人厮混那样，这些年青的多情种子也从这伙人中间溜出去，同他们在百货公司和饭店衣帽间勾搭上的活跃的年青女人厮混。有一次，巴比特想跟他们结伴。等着他的是一辆汽车、一瓶威士忌和一个在帕切尔一斯坦百货公司当收款员的邋里邋遢、尖声尖气的姑娘。巴比特坐在她旁边，心里发怵。指望于他的显然是要他让她快活，但是当她嚷嚷说，"嗨，放开，别压坏了我的虱子窝"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坐在一个酒吧间的雅座里，巴比特头痛，听不懂他们的俚语，只是乐呵呵地瞅着他们，想回家，他喝了一杯酒——接着又喝了许多。

两晚后，那伙人中间年纪较大的、阴沉的富尔顿·比米斯把巴比特叫到一边，对他咕哝说："喂，这本来不干我事，我自己也贪杯，不过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还是保重一点为好？你兴致一来，什么都不顾了，老是过火。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喝酒太猛，香烟一支接一支抽个不停？最好暂时收敛收敛。"

巴比特噙着眼泪说老富尔顿真是大好人，对，他该收敛一点。说罢，他又点了一支烟，喝了一杯酒，当坦妮斯发现他跟卡丽·诺克情意绵绵时，他还同坦妮斯吵了一架。

第二天早晨，他恨自己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连富尔顿·比米斯这样一个十五流的人物都来训他。他看到如今自己见了女人就求爱，坦妮斯已经不再是他唯一纯洁的明星了，对他说来，坦妮斯只不过是个女人罢了。连比米斯都忍不住要规劝他，别人是不是在议论他呢？那天中午，他心怀鬼胎地注意运动俱乐部的那些人。他觉得他们的神色不对头。他们是不是正在议论他？他很生气，只想跟人干架。他非但为塞尼卡·多恩辩护，还取笑基督教男青年会。弗吉尔·冈奇不多搭理。

之后，巴比特不感到愤怒，只觉得害怕。他没有去参加促进者俱乐部下一次的午餐会，躲在一家小饭馆里啃火腿鸡蛋三明治，捧着一杯咖啡慢慢啜饮，心里直发愁。

四天后，那伙人又兴高采烈地聚会，巴比特开车送他们到查洛沙河上的溜冰场去。街上的雪水结成一层滑溜的薄冰。街道又宽又长，风在两排木头房屋中间呼呼直响，整个贝尔

维尤区冷落得象是边陲城镇。四个车轮上都装了防滑铁链，巴比特还怕打滑，当他开到一个下坡路时，手闸脚闸都用上了。拐角上冲来一辆汽车，司机不够谨慎，车子往横里滑了一下，后保险杠几乎刮上巴比特的车子。巴比特安然避过后，坦妮斯、明尼·桑塔格、皮特和富尔顿·比米斯一伙大叫悬乎，向出了一身冷汗的对方司机纷纷挥手。这时候，巴比特看到庞弗里教授正吃力地一步一步爬上坡，瞪目结舌地望着这批狂欢者。巴比特知道庞弗里肯定看到了他，还看到坦妮斯一面嚷"你的驾驶技术真高明"，一面吻了他一下。

第二天午餐时，他试探庞弗里说："昨晚我陪我弟弟和他的几个朋友出去。嘿，车子真难开！地上跟玻璃一般滑。我仿佛看见你在贝尔维尤路往上走。"

"不，我没有——我没有看见你。"庞弗里心里有鬼似地急忙否认。

大约又过了两天，巴比特带坦妮斯去索利饭店吃午餐。以前她好象满足于在自己的公寓里等他，现在开始苦笑着暗示说，巴比特从不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除了电影院之外，不愿意在别的场所给人看到他跟坦妮斯在一起，这说明准是瞧不起她。巴比特考虑带她去运动俱乐部的女部！不过太危险了。遇见熟人，他就得介绍，人们可能误会，并且——他想了一个折衷办法，带她去索利。

当时，妇女上街穿的衣服大多象晚礼服那么正式，坦妮斯那天特别漂亮，一身黑色：黑色的小三角帽，黑色的羔皮短大衣——腰身宽大，走路时一摆一摆的，还有黑色的高领丝绒

上衣。也许因为她太漂亮，他们一前一后在索利饭店金碧辉煌的餐厅走向一张桌子时，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巴比特希望侍者领班替他们找一个柱子背后隐蔽一点的座位，结果给带到了乐池前面。坦妮斯对于羡慕的眼光似乎毫不在意，她朝巴比特笑笑说："啊，这有多好！乐队看来很带劲！"巴比特的回答可不象她那么大方，因为他看到旁边隔两张桌子就是弗吉尔·冈奇。吃饭时，冈奇一直望着他们，巴比特知道有人望他，强打起精神，以免扫坦妮斯的兴。"我今天快活极啦，"她轻快地说，"我喜欢索利这个地方，你呢？有生气，但又不俗气。"

他把话题引到索利饭店、服务质量、饭菜、就餐客人中他认识的人，只是不提弗吉尔·冈奇。仿佛没有别的话可谈。对她的逗笑，他只是谨慎地微微一笑；附和她说明尼·桑塔格"很难相处"，皮特那小伙子"又馋又懒，一点没有出息"。他自己无话可谈。他想把冈奇使他担心的事告诉她，不过——"得了，前因后果讲起来太长，把弗吉尔等等所有的事解释起来太费事。"

他把坦妮斯送上电车之后松了一口气；回到办公室后，熟悉的简单事务使他高兴起来。

下午四点钟，弗吉尔·冈奇来找他了。

巴比特有点紧张，但是冈奇友好地开口说：

"日子过得怎么样？有这么一件事，我们有几个人有个计划，希望你也参加。"

"好啊，弗吉尔。说吧。"

"你知道，战争期间有不良分子、赤色分子、工会代表以及不分是非曲直就说怪话的普通人，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照样有这种人，但是人们忘了危险，给了这种混蛋以可乘之机，他们重新开始秘密活动，特别是许多高谈阔论的社会主义分子。这就要求头脑清醒的人认真对待，激烈反对这些家伙。东部有些人为此成立了一个叫做好公民同盟的组织。当然，商会、美国军团①等等组织在维持正派人当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它们还从事许多其他工作，对这个问题照顾不过来。至于好公民同盟，专门注意这个问题。哦，同盟当然要有公开的宗旨——比如说，在泽尼斯，我认为它应该支持公园扩展计划和市政规划委员会——当然，它还要有社交方面的活动，由头面人物组成——举办些舞会等等，特别是，对付混蛋们的最好办法之一是门户要森严，不参加同盟的人休想和有地位的人接触。如果那一套不起作用，好公民同盟最后还可以派出一个小代表团，告诫某些过分轻率的人，迫使他们就范，别信口雌黄。你看这个组织不是有许多工作可做吗？我们已经串联了本市一些最有势力的人，我们当然也希望你参加。你说怎么样？"

巴比特觉得不自在。他本来已在逃避冈奇这类人的规范和标准，主观上虽然并不明确，客观上却使了全力，现在有一种压力迫使他回到老路上去。

---

①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远征军和其它部队的退伍军人的组织，成立于1919年，宗旨是"百分之百地贯彻美国主义"。

“我想你们特别要整治塞尼卡·多恩之类的人，想把他们——”

“那还用说！听着，乔治老兄，你在俱乐部替多恩、替罢工工人辩护的话，我从来不认为是你的由衷之言。我知道你只是戏弄西德尼·芬克尔斯坦那种可怜的傻瓜……至少我希望你是在戏弄他们！”

“呃——当然——你当然可以说——”巴比特意识到他的声音是多么软弱无力，意识到冈奇老练而无情的眼睛在盯着他，“你知道我的立场！我可不是劳工煽动者！我是彻头彻尾、始终如一的生意人！不过——不过说实话，我并不认为多恩坏到哪里去，你还得记住，他是我的老朋友。”

“乔治，当问题牵涉到一场斗争！斗争一方是我们家庭的体面和安全，另一方是赤祸和那些想喝啤酒不化钱的懒汉时，即使你的老朋友也得放弃。‘不和我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对我的人’。”

“是——是啊，我认为——”

“怎么着？打算参加我们的好公民同盟吗？”

“我得考虑一下，弗吉尔。”

“好吧，依你的。”巴比特这么轻易过关，刚松了一口气，冈奇又说：“乔治，我不清楚你是怎么搞的；我们大家都不清楚；我们常常谈论你。有一个时期，我们以为可怜的里斯林的事使你受了刺激，你说了不少傻话我们都能原谅，但是这件事过去已久，乔治，我们不明白你是怎么搞的。拿我个人来说，我一直为你辩护，不过我得说已经超过了限度。

你故意吹捧多恩和他那帮恶棍，说你自己开明——其实是软弱——甚至说那个姓英格拉姆的牧师不是宣扬自由恋爱的老手，运动俱乐部和促进者协会的人都有意见。再说你自己最近的所作所为！约瑟夫·庞弗里说有一晚看到你同一批不三不四的人在外面，醉得七颠八倒，你今天在索利饭店带了一个——呃，也许她没问题，是个正经的太太，但看上去象个风流娘儿们，陪一个老婆在外地的男人吃饭。这不象话。你倒底在搞什么名堂，乔治？”

“看来有不少人对我的私事比我自己更清楚！”

“作为朋友，我喜欢开门见山，想什么就说什么，不象许多别人那样在你背后说长道短，你用不着跟我生气。我对你说，乔治，你在社会上有点地位，社会也希望你不孚众望。嗯——关于参加好公民同盟的事好好考虑一下。以后我再找你。”

他走了。

那晚上，巴比特一个人吃饭。他觉得整个好人帮都在饭馆窗外偷偷监视他。他害怕，暗自决定今晚不去坦妮斯的公寓了。在夜深之前，他确实没有去。

第三十章

一

去年夏天巴比特太太离家期间，每封信都热切地表示想回泽尼斯。这次离家，信里对于回来的事只字不提，干巴巴地谈些天气和姊妹的病情之后，渴望地带了一笔："我不在，家中一切谅必顺遂。"暗示说巴比特并不迫切希望她回来。巴比特犯愁了：

"如果她在这里，而我继续象现在这样胡闹，她非大发脾气不可。我得控制自己。我得学会找快活，但又不做傻瓜。只要弗吉尔·冈奇那些人别干涉我，麦拉仍旧在外地，我是办得到的。不过——可怜的小东西，她的口气显得很孤单。天哪，我可不能伤她的心！"

他冲动地给她去信说家里都想念她，她回信口气很高兴，说是马上回来。

他竭力让自己相信他是盼望见到她的。他买了玫瑰花插瓶，定购了晚饭吃的雏鸽，汽车也冲洗打蜡。从火车站回家，他一路谈特德在大学篮球队里怎么出色，还不到"繁花"高地，他已经无话可谈，感到她的迟钝，盘算着今晚能不能

继续当一个好丈夫，同时又溜出去跟那伙人混上半小时。他把车子开进车房后，匆匆上楼，闻到了她在家时那种熟悉的暖洋洋的爽身粉气味，大声说："要我帮你收拾行李吗？"

"不用了，我一个人能行。"

她慢慢转过身，慢慢捧起一个小盒子，慢慢地说："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一个新的烟盒。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收下——"

她又成了当年他跟她结婚时的孤单的姑娘。——棕色头发、惹人怜爱的麦拉·汤普森的模样，他吻她时，出于怜惜几乎要哭出来，他说："哦，亲爱的，愿不愿意收下？当然愿意！你替我买的，我太高兴了。我正十分需要一个新烟盒。"

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上星期刚买的烟盒。

"你见我回来真觉得高兴吗？"

"哎，可怜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你仿佛并不太想念我。"

等到他谎话说尽之后，他们又亲密如初了。晚上十点钟，一切恢复正常，似乎她根本没有离开过家。只有一个区别：怎么继续充当一个体面的丈夫，"繁花"高地的标准丈夫，同时能经常同坦妮斯以及那伙人见面。他在电话机旁走来走去，刚伸出手想拿起听筒，又没有胆量冒险。他也找不出理由溜到史密斯街的药房去借用电话。他感到责任沉重，最后他思索道："我不能给坦妮斯去电话，干吗这么烦恼？她没有我也过得下去。我不欠她任何东西。她是个好女人，不

过我给她的不比她给我的少……唉，这些女人真要命，使你陷进种种麻烦！”

二

在一星期里面，他对妻子很殷勤，又陪她去剧院，又带她去利特菲尔德家吃晚饭；随后，令人厌烦的躲闪和哄骗重新开始，每周至少有两个晚上他是同那伙人在一起过的。他仍旧推说是去保护麋鹿协会和委员会开会，但是越来越不注意圆谎，她也越来越不装出相信他的样子。巴比特确信她知道自己在跟一帮“繁花”高地称之为“浪荡子”的人交往，只是双方都不说破而已。在婚姻的地理上，第一次发现裂纹和公开挑明之间的距离，正如第一次天真的相信和第一次怀疑之间的距离一般长。

他开始漂离，同时也开始把她看作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她有喜爱也有嫌恶而不把她当成一件比较活动的家具；结婚二十五年后，他们的夫妇关系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真正的实体，他为之感到惋惜。他回忆他们共同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在青山绿草的弗吉尼亚度暑假；驾车漫游俄亥俄的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和哥伦布；生了第一个孩子维隆娜；建了这个新家，准备安度晚年——他们曾经哽咽地说过，他们两人也许都要在这幢房子里终老了。这些美好的回忆尽管使他心软，他吃晚饭时仍会大声说：“我要到外面去几小时。你先睡，别等我啦。”

如今他不敢喝得醉醺醺的回家，虽然他为自己又洁身自好感到高兴，并且一本正经地规劝皮特和富尔顿·比米斯喝酒要有节制。麦拉不明说的批评常常刺痛他，他闷闷不乐地想道："一个男人如果听任许多女人作主，他就连自己都管不好了。"

他不再琢磨坦妮斯是不是有点衰老和感情用事了。他把坦妮斯同自得其乐的麦拉比较，觉得坦妮斯敏捷、轻灵、熠熠发光，象是一个温柔地屈尊降临炉灶的火的精灵，不管他想到他妻子时怀着多么怜悯的心情，他渴望和坦妮斯在一起。

这时候，巴比特太太不再为了保持面子而掩饰她的苦恼了，吃惊的巴比特发现她下定决心以她自己的方式进行了一场小小的反抗。

三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没有生火的壁炉前面。

"乔治，"她开口说，"你还没有把我不在家期间的家用开支帐目给我呢。"

"对，我——我还没有整理出来。"他的口气非常和蔼，"嘿，今年我们要节省一点才好。"

"是啊。我不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我尽量节约，但是钱似乎阴干了。"

"我想我不该在抽烟方面花这么多钱。我得想办法少抽

一点烟，最好完全戒掉。那天我想到一个好办法：改抽草澄茄药制香烟，抽了不好受，也许能帮助戒烟。”

“我真希望你能戒掉。钱倒是小事，不过说真的，乔治，烟抽得这么多对你害处太大。你能不能把数量减少一些呢？再说，乔治——最近你开这个会、那个会，回家有时有威士忌酒气。亲爱的，我并不完全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而是考虑到你的胃不好，这么喝酒你可受不了。”

“胃不好，什么话！我认为我的酒量可以同任何人比一比！”

“嗯，我认为你还是应该注意。你知道，亲爱的，我不希望你病倒。”

“病倒，胡扯！我又不是小孩。我一星期偶尔喝一杯才不会病倒呢！女人就是有这种毛病，老是大惊小怪。”

“乔治，我是为你自己着想，你那样说话就不对了。”

“我懂，可是去他的，女人就是这个毛病！她们老是批评、议论、惹事生非，然后又说这是为你自己着想！”

“怎么啦，乔治，你这么说话，对我这么横可不好。”

“唔，我不是存心的，可是天哪，你仿佛把我当成幼儿园的小孩，喝了一杯酒马上就得叫圣玛丽医院的救护车！你把我看扁啦！”

“哦，不是那回事，只是——我不希望你病倒——哎，光顾说话，已经这么晚了！别忘了把我不在家时的开支帐目给我。”

“嗯，真是的，干吗要费这个心去整理帐目？那段时间

略掉算了。”

“怎么啦，乔治·巴比特，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来，所有开支都记帐，一分钱也不漏掉！”

“那倒是真的。也许我们的毛病就在这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哦，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有时候我实在厌烦疲倦，办公室有这许多日常事务、往来帐目，家里又要安排开支，整天忙忙碌碌，烦恼着急，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鸡毛蒜皮费心耗神，把自己累得要死，还得处处小心——天哪，你认为我这块材料就是干这些事的吗？我原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演讲家，而现在整天忙碌、烦恼、担心——”

“你以为我就不忙不累吗？我也够烦的，安排一日三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那架破缝纫机上干活眼睛都搞坏了，照料你的衣服，维隆娜的、特德的、婷卡的、所有人的衣服全得由我照料，还要补袜子，到外面东跑西颠地采购，为了省几个钱自己把篮子提回家，还有——种种事情！”

“哎，”巴比特有点吃惊，“你也许很忙！可是——我每天得去事务所，你下午可以出去，探亲访友，上街坊家串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啊，你以为那对我有好处吗？见到的总是那些旧面孔，谈的总是那些老话，而你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人到事务所去找你。”

“有趣吗！怪僻的老太太缠着我，责问我为什么我帮她们租出的宝贝房子租金这么低，乖戾的老头子把我吵得六神

无主，就因为他们每月二号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三点没有收齐租金！当然啦！有趣极了！就象天花痘那样有趣！”

“嗯，乔治，我可不喜欢你朝我嚷嚷！”

“嗯，女人总认为男人什么也不干，只坐在办公室同许多漂亮的太太情话绵绵，向她们做做媚眼！”

“我想她们进你办公室时，你给她们的眼色够媚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在追求女人吗？”

“但愿不是这样——想想你的年纪！”

“你听着！你也许不信——当然啦，你眼里看到的只是一个矮胖的乔治·巴比特，没错！家里打杂的人！烧火工没来时就生炉子，帐单来了就付钱，别的用处不大，迟钝得要命！嘿，你也许不相信，不过有的女人认为乔治·巴比特并不这么窝囊！她们认为他并不难看，反正不叫人讨厌，认为他能说会道，甚至认为他跳舞还有些花哨的步子呢！”

“不错。”她慢条斯理地说。“我不很怀疑，我不在家时，你设法找到了赏识你的人。”

“嗯，我只不过说——”他带着否认的口气说。接着，他一气之下讲出一半真情。“那还用说吗！我找到了不少人，都是些好人，他们并不把我当作脾虚胃弱的孩子！”

“那正是我要说的！你爱找谁就可以跟谁往来，可是我只能守在家里等你回来。你有机会得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我整天待在家里——”

“老天，谁都没有拦你，不让你看书、去听演讲等等呀，可不是吗？”

“乔治，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那样朝我嚷！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你以前从不这样粗声粗气跟我说话。”

“我不是存心粗声粗气，可是天哪，你自己不跟上形势，反而怪在我头上，我当然生气。”

“我要跟的！你帮我吗？”

“当然。在增进文化方面只要我能做的，我都愿意——乔治·福·巴比特为你效劳。”

“那很好，我要你下星期日下午陪我去听马奇太太的新思想报告会。”

“什么太太？”

“奥巴尔·埃默森·马奇太太。美国新思想同盟的特派讲师。她要在索利饭店高级启迪同盟的集会上谈‘培养太阳精神’。”

“废话！新思想！杂烩思想再加一个荷包蛋！‘培养——’什么来着？听来象是‘乱转的为什么是小耗子’。一个长老会教徒，放着德鲁博士的布道会不听，去听那种旁门邪道，真有你的！”

“德鲁牧师固然是学者、传道士，但他没有马奇太太所说的那种内心激动；他没有新时代的灵感。如今妇女也需要灵感。因此我要你陪我去，你已经答应过了。”

四

高级启迪同盟的泽尼斯分会在索利饭店的小舞厅集会。

那场所很讲究，淡绿色的墙上有石膏玫瑰花环装饰，有精致的镶木地板和特别纤巧的镀金椅子。会场一共有六十五个妇女和十个男人。男人大多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扭来扭去，他们的妻子却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只有两个男人——脖子发红、一身肥肉的男人——象他们的妻子那样虔诚。他们是新暴发的承包商，买了房产、汽车、手工绘制的装饰图和绅士气派之后，现在想添置现成的风雅的哲学。无论是新思想，主张信仰疗法的基督教科学派，或者是注重仪式的圣公会派，他们都无所谓，反正抓在篮里便是菜。

就肉身而论，奥巴尔·埃默森·马奇太太还不够先知的仪表容貌。她身材短小肥胖，脸型象骄傲的小狮子狗，鼻子象一枚纽扣，胳膊其短无比，她坐在主席台上等待会议开始时，尽管狠命尝试，两手也无法在胸前合抱。可以称作文雅的杰作的是她身上的塔夫绸和绿丝绒上衣，还有三串玻璃珠项链和一副用黑缎带系着的垂在胸前的大眼镜。

高级启迪同盟的主席把马奇太太介绍给大家。主席是个不服老的太太，声音流露出渴望，穿着白鞋罩，嘴唇上的汗毛浓重得象小胡子。她说马奇太太现在要谈谈如何培养太阳精神的问题，头脑再简单的人也能一听就懂，因此一直有意于培养这种精神的人最好珍惜马奇太太的话语，虽然大家知道在精神和新思想进展方面，泽尼斯名列前茅，但是即使在泽尼斯也不是常有机会听到象奥巴尔·埃默森·马奇太太这样一位能给人启发的乐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先知的讲演，马奇太太通过入定达到了大乘的境地，她在静坐中悟出了精神控

制的奥秘和内心的要诀，这些东西马上要改变不幸的国家的面貌，给它们带来和平、强大和昌盛；因此，朋友们，在这个一刻千金的时辰，请大家抛开镜花水月的幻想，随着奥巴尔·埃默森·马奇太太探索深邃的真理，达到美妙的境地。

如果说马奇太太比人们心目中的斯瓦米术士、瑜珈传授师、先知、哲人要矮胖得多，她的声音却具有真正行家的调子。她的声音幽雅乐观，具有不可抗拒的安抚力量，一泻千里，毫不停顿，使巴比特听得如痴如醉。她爱用的字眼是“永远”，把声音拖得很长。她常做的手势是并拢两个短粗的指头象主教那样祝福，不过仍旧带有十足的贵夫人的气派。

她阐述了精神饱和的问题：

“有那么一些人——”

她的声音很甜，拖得很长，象音色朦胧的小音阶从远处传来的呼唤。它温和地谴责了那些坐不稳的丈夫，但又给他们带来了安抚的信息。

“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看到了理念的边缘和轮廓；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瞥见并且热忱地取得了理念的一鳞半爪，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虽然沾上了宇宙物力的边，但是还没有被它渗透激发；那些人老是走来走去，自以为领悟并且掌握了理念和玄学，但是在这个词上面我要把概念加以延伸扩大，那些不是大彻大悟的人根本谈不上登堂入室，从问题的最终本质意义来说，圣洁永远永远永远意味着完全透底——”

结果弄清楚了，所谓太阳精神的实质是真理，它的辉光和衍射是欢乐，

"各位永远要以启迪者的热忱，带着破晓的欢笑迎接每天的生活，启迪者知道法轮常转，万物都遵循它的规律，他对莠良的破坏者的非难置之一笑——"

演讲持续了一小时七分钟左右。

结尾时，马奇太太声调更加有力，有了抑扬顿挫：

"现在跟各位谈谈泛神哲学东方读书会的好处，这个组织由我负责。我们的目的是集新时代之大成，把新思想、基督教科学、神哲学、婆罗门教义、穆斯林教义、新光的其它火花的各种表现揉合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会费每年只有十元，会员付了这个戋戋之数，不仅每月可以收到一份刊物，《治病救人的珍珠》，还有权直接给读书会主席，我们尊敬的女主持多布斯，去信请教各种问题，无论是精神进展、婚姻问题、健康福利、经济困难等等——"

在座的人洗耳恭听。他们显得斯文服帖。他们咳嗽时轻声轻气、悄悄地改变脚的位置，用昂贵的麻沙手帕擤鼻子，彬彬有礼，乐观文雅。

至于巴比特，他坐在那里简直是活受罪。

当他们愉快地回到了户外，在带有雪和实实在在的阳光气息的风中驱车回家时，他不敢说话。这些天来，他们一言不合就会顶撞起来。巴比特太太硬找出话来说：

"你喜欢马奇太太的讲演吗？"

"呃——你觉得怎么样？"

"哦，它促使你考虑问题。使你跳出老一套的思想。"

"嗯，我得承认奥巴尔不寻常，可是天哪——说实话，

你认为她那套货色真有意思吗？”

“当然，我对玄学没有研究，还有许多东西我并不完全明白，不过我觉得很有启发。她讲来头头是道。我认为你准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

“我可没有！我只是诧异罢了，那些女人居然听得津津有味！她们干吗把时间花在听废话上面，而不——”

“那肯定比她们去小旅馆抽烟喝酒要好！”

“我倒看不出是不是这样！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没有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她们只是自我逃避罢了——我想在这些日子里大多数人都这样。浑身不舒服地坐在那里，不敢咳嗽，听奥巴尔嚼舌头，还不如在一个快活的地方，即使是低级酒吧间，跳跳舞舒服。”

“你当然是那样的！你很喜欢低级酒吧间。我不在家时，你去过不少吧！”

“听着！近来你老是含沙射影、话中有话，仿佛我有什么事见不得人似的，我听够了，下次再也不想听了！”

“怎么啦，乔治·巴比特！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乔治，我们一起这么多年，你对我可从来不是这样的！”

“恐怕现在就该这样了！”

“最近你越来越横，现在居然朝我咒骂嚷嚷，你的声音又这么难听、充满憎恨——简直使我吃惊！”

“胡扯，别言过其实！我没有嚷嚷，更没有咒骂。”

“我希望你能听听你自己的声音！也许你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即使如此——你从前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是出了什

么可怕的事情，根本不可能这么说话。”

他不为所动。他自己很诧异地发现他并不内疚。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的口气缓和一点：“嗯，我没有存心说难听的话。”

“乔治，你离我越来越远、对我越来越粗暴，你可知道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她的迷惘使他产生了片刻的怜悯；他想，如果他们真的“不能这样下去”，有许多深情柔意的东西会受到损害。但是他的怜悯并不是切身感受，他想道：“如果有些改变是不是好事呢？当然不是离婚之类的改变，只是更多一点独立？”

当她恳求似地抬起眼睛望他时，他继续开车，沉默得可怕。

第三十一章

一

当她不在他身边时，他在车房里东踢踢、西碰碰，扫掉汽车踏脚板上的积雪，检查一处开裂的软管接头，这时候他感到后悔，为了自己向妻子大发脾气而吃惊，多情地想她比那伙反复无常的人要忠贞得多。他进屋后吞吞吐吐地说他很抱歉，并不是故意闹别扭，并且问她想看什么电影。但是在电影院的暗处，他寻思道：他完了，又跟麦拉拴在一起了。他把气出在坦妮斯·朱迪克头上才觉得痛快一点。“总而言之是坦妮斯该死！她干吗要冒出来把我牵连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害我心神不定，脾气暴躁！麻烦的事情太多了！我得快刀斩乱麻！”

他要安静。十天中间，他既没有去看坦妮斯，也没有给她打电话，紧接着，她把他最讨厌的做法强加在他头上。他五天没有和她见面，一会儿为自己的决心感到骄傲，一会儿又揣测坦妮斯如何想念他，这时候，麦高恩小姐通报说：“朱迪克太太来电话，想同你谈谈修缮的事。”

坦妮斯的声音快速而平静：

“巴比特先生吗？哎，乔治，我是坦妮斯。好几星期——反正有好几天没看见你啦。你没有不舒服吧？”

“没有，只是忙得够呛。我，呃，我想今年建筑业大有好转。我得，呃，我得使劲干。”

“当然啦，好样的！我希望你使劲。你知道，我特别希望你好，胜过希望我自己好。我只是不希望你忘掉可怜的坦妮斯。你不久就能来看看我吗？”

“当然！当然！那还用说！”

“那么来吧。我不再给你打电话了。”

他想道：“可怜的孩子！……可是，她不该往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她真了不起——有同情心——‘希望你好。’……可是，在我准备去之前，硬要我去看她可办不到。这些女人真够呛，瞧她们提出要求的方式！过一段长时间我再去找她！……可是，真想今晚就去——可爱的小东西……嘿，得啦，伙计！你既然已经脱身，就放聪明点！”

她没有再来电话，他也没有打电话去，可是五天后她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惹你生气了吗？你得知道，亲爱的，即使惹你生气，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太冷清了，需要别人让我振作起来。昨晚我们在卡丽家举行了一个愉快的聚会，你没有去。我记得她邀请过你。明天，星期四，你晚上能来我这儿吗？只有我一个人，希望见到你。

他的想法是多种多样的：

“真该死，她干吗老是缠着我？女人为什么总是不明白男人不喜欢别人勉强他？她们老是嚷嚷说多么冷清，以此来利用你。

“可你这样做不够漂亮，伙计。她是个光明正大的好姑娘，何况她确实寂寞。她的字写得真帅。信封信笺也漂亮。朴素大方。我想我应该去看看她。哎，感谢上帝，反正到明天晚上之前她不会打扰我。

“她很好，但是——去它的，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我没有同她结婚，也不打算同她结婚！

“哎，胡扯，我想我还是去看看她好。”

二

星期四，也就是坦妮斯便笺上所说的第二天，是个充满感情危机的日子。在运动俱乐部“祖鲁汉”的那张桌子上，弗吉尔·冈奇谈到好公民同盟，在巴比特看来，故意把他冷落在一边，没有邀他参加。巴比特事务所打杂的老马特·彭尼曼遇到了麻烦，跑来向他诉苦：他的大儿子没出息，他的老婆病了，他跟舅子吵了嘴。康拉德·莱特也有麻烦事，由于莱特是巴比特最好的主顾之一，只得耐心听他说。莱特先生似乎害了一种特别古怪的神经痛，汽车修理厂又敲他竹杠。巴比特回家时，家里的人都有麻烦事：他的妻子又想辞退那个冒冒失失的新来的女用人，又怕她走了之后暂时找不

到人；婷卡想对巴比特诉说她老师不好。

“哎，别罗嗦啦！”巴比特嚷嚷说，“你们从来没有听我诉说我的烦恼，如果由你们去经营一家房地产事务所——今天我发现班宁甘小姐的帐目积压了两天，我给桌子抽屉夹痛了手指，莱特去了事务所，还跟以前那样讲不通道理。”

他烦恼透顶，晚饭后该找个巧妙的借口溜出去找坦妮斯时，他只是气呼呼地对他妻子说：“我得出去。大概十一点钟回来。”

“哦，你又要出去了吗？”

“又要！你这个‘又要’是什么意思？我几乎一星期没有出去过！”

“你去——去保护麋鹿协会吗？”

“不，我得去看个人。”

尽管这次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知道自己的口气粗率无礼，尽管她睁大了眼睛，带着责怪的神情看着他，他还是踏着沉重的步子走到门厅，穿上长外套，戴好皮手套，出去发动汽车。

使他宽慰的是坦妮斯很高兴，没有责怪的样子，穿着一件金色底、棕色网眼的上衣，容光焕发。“可怜的人，这样的晚上还得出来！今晚外面冷极啦。你认为来一小高脚杯的威士忌是不是合适？”

“哎，这才是个聪明的女人！我觉得我们多少能喝一杯，只要它别太高——别过一英尺就行！”

他无忧无虑地吻了她，忘了她强制性的要求，舒舒服服

地靠在一张大椅子上，觉得自在极了。他突然健谈起来，说自己多么高尚，可是被人误解，自己比皮特、富尔顿·比米斯以及他们认识的别人都强。她向前俯着身子，妩媚的手托着下巴，欢快地附和他。他勉强问道："呃，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她把这句纯属应酬的话当了真，他发现坦妮斯也有烦恼：

"过得很好，不过——我真生卡丽的气。她告诉明尼，说我对她讲过明尼是个吝啬鬼。明尼对我说这是卡丽告诉她的，我当然要对她讲清楚，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接着卡丽发现明尼讲给我听了，因此她气极了，我当然也火冒三丈，因为卡丽居然对她说是我告诉卡丽的，于是我们都在富尔顿家见面——他老婆出门了——真是万幸！——哦，他家里的地板太适合跳舞了——我们大家谁对谁都有气——哦，我真讨厌那种纠纷，你呢？我是说——太失身份了；可是——还有，妈想来我这儿住一个月，我当然爱她，我想我是爱她的，不过说实话，她对我的生活方式会大有妨碍——她对什么都要议论，这个脾气怎么也改不了，我晚上出去，她总要问我去哪儿，如果我不说实话，她就到处打探，到处寻找，弄清楚我在什么地方，然后她赌气不理人，一声不吭，憋得你只想嚷嚷。还有，我得告诉你——你知道我从不谈我自己的事；我也讨厌别人这样做，你呢？可是——我今晚怎么搞的，我知道这些话肯定把你烦死了——不过——你说妈要来该怎么办？"

他向她提供了容易做到的男人的劝告。她妈妈要来的事

往后拖一拖。卡丽的事不予理睬。她感谢他提了这些宝贵的意见，他们开始轻松地聊起那伙人来。卡丽是个感情用事的傻瓜。皮特是个懒小子。富尔顿·比米斯是个大好人——"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坏脾气的怪老头，因为初见面时他从不热情地先跟人握手，可是熟悉他以后，就知道他为人特别好。"

但是当他们对上面的问题逐个加以认真分析的时候，谈话就卡住了。巴比特想转到有关文化修养的话题上，谈谈时局大事。他一本正经地谈起裁军、心胸开阔和自由化，但是发现坦妮斯只有在这些话题适用于皮特、卡丽或者他们自己的情况时才感觉兴趣。他们之间的冷场使他干着急。他试图引她再说话，但是沉默似乎变成一种灰色的有形物质，堵在他们两人中间。

"我，呃——"他费劲地说，"我觉得——我觉得失业率下降了。"

"那么皮特也许能找到一个象样的工作了。"

沉默。

他绝望地试探说："怎么回事呀，亲爱的？今晚你好象有点沉默。"

"是吗？哦，我没有沉默。可是——你真的关心我沉默不沉默吗？"

"关心？当然！我当然关心！"

"真这样吗？"她向他扑过去，坐在他椅子的扶手上。

他最不愿意作出喜欢她的表示，增加感情负担。他抚摩

她的手，尽义务地抬头朝她笑笑，又往后靠在椅子上。

“乔治，我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当然喜欢，傻姑娘。”

“真的吗，亲爱的？你有一点点喜欢吗？”

“那还用说吗！如果我不喜欢你，你想我干吗来这儿？”

“瞧你，小伙子，我不希望你那样气呼呼地跟我说话！”

“我不是故意气呼呼。我只不过——”他带着委屈和孩子气的声调说，“老天哪，我象平时那样说话，可大家都说我气呼呼，真叫我烦死了。难道大家要我唱着说话还是怎么的？”

“你说的‘大家’是指谁呀？你还在安慰多少别的女人？”

“瞧你说的，我不喜欢你这样含沙射影！”

她低声下气地说：“我知道，亲爱的。我只是开玩笑。我知道你不是有气——只是累了。原谅坦妮斯的不是。说你爱我，说呀！”

“我爱你……我当然爱你。”

“是吗？”口气是讥刺的，“哦，亲爱的，我不是存心粗鲁，可是——我太冷清了，我觉得自己毫无用处。谁都不需要我，我不能帮谁做任何事情。你明白，亲爱的，我好动——如果有事情可做的话，我会很活跃。我还年青，可不是吗？我不老！我不老，也不蠢，可不是吗？”

他不得不随声附和，让她安心。她抚摩他的头发，触摸得越是轻柔，就越期待他有所表示，他不得不显出高兴的样

子。他不耐烦了。他想逃到外面严峻、踏实、不动感情的男人的世界。也许她通过自己纤细的爱抚的手指觉察到了他的退缩和嫌恶。她离开了他——他暂时松了一口大气——她拖过一张小凳子放在他脚边，坐在上面，央求似地抬头望着他。正如对许多男人那样，一条狗的畏缩和一个孩子的躲闪不能引起他们的怜悯，反而往往促使他们做出意外的残忍行为，坦妮斯的低声下气只能使他不快。现在他觉得她已是中年，开始有点老了。即使他憎恶自己的想法，这些念头仍旧缠住他不放。"她老了。"他抽了一口凉气想道。老了！他注意到她下巴和眼睛底下和手腕上松弛的皮肤已形成皱纹。脖子露在外面的部分有点粗糙，仿佛擦字橡皮的屑粒。老了！从年龄来说，她固然比他小，可是她那样转着大眼睛，渴望似地瞅着他真叫人恶心——仿佛，他打了一个寒噤，仿佛他的大婶在向他求爱。

他心里发怵！"我再也不象蠢驴那样胡闹啦。我要跟她断掉。她是个正派的好大人。我不想伤她的心，但是象干净利落的外科手术那样一刀两断，痛苦要小得多。"

他站起身。他说得很急。根据自尊心的准则，他得向她、同时也向自己证明这完全是她的过错。

"我今晚也许有点不对劲，不过说真的，亲爱的，本来我想离开你一段时间，赶些工作和别的事情，休整一下，你应当安安静静等我回来。你明白吗，亲爱的，当你硬把我拽来时，我——就象一般有牛脾气的笨蛋那样——我的反应是抗拒。亲爱的，现在我要走了——"

“再待一会儿，亲爱的！别走！”

“不。现在就走。今后我们再瞧吧。”

“亲爱的，你这个‘今后再瞧’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啊，我太抱歉啦！”

他坚决地把手放在背后。“什么错都没有，上帝保佑你，一点没有错。你跟以前一样好。不过——老天，你不明白我得干些事业吗？我要照顾事务所，并且——你也许不相信，我有老婆有孩子，我非常喜欢他们！”接着，他下了辣手，但自己觉得道德高尚，“我希望我们能做好朋友，不过，这样下去我受不了，总觉得三天两头就该到这里来一次——”

“哦，亲爱的，亲爱的，我早就对你说过，你是完全自由的。我只希望你觉得疲倦的时候，想跟我聊聊或者喜欢我们的聚会时，过来坐坐——”

她多么通情达理，多么有分寸！他过了一小时才得以脱身，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可怕地解决了。他在冰冷的北风中感到凄凉的自由，叹息说：“感谢上帝，这件事总算了结了！可怜的坦妮斯，可怜可爱的好坦妮斯！了结了一桩事。彻底解决！我自由了！”

第三十二章

一

他到家时，妻子还没有睡。“玩得痛快吗？”她嗅着鼻子，想闻闻有没有酒气。

“糟透了。一点不痛快！还有什么需要我解释吗？”

“乔治，你怎么这样说话？唉，不知道是什么使你昏了头！”

“老天，什么都不是！你为什么老是找我麻烦？”他警告自己：“注意！别这么别扭。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整整一个晚上，她当然不满。”当她接着说的时候，他把警告抛到了脑后。

“你为什么老是出去看些莫名其妙的人？我想你会说今晚是去参加另一个委员会的会议吧！”

“不。我去看了一个女人。我们坐着烤火，两人有说有笑，过得痛快极了，如果你想知道，就是这样！”

“嘿——听你说话的口气，仿佛你去那儿要怪我喽！也许是我逼你去的吧！”

“就是你！”

“哎呀——”

“你讨厌你认为‘莫名其妙’的那些人。如果依了你，我早就成了霍华德·利特菲尔德那样的老顽固啦。你向来不喜欢活泼有趣的人来我们家；你只愿意招待一批干坐着聊天气好坏的老古板。你想尽办法使我变得老气横秋。好吧，让我告诉你，我再也不——”

他发了一通脾气，气急败坏的样子以前未曾有过，这下可把她压倒了，她悲哀地回答说：

“哎，最亲爱的，我认为那不符合事实。你也知道，我不希望你老气横秋。也许你对了一部分。也许我不容易跟陌生人搞熟。可是你得想想我们一起过的美好的时光，晚餐会、电影等等——”

他以男人的诡计非但让自己相信是她亏待了他，并且还靠粗嗓门和猛烈的攻击使她也信以为真。他跟坦妮斯混了一晚上，结果要她为此向他道歉。他上床的时候很高兴，俨然是忍辱负重的一家之主的样子。躺下后他又觉得不大对头，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有道理。“我这么欺侮她真应该惭愧。也许她有自己的看法。也许她从来没有这么大吵过。我也顾不得了！让她清醒清醒也有好处。反正我得保持自由。不论是她、坦妮斯、俱乐部的那些家伙，还是谁，都管不着我。我得安排我自己的生活！”

二

第二天在促进者俱乐部吃中饭时，他仍旧带着这种心

情，特别爱找岔。有一位众议员在国外详细考察了三个月，刚回美国，给他们做报告，谈谈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金融、人种、政治制度、语言分支、矿产资源和农业。这些题目他都谈到了，另外还讲了三段趣闻，说明欧洲对美国的误解，并且激烈主张不能让无知的外国人进入美国。

“哎，真是见多识广，报告内容够扎实的。”西德尼·芬克尔斯坦说。

然而巴比特不满地咕哝说：“尽吹牛！全是空话！移民又怎么啦？并不都是无知的，我总觉得我们自己也都是移民的后代。”

“唉，你叫我厌烦！”芬克尔斯坦先生说。

巴比特注意到对桌的迪林博士板着脸在听他们。迪林博士是促进者俱乐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不是内科医师，而是外科医师，外科这一行更有浪漫气息，更神气。他身材高大，长着浓密的黑头发和黑胡髭。报上经常报导他做的手术；他是州立大学外科学教授，出入于皇家岭最有地位的人家。据说他有好几十万元的财产。这样一位人物白眼相加，叫巴比特打了一个寒噤。他赶紧在西德尼·芬克尔斯坦面前赞扬议员的机智诙谐，故意让迪林博士听到。

三

那天下午，三个男人闯进巴比特的办公室，神气活象是

拓疆时期有权就地裁决的治安维持会会员。三个都是方脸膛、说一不二的彪形大汉，又都是泽尼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物——外科医师迪林博士，承包商查尔斯·麦凯尔维，更使人寒心的是《鼓吹时报》的老板拉瑟福德·斯诺上校。在他们夺人的声势面前，巴比特觉得自己渺小得微不足道。

"呃，呃，十分荣幸，各位请坐，有什么见教？"他唠唠叨叨地说。

他们既不坐，也没有寒暄。

"巴比特，"斯诺上校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代表好公民同盟来找你的。我们已经决定要你参加。弗吉尔·冈奇说你不愿意，不过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新情况可以供你考虑。同盟就要和商会联合发起一场争取自由招工的运动，因此现在该是你参加的时候了。"

即使巴比特确实有不愿参加的具体理由，心里一慌也记不起来了，但他从感情上肯定知道自己不想参加，再想到他们居然对他施加压力，即使这些人是商业界的巨头，他对他们也感到一阵愤怒。

"抱歉，上校，我得仔细考虑考虑。"他嗫嚅着说。

麦凯尔维粗暴地说："那是说你不打算参加了，乔治？"

巴比特的声音里突然冒出某种不祥的、陌生的、恶狠狠的调子："你听着，查利！谁都休想威胁我，让我参加什么组织，即使你们这些大富豪也办不到！"

"我们并没有威胁任何人。"迪林博士开口说，但是斯诺上校把他往旁边一推："我们确实是威胁！必要的时候，

我们用一点威胁也在所不惜。巴比特，好公民同盟对你的议论很多。照说你是个懂事、清白、有责任心的人，你一向如此，不过近来不知什么道理，我从各方面听说你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更糟的是，你居然吹捧、支持本市某些最危险的分子，比如说多恩那家伙。”

“上校，那似乎是我私人的事情。”

“可能是这样，不过我们要把话说清楚。你，你跟你的岳父，同本市一些最有实力、有前途的企业有联系，例如我在电车公司的几个朋友。我的报纸也替你扩大影响。假如你打算同那些企图搞垮我们的人站在一起，那你可不能指望正派的公民继续帮你忙。”

巴比特害怕了，但是他本能地痛切地意识到，这次如果屈服，以后就再也抬不起头。他反对说：

“上校，你言过其实了。我固然主张心胸开阔，思想开明，可我当然跟你们一样反对那些异想天开、胡说八道的人，反对工会等等。不过问题是我现在参加的组织太多，不能厚此薄彼，我需要考虑一下才能决定是否加入好公民同盟。”

斯诺上校带着恩赐的态度说：“哦，不，我并没有言过其实！就在今天中午，博士还听到你咒骂污蔑最杰出的共和党议员之一！至于你说的考虑加入，你的想法完全错了。我们并不是求你赏光，只是允许你加入罢了。如果你拖延得太久，也许会错过机会。到那时候，要不要你就难说了。最好赶快决定——赶快决定！”

那三个治安维持会会员似的人咄咄逼人地盯着他。巴比特在紧张的沉默中干等着。他根本不在考虑，只是挨时间，他头里嗡嗡直响："我不要参加——我不要参加——我不要参加。"

"好吧。我们替你惋惜！"斯诺上校说罢，那三个人猛地扭转宽阔的后背走了。

四

那天傍晚，巴比特出去开汽车时，看到弗吉尔·冈奇沿街走来。他举手招呼，但是冈奇没有答理，穿过马路，到对街去了。巴比特知道冈奇肯定见到他的。他开车回家，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妻子立刻又来找麻烦："乔治亲爱的，穆丽尔·弗林克今天下午来过，她听朱姆说好公民同盟特地请你加入，你不愿意。你觉得是不是加入的好？你知道有地位的人都加入，同盟是代表——"

"我知道同盟是代表压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一切自由的！想威胁我，硬要我加入任何组织都办不到，问题不在它是好同盟、坏同盟或是什么样的同盟，只在于我不愿意被人牵着鼻子——"

"不过，亲爱的，如果你不参加，人们会批评你的。"

"让他们批评好了！"

"我是说有地位的人！"

“胡扯，我——其实同盟这玩意儿只是一阵风。跟所有别的组织一样，开头大吹大擂，仿佛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似的，过不久就消声匿迹，谁都忘得干干净净！”

“假如现在时兴这种风气，你是不是认为——？”

“不，我不认为有什么好处！哎，麦拉，请你别跟我唠叨啦。这个该死的好公民同盟把我烦死了。我真希望弗吉尔第一次来找我时我参加就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今天如果委员会不吓唬我，也许我早就加入了，可是，老天，只要我是自由独立的美国公民——”

“喂，乔治，你的口气跟那个德国烧火工一模一样。”

“哦，是这样吗！那我干脆不说话得啦！”

那天晚上，他非常想见到坦妮斯·朱迪克，从她的同情中得到力量。家里人都上楼后，他甚至打电话到她住的公寓去，但是他忐忑不安，当接电话的是公寓看门人时，他含糊地说：“没事——我待会儿再打。”然后挂上电话。

五

如果说巴比特不敢肯定弗吉尔·冈奇是不是故意避开他，第二天上午，威廉·华盛顿·伊桑的存心冷落是不容置疑的了。巴比特开车去事务所时，超出了伊桑的汽车，只见那个面色苍白的大银行家严肃地坐在司机背后。巴比特挥手招呼：“早上好！”伊桑打量着他，迟疑了一下，微微点点头，那种鄙视的神气比干脆不理睬更叫人难受。

上午十点钟，巴比特的合伙人兼岳父来了：

“乔治，我听说你不愿意参加好公民同盟，顶撞了斯诺上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倒底想干什么？毁了事务所吗？你不至于指望这些大亨容忍你反对他们，听你最近那套‘自由化’的胡言乱语吧？”

“哦，没的事，亨利·汤普森，你最近大概是低级小说看得太多了。开明并不犯法，不会遭到阴谋算计的。美国是自由的国家。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阴谋当然没有。谁说有的？问题是如果人们认为你轻率、靠不住之后，你想他们还愿意跟你有生意往来吗？一个小小的谣言，说你是个狂热分子，就能毁掉我们的生意，比那些傻瓜小说家在一个月里面虚构捏造出来的阴谋圈套厉害得多。”

那天下午，当那个可靠的老康拉德·莱特，那个嘻嘻哈哈的守财奴康拉德·莱特来事务所，巴比特建议他在多尔切斯特新住宅区买一块地皮时，莱特过于急忙地说：“不，不，目前不想做任何交易。”

一星期后，巴比特从亨利·汤普森那里听说电车公司的高级职员们计划再做一笔地产买卖，委托桑德斯—托里—温公司代办，没有找巴比特—汤普森公司。

“我估计杰克·奥法特听到人们对你的议论，对你不放心。杰克本来就是死脑筋、老顽固，也许他劝电车公司那帮人另找一个经纪人。乔治，你得想想办法才行！”汤普森的嗓音都发抖了。

巴比特赶忙同意了。人们这么误解他真是无聊，不过——他决定等下次再问他时马上答应参加好公民同盟。他气呼呼地、无可奈何地等着。没有人再问他。他们把他甩在一边，不予理睬。他没有勇气到同盟去恳求加入，只好自我安慰地吹嘘说即使他反对全市的人，人家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谁都不能发号施令，叫他怎么想、怎么做！

使他最震惊的是第一流的速记打字员，麦高恩小姐，突然离开了他，尽管她的理由非常充分——她需要休息，她姐姐又病了，她在六个月内也许不打算工作。接替她的是哈夫斯塔德小姐，使他很不自在。哈夫斯塔德小姐的名字是什么，事务所里谁都不知道。似乎她根本没有名字，没有情人，没有粉扑，也没有吃东西的胃口。这个瘦小、苍白、勤奋的瑞典女人毫无个人特色，人们难以想象她有一个跟一般人一样的家，下班后会回去吃肉丁烤菜。她象是一台上足润滑油、擦得精光锃亮的机器，每天傍晚似乎应当替她掸掸灰尘，然后把她放进抽屉，同她削得尖细的铅笔摆在一起。她记录口授十分敏捷，打字是第一流的，但是巴比特同她一起工作时老是烦躁。她使他觉得自己浮夸，听了他最得意的笑话也毫无表示，只是带着询问的眼色静静地瞅着他。他希望麦高恩小姐回来，甚至打算给她去封信。

接着，在麦高恩小姐走后一星期，他听说她另找工作，替他的危险的竞争者桑德斯－托里－温去干活了。

他的反应不仅是不痛快；还有恐惧。“她干吗要走呢？”他担心地想道，“她是不是预感到我的生意要垮台？抢走电车

公司那笔买卖的正是桑德斯。对啦——树倒猢狲散！”

现在他眼前老是浮现灰色的恐惧。他注意着弗里茨·韦林格，不知道这个年青的推销员会不会走。他每天都觉得自己遭到冷落。他注意到今年商会的年度午餐会没有邀请他发言。奥维尔·琼斯有一次请了许多人去打扑克，没有找巴比特，这下他断定人家在故意冷落他。他不敢去运动俱乐部吃午饭，又不敢不去。他认为人们在暗中注意他；他离开饭桌时，人们都偷偷地议论他。他到处听到窃窃私语：主顾的办公室里、他去存钱的银行里、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甚至自己的家里。他不断琢磨他们怎么议论他。他整天仿佛听到他们诧异地说："巴比特？嗨，他是个道地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这家伙胆子也够大的，居然变得这么开明，自行其事，不过他够危险的，是啊，迟早要把他揭露出来。”

他在街角拐弯时，迎面遇到两个熟人，他们正在聊天——偷偷地议论——他的心怦怦跳，赶紧象腼腆的小学生一样悄悄走过。当他看到他的邻居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同奥维尔·琼斯在一起，他瞥了一眼，马上进屋，避开他们的监视，他断定那两个人在窃窃私语——在搞阴谋。

贯穿在他恐惧中间的还有一种挑战心理。他觉得自己很顽强。有时候他认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象塞尼卡·多恩一样大胆；有时候他想去拜访多恩，跟他谈谈自己多么革命，但是始终没有把他的想法付诸实现。他听到周围切切促促的议论时，常常哀叹道："天哪，我究竟干了什么坏事？只不过跟那伙人玩玩，说了克拉伦斯·德鲁姆一些怪话。我从没

有批评别人，强迫别人接受我的想法！”

他忍受不了这种紧张的生活．不久之后，他承认自己愿意安分守己，求个太平，只要有一个不丢人的台阶可下就行了．但是，他固执地想道，强迫他回头却办不到；他绝对不能含垢忍辱。

只有跟他妻子交谈时，这些混乱的恐惧才浮到表面上来。她埋怨说他最近显得烦躁不安，真不明白他晚上干吗不愿意去利特菲尔德家串串门．他尝试照她的话去做，但是他无法向她解释他因反抗而受到惩罚的一笔糊涂帐．他失去了保罗和坦妮斯以后，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人了．“天哪，这些天来，婷卡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他叹息说，他整晚跟那孩子一起，趴在地板上做游戏．

他想去监狱探视保罗，不过虽然每周收到保罗一张寥寥数语的便笺，他心目中已经把保罗当作死去的人了。他想念的还是坦妮斯。

“我原以为自己精明，有主见，一下子甩掉了坦妮斯，事实上我需要她，天知道我多么需要她！”他恨恨地说，“麦拉根本不理解，她心目中的生活无非是跟别人一样混日子．可是坦妮斯不同，她会说我是对的．”

于是他再也不能等待了。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真的去看坦妮斯．他根本不存希望见到坦妮斯，但是她在家，并且是一个人．问题是她恍若两人．她成了个客客气气、双眉高扬、冷冰冰的貌似坦妮斯的女人．她说：“嗯，乔治，有什么事？”声调平淡，毫不感兴趣．他仿佛挨了一鞭子，垂

头丧气地走了。

最早给他安慰的是特德和尤妮斯·利特菲尔德。

有一晚，特德从学校回家，同尤妮斯两人跳跳蹦蹦地进来，特德咯咯笑着问巴比特："我听尤妮说了，爸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她爸爸说你支持老塞尼卡·多恩，闹得满城风雨。好极啦！这些人是应该捅一下！这个老城太沉闷了！"尤妮斯一屁股坐到巴比特的腿上，吻了他，短发的头偎依着他的下巴，得意扬扬地说："我认为你比霍华德好多啦。"她以表示信任的口气说："霍华德为什么这么老古板？他心地不坏，并且，老实说，人也非常聪明，但是尽管我多方面给他训练，他就是没有劲头。你觉得我们能改掉他的脾气吗，最亲爱的？"

"哎，尤妮斯，你这么说你爸爸可不好。"巴比特以最合乎"繁花"高地要求的口气说，但是几星期来心里第一次感到高兴。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久经考验的开明人士，年青一代的忠诚加强了他的信心。他们一起找冰箱里可吃的东西。巴比特得意地说："假如给你妈看见，肯定又要说我们了！"尤妮斯却摆出慈爱的模样，替他们打了许多鸡蛋做点心，亲亲巴比特的耳朵，然后象一个替许多人管伙食的女修道院院长那样说："真不明白，我这么一个女权主义者为什么还要伺候这些男人！"

巴比特大受鼓舞。当他遇到基督教男青年会教育主任和查塔姆路教堂合唱队领唱谢尔登·斯米斯的时候，他根本不把斯米斯当一回事。斯米斯用他湿津津的手抓住巴比特的肥

手不放，拖长声音说："巴比特兄弟，最近不常见到你来教堂。我知道你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你千万不能忘了教会的老朋友呀。"

巴比特摆脱了他热情的握手——谢尔登喜欢长时间拉住人家的手不放——很不客气地说："我想你们没有我也混得不坏。对不起，斯米斯；我得先走一步。再见。"

但是过后他心里又嘀咕起来："如果那个可怜虫居然也想拉我回教会，那就说明教会里也在议论我了。"

他听到窸窸窣窣的议论：约翰·詹尼森·德鲁博士、朱姆·弗林克，甚至威廉·华盛顿·伊桑。独立自主的精神逐渐从他身上消失，他独自一人踯躅街头，怕见人们讥刺的眼光，怕听那不停的背后议论。

第三十三章

一

他们准备睡觉时，他试图向妻子解释谢尔登·斯米斯多么讨厌，但她的回答只是："他的嗓子真好——超凡脱俗。我觉得你自己不懂音乐，不该这么说他！"这时候，她在他眼里几乎是个陌生人；他凄凉地瞅着这个光着粗胳臂的肥胖、罗嗦的女人，不明白她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他躺在凉嗖嗖的小床上筋骨酸疼，翻来复去，又想起了坦妮斯。跟她断了关系实在太傻。他得有一个可以谈心里话的人。唉，如果他老是这样把事情憋在心里，他肚子也会炸破的。至于麦拉，根本不能指望她理解。呃，回避矛盾是没有用的。两个人结婚这么多年终于疏远很不象话；太不象话了；但是，只要他不愿意被泽尼斯逼得就范——他才不受任何人威胁，也不听任何人哄骗！——任什么都不能使他们两人和好如初。

半夜三时，他给一辆路过的汽车发出的响声吵醒，迷迷糊糊地起床找水喝。他经过卧室时听到妻子在呻吟。睡意模糊了他的怨恨，他殷勤地探问："怎么回事，亲爱的？"

“我——我肚子痛极了——哎呀，简直象撕我的肉一样痛。”

“消化不良吗？要不要我去拿几片小苏打？”

“恐怕——不管用。昨天晚上和白天就不对劲，后来——啊唷！——一阵痛过去了，我睡着了——汽车声吵醒了我。”

她说话声调十分吃力，象是一条在风浪中颠簸的船只。他惊慌起来。

“我去请医生吧。”

“不，不！会过去的。你去拿个冰袋来也许好些。”

他到浴室去取冰袋，又下楼去取冰块。半夜三更在屋里转悠使他感到有趣，但是当他用匕首形的尖凿撬冰块时，他表现得很冷静、稳定、老练；他把冰袋搁在她腹股沟那里，声调中重新出现以前的友好，他低沉地说：“哎，哎，现在会好一些啦。”他回到床上，但是没有入睡。他听到她又在哼哼，马上起来安慰她：“还痛得厉害吗，亲爱的？”

“哎，简直揪得慌，我睡不着。”

她的声音很微弱。巴比特知道她最怕医生的诊断，没有告诉她就偷偷下楼，给厄尔·帕顿博士打了电话。他冻得抖抖索索，睡眼惺忪地翻看一本杂志，终于听到了医生的汽车声。

医生相当年青，行动干净利索。他进门时的模样仿佛现在不是半夜，而是阳光璀璨的中午。“喂，乔治，出了一点小麻烦，呃？她现在怎么样？”他把大衣往椅子上一扔，在

电炉前面暖暖手，同时匆忙地说话，轻松愉快的口气简直有点叫人恼火。医生好象掌管全家，巴比特跟在他后面到楼上卧室去时，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无足轻重。维隆娜从她屋里探出头问道："出了什么事，爸爸，出了什么事?"这时候医生咯咯笑着代为回答："只是有点胃痛。"

医生替巴比特太太作了检查之后，亲切但又好斗地对她说："痛得不好受吧，呃？我给你一点药，让你睡觉，早晨会好一些。早饭后我再来。"巴比特在楼下门厅躺着等结果，医生叹了一口气对他说："她肚子摸上去可不太好。腹壁紧张，有点发炎的症状。她以前没有切除过阑尾吧，是吗？唔，担心也没有用。早上我首先到这儿来，先让她休息一会儿。我给她打了一针吗啡。待会再见。"

接着，轮到巴比特遭受险恶风暴的折磨了。

面对古老而压倒一切的现实、标准和传统的现实、病痛和死亡的威胁、漫漫长夜和婚姻生活的千丝万缕的牢固联系，曾经支配过他的全部愤懑和他跌打滚爬熬过来的精神危机一下子变得苍白无力、荒唐可笑了。他悄悄地回到她身边。当她在吗啡的催人昏昏欲睡的作用下迷糊过去的时候，他坐在床沿上，握住她的手。几星期来，她第一次信赖地把手放在他的手里。

他披着毛巾浴衣和一条粉红和白色条纹的床罩，蜷缩在扶手椅里，模样十分可笑。卧室里光线暗淡，什么都显得奇形怪状，窗帘象是打埋伏的强盗，梳妆台象是塔楼耸立的城堡。空气中是化妆品、浆洗过的亚麻布以及有人睡觉的气

味。他打个盹醒来，醒来又打盹，折腾了百来次。他听到她在睡眠中翻身叹气；他琢磨着有什么事可以替她张罗，还没有想出来，已经筋骨酸疼地睡着了。长夜漫漫，天色刚亮，等待似乎可以告一段落时，他却睡着了，维隆娜进屋慌张地问："怎么回事，爸爸？"他冷不防给惊醒，心里有点恼火。

他妻子已经醒了，在晨光下她脸色蜡黄，毫无表情，但他现在不拿她和坦妮斯相比；她不仅是一个可以同别的妇女比较的女人，而且是他自己，尽管他可以批评她，数落她，那也只是象批评、数落自己一样，态度是休戚相关、毫不傲慢的，根本没有指望改变永恒的实质，也没有真正加以改变的愿望。

他在维隆娜面前仍旧摆出父亲的架子，显得很坚定。婷卡号啕大哭，加强了紧张的气氛，他哄着婷卡，吩咐提前开早饭，想看看当天的报纸，但又觉得不看更有英雄气概，更能随时准备帮忙。然而，又过了不少难挨的、完全没有英雄气概的时间，帕顿博士才重新到来。

"看不出什么变化。"帕顿说，"我十一点左右再来，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准备请一位世界闻名的大夫来会诊一下，做到万无一失。乔治，现在你插不上手。我让维隆娜把冰袋装满——我想最好继续用冰袋——你不如去办公室，别老是待在她旁边，哭丧着脸，仿佛你是病人似的。当丈夫的真脆弱！比妇女还神经质！妻子生病时，丈夫总是挤进来，让人以为不舒服的是他们。你再喝杯咖啡，赶快走吧！"

经他这么一取笑，巴比特变得实事求是一些。他开了

汽车去事务所，试图口授信函，打电话联系事务，但对方还没有回话，他已经忘记是给谁打电话来着。十点一刻，他就回家去了。一离开交通拥挤的市中心，他便加大油门，风驰电掣地往家赶，脸上象戴了悲剧面具那样全是皱纹。

他妻子见到他大为惊异。"你干吗回来，亲爱的？我觉得好一些了。我让维隆娜去上班了。我这么病倒真不应该，是吗？"

他知道她希望得到爱抚，她果然得到了。当他听到帕顿博士的汽车在门前停下时，他们奇怪地感到特别快活。他向窗外望去，吓了一跳。同帕顿博士一起来的是个显得很不耐烦的人，一头浓密的黑头发，蓄着轻骑兵似的胡髭——外科医师迪林博士。巴比特大惊失色，竭力掩饰心中的慌乱，匆匆下楼。

帕顿博士仍旧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想使你担心，老兄，不过我认为让迪林博士替你妻子检查一下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象介绍一位大师似地朝迪林做了个手势。

迪林十分傲慢地点点头，大步上楼去。巴比特痛苦地在起坐室里踱来踱去。除了他妻子分娩以外，家里没有人动过大手术，对他说来，外科手术既是奇迹，又是可怕而讨厌的事情。但是，迪林和帕顿下楼时，他知道一切顺利，他几乎想笑出来，因为这两个人同音乐喜剧里留着胡子的医生角色一模一样，两人都搓着手，显得又蠢又有学问。

迪林博士开口说：

"很抱歉，老弟，不过我得告诉你，你妻子得了急性阑尾炎。我们应当进行手术。你当然可以决定，不过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巴比特没有理解这番话的全部意义。他喃喃说："嗯，是不是等一两天才做，万一发生什么事，特德那时候也从大学里回家了。"

迪林博士几乎吼了起来："不行。假如你不希望发展成腹膜炎的话，我们立刻准备手术。我坚决劝你决定。你一同意，我马上给圣玛丽医院去电话要救护车，三刻钟之内就让她上手术台。"

"我——我——当然，我想你明白——可是老兄，两秒钟之内我来不及替她准备好穿的用的东西呀！再说她身体这么虚弱——"

"只要把她的梳子牙刷往包里一塞就行了；一两天之内她不需要别的东西。"迪林博士说罢就去打电话。

巴比特横了心，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他把吓坏了的婷卡哄到别的房间，高兴地对她妻子说："呃，老伴，大夫认为咱们最好动个小手术，了结这件事。要不了几分钟——比生孩子还快一倍——你马上就好了。"

她使劲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指头都捏痛了。她象一个担惊受怕的孩子似地忍着说："我怕——一个人到黑暗里去！"她眼睛里没有丝毫老练的神情，只含着恳求和恐惧。"你陪着我好吗？你这会儿可以不去办公室，是吗，亲爱的？你就陪我到医院好吗；你今晚能来看我吗——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你今晚不去别的地方了，是吗？”

他跪在床边。当她软弱地抚摩他的头发时，他抽泣起来，吻她那细麻布的睡衣袖管，发誓赌咒似地说：“亲爱的，你是我世上最爱的人！前些时我为生意等等事情操心，现在那一切全过去了，我又回来了。”

“真的吗？乔治，我躺着的时候一直在想，也许我就这么死掉的好。我在琢磨是不是有人真正需要我，或者喜欢我。我在琢磨我活着究竟有什么用。我变得又蠢又丑——”

“什么话，你这个调皮的东西！我得替你准备带去的东西，你却骗我来捧捧你！这么说，我倒是个年青漂亮的风流人物啦——”他说不下去了，又抽泣起来。他们前言不搭后语地互相取得了解。

他收拾麦拉的物品时，头脑清晰敏捷得出奇，他明白以后晚上再也不会出去胡闹了。他承认自己为此感到惋惜。他略带冷酷地看到，在他中年人的心情变得淡漠之前，这是最后一次绝望的逃避了。好吧，他象顽皮小孩似地笑着说：“那场聚会在散伙之前是够精采的！”对啦——手术要花多少费用？“我应当先同迪林讲妥。去它的，无论花多少钱我都不在意！”

救护车等在门口。巴比特赞赏一切高明的技术，即使现在是伤心的时候，他也兴致勃勃地观看随车人员熟练轻巧地把巴比特太太放上担架，抬她下楼。救护车是个漆成白色的庞然大物。巴比特太太哼哼说：“它叫我害怕。就象是柩车，象是把我装进柩车。我要你跟我待在一起。”

“我就坐在前面司机舱里。”巴比特答应说。

“不，我要你陪我待在里面。”她问随车人员：“他能待在里面吗？”

“当然，太太，没问题。里面有个很好的小折凳。”那个年纪较大的随车人员得意地说。

他挨着她坐在那辆活动屋子似的救护车里，里面有小床、折凳、一个发热的小电炉，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挂历，挂历的图片是一个吃樱桃的姑娘，还有一家生意兴隆的食品店的名称。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小心把手碰到了电炉，他尖叫起来：

“噢！妈的！”

“哎，乔治·巴比特，我不喜欢你说脏话咒骂！”

“我知道，真对不起——不过真他妈的，我的手烫着了！哎呀，痛得慌！痛得够呛！嗨，那个该死的电炉烫得——烫得——比地狱门上的绞链还要烫！瞧！烫出印子来啦！”

他们到了圣玛丽医院，护士们已经摆出手术器械，准备救她性命，麦拉反倒安慰他，吻了烫痛的地方让它快好。他虽然想装得老成持重，还是顺从了她的意思，随她把自己当成小孩似地哄骗。

救护车开到医院门口的篷顶下面，接着是梦魇似的一连串软木地板的门厅，没完没了的房门，门里可以看到坐在床上的老年妇女，一台电梯，麻醉室，和一个蔑视丈夫们的住院医师，谁都不把巴比特放在眼里。他获准吻了他的妻子；他看见一个瘦小的黑皮肤的护士把圆锥形的麻醉罩套在她嘴巴

和鼻子上；一股甜甜的怪味使他胸口发紧；这时候他给赶了出来，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化验室的一张高凳上，很想再见她一面，重申他是一直爱她的，从来没有爱过别人，连一秒钟都没有，也没有朝别人瞟过一眼。他在化验室里只注意到一瓶发黄的酒精里泡着一件腐烂的东西。这东西叫他看了十分恶心，但是他的眼睛离不开它。它比等候更吸引他的注意。他的心思在空白中漂浮，老是回到那可怕的瓶子上去。他为了避开瓶子，打开右边一扇门，希望找到一个正正式式的办公室。他发觉那扇门通向手术室；一眼就看到迪林博士，身穿白大褂，头上缠着绷带，模样很古怪，弯着腰，在有许多螺丝和转轮的钢板手术台上忙活，护士们捧着承盘和棉花垫，还有一个白布蒙着的物体，上面只露出一个没有生气的下颌，中间有一个方窟窿，窟窿里面是蜡黄的皮肤和边缘带血的切口，切口周围密密麻麻象寄生虫附着似的勾挂着许多镊钳。

他忙不迭地关上门。昨晚和今晨的惊吓与悔悟也许不会留下痛切的印象，但现在看到曾是楚楚可怜、有血有肉的她仿佛在经受一场丧失人性的葬礼，不由得大为震惊，他赶紧爬上化验室的高凳，发誓要忠于他的妻子……忠于泽尼斯……忠于商业效率……忠于促进者俱乐部……忠于那帮好人的所有信念。

过后，一个护士进来宽慰地说：“手术结束了！十分成功！她情况很好！她很快就会从麻醉中醒过来，你可以见她了。”

他发现她躺在一张奇怪的床头支起的床上，脸色黄得不

正常，但是紫红色的嘴唇在微微颤动。她在喃喃说些什么。他弯下腰，听到她叹息说："抹薄煎饼的真槭糖浆可不好买。"他哈哈大笑，眉色飞舞地对护士说："她居然在说槭糖浆！我马上去订购一百加仑，直接向弗蒙特订货！"

二

她在医院里住了十七天。他每天下午去看她，他们在娓娓长谈中逐渐恢复了亲密。有一次他隐隐约约地提到他同坦妮斯和那伙人的关系，于是她脑子里充满了一个想法：一个邪恶的女人迷住了她的可怜的乔治。

如果他一度怀疑过他的邻居和那帮好人的极端可亲，现在他对他们深信不疑了。他想：塞尼卡·多恩并没有带些花来探望，也不过来跟太太聊聊，但是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太太来过医院，还捎来了她的珍贵的红酒冻（用真红酒调味的）；奥维尔·琼斯花了许多时间挑选巴比特太太爱看的小说——纽约百万富翁和怀俄明牧童的有趣的爱情故事；洛埃塔·斯旺森编织了一件粉红色的睡衣；西德尼·芬克尔斯坦和他那棕色眼睛、性情快活随和的太太在帕切尔－斯坦百货公司挑选了一件最漂亮的睡袍。

他的朋友都不再议论他、怀疑他了。在运动俱乐部里，他们每天询问他妻子的情况。有些他叫不上名字的俱乐部会员主动问他："你的好太太怎么样啦？"巴比特觉得他已经翻越了荒凉的高地，来到有着村庄的温暖愉快的山谷了。

一天中午，弗吉尔·冈奇提出："下午六点你打算去医院吗？我老婆和我想去看看。"他们真的去了。冈奇谈得非常风趣，巴比特太太说他不能再惹她笑了，因为确实笑得伤口发痛。他们走向门厅的时候，冈奇和气地问道："乔治，老伙计，前一个时期，你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老是闹别扭。我不知道原因，也不想打听。但是现在你似乎又觉得十分满意了，为什么不到好公民同盟来跟我们一起呢？我们一起有过愉快的时光；我们也需要你出些主意。"

由于巴比特遇到的不是威胁而是好言好语，由于他得到了停止敌对行动的允许，由于他能在不伤自尊心的情况下放弃他的信念，他高兴得几乎流出眼泪。他当机立断，再也不做土生土长的革命者了。他拍拍冈奇的肩膀，第二天他就成了好公民同盟的成员。

两星期后，乔治·巴比特慷慨激昂地抨击塞尼卡·多恩的邪恶、工会的罪大恶极和移民的危险，赞扬高尔夫、道德和银行存款的好处，好公民同盟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他相比。

第三十四章

一

好公民同盟已经发展到全国各地，但是最起作用、最受重视的却在泽尼斯这样的城市，这些城市以商业为主，人口在几十万左右，大多（虽然不是全部）座落在内地，附近有玉米田、矿山和小城镇，而小城镇在抵押借款、餐桌礼节、艺术、社会哲学以及妇女头饰方面都有求于那些城市。

泽尼斯富裕的公民大多是同盟的成员。他们不全是那种自称为“受到大家欢迎”的人。除了这些愉快可亲的、推销繁荣的商人之外，还有贵族，也就是更为富有或者发家更早的人：银行行长、工厂老板、地主、大公司的法律顾问、时髦的医师以及少数几个老青年——他们什么活也不干，勉为其难地留在泽尼斯，象以前在巴黎时那样收集光瓷器皿和善本书籍。尽管他们各不相同，他们一致认为必须使工人阶级安分守己；他们还明白美国民主并不意味着财富均等，但要求在思想、服装、绘画、道德和词汇方面完全相同。

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同任何别的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统治阶级相似，差别只在于他们更为朝气蓬勃，确实想创造别

处所有者阶级都向往得到、但通常没有信心去实现的公认的标准。

好公民同盟进行的最长的一次斗争是自由招工问题——这其实是一场反对一切工会的秘密斗争。同时进行的是美国化运动，开办夜校向新来美国的外国人提供英语、历史和经济课程，阅读每天报上的文章，让他们懂得在解决劳资纠纷上，百分之百的美国方式是让工人信赖并热爱他们的雇主。

别的组织如果目标和同盟一致，同盟对它们的赞助是非常慷慨的。它帮助基督教男青年会募集了二十万元资金兴建新楼。巴比特、弗吉尔·冈奇、西德尼·芬克尔斯坦，甚至查尔斯·麦凯尔维，都到电影院向观众演讲，回顾基督教男青年会对他们本人产生过多么巨大的影响；报上刊登了《鼓吹时报》的老板，年高德劭的拉瑟福德·斯诺上校同男青年会谢尔登·斯米斯握手的图片。后来，斯米斯口齿不清地说："我们举行祷告会时千万请你赏光。"凶猛的上校拉开大嗓门说："我去那里干吗？我自己家里有的是酒。"当然，这些话没有见报。

有一次，某些言论不够检点的小报批评美国军团，同盟替这个参加过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的组织帮了大忙。一晚，一群年青人袭击了泽尼斯社会党总部，烧毁了档案卷宗，殴打了工作人员，把桌椅板凳扔到窗外。除了《鼓吹时报》和《鼓吹晚报》之外，都说这次可贵但也许有点鲁莽的行动是美国军团干的。好公民同盟便派出一个机动小组，访问了那些立场不公的报纸，解释说退伍军人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总编们心领神会，不再在这件事上宣扬。泽尼斯有一个拒绝服兵役的人被判刑后，期满出狱，刚回家就被赶出城去，报纸把肇事分子说成是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

二

好公民同盟的所有活动和胜利中都有巴比特的一份，他完全赢回了自尊、安宁和朋友们的好感。但他开始嘀咕了：“嘿，我在整顿城市方面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我得照顾照顾自己的生意。看来在同盟的工作上要少卖些力气了。”

他象回促进者俱乐部一样，回到了教会。他甚至忍受了谢尔登·斯米斯过于殷勤的致意。他担心的是，他的那一段反叛经历会不会妨碍他的灵魂得到拯救。他对天国一说还是将信将疑，不过约翰·詹尼森·德鲁博士说确有其事，巴比特当然不能存侥幸心理。

一晚，他路过德鲁牧师的住所，忽然心血来潮，走了进去，看到牧师正在书房里忙着。

“请稍候，我这会儿正要打个电话。”德鲁博士带着公事公办的口气说，随即气势汹汹地朝电话嚷道：“喂！伯基—汉尼斯印刷所吗？我是德鲁牧师。下星期日用的节目单的校样怎么还不送来？嗯？早该送来了。呃，他们全病了我也管不着？今晚我必须看到。你派个小厮赶快送来。”

他转过身，仍旧是那副匆忙的神情。“嗯，巴比特兄弟，有什么见教？”

“我只想问件事——是这么一回事，牧师：前一个时期我有点松懈。喝上几杯之类。我要问的是：假如一个人洗手不干，头脑恢复清醒，那会怎么样？从长远来说，会不会，比如说，会不会给他在总帐上记上一笔？”

德鲁博士突然很感兴趣。“还有，呃，兄弟——还有别的事吗？女人呢？”

“没有，可以说基本上一点都没有。”

“别吞吞吐吐不告诉我，兄弟！我就是解决这种问题的。坐汽车兜过风吗？在汽车里跟姑娘们搂搂抱抱吗？”牧师的眼睛都发亮了。

“没有——没有——”

“好吧，我对你说。一刻钟以后，‘莫把禁酒当儿戏’协会有个代表团来找我，十点一刻，反对节制生育联合会的代表团要来。”他匆匆看一下表，“不过我可以抽出五分钟时间同你一起祷告。就在你椅子旁边跪下来，兄弟。不要羞于寻求上帝的指引。”

巴比特的头皮发痒，直想溜，但是德鲁博士已经在写字椅旁边扑通一声跪下，他的精明强干的声音变成一个经常跟罪恶和万能的上帝打交道的人那样滑溜的声音。巴比特只好也跪下，德鲁扬扬得意地说：

“主啊，您见到了我们这儿的一个兄弟，他在形形色色的诱惑之下已经误入岐途。啊，我们的在天之父，请您涤荡他的心胸，让他象婴孩一般纯洁。啊，让他具有男子汉的勇气，避恶趋善，重新得到欢乐——”

谢尔登·斯米斯晃晃悠悠地走进书房。他看到这两人便傻笑一下，宽恕般地拍拍巴比特的肩膀，在他身旁跪下，用胳臂搂着他，同时替德鲁博士帮腔："主啊！帮助我们的兄弟吧，主啊！"

巴比特虽然竭力闭上眼睛，但仍旧从指头缝里偷偷看见牧师一面看表，一面大功告成地说道："让他随时敢于来找我们，得到忠告和关怀，让他知道教会能象引导羔羊似地将他引导。"

德鲁博士霍地站起来，朝天堂的大致方向翻翻眼珠，把表往口袋里一塞，问道："代表团来了没有，谢尔登？"

"到了，就在外面。"谢尔登同样利落地回答。接着他爱抚般地对巴比特说："兄弟，如果你觉得管用的话，我很乐意到隔壁房间去，继续陪你祷告，让德鲁博士接待'莫把禁酒当儿戏协会'的代表兄弟们。"

"不——不啦——多谢——我没时间了！"巴比特说着就向门口跑去。

此后，他常常出入于查塔姆路的长老会教堂，不过据人家注意到，他总是避免同站在门口的牧师握手。

三

如果说巴比特的反抗大大削弱了他的品性，以致在好公民同盟的比较严峻的运动方面不大可靠，对教会也不大领情，他回到家庭、运动俱乐部、促进者俱乐部和保护麋鹿协

会所得到的乐趣却是无可怀疑的。

维隆娜同肯尼思·埃斯科特终于犹犹豫豫地结了婚。参加婚礼时，巴比特精心打扮的程度不下于维隆娜，他把自己硬塞进那套每年三次出席茶会时才穿的晨礼服。等维隆娜和肯尼思坐上一辆高级轿车离开后，他松了一口气，回家脱掉晨礼服，抬起胀痛的脚坐在沙发上，心想今后这间起坐室就归他妻子和他使用了，不必再听维隆娜和肯尼思文绉绉地带着大学生派头，心事重重地谈论最低工资和戏剧同盟了。

但是，他重新成为促进者俱乐部最受欢迎的人之一的事实，比这种宁静给了他更大的安慰。

四

促进者俱乐部午餐会开始前，主席威利斯·伊亚姆斯一声不响地站着，愁苦地瞅着在座的人，他们都惴惴不安，以为主席要宣布一位会员兄弟的死亡消息。他严肃地慢慢开口了：

“伙计们，我要向你们透露一个惊人的消息，有关我们一个会员的糟透的消息。”

好几个促进者，包括巴比特在内，显得张皇失措。

“一个旅行推销员，我的可靠的朋友，最近到北部去了一次，在某个促进者度过少年时代的某个小城，他发现了一件再也无法隐瞒的事。事实上，他发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性格，我们一向把这个人当作真正的男子汉，当作我们中间的

一分子。先生们，我怕自己过于激动，说不清楚，因此我把它写了下来。”

他揭开一块大黑板上的蒙布，上面是一行大写字母，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乔治·福兰斯比·巴比特——你这个傻阿福！

促进者们喝采欢呼，笑得淌出了泪水，朝巴比特扔纸团，纷纷嚷道：“起来讲几句，讲几句！你这个傻阿福！”

伊亚姆斯主席接着说：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以为巴比特的名字就是乔治·福，他也一直对我们隐瞒。先生们，现在我要你们挨个说说，你们以前认为‘福’代表什么字？”

他们有的说是代表倒霉鬼，有的说蛤蟆脸、傻瓜蛋、淀粉团、免税区、胡扯淡和雾角①。从他们拿他开心的那份高兴的样子，巴比特知道他们又把他当作知心朋友了，他也满面春风地站了起来。

“各位，我完全承认。我从来没有戴过手表，也没有把我的名字从当中分开过，但是我承认‘福兰斯比’一点不假。我唯一的解释是我的老爸爸——他在别的方面完全正常，下跳棋赢了城里人时就高兴得象什么似的——替我起了一个怪名字，用了我们的家庭大夫，老安布罗斯·福兰斯比医师的

①这里的一连串名词和上文的“福兰斯比”在原文中都以F开头。

姓。我向各位道歉。我下次起名字时，一定想办法找个象样的字——叫出来好听而又神气——事实上要象那个家喻户晓的了不起的名字——那个响亮而几乎压倒一切的名字，威利斯·吉姆贾姆斯·伊亚姆斯！”

从喝采声中，巴比特知道他重新得到了安全和好感；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背离那帮好人，从而危害他自己的安全和名望。

五

亨利·汤普森嚷嚷着冲进事务所：“乔治！好消息！杰克·奥法特说电车公司那帮人对桑德斯－托里－温公司经办上一笔交易的做法不满意，他们还是希望跟我们往来！”

巴比特认识到他反抗的最后一个伤疤已经愈合，感到快慰。但是当他驱车回家时，一些隐蔽的思想又使他烦恼，即使在他悻悻就范的日子里，这些思想也从没有削弱他。他发现自己认为电车公司那帮人不大诚实。好吧，他再替他们做一笔买卖，只要条件成熟，也许只要亨利·汤普森一去世，他就跟他们断绝来往。他已经四十八岁；再过十二年就六十了；他要给孙子辈留下一份干净的产业。当然，跟电车公司那帮人打交道，钱可挣得不少，做人总该讲究实际，只不过——”他不舒服地扭动着身体。他要把自己对电车公司那帮人的看法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噢，不能这么干，现在可不行。如果我再次冒犯他们，他们非把我整垮不可。不

过——"

他觉得自己的发展前途很渺茫。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他还算年青，难道就此不再冒险了吗？他觉得自己拚命挣扎，好不容易逃脱罗网，现在又陷了进去，更荒唐的是竟为陷进去而感到庆幸。

"他们狠狠揍了我，揍得我够呛！"他抱怨道。

那晚家里很平静，他高高兴兴地同他妻子玩了一会纸牌。他愤愤地对诱惑说，他满足于按老规矩办事。第二天，他去看了电车公司的采购代理人，他们就秘密购置埃文斯顿路边的地皮问题作出了计划。他驱车回事务所时，激烈地说："我要按我自己的心愿处理和决定一切——等我退休之后。"

六

特德从大学里回家过周末。他不再提机械工程，也不大评论他的讲师们了，但看来并不安心于大学生活，他的兴趣主要在他自己安装的无线电话机上。

星期六晚上，他带尤妮斯·利特菲尔德到德文伍兹去参加一个舞会。巴比特瞥见她穿着一件奶油色的薄绸衣服，披着一条深红色的斗篷，光采照人，跳进汽车走了。巴比特十一点半上床睡觉时，他们两人还没有回来。深夜不知什么时候，巴比特被电话铃声闹醒，迷迷糊糊下楼去接电话。说话的是霍华德·利特菲尔德：

"乔治，尤妮斯还没回家。特德回来了没有？"

"没有——至少他的房门还开着——"

"他们该回来了。尤妮斯说舞会半夜能结束。他们去的那家姓什么呀?"

"喻，说真的，我不知道，霍华德。是特德的一个同学，在德文伍兹。我看我们恐怕没办法找。等一等，我上去问问麦拉是不是知道。"

巴比特打开了特德房间里的灯。那间屋子一看就知道是男孩子的；零乱的小衣柜、破旧的书本、一面中学的小三角旗、篮球队和垒球队的合影。特德显然不在。

巴比特太太给叫醒后，恼火地说她也不知道特德去的那户人家姓什么，时间这么晚了，霍华德·利特菲尔德真有点傻里傻气，还说她困得要命。但是她后来一直醒着担心事，巴比特在回廊里，在她绵绵细雨般不停的说话声中使劲再睡。黎明时，他给叫醒了，只见她又是推搡又是惊恐地叫着："乔治！乔治！"

"什么——什么事？"

"赶快来看。别作声！"

她拖着他穿过门厅，到了特德的房间外面，轻轻推开门。他看到棕色的旧地毯上有一堆粉红色的薄绸女内衣；稳重的安乐椅上有一只银色的女鞋。枕头上是两个睡意惺忪的脑袋——一个是特德，另一个是尤妮斯。

特德醒来，咧嘴笑笑，叫人难以相信地大大咧咧地说："早上好！让我介绍一下我的妻子——西奥多·罗斯福·尤妮斯·利特菲尔德·巴比特太太。"

“老天爷！”巴比特嚷道，他妻子则叫了一声，“你们——”

“我们昨晚结婚啦。太太！坐起来向婆婆请个早安。”

但是尤妮斯把肩膀和一头蓬松的秀发藏到枕头底下。

九点钟，起坐室里举行会议，在特德和尤妮斯周围的人有乔治·巴比特夫妇、霍华德·利特菲尔德夫妇、肯尼思·埃斯科特夫妇、亨利·汤普森夫妇以及婷卡·巴比特，她是审理团中唯一感到有趣好玩的成员。

房间里喊喊喳喳都是说话声：

“他们年纪这么青——”“应当宣布作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他们两个都不对——”“千万不能让报上发表——”“该把他们送回学校——”“要立刻采取措施，我说应当——”“简直该打屁股——”

最糟糕的是维隆娜。“特德！必须想个办法让你明白这件事多么严重，瞧你还站着傻笑！”

特德开始反抗了。“哎哟哟，维隆娜，你自己不是也结婚了吗？”

“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当然啦！尤妮斯和我不需要人家费了牛劲，用铁链和起重滑车才能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喂，年青人，我们谈正经的，”老亨利·汤普森命令道，“你听我说。”

“你听外公说！”维隆娜说。

“对，听你外公说！”巴比特太太说。

“特德，你听汤普森先生说！”霍华德·利特菲尔德说。

“哎，天哪，我不是在听吗？”特德嚷了起来，“不过你们大家都听着！你们象验尸一样把我当成一具尸体那样来检验叫我厌烦极了！如果你们想宰谁，去宰替我们证婚的牧师！嘿，我身边一共只有六块二毛五分钱，他却敲掉我五块。你们大家冲着我嚷嚷，我受够啦！”

一个响亮的、命令式的声音插了进来，压倒了整个房间里的说话声。巴比特开口了。“干涉的人太多啦！维隆娜，你别作声。霍华德和我还有点气力，如果要骂娘，我们自己会骂。特德，跟我到餐厅去，我们谈谈。”

他们关紧餐厅的门，巴比特向他儿子身前走去，两手搭在他肩上。“你多少有点道理。他们的话太多了。现在说说你打算怎么办，老伙计？”

“哎，爸爸，你真的打算平心静气地谈谈吗？”

“我——你记得有一次你把我们称作‘巴比特家的男人’，还说我们应当互相支持吗？我愿意这么做。我不违心地说，这件事并不严重。如今人们看不惯年青人，你们的处境很不利；我也不能说我赞成早婚。但是你娶不到比尤妮斯更好的姑娘了；并且依我看，利特菲尔德找到一个巴比特家的人做女婿也是天大的运气！但是你打算怎么办呢？当然，你可以继续念大学，等你毕业以后——”

“爸爸，我可不想再念了。对某些人来说，也许合适。也许我以后会回大学。不过我现在想搞机械。我认为我能成

为一个好的发明家。有一家工厂要我去，马上可以给我二十元周薪。”

“好吧——”巴比特慢慢地、沉思地踱过去，突然显得有点苍老。“我一直希望你得到大学学位。”他又沉思地踱着。“但是我从没有——你千万别在你妈面前说，不然我所剩无几的头发都要被她烦得掉光了——事实上我一辈子没有做成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我只是混日子，没有干出了不起的大事。我觉得我本来可以有所成就，现在连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没有达到。嗯，也许你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不清楚。但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做了，使我暗暗高兴。嗯，那些人想威胁你，把你制服。让他们见鬼去吧！我支持你。你想干的话，就去工厂干吧。别被家里人吓倒。别被泽尼斯吓倒。也不要象我那样，自己被自己吓倒。好好干吧，老伙计！世界是你们的！”

巴比特家的男人互相搂着肩膀，大踏步走进起坐室，昂起头面对着那些虎视眈眈的亲属。

为一个好的发明家。有一家工厂要我去，马上可以给我二十元周薪。”

“好吧——”巴比特慢慢地、沉思地踱过去，突然显得有点苍老。“我一直希望你得到大学学位。”他又沉思地踱着。“但是我从没有——你千万别在你妈面前说，不然我所剩无几的头发都要被她烦得掉光了——事实上我一辈子没有做成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我只是混日子，没有干出了不起的大事。我觉得我本来可以有所成就，现在连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没有达到。嗯，也许你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不清楚。但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做了，使我暗暗高兴。嗯，那些人想威胁你，把你制服。让他们见鬼去吧！我支持你。你想干的话，就去工厂干吧。别被家里人吓倒。别被泽尼斯吓倒。也不要象我那样，自己被自己吓倒。好好干吧，老伙计！世界是你们的！”

巴比特家的男人互相搂着肩膀，大踏步走进起坐室，昂起头面对着那些虎视眈眈的亲属。